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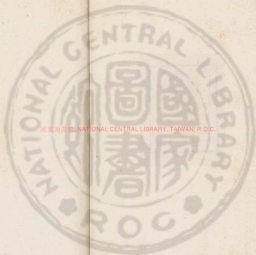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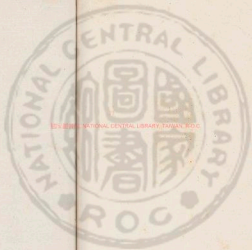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2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12/08 v.1



學以孔孟爲師師者道之
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
講習以窮理躬行以達用
斷乎不可易者宋儒標榜
角立互有異同而象山陸



氏始倡爲高遠驚世之論
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議惟
當自求以得之凡講學即
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
時間人風靡從之獨慈溪

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
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
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爲實
用於士必以操行自立於
官必以職業自見由讀論



語而於孝弟忠信文公所
以教人者蓋佩服終身焉
故自強仕用明經家法取
科第禮州縣吏能歷監司
罷守所至有異政仁民厚

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諤
敷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
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
千載有光斯可謂不負所
學者矣公暇所閱經史諸



書隨手考訂并奏劄申請
勸誡等佗凡百卷名之曰
日抄錄梓行于世中值兵
燬諸孫禮之懼祖訓之失
墜購求搜緝補刻僅完屬

予序之予惟科目利誘之
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遺學
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
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
其立異矯時固爲賢智之



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
間未有以折衷猶賴先生
詳辨力詆著之方冊俾孔
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
然復明如果日行空沈陰

積霽廓焉為之一清有目
者皆可覩也方陸學盛行
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
公為鄉人公未嘗苟從末
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



而已世之師若弟子玩味
是書必若公之於文公真
體而力行之而後可以言
學顧予淺陋何足以知先
生會秩滿將歸禮之請之

益勤敬書于卷端以爲願
學者勉若其文詞論述浩
瀚峻潔特公之餘事茲故
可略云皇元三丰歲在丁
丑四月之吉廬江沈達序



茲溪黃氏日抄分類目錄

○卷一

讀孝經

○卷二

讀論語

○卷三

讀孟子

○卷四

讀毛詩

○卷五



詩經書

○卷六

讀周易

○卷七

讀春秋一 隱公 桓公

○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閔公

○卷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卷十

讀春秋四 文公 宣公

○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襄公

○卷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哀公

○卷十四

讀禮記一 前禮

○卷十五



禮記二 禮記

○卷十六

白子英供狀

讀禮記三 王制 月令

○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

○卷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 檀弓 禮器

○卷十九

讀禮記六 郊特牲 內則

○卷二十

讀禮記七 玉藻 明堂位 哀公問 大司馬

○卷二十一

讀禮記八 學記 樂記

○卷二十二

讀禮記九 雜記 喪大

○卷二十三

讀禮記十 祭法 祭義 祭統

○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

○卷二十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

○卷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表章

○卷二十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 春受 闕長 問嚴 門辟
三年問 郊衣 發堂 饋行

○卷二十八

讀禮記十五 大學

○卷二十九

讀禮記十六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經義 聘義 喪服四制

○卷三十

禮周禮

○卷三十一

讀三傳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卷三十二

讀孔氏書 家語 孔叢子 關里語系

○卷三十三

讀諸儒書 漢漢 明道 伊川 橫渠

○卷三十四

讀諸儒書二 晦翁文集

○卷三十五



讀諸儒書三 陽翁文集

○卷三十六

讀諸儒書四 梅翁文集

○卷三十七

讀諸儒書五 梅翁詩類

○卷三十八

讀諸儒書六 陽翁語類

○卷三十九

讀諸儒書七 南軒

○卷四十

讀諸儒書八 東萊 勉齋

○卷四十一

讀諸儒書九 龜山 上蔡 和齋

○卷四十二

讀諸儒書十 橫浦 東山 復齋

○卷四十三

讀諸儒書十一 正公 元城

○卷四十四

讀諸儒書十二 上 延平

○卷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二 徂徠 安定

○卷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卷四十七

讀史二 漢書

○卷四十八

讀史三 三國志 南北史

○卷四十九

讀史四 唐書 五代史

○卷五十

讀史五 本朝者 臣言行錄

○卷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文

○卷五十二

讀雜史二 汲冢書 國語 戰國策 吳越春秋

○卷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春秋臣傳

○卷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卷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墨子 文中子
管子 韓非子 管子 墨子
少子 九章子 閔伊子 關冠子 墨子 商子
抱朴子 劉子 甄子 公孫龍子 尹文子 莊子
化書 子家子

卷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素書 新語 賈誼新言
新序 雜苑 春秋繁露

卷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申鑒 乾坤鑿鑿 易緯稽覽圖
易通卦驗 參同契 古三墳書

卷五十八

讀諸子四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李衛公問對
尉繚子 三才圖會 法苑珠林

卷五十九

讀文集一 雜文

卷六十

讀文集二 雜文

卷六十一

讀文集三 雜文

卷六十二

讀文集四 東坡文

卷六十三

讀文集五 兩齋文

卷六十四

二

讀文集六 荆公文

○卷六十五

讀文集七 陪翁文

○卷六十六

讀文集八 孝安文

○卷六十八

讀文集九 石湖文

○卷六十八

讀文集十 水心文

○卷六十九

奏劄

○卷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司

○卷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 浙西提舉司照管

○卷七十二

申明三

分司鎮江府轉帳倉

○卷七十三

申明四

分司鎮江府轉帳倉

○卷七十四



申明五 史館 通判廣德軍 通判紹興府

○卷七十五

申明六 知徽州

○卷七十六

申明七 徽州兼江西提舉 江西提刑

○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卷七十八

公移一 紹興府 徽州

○卷七十九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江西提刑司

○卷八十

公移三 浙東提舉司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講義

○卷八十三

策問

○卷八十四



書一

○卷八十五

書二

○卷八十六

記一

○卷八十七

記二

○卷八十八

記三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序

○卷九十一

題跋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啓

○卷九十四



祝文

○卷九十五

祭文

○卷九十六

行狀

○卷九十七

墓誌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
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
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
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
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
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
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
而上之至以世俗信為疑在為言愚按孝經一



祝文

○卷九十五

祭文

○卷九十六

行狀

○卷九十七

墓誌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
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
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
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
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
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
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
而上之至以世俗信為疑在為言愚按孝經一



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令文云仲尼居魯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間居魯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志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令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亦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舉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閭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若以今文爲僞而必以古文爲真恐未必然至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一章云疑



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餘則
移置次第而各之爲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
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爲春秋左氏
傳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
逆以下爲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
遷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
遂以孝經爲出於漢初左氏傳末盛行之前且
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凡係先儒考孝經之異
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
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

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
世學者所當奉奉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
不考至晦菴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菴
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
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
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
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
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
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
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抄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抄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



庵爲集注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
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
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
或問以辨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徽受熟誦
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關
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
爭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於
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
固無窮耶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
語長師宗諭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

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昔
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
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
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震自此
益信受誦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今年
踰六十遺忘是懼官所竊暇復讀而間記集
注或問偶合參考及他說不同者一二以求
長者之教餘則盡在集註矣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近世有石巖學於晦庵門人李闈祖作四書疑義
謂晦庵注此章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
先後爲有病必言氣稟有清濁故實有昏明而覺
有先後愚謂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
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晦庵折衷諸家而歸
之簡淨讀集注者何必更以求多爲哉若陸象山
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爲不習
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
有子孝弟章

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
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爲支離固不可知程
子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
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學乍見亦或以爲疑
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
之外也晦庵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
者此語爲婉而切似當收置集注使學者知孝即
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
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曾



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
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
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
爾要之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說亦未專主於說性
孝弟爲仁之本理脉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
禮智爲四端他日又嘗謂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
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亦未嘗
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曾子三省章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已足矣次以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
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
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
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
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
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
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
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
之學非孔子之真遠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



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此說今視晦庵殊不伴使
晦庵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
雜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入孝出弟章

晦庵於或問載蘇氏之說云今之教人者引之極
高示之極深教者未必能學者未必信務以誕相
勝風俗之壞必自此始夫晦庵豈不悟蘇氏此語
之爲譏伊川故而載之或者其懲伊川門人之弊
歟

三年無改章

晦庵於集注取尹氏之說曰如其道終身無改可
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
所不忍故也次取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亦在所
當改而可以未改耳其於或問則斷以尹氏得用
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又設或問曰必若尹游
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蓋不可改
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又非常
之事不可以預言矣此又晦庵足尹游之說而完
其義者也愚按尹游二說皆因禮有三年之喪而
釋三年爲親喪之三年因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而釋不改爲親沒三年之間不改其行事
竊意此章本意本不爲親沒而發特三年字與不
改字與它處說人子居喪事偶同耳夫人子於其
父之道誰不知體之而持父爲難父在之時隱於
志者三年無改其道父歿之後見於行者三年無
改其道則其拳拳於親而不敢違始爲可知耳三
年者樂言其久似與顏子三月不違仁語脉相近
且夫子旣明舉父在與父歿兩事而言則非獨稱
居喪而言也明言於父之道又非獨指其居喪行
事而言也必如古者之說徒主其三年之文而不
暇顧其父在之文矣三年有成三年六比三年成
都三年視敬業樂群皆要父而言豈徒三年之喪
稱三年哉而必以三年爲居喪耶

知和而和章

本意不過禮以和爲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
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
恐於本文有添

因不失其親章

集注以爲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
主之矣是一章三節各自爲義也或問以爲因上



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爲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注爲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爲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之也此語似於集注有發

爲政篇

民免無耻章

集注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耻或問謂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爲言殊不知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

面而不敢爲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言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愚按二說似微不同實則經文惟言免字晦庵言苟免字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故再發以足之此等似當入集注

十五志學章

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論疊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庵斷以非心實百聖而始爲是退託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



攻乎異端章

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
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
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爲
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
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
釋古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空與今偶
同而回護至此耶

舉直錯枉章

者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舉直
錯枉舍諸字不言則不可耳今集注以諸字作衆
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曉學亦未
易曉或疑諸者助辭卽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
也如賈誼置諸安輿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
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
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
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
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否若如舊說則
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舉



者壘斯加彼之舉也鋪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

八佾篇

君子無爭章

辭義雖然本無可注近世立高論者回護爭字其說雖然晦庵本注疏舊說射禮爲證其說始正於是知好議論而忽注疏者可戒也

使民戰栗章

蘇氏謂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爲隱辭以相語有以問尹氏者尹氏艷然曰說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矣此論寂於說經有益聞者當戒

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爲祭地之禮晦庵曰未可知也然其言有據存而攷之可也愚謂社因祭地也然所祭指吐生百穀之主與稷爲此則舉地之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春祈秋報皆于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集註云三歸壘名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



之制也愚按說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殆於
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爲之臺故言非儉而臺
以與三歸之婦人故以爲名歟

反坫

鄭註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
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
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
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
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饋食之
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案

坫康圭士虞禮載苜茅之制云俎于西坫上是則
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
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驥驥院牛羊
司與九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
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
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
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
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
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坫殆



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梁或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階侈之事

里仁爲美

里仁爲美章

注以焉得知爲失其是非之本心理固如此但本文自明白此語恐覺微重耳

安仁利仁章

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其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言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爲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爲羨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及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其高而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造物九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天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無通無莫章

君子於天下無必欲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惟義是從而已此本旨也無此兩者惟有義耳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又是一意與經旨微不同

吾道一以貫章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己起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雜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公治長篇

乘桴浮海章

程子謂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晦庵於集註錄之於或問言其未盡善因知經旨之本明白者不必贅辭也當從或問

非爾所及章

諸說以仁字總罩一章之意因而說仁恕不同於



本文似不曾解竊意理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已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強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加諸我不可必也故以爲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已犬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在已而已必欲強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姑誌所疑以俟請問

性與天道章

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聖之

二書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令尹子文註云闔穀於苑

石廣云穀本作穀乳也借作穀

雍也篇

居敬行簡章

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也愚按二說皆出晦庵而不同恐當從
或問之說

孟之反不伐章

集註載謝氏稱孟之反無欲上人之心及孟之反
可法之語或問以謝氏爲過且云恐非夫子之意
夫釋經亦順其本旨而已合參或問之說

祝鮀宋朝章

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不有至而
有之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
且以無禮憚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
無者總爲禁止之辭虛憚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
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之佞而有
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
也句法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爲允足以苟免亂世
而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爲之令色亦不同則范
氏分輕重之說恐亦自通學者更詳之

何莫由斯道章

洪氏將何字少歇而以人莫能由斯道晦庵獨取
之蓋云世之不由於道者不少也程氏等說謂人
何能不由此道若曰日用常行者皆道也蓋聚說



說得道字輕指天下之道也故以為莫不由之洪
說說得道字重指道之踐履於身者也故以為莫
能由之恐合參考

人之生也直章

集註獨取明道云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
幸而免爾或問則盡辨伊川以下諸說為未然意
意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
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
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
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迷而篇

子所雅言章

程曰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
識之也愚按本文未嘗及此

怪力亂神章

以怪力亂非理之正而別指鬼神為造化之迹非
不正是一律而分輕重然載謝氏之說謂語者不
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一體
乎說尤於經文協也

泰伯篇



秦伯至德章

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也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爲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秦誓論始爲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注惟直述其事或問於三讓亦姑舉禮辭固辭終辭而不敢質其說蓋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庵不敢確言以爲三讓天下之說見三讓傳○或問有疑秦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

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子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秦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使秦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愚按王充論衡謂秦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心異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兵浴太王薨秦伯還王季再讓秦伯不聽三讓曰吾之異越兵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



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信史書言秦伯父死
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秦伯端委
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
左傳以闕史託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
主左傳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秦伯仲
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秦伯果端委
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
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
人尊信之後秦伯君吳之事也髮雖嘗斷何妨復
長身雖嘗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也其始隨
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秦伯端委
至中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爲
君而不肖者有矣未有下同庶民者也且時仲雍
已老矣髮星星何可斷身無者何可文耶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集注惟載程氏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
之道大故皆罕言顯接自孟子不言利世以利爲
不美罕而此章以利與命仁並言故世疑之惟或
問中晦言利者義之和全於義則利自至若多



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修
已以俟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
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
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曷慮躡等而反害於
仁矣三者皆理之正不可以不言而憂深慮遠又
不可以多言也此言似合入集註可免世俗分輕
重美惡之疑

鄙夫空空章

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
末註明言空空指誰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晦庵以先進為前輩野人為郊外之民後進為後
輩君子為士大夫此甚平實引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愚謂若
以先進為朝廷邦國行禮樂之人則宜如程子宛
轉其說若泛言前一輩人而於禮樂亦止泛言於
禮樂之事則程子之說視本文為有添矣或止云
先輩質朴故於禮樂之事猶野人也則與晦庵叶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知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
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皆答
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
自言其蕭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
救世爲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
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諒而歸之言若有獨
其淨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
所感者深矣所與離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
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
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

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
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此事指爲
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實行蔡春
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
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
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
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
是弄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
也曾皙豈能與堯舜坊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
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



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
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
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
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任之事而
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
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
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
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
矣

類淵篇

類淵問仁章

註云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
克己復禮爲仁後曰爲仁由己此註恐指爲仁由
己之爲仁耳蓋以語脈而詳之克己復禮爲仁云
克己復禮即所爲仁爲非用力之字若爲仁由己
則爲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脈則不同也要之
爲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己復禮盡更詳之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章

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愚按上文棘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



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合審

子路篇

仲弓問政章

程子謂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愚按仲弓正問舉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豈意其不欲舉才而推其弊至此歟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恐亦衍文

憲問篇

霸諸侯

註云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典而爲天下所歸則王辨聲轉而爲王辨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

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強大德齊莫能和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獲美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



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萬世之常道
孔子沐浴而朝章

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衛靈公篇

有教無類章

註專主變化氣類愚恐夫子與進互童孟子來者不拒之意皆在其中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顛史章

集註云遠人謂顛史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六家臣屢叛或問載蘇氏考究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顛史在季康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兵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恐當以或問所載為正蓋顛史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因季氏將伐顛史而祭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理者尚多也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顛史也



陽貨篇

性相近章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予以賦子於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

合論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誣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爲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惟天命流行之初而言

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爲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持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病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



學後覺人品亦各不同然對於夫子相近之說
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
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
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

子子言性性不能
言而忍習之義也

匏瓜

黃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
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
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
漿同義又建昌兵觀附此於四書疑義未知然否

微子篇

唐帝

註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愚按仲雍
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
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
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多仁人或問則曰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



爲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馬意於書文雖
不協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
改周字爲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
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其子微子來
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
如意甚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

讀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

五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

惠王問沼上

樂孟子言獨樂上之患而進以與民

同樂之效齊宣王問威文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

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

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

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詩進之晦庵集

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頗然熟誦足矣



爲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馬意於書文雖
不協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
改周字爲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
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其子微子來
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
如意甚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

讀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 五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

惠王問沼上 樂孟子言獨樂上之患而進以與民

同樂之效齊宣王問威文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

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

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

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詩進之晦庵集

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頗然熟誦足矣



梁惠王下

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園非也而孟子不之非不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為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門之所謂權者也勝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為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備之矣

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

年嘗齊潛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潛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監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一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歧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潛王後又伐燕



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
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
事也此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潛王尚在未有謚之
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
九年潛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
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
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潛王立即位
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
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潛方伐燕孟子當年七
十四五歲距潛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

不及見潛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力涉齊
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
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監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
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
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贊
焉

石梁山人輯
監通國之說

公孫丑上

前二篇皆載游說齊梁之說此篇因公孫丑預設當
路於齊動心否乎之問遂明不動心以及知言養
氣之說繼以王霸之說繼以仁不仁之說又繼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忍之心而發明四端之說九皆多前聖所未發
有益萬世者其指要已備於晦庵之集註讀之瞭
然後學才待贊一辭矣

公孫丑下

孟子游說齊梁備於前篇否亦多因言齊事而發之
此篇惟首章言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為齊而發者
歟餘則載游說齊王始終進退之節蓋孟子拳拳
救世之心雖齊宣不足以共此而其因以垂訓萬
世皆因齊王發之也

滕文公上

齊梁既不偶始邂逅滕文公以世子過宋因與之交
際其始末皆備此篇然告齊梁皆以權宜告滕文
公皆以正對文公天資甚美而國小力弱故教以
太王治岐之政而不及湯武救民之事矣然其告
齊梁亦未嘗不歸宿於王政之本如治岐之云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

註以此為言滕然上文以三代教養之法而言恐
此所謂是為師云者指三代而言蓋以三代教養
可為王者師使滕君行王政而師之未必遽期滕
之為王者師也後有王者亦未必捨三代不法而



必待勝之所行爲師也

有若似聖人一章

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
繼而止之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宜其有若之
所可繼而非故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
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咸淳三
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方
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
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

張之未能爲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濬高明指心
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
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糊攻之於千載之下
耶子張有靈回顧有子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
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
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
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知此在學者詳之

雜叢上

一章言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
章言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



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去八章言桀紂歐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昭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毋求廢欲則齊當留世率土地而

巨室

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其社稷者故曰巨室人君當以至公率先之否則卿大夫世家皆以為不可矣故曰為政不得罪於巨室後世誤以兼井之豪為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得罪善後世惟見兼井之豪為巨室無復見卿大夫之世家也惟見豪民誣許驅逐長吏之為罪而無復見士大夫執古誼爭時政之事也眩流俗而釋古言陷於非義者多類此學者謹之



無真耳矣

註謂人之輕易其言以未嘗遭失言之責故耳或疑無真只是不足真之意所以甚鄙而警之也耳矣云者輕收之語辭

雜婁下

此篇多乎居講費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尤詳蓋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晦庵於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爲已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

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蓋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爲一章而誦味之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墻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爲切至

施施從外來

施施二字注以爲喜悅自得之貌造語精矣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未知然否



惠而不知為政

或問云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廬井有伍非不知為政者也晦庵舉其師之言謂子產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而為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其流弊必至廢公道而市私恩故深譏之而意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具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捐以濟人之理或者

子產乘輿偶出乘輿已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為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自有歲時常行之政耳若夫徒枉成輿梁成恐亦農隙歲一修之若謂他時無之而此時始成又豈政也哉凡此類皆不當以文害辭

發明於庶物章

註謂物者事也人倫指君臣父子以下五者言之也以物為重蓋謂於事上明理其說甚當或疑上文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而繼以舜言之明於廢物似即承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察於人倫似即承上文廢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廢物則知自異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也人皆為物之靈察於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廢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也既明於廢物又察於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未知然否

三自反

揚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晦庵言自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

不校爲高恐陷於苟且釋墮惡恐亦流於釋氏忍辱晦庵此說極救近世談高就簡之弊須深味之

萬章上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以及伊尹之相湯以及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賢叟亦允若就指爲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爲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爲天以禹之相益爲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機設說之辭也使



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爲不必問其有無益避啓之
事蘇黃明極言其妄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
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
宜耳孟求仁得仁又何耻之有哉

萬章十

此篇因三子之偏而論始終條理所以示學者作聖
之功精矣自孟獻子有友五人以至交際以至仕
非爲貧以至士不託於諸侯皆士之所以自守者

周室班爵祿

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

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
王制果何爲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
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
說爲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告子上

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爲辯告
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
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詰於舍生取義本
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辯析乎養其
小體養其大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復以



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而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晦庵之發其指趣。又如此。學者宜熟誦而深思矣。高勝口說者何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爾指側隱之類。才者能爲之名。可以爲善。故又以爲才。

告子下

此篇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爲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

之議論耳。

盡心上

行不著習不察

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舉一廢百

集註云。爲我兼愛。統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勢。以此言子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棄井

集註云。猶爲自棄其井。蓋主掘井者言之。以勉人。



也若味本文恐只是廢棄無用之義蓋鑿雖深而不及泉猶爲無用之井故井必以及泉爲期孟子勉人之意已在其中

盡心下

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俾傳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邊能尊孔氏而闡揚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強兵爲學且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宜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三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四
讀毛詩

毛氏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
及者至孔氏說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
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
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
記獨行岷隱歎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
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蘇氏又用其法爲詩辨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三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四
讀毛詩

毛氏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
及者至孔氏說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
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
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
記獨行岷隱歎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
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蘇氏又用其法爲詩辨



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貨夾添鄭公燕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然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差異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漆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辟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合諸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

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二南

晦庵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閔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



也取純陽愚按靈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披
於樂者

大序

此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
倫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為大
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為關雎之序於義正
矣而非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逐章各
疏其所以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志子書而不掌
詩大序乃謂詩作於國史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
情性之正而大序乃謂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此
大序之失也晦庵闕之當從晦庵

關雎

關雎荅某皆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轉長即所謂
哀而不傷也琴瑟鐘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
淑女古以為后妃思得嬪御之賢晦庵以淑女為
正指后妃太姒后妃為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
設言愚意若如晦庵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卷耳

王雲山去序言詩至以為后妃勞媵妾之歸寧晦



庵詩傳必爲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蓋坊詩傳折衷有晦庵新說亦從衆議矣後衆說以爲后妃之志

螽斯

戴戡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芣苢

芣苢諸家皆以爲治妊蓋因詩序繼有子之言也王雪山云芣苢車前子婦人服之下血甚可治妊

蓋天取以療疾耳晦庵曰未知米何用得之矣詩序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謂喻女之尤高索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

干嗟麟兮

晦庵謂嘆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



也下注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
鳳兮也

召南

鷓鴣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鷓鴣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
爲常此談詩之病也

來嶺

諸家謂頰爲萍萍藻也嚴華谷考本草水萍有三
種大者爲頰毛氏以爲大萍是也郭璞以爲即藻
誤也雪山謂祭之道皆取水產取其潔也故道字

從草從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爲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爲
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
說云與齊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
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
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行雲



恨。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爲證。雪山曰：暴男侵負女，女固可尚，男爲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合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衍說耳。折衷新說曰：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尔恐當以詩傳爲正。吕氏則以爲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衣爲證，然愚恐語脉不同。

標有梅

諸家皆以爲天子之情，岷隱云：不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過勤勞也。已乃覺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爲勝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沮序文。

野有死麇



雪山云媒灼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誼動貞女可知
嘗是在野而貧者取獸於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
皆鄉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爲武王平者正也或曰即平王宣曰
魯莊元年三嬖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嬖齊姜公晦
庵並存其說

騶虞

毛氏以騶虞爲義獸諸家並同晦庵詩傳亦從之
此一說也晦庵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

騶者文王之圃名也者圃之司獸也氏曰禮記射
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
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獻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
此又一說也允皆晦庵兼存之嚴華谷乃取月令
七騶咸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爲騶與虞人而
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
甚明而晦庵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
趾相應麟爲獸則騶虞亦當爲獸故詩傳以毛說
爲主耳華谷析騶虞爲二恐未安雖以禮記天子
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爲據以騶與虞兩者爲備



然云樂官備者
以有駟有虞爲官備也

拍舟

晦庵主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以拍舟之堅自
比華谷援孔叢子載孔子讀拍舟見匹夫執志之
不可易謂非婦人之詩晦庵據列女傳以變毛氏
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庵愚按汎彼拍舟古註
謂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
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久愈微
所謂但見有不知也似平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
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爲誠信之意岷隱近
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極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兩



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
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曉曉其陰
也皆喻其夫暴怒無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爲生長
之風習習爲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頹非和也
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
東風本不可曉持言之蕪而不覺耳余嚴氏以谷
字尋意又以小雅之谷風爲證似覺明白故錄之
以俟知者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
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爲乎泥中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爲辱在塗泥是也古註以
二邑名李迂仲以爲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與二
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

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旄名旄頭言光芒多冠
名旄頭言羽毛多

不瑕有害

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爲而不可
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北門



雪山云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敦我

箋云敦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儗若以爲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迫義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携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記詩經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見幾必於其初者也恐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爲賢女李迂仲

本歐陽公始以爲男女相贈遺如溱洧宛丘之類但云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以美事耳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爲男女相贈遺之詩貽我彤管文贈男之物也自牧歸美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學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筆未有用豪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豪毛製筆故自漢以來始有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



物之意非有取於文史也凡皆詩緝所援之說如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於靜之爲義詩緝又援曹氏謂靜女仕族幽閑者今亦相約於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意靜女其妹乃奔者自爲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哉

濛除戚施

雪山云濛除今魯甸戚施今馳背

役壽詩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濛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此

固至論也然愚竊謂竊節先往其欲代兄之死六十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所謂求全之毀歟

廊

影彼兩髦

自古皆謂宿共伯共伯爲衛武公所殺而共姜不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可據東萊辦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兄也年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小斂則脫之史謂鬢髮已墜而共伯自殺安得猶請號彼兩



聖以是知武公未嘗有祓禘之事華谷謂兩髦之制男角女鵠今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魁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實我嬖居之容儀至死誓無他心以此告於母耳

紕祥

諸家皆以紕爲去祥爲暑氣謂縹緜能去暑氣也惟賤庵詩傳以紕祥爲縹束之意謂以展衣蒙縹緜而爲之紕祥所以自飲餘也愚意縹緜何嘗能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疎之衣耳紕字從糸非從水之池也何所見而訓紕爲去祥乎從衣非煩暑

之煩也何所見而訓祥爲暑夫子當暑於縹緜必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賤庵以紕祥爲欲銷其得之矣

桑中

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爲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爲淫奔者之詩故近世賤庵詩傳以縹緜爲雅音謂寧有編郵衛樂曲之理其意以爲雅樂祭祀朝聘之所用而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以然風之用於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夏風未



管被之樂也夫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嘗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爲衛之詩詩之名明以爲桑中詩之辭明言淫奔後世安得反爲之諱而指以爲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注謂景大也諸京皆從之賸庵傳以景爲日影以旣景乃岡爲證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衆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賸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蓄馬亦已至於三千矣文義方通華谷云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於驟牝三千覺於上下文尤協

衛

重較

車中俯而憑處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故曰

重較呂和叔云

永矢弗諼

程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再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碩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必爲比喻恐拘此詩當從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三歲爲婦是三歲而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矣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愚按以我賄迂則女有貲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

婦人一時爲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合不以正婦遂復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當從衆說爲乘舟詩緝以爲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諸家以甲爲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長轉恐且合從毛呂之說爲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爲不美字然此非



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
文害辭

有狐

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反之以為獨行求匹貌李
迂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
以綏綏為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
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閑言
其善狀耳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
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為婦人欲嫁之辭
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

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在
湛之屬傳謂深可厲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
曰厲

木瓜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內翰之言
曰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為專封若戎人
滅衛威公救之亦霸者之所當為也謂之小惠亦
不可也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
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闕之者蓋勸時君
以行王為萬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唯漢高祖功



在管仲之上惟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
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
未可比矣若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爲而仲則
苟於爲之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
救衛爲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
也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
均平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戍申
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庵傳獨

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
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
哉懷哉寫月于還歸哉蓋若如癡說以爲怨諸侯
不戍申即與下文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
尚寐無吡

古注吡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吡無覺
無聽付世乱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爲欲死者過也

葛山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嘆之辭
雲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旁族者華谷云舊說



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者非也

采芻

古以爲采芻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芻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爲聽讒之喻而李氏取之晦庵傳以爲滯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芻比聽讒愚按晉風采芻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說

大車穀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爲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爲正詩經詩緝

段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爲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蓋與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爲氏或以爲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俟知者

鄭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功本不成文二說亦就其文而意之爾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邊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
出而暴虎以獻氣陵其兄厲恐叔段強恣于外未
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
禮揚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
人目之分安得言相陵邪馮隱曰言勇力之去暴
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
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
公侯之公也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
句恐合依馮隱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

故詩曰叔于田安得改釋爲莊公之田而叔從之
以暴虎耶

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
所謂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
以世子爲鄭君不得日以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
耳晦庵則謂忽之婢昏未爲不正有女同車山有
扶蘇韓亨校童四詩皆非刺忽允皆公議不感於
繼序講師之說者也

匪維則鳴君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
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真至曹氏始
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
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
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
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
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
章之意聯貫

東方之日

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氏隱
云男女相奔不風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爲
近事情

媿

揜揜女手可以縫裳

古說謂文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
稱而使之縫裳是爲儉忌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
提古說亦以爲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爲大人云大
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爲可刺耳至雪
山眼隱華登三家則以古說爲未然雪山云今細



民草履不問寒雪安有履屨不可履霜又安得朝
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
可縫衣裳此詩言婚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
家而不虛度所以爲編而可刺也岷隱云謂爲屨
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
能否織夫細兒矜惰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
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也華谷云
男子葛屨履霜初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爲人
縫裳而利其傭資皆忘於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
言女手而毛鄭指爲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爲富
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以無縫衣之事必
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爲民間之女亦安得盡拘三
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嫁之人情似未允合
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國有桃其實之者

毛以爲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
民之語詩中未見此意鄭以爲不取於民食園桃
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以爲此喻而以
爲託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碩鼠



鄭受以碩鼠爲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爲積聚歛之
臣又不若晦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
也

唐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柏叔將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
云自柏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
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追於王命而
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
反諱以見意故泚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

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也

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
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蓋詩傳次序
而言也要之旣曰變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
於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緻以盬與盬字異義同但於
靡字不曾總說惟李迂仲云王事靡盬者勤於王



事而無不攻織也意方全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序以為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為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君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為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誘賊之尤耳以

是為美吾恐其獎奸誘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為朱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之人徵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為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出於文公則亦忍矣然前說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九集詩解者



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點前說正論渾微世俗驚
憚乃如此至嚴華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爲之
辨曰潘父弑昭侯迎相叔晉兵攻相叔而立孝侯
是相叔初舉而國人_{不與也}曲沃莊伯弑孝侯晉
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
人_{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
之子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_{不與也}至武公
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爲小子侯此武公四
舉而國人_{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
哀侯之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_{終不與也}寧後

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
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爲
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西冀弑大
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于天子之使豈
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
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于
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成其
主帥而代之_{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將王而
得之爲取其爲矣也聖人致嚴於各分之際陳成
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



世變之窮而傷周之數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爲之謀而大夫自以爲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爲美天下爲世不當以爲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戡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謀辭也外示強六中實誠然其情所見不可掩也三昧此說則晉不容不假立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爲美也哉嗚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爲亂臣賊子弑君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載檢歌驕

諸家皆以爲田犬名長喙曰檢短喙曰歌驕王雪山巖華谷戴戡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檢於



輔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矜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爲之用。戴城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閱其君子無怨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與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

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載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足爲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子重之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緝載陳氏曰造衛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陳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古說背馳。王雪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補傳以爲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遊眺望非便。今陳



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爲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歟

子之湯兮

湯他沒及爲其蓋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說與下文上字望字同韻。子字舊云斤幽公晦庵止以爲拍游蕩者得之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廛舍因爲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穀旦于差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蓋此詩指滌浹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後游市井也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今曰穀旦于差語倒不成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易差之豪釐差之言舛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旣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觀矣差之言觀也此詩刺游蕩者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義一同穀旦者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旦于差穀旦于逝約以良辰而往遊觀也疏以穀旦謂無陰雲風雨蓋近之也必如此說然後穀旦于

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檜

樂子之無知

晦庵詩傳以子指萇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萇楚東萊曰所謂赤子之心也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匪風發考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指周之政令王雲山謂風中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此言非風之飄忽非車之疾驅而懷我心不安但願趨周之路而傷心爾晦庵詩傳之說同

曹

蟬

蟬辨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儂有浮騷鮮不連亡者

掘

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闔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闔批撥貌不遂其燻



張橫準以遂為稱以繩為寵不稱其恩寵也晦庵
同公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稼蕭著為喻令陰雨而膏黍
苗為喻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稼黍蕭著
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凡凡然盛
之黍苗得陰雨必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
侯為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
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洌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
曰稼蕭著皆陸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
水漲因思盛時上有明王有郇伯之律皆正雨澤
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應故雪山土序言
詩多無歸宿而此說頗近人情錄之以輔前說

周公遭變

鄭玄謂管仲流言周公避居東魯憲按注傳周公
無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
書附其說矣晦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為
周公居東而作者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
者方風論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



之非

一之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魏風先公之事
周末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
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
月而言曰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
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
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壹山亦云
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女心傷悲。及公子同歸。

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
不然。寢女子親公子之責。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
之想念也。靈山曰公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允皆
嫌於以公子爲女耳。晦庵曰公子。莊公之子也。蓋
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
於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
而遠其父母爲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爲女公子矣。
然於同中之意。差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
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猶彼女衆



毛云角而束之曰犄孔以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犄
之爲證愚按犄角之犄從才犄彼女桑之犄從豸
字義皆不同犄犄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
說爲精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者曰女如小墻亦
曰女墻然則前云桑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
指桑樹之小者

隕擇

注釋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

乾葉爲擇

改歲

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
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
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恐詩意
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墻之計
非必謂塞墻之時爲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爲納之公家云幽人遇事
先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衆同姑錄之

書豈爾于茅宵爾索綯



程曰絢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木可
索絢畫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絢將以縛屋蓋
指田廬言之爲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燕風幽雅幽頌

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以介眉詩以
上爲幽雅禹壽無疆以上爲幽頌周禮籥章逆暑
迎寒歛幽詩祈年于田祖歛幽雅祭蜡則歛幽頌
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雲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籥
章所謂幽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筮
師歛竿笙埙箛簫篪遠管春曉應雅九十二器以

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眼瞭描髻擊頌登笙瑟九四

以頌器之聲合籥也九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

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九和樂亦如之故

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

聲有不同爾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

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

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

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

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幽若如

介甫謂風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



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
一說謂吹籥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靈
山之考訂精矣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為居東二年暨歸
則三年矣鄭氏獨以為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於
東都也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
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
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
其徙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
東征又復三年于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
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
作樂耶

伐柯九罭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九罭為東人
願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
知在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罭
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罭之衮衣朝廷當
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邊豆而衮衣固周



公之所素被者也。前未嘗有。後今安用。以為迎耶。

鹿鳴之什

燕群臣嘉賓

嚴曰儀禮注云鹿鳴君與目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群目。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口君目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目之厚於此見矣。視民不佻。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致視為示而理自明。

周道倭遲不遑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為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靡。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丞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華合從孔疏為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爰咨諏

歐陽曰周徧也。靈山晦庵華谷並同。



醴酒

毛氏云以篚曰醴以藪曰滑皆去其糟之具耳近世引春秋傳無以縮酒恐祭祀用茅與此醴酒用茅者不同宜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芘也又云隨動吳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爲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所腓爲芘先生荅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一說伯豐尤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芘

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爲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患也李迂仲云以腓爲避患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其說者也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芘當作者蓋改腓爲芘非訓腓爲芘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爲字訓耶若以腓爲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爲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膈易之感良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爲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趾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藉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



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
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為莊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
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之辨
記之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為指殷惟李序仲云以王為
殷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
稱王此詩序為可疑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
為周王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今若以為文
王時詩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為殷王耳

胡不旆旆

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
為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嚴之日
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
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
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
姚曰旆旆以全帛為之續旆末為燕尾者名之為
旆言旆之本体也在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
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程菽旆旆亦揚起也



王雪山謂後有魚鼈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
敵入其中者無有不著然則留者曲薄也雖不盡
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
而脫也為魚鼈之陣其殆取魚鼈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
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
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
平折命喚七曲有聲無詞至明卷云六詩曰笙曰樂
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

詩記詩緝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
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
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
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
語叔孫穆子聘晉公籥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
既可與籥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
和而歌乎故亡為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
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
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



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而知其義後
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愚謂古之樂章
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
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
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
亦不足疑也

南有嘉魚之什之谷風之序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為魚名出丙穴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
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注其名

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非
木名則此嘉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
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
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
傳引丙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
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且
託之為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罍單山汕

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雪山云罍胡郭反魚回幹
水聲汕魚上水貌皆舉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



說文亦以汕爲魚游水兒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南山有臺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爲路寢之屬是也世或爲同姓之宗者因宗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兒鄭乃以爲載物之浮者泛者蓋以舟不可言沉

故曲爲之錄載云泛然不擊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采芑

毛以芑爲菜朱以爲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之說按李氏云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意其不以爲菜而爲穀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菜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采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義自明近卅混爲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
曰人君數問夜亦非体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
執事者相為問答之辭禮雖人夜嘯旦以警百官
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明衛士
起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戴暉隱曰夜如何其
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鷄鳴和之聲知
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
曰百官官箴王缺此詩其司燭之屬所為乎嚴氏
曰宣王中夜而起失於太早詩人設為問答之辭

今夜已何如乎乃夜未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
侯已皆來朝鸞聲將將然也太早也所以箴之愚
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
知也縱夜未央為人主所問則其後漫怠浸晚至
於鄉晨是正人主不問所致亦安得指為人主親
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於嚮晨矣始勤
不流為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以形其漸不
如初可知也。箴鍼針同見內別與義取鍼砭
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主毛鄭以為喻求賢且合從之雪



山以爲魚鶴國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
有理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菴之說
精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爲貴在位之公侯曰賢
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
說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
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
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爲指白駒
去國之賢則其說有三端蓋曰此乘白駒者若其

肯來則以爾爲公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嬖來
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遺思而
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
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
愛賢之深也華谷曰已去而彼留於是羨賢者退
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
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
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者笨近之而雪山爲徑蓋
謂今日去國之賢即前日之嘗爲公侯者故皆以
爾而指之無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斯人浪適

其來無期。貝來字爲添似改邊豫無期爲其來無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逆豫自適而無期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遁思。惜賢者之去而。又體賢者之不吝不去。寄興悠遠矣。秩秩斯于幽巖。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王雪山云。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

乃占錢唐

嚴氏謂皆頌禱設爲之言。非直有是夢。

載弄之瓦

古說瓦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瓦亦與磚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菜。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嚴考牧

嚴云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青虫。蜾蠃螞蟥。古說皆謂螟蠃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我類我者。嚴華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螟蠃之



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蝮蛉之身以育
之其蝮蛉不生不死蠢然在此中久則蝮蛉盡枯
其卵日益長大自爲蝮蛉之形穴竅而出非蝮
以蝮蛉之子爲子也愚友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宦
教台州董華翁云蝮蛉有蝮蛉埋土中而寄子其
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蝮蛉之子非
以蝮蛉之子爲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
時有監漕求嘉歎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蝮蛉負
蝮蛉入筆管有兩蝮蛉互飛而共管之初非獨陽
無子而外取蝮蛉之子爲子也如腐草化螢亦營

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李
因腐草出取精於物理

谷風

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方以爲大谷之風後章
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古說皆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立意恐不過睹
蓼莪之生意而興感耳

小東木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海昏獨以爲東方小大



之國華谷從之於文義爲長

山有嘉卉侯果侯梅寔爲殘賊莫知其尤

山有嘉卉爲果爲梅我又發爲殘賊莫知其罪感
再木之得所而已不如也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爲南國之綱紀盡瘁以仕而上之
人曾莫我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
感也

我從事獨賢

賢猶多也靈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平州大車

戴云詩意未普及小人非侮將小人也世既亂矣
力微而挽重無益於車與無田甫田之意同宋云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患按序言侮將小人本
不成文蓋世有將三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
况詩亦初無侮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楚楚者夫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

諸家多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
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
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豈啓祭祀之盛無一真幾微



不篇之意不應篇首三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
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於言
辭之間哉毛曰抽除也鄭曰伐吟茨棘以樹黍稷
也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藝黍稷氓隱曰去茨棘而
藝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
出之抽篇首二語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
爲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湑兮
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曰言抽其
棘與言刈其蕪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
也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五家之說爲優

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是不稅
瓜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
之屬意古者公私之田同一井天子植瓜亦必借
民之力亦必於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
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爲疑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
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



九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
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秬皆舉盈數且叶韻
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
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
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
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爲士大夫食祿
采邑者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庵又
以篇末萬壽無疆爲上祝下恐合且依古注以爲
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
爲刺晦庵皆不以爲刺三味經文實無感傷之意

晦庵之說爲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爲思得賢友以
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
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
路在前則行之于以駕四牡之駢駢振六轡之如
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
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
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悅焉曰有莘莘斃而



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爲嚮性而興起氣
象廣大使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
皇因表記嚮性興起之義其序考經錄有景行先
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爲人心嚮性之虛字表
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世緣此
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爲大也昔釋者又或以
行你去聲是不以行爲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
經旨矣

魚藻之什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鑄宜樂飲酒

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
爲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
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
云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
謂在藻爲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爲近岸而愈失
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爲巧語而文致
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詩意
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爲刺

采菽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



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葢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讀詩之病姑舉其際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愛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古說以爵爲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爲人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爲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孟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爲持中之說以解之也愚按此說稍平易

黍苗

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

何訝曉庵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真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爲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清氣之合儻無雲隔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絲織黃鳥止于丘隅

詩傳謂縣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隅而不能前恐
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蹄然涉波矣

古說皆以爲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爲雨
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猪首魚尾有兩細足
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兩兆月近畢亦雨兆此
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張子之說以爲豕
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今見豕白蹄羣然涉水
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蹄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
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
然非以爲將雨之候也

文王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
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
傳最爲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脉
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
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
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靡
不億上帝既命僕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



子雖多今天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毫不紊今若曰文王之微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學者詳之若華谷以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鑿耳

永言配命

傳云配合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

嚴云配命謂王者與天爲配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說於經文爲近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詁不同說詩者曰載車也釋中庸者音裁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



中間方說文王爾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
辜故首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
次序當從嚴說

造舟爲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
作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爲梁也文王之親迎其
造詣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
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爲親迎設
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爲之制豈爲尊卑而立等

差也親迎而涉津渡特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于
津渡而立爲舟梁之定制也

陶復陶穴

古謂陶爲窰復爲重複之窰穴爲陶其窰以而穴之
言土室也蓋謂古公實父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如
此愚按窰窰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
雪山曰陶今之土壘也以陶爲蓋於其上謂之復
以陶爲基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壘爲居也戴
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
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眼

隱之說爲尤近

標楷濟濟

國語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
自始也人生乎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
計較之心一萌卽爲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
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卽入於邪不
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
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生民之什

獨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
如晦審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
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巨
迹而主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豈甚棄之乎林
棄之水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
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
於上下經文皆愜今垂谷方特標武之說止以不
難產爲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



乎豈不願我之禋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為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為不難產而作耶。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為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知詩人形容鋪張。故為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多矣。此乃詩人之體。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

以去草為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謬為稷實發發會秀

發者苗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即有卽家室

古註謂卽為稷之母家。先儒疑卽必自有其君。或絕亡。或他徙。李廷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此詩。后稷封於卽。其事甚明。若以卽為稷之母家。則未之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為此說者。以詩有卽之語。卽者就也。故以為就封於母家。不知卽乃遷。然驟得之義。後乃始封。故云爾。



以祈黃苟

晦庵以爲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序以爲乞言俗見傳染之難回如此

今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云公尸見孔氏禮記疏

假樂

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洞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饒饒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此起興也詩之本旨也九謂薄物可以格神由厚德可以厚民者本筮序之說也

卷阿豈弟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爲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王游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懋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鶉鳴王多吉士方明叙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爲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爲名少年合二

說方備

蕩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也愚按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即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蓋矜持修飾即此德之方正形見者

自鄭氏取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多

費詳晦庵止云隅廉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寧爲荼毒

諸說皆云安爲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雷政欲其
亂亡故寧爲荼毒而不之卹愚按經文自明白因
訓寧爲安而多事今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爲善彼不順者攻以
內行汚垢之事於文義亦通

靡有孑遺



諸家皆混說文以予爲無右臂之兒恐不若徑以
子訓獨蓋經文但云無復子然而獨遺者耳
無不能止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
能之故而不敬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
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嚴曰言母謂不能而
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章歷言異
臣盡力救旱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
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
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
生穆王時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
姓也詩緝非其說謂詩不過設爲神異之辭以形
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爲申伯作而借山甫
以大申伯也豈有遠取周室始衰之甫侯以匹中
興之申伯耶此說覺於詩意實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
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



相近審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讀不必改音記矣

昭假千下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嚴云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愚按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必增字爲說本文極明白矣

衮職有缺

方博士辨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衮者人目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聖通說詩者未有此故錄之

濟濟回通實請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請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

周頌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文王之德之純以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蓋亦斷章取義



彼徂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耳鄭氏以彼爲指萬民已覺多事晦審文以下句之岐字綴彼徂矣共四字爲句而云彼徂矣岐恐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東

古注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爲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亦云以爲成王誦則文理易通九二說在學者詳之

維天其右之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爲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眾

維

序以爲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列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



華谷考以證法者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
庵亦以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為右助
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
靜右動動者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
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為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
白戴說同

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

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碩果為勺舞之勺當述
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
章矣愚甲午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至載用有
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為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
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
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
年天下猶未定未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
創為此說耳乃今考開諸家經解如晦庵則曰後
人寵受此王者矯矯之造亦惟武王之章是師如
雪山則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寵受之謂武王

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鄙說乃與暗
合竊意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
也上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
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
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也
華谷謂非成王之句豈末細考歟讀者更詳之

魯頌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
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在

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
迨車僖公而爲之請命于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
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迨車僖公也且序之爲此
詠者以魯有頌爲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
命於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
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
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
覽明言魯惠公請如壇於平王而史角推魯嘗覽
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
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



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瘡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爲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通之爲僭何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備也不以爲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爲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威公命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於齊明年乃得歸可蓋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頌之辭然亦此魯之所以不競歟

商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



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必必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逢古人切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駿尾

古說駿天也死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於文義說不通於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吐董氏謂齊詩作駿駟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為下國綴旒喻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駿尾亦喻也為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以為喻則旒旒亦何足為喻矣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終



讀同書
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卷參各書諸儒要說

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為精其
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畫經至是而大明如
揭日月矣今惟略記一二

堯典

欽明

按堯典始終皆去欽字

東作



讀同書

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卷參各書諸儒要說
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為精其
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
揭日月矣今惟略記一二

堯典

欽明

按堯典始終皆主欽字

東作



說云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裏然以南訛西
成胡易類之疑平秩主人事而言東作主時至氣
應物類興起而言作如土膏墳起之類

春三百六旬有六日

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天行遠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
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視
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奇名氣盈月行尤遲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行一月始與日會十二會
徂全日三百四十八有奇視三百六十日虧四日

有奇名朔虛合氣盈朔盛而生閏蔡解極精

舜典

人心惟危一章

此章即堯舜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
耳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允舜加危微精一之語
於允執厥中之上蓋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
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
堯之授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允舜加無稽之
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顯於天極求終之上又所
以防謬是使勿至於因循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



辭也皆主於帝堯未終數語而敎也執中之訓正
說也未終之戒反說也正反相因章言該言蓋舜
以始物所得於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於堯
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
不至於未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
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
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
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便嘗
述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
不以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

者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
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
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
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
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
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
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
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
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
無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源於莊列滑稽戲劇肆



無忌憚之語懼理之形彼醜謬而九聖賢經傳之
言理者皆害已之具也故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
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爲此遁辭
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之天
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
同歷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
之授禹有人心道心之說可曰傳心若堯之授舜
止云執中未嘗言及於心也又安得以傳心言哉
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備書其
所見如此

皇陶談

無教逸欲有邦

漢王嘉奏封事引書云無教逸欲有國劉元斌疑
教字難寫作教字

禹貢

海濱廣斥

古說以斥爲斥鹵蔡解引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而云斥鹵鹹地愚按管子斥者新蜀所
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潁海人
呼產鹽之地爲斥鹽



三江既入

三江之說極衆程尚書盡闢其說主蘇民指豫章江為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愚按豫章江於經未嘗稱江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上流於揚州何豫焉蔡氏闢其說而主唐仲初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蔡之說的矣愚按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為越伐吳之路五湖既共今之太湖則三江豈外於今

之松江又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越語取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及越欲釋具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又可知矣然愚嘗度舟松江至海口不見具都賦注之婁江東江也吳志載青龍江白蠟江今皆塞姑錄之以翼蔡氏之說

涇屬渭汭

古註謂水內為汭諸儒皆從之蔡解獨以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愚按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蒸沮既從渭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



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
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灋水之同孰
從孰同耶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
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
恐渭汭合依古說也

東爲北江

蔡云北江未詳愚恐漢江自北而入大江故云耳
非他有北江也

朔南暨聲教

古註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文蔣榮甫云昔

徐履赴試道渴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子讀書
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
暨聲教而東西無預耶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
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
教託于四海耳使如眾說當云暨教暨朔南何云
暨聲教耶徐用其說魁南省

備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林氏謂舜廢太康而立仲康而仲康即位之始即
能命胤侯徂征掌六師以振其兵權使仲康盡失



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愚按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而立其弟豈待太康之崩耶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羿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爲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羿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于河五弟御其

毋以從之說合林說雖免羿假王命攻異己之姒又不若薛說之爲辯

臣苞

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苞者啓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苞不服大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苞來臣於商故作臣苞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依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 先皇帝理宗云



仲虺之誥

惟有懃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不得已而伐夏自以爲懃此心如青天白日茲
懃德也乃所爲實德歟

續禹舊服

古註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蓋指兩成五服之服
以繼有天下言也蔡解以爲繼禹舊所服行恐亦
寄搭義理耳本文未必其然合從古註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疑繁有徒

吳氏以用爽厥師簡賢附勢意不貴疑有脫誤愚

按上言天命湯伐夏下言與夏桀同惡者不樂之
也若止據兩句似乎不貫若合上下文未嘗不貫
何脫誤之有

小大戰賊罔不懼于非辜

愚按湯誓言予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湯之衆安
於湯之德謂桀之暴無如我何也此云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是桀之衆皆疾湯而湯之衆皆震
恐也二義正相反蓋湯誓者益言桀之辭當時必衆
言猶有未同者故湯諭之如此仲虺乃完釋湯懃
德之辭謂夏商已勢不相容伐之非湯得已也義



各有在不當以文害辭

盤庚

汝何生在上

古註以上爲人上蓋指在位言也諸家從之蔡解
以上爲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爲文意未安若主民
庶言之以上爲指耿邑猶可耳若曰汝今不遷邑
且圯矣何能生育於其上耶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
徂亳既厥終罔顯

古註謂高宗自言既學而中廢業歷居曰罔顯
其父使居民間知民事故也蘇氏始謂甘盤歷于
荒野而諸家多從之蔡氏謂無逸言高宗舊學于
外爰暨小人國語亦言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
此皆合若以台小子語脈推之蘇氏之說非是此
論精矣世猶有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
以言高宗也愚按蔡云高宗登叙廢學之因而彙
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註初非蔡氏自
爲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傳說罔惟訓于
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爲世盤廢去而罔



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踪跡屢歷
甚明豈復言罔顯耶且蘇氏雖以臆野爲甘盤而
小蘇氏作古史亦以臆野爲高宗也

高宗彤日

夫既孚命正厥德

高宗彤祭而有雉雉之異祖已遂訓以天之於民
降年求不求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
差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
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彤日一篇之大旨而古註
得之矣蔡氏疑高宗之祀如漢武五時祀祈年請

命之事謂孚命者天以好辭而謹告之謂言民者
不敢指斥高宗而托民爲言恐皆意之耳此書明
言典祀無豐于昵蔡氏亦明言昵爲禰廟豈有若
漢武五時祀之類哉近世忽漢唐古註而欲自生
義理故或思索之過如此

微子

我舊云刻子

王充論衡作我舊云孩子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

未嘗言

觀政于商



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意或以爲觀兵者
非矣蔡氏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爲據謂以
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注爲徑
商罪貫盈

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
也古注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爲通恐貫通
與貫滿各是一義
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古注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蔡解云過者責也
百姓責我不正商罪此說雖於伐商爲順而在字

無歸着以語脉當從古注大意不過自任以天下
於伐商意亦不背

王乃大巡六師

蔡氏云天子六師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於牧誓叙
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愚按牧誓所
叙三卿乃指友邦家君之三卿安得以爲證若武
王止三軍史臣安得增飾爲六師而周王于邁六
師及之詩人又何所指而言耶竊意曆數有歸天
人胥應武王既可於伐紂何獨不可於六師然世
遠莫可考且依經文讀之



洪範

王省惟歲止月之從星一章

或云此四五紀之文錯簡在八庶徵之後蓋九疇皆有演辭而四五紀獨無之王省惟歲以下正叙四五紀之說而於庶徵無闕移此置彼文義方順

二曰富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取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五曰惡六曰弱

古註謂惡醜陋謂弱厄劣蔡以惡為剛之過弱為柔之過恐合從古註

金勝

我之弗辟

古註辟法也蔡氏本鄭康成音辟為避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懼而反成王始命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質言爾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當即繼於居東二年之下鄭



氏於七月詩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流言辟居
東都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按
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據而有
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爲法辟之辟則蔡伸之命云
乃致辟管叔于商王與此辟字同

康誥

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誥治

諸家皆以爲成王命康叔以篇首有周公之語也
然成王而謂叔爲小子封謂乃祖文王爲文考且
稱其父爲寡兄皆不通今蔡氏以篇首爲洛誥篇
簡王若曰以下爲武王命叔文意方自非車識不
及此又謂梓材非命康叔之書蓋錯簡於良是蓋
惟篇首王曰封數語爲命康叔今王惟曰至子子
孫孫永保民皆臣告君之辭甚明

酒誥

爾大克羞者惟君

古說養老君之重蔡云惟君未詳且合從古說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古註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



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古說作一句讀所作虛字說蔡說作兩句讀所作實字說然古註不費力

洛誥

朕復子明辟

古說成王幼周公代爲君辟至是復遷於王蔡氏以康誥篇首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一章爲洛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爲公遣使告於成王復乃復命之復明辟乃稱成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若位何待於復王葬居畢遷後漢皆儒者誤言

復辟有以啓之愚謂此說不稱考正文義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

命公後

舊說以洛誥命公後之語爲公欲明農而成王爲公立後於魯以留公蔡氏謂成王回鑄京而留周公於洛若封魯則已久方周公東征之初已有魯見費誓矣舊說多士本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頑民蔡氏謂其遷已久此乃周公治洛而告諭之辭愚按成周即今洛陽是爲洛邑之下都保釐大臣如君陳畢公皆居之畢命之書曰今予祗命公以



周公之事又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治洛無疑九皆合從蔡說蓋
朱文公師友之考訂者精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近世諸儒皆以所爲處所謂君子以無逸爲所說
理雖精愚恐讀得太重於本文似立說生意蓋無
逸之書最爲明白終篇無一語埋意用字如後世
苦於作文者之爲此語若曰君子所能無逸者以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雖身居
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
平說過如繼自今嗣王則其無逸于觀及時人否
則有愆先儒多以則字訓法則之則疑亦皆虛字
平心讀之自見其無他也又書中誕字肆字惟字
多是古語助辭今誕必訓大惟必訓思多有不通
而自爲之說以形容之惟肆字訓故字處多協

惠鮮鰥寡

古註云加惠鮮之鰥寡之人是鮮訓少鮮爲寡民
之鮮合作上聲是鮮與鰥寡三字相連恐於文末
順諸家泛言惠及鰥寡皆置鮮字於不說惟蔡氏



云惠鮮者鯨鯨之人垂首 喪氣蔡子凋給之使
之有生意是鮮爲鮮活之鮮合作平聲是鮮與惠
二字相連於文方順然蔡說微近於巧愚按詩云
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今仍以惠鮮二字相連
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君爽

故殷禮陟配天

古說升配天蔡說以陟爲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
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則商實百姓

古以商實百姓爲句云使商家百姓豐實蔡氏以
商實絕句云國有人則實而以百姓爲之下文王
人罔不秉德通爲一句遂指百官爲著姓王人爲
微臣愚按王人本言王者王人求多聞是也謂王
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後世之說書中無此謂
百姓爲百官者亦後世注堯典之說晦菴已指平
章百姓爲畿內之民而蔡氏用之矣

顧命

顧命

諸說顧回首也回顧而發命愚恐若言回顧卽爲



回首而顧允單言顧者正是自在之耳若顧誤明
命顧畏民君之顧亦豈回首者哉成王憑王几命
羣臣臺臣在其前成王無回顧之事

畢命

旌別淑慝。

殷人心不服周周公征伐定之又分治成周以慰
安之繼以君陳更三十六年而畢公繼之尚以旌
別淑慝為政是殷民猶未盡服必俟生長於殷世
者老死至盡而後人心定耳東坡於多方之解謂
殷易以下七王之德采矣其論極正我朝兵不血
刃以無心得天下而一切以恩撫之嗚呼聖哉
藝祖待八國降王以禮而武王親斬紂使 藝祖
為周意殷民未必若是之久擾也

君牙

夏者雨小民惟曰怨咨一章

古說多謂民情難得使人主思其艱而圖其易務
卹民情耳蔡氏以怨寒暑為小民自傷其生以圖
其易為衣食之愁屬於一端而為君之大德亦非
以衣食與人也 在學者詳之疑合從古說為平易

秦誓



番番良士一章

蔡氏云良士謂塞怒勇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愚按於良士云我尚有於勇夫云我尚不欲於諛言云我皇多有禁釋云我皇暇多有之故以上文二尚字觀之語脈專歸重於諛言則蔡氏之說精矣蓋穆公殺之師實杞子啓之也然殺之始禍雖在杞子而成之者實在孟明堙父誤君再敗奉師焚舟之役亦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數十年不止殺師之一役其罪又重於杞子亦不當以三帥並言蔡氏特以釋誓文之意論者不可以是薄孟明之罪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蔡氏云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愚意若以上文若已有之之例似不過謂好人之彥聖如出於我耳宜從古說為平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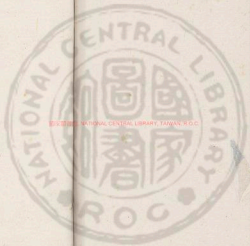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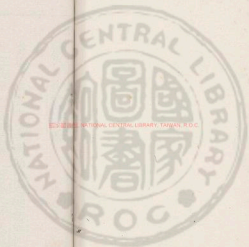
2013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00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092709 v.2



讀易

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問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则有若康節邵先



生才奇學博探賦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
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
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
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
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
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
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者
有關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
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
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

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
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
者也且其義精辭藪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
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
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
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
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上者今無其法以
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
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
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



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

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九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爲先天者耶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耶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歿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荅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

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挈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入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處數者儘不明理必至害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刺言先天之



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卦雖古以上筮而未嘗賤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備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乾卦

六畫即正經彖辭文王作文辭周公作文言辭辭孔子作皆所以解此六畫辭也此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伊川云用九者處陽剛之道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爲首則吉也晦庵本歐公說以用九爲陽爻之占法云六陽已盛如羣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無首則吉是欲剛而能柔也諸家或異或同皆自用九以下取義焉按伊川之說蓋本經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爲言晦庵之說蓋主卜筮爲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於六爻之外以總明六爻之九則不屬爻位不係占卜恐無羣龍無首之象亦未必有所謂吉之占也臨川鄭氏以用九見羣龍無首吉總爲上九之爻辭屬於亢龍有悔之下

云上九之亢雖有悔矣而猶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龍謂之羣龍皆以無首而吉至上九則爲首矣能見羣龍之無首而亦不敢爲首焉則悔可亡而反吉也愚按古註云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夫以剛健居人之首物所不與也故乾吉在元首鄒氏蓋本古註此說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爲首之義既合於晦庵卜筮取象之義亦合

重剛

九三重剛以陽爻居陽位也九四亦曰重剛晦庵

疑重字爲衍鄒氏云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重剛之間故亦曰重剛愚恐乾之內外卦皆陽剛而三居內卦之極四居外卦之始實處兩陽剛交際之地故皆爲重剛而皆不中數

坤卦

直方大

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說晦庵止云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說徑淨歸濟蔡氏直者發於內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

黃裳元吉

六五於坤為最吉之爻伊川言外生意乃謂婦人居尊位之戒女媧則天是也晦庵非之云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其象如此其占為大吉於經文為順矣鄭氏云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必有餘慶

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聯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

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兌九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又如詩云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其有意是以有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則為其慶載錫之光皆以平聲協韻詩與易皆以韻為句也韓昌黎銘劉昌裔之墓云維德不爽後人之慶爽音霜慶音卷亦平聲協韻今江西人皆呼慶字作羞音今慶與爽二字禮部韻平聲十陽皆有之

屯卦



利建侯

程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蔡本朱說謂建已為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為卦之主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然屯難之世自立為君似難形於言朱之易本義惟曰立君而已語錄方有立已之說而蔡說宗之鄭氏謂初九能得民建以為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亨矣龜山亦曰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愚按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姑錄之以俟知者

求而往

諸說皆謂四以陰輔五之君位才不足濟屯故下求正應初九之陽與之俱往以輔五節齋蔡氏云待初之求而後往似又簡淨可於正應上無添說

蒙卦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程謂去昏蒙之桎梏固似未安蒙也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脫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囚之終身乎蔡節齋云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覺明切



雷卦

六四雷于血出自亢上六入于亢

龜山曰血陰傷也出自亢不安其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遠於陽故入于亢亢陰所安也鄒氏曰亢以況陰之所居六四不足以遏三陽之進雖見傷而未甚故出自亢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于亢三陽來則敬之終吉愚按二說相備視諸家似穩鄒之說實本古註其說尤明故摭而錄之

師卦

師或輿尸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喪主晦庵獨本古註以為兵敗輿尸而歸未知孰是然蔡節齋本出朱說九晦庵與伊川不同者多從朱獨此依伊川必嘗審思者也按六三師或輿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與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合詳之

丈人

程云尊嚴之稱朱去長老之稱揚云丈者忝侖尺引之積愚按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



男子爲丈夫，尊翁姬爲丈人。此說亦可。輔諸說者，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爲丈人，恐未然。

比卦

後夫

程謂來比而後，雖夫亦凶。朱謂不必如程說，但指居後者。愚按彖文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此只是本文之辭，恐朱說爲平易。古註與蔡節齋云：後夫指上六按六陰也。陽爲夫，恐非指六。

小畜卦

西郊

程以西爲陰方，雲自西而東，不能成雨，朱以西郊爲文王自指。按周蔡節齋朱學也。亦以西爲陰方，而近世徐古爲作易傳，明言岐周之說爲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然在學者更詳之。

牽復

程以九二與九五爲牽，朱以九二與初九爲牽。按下卦乾陽爲上卦巽柔所畜，而陽有復之義。若以初九復自道與九三與說，輻觀之，則當從朱說。蓋初復言最善者也。二牽挽於初而得復者也。三不中而過陰不能復者也。似皆主三陽之進而言之。



復卦

復虎尾

蔡云兌有虎象三爲兌終故曰虎尾徐云虎屬金之一陰故有虎象不啞人耳主九四言之此說視諸家爲詳然晦庵云以陰攝陽所以曰猶虎尾是虎又指外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兌復之也若據六三九四皆言復虎尾則合從晦庵蓋六三若自爲虎之尾不應虎自領其尾也

六旋元吉

旋字上連視復恐是旋踵之旋

泰卦

拔茅茹以其彙

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言爲占辭晦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辭義甚明

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爲所期之信龜山主人且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爲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爻不戒以孚例之又覺蘭易

用馮河

萃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



大有卦
初九無交害

程朱皆謂處卑而未涉乎害楊龜山出於程長庶即齋出於朱乃皆謂因無交而有害愚按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此即是釋上文初不見有害之意合從程朱元說

謙卦

地中有山

鄒氏云此亦實象如深谷爲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爲謙之象亦有理然天在山中豈

必實有其事此特就卦取象耳

豫卦

盱豫悔邊有悔

程曰盱上視也三不中正上視四不爲所取故有悔然四爲豫之主邊而不前亦有悔此說諸家從之朱以盱豫爲句悔邊有悔爲句蔡節齋從之未知孰是然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則盱豫悔宜爲句程之說經之文也

由豫大有得

程曰九四爲豫之主得天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朱以占爲大有得未知孰是然象曰由豫大有得
志大行也則大有得爲得行其志程之說經之文
也又徐云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
而有悔野豫者介于石之反遲者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之反此說從六二爻起義說來而合兩悔爲
一亦有理但不啻及疔之義併錄之以俟知者

隨卦

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美大矣哉

晦庵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今
當從之蓋以隨時爲誤也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

宴息自有隨時之美晦庵解此語亦自隨時休息
澤中有雷

晦庵云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隨時藏伏故
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知舊人曾如此者才愚按
龜山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
宴息亦此意也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於
兌之時也覺尤切

臨卦

九二彖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程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朱云未詳蔡云



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鄒云云
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爲感其間容有未順者
而無害其爲感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觀卦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謂居上者當莊嚴如始盥求神之初不可使誠
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孚誠顒然瞻仰朱
謂聖人出治天下自化如盥雖而不待薦孚有孚
已自顒若視程之說精矣蔡節齋因其說併主在
下之人言之謂天下素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

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爻曰下觀而化
愚意此其所以孚者也又按古註本論語既往而
往吾不欲觀之意故以此盥作灌說然盥與灌字
義各不同又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者夫子特主魯
之失禮而言所謂有爲而言之者也若薦者亦豈
皆誠意灌敷而可盡示之耶恐程因古注而不暇
改耳

噬嗑卦

雷電噬嗑

程朱諸家皆言於卦合云雷電今云雷電者字相



類而誤惟鄭氏謂象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雜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雷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經文末必誤也

滅趾

傳云滅傷也愚恐止是滅沒如過涉滅頂之滅加校於趾滅沒其趾而不見與滅辜滅耳同與傷字蓋異義也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金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庵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為况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為惟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黃金皆象也非真也合且從程說

賁卦



六五貴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古說以爲聘賢固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爲上九以束帛戔戔爲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龜山忌微有此意鄒氏則與臨庵暗合宜詳其說

剝卦

山附於地剝

程傳云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地剝之象也諸家似疑山附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故各又自爲之說宋云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此說可釋厚下安宅恐亦未及剝之名義愚意山特出而遠於地者山之常也此不以附言也而曰附於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經言山附於地剝而伊川釋爲地剝之象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者觀地剝之象而厚其基本使不至於剝也剝之名卦未嘗與山附於地相反君子以厚下安宅亦未嘗與剝之名義相反

復卦

出入无疾

程傳云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微陽生長



無害之者也蔡節言日出由剝上出而為坤也入由坤下入而為復也鄭氏曰出入云者昔之出而今入也其說可以相備但蔡與鄭皆以无疾為不求速與程相反耳無疾合依程說若以无疾為不求速則下文朋來無咎豈以無怨咎之者耶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蔡云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重惠按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无妄卦

物與无妄

程云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朱云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无妄也二說皆以與為賦與之與近世有作物與之以无妄者恐非蓋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造化而言對時育物主先王而言不當以中間物與字生物而言也此句若難曉故錄之

不耕穫不菑畲

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畲為不首造其事以首造



爲妄朱云不耕不穫不蓄不畜無所爲於首無所
覲於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爲以文脉言之合從朱
說若如程說各句須添而字方通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程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
遭詰捕之擾視程說爲明矣鄒云或者繫牛於此
自以爲固矣繫牒而不知牛之所之已出意外牛
爲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
爲无妄之災也覺於經文尤切

大畜卦

天在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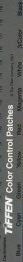
程止言所畜之大朱云止以象言不必實有其畜
合從其說他說有謂芥子納須彌者此異端誕語
有謂草木皆天者又是生說皆不必惑若居四山
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中然象意不指此
也

曰閑與衛

曰陸音越諸家從之鄭作日程與朱從之合作日

月之日讀

何天之衢耳



程以何字爲誤加諸家遂生別說朱云何其通達之甚也此說極明白只依經文讀之

坎卦

樽酒或

程傳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朱本義乃用是必道之說以樽酒簋爲句或用作爲句其說曰既曰樽酒簋或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又曰其實無或簋之字陸德明自註斷愚按或用缶恐亦不成文理徐云權與以四簋爲盛損以一簋爲約鄒云樽酒者一樽之酒簋或者必

簋食副之其說尤精天下義理無窮未必陸氏可以註斷象曰樽酒簋或剛柔際也此本經正文初未嘗以樽酒簋斷句也合且依此經文以樽酒或或爲句

離卦

離麗也

古說皆以麗爲附麗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麗麗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明兩作離



程與諸家皆以明兩為讀晦庵用水洊至句法以明兩作為讀德按明兩作之句出釋文兼解卦亦云雷兩作句法相似尤為切證合從晦庵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以離為麗云六五之言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蔡云柔居尊位故為離之王公然則不必改離為麗文理自通

獲匪其醜

古註云除其非類此語盡之程云所執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是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無暴當曰非執其類可也今日所執者非其醜類則語意未明反若禍及無辜豈得云無殘暴耶蔡云獲非其類者而已此語視古註尤明

咸卦

咸其脢

古註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按此說自咸其拇次第而上說已明白近世程朱諸家皆云脢背肉也與心相背然朱與諸家以為與心相背為無思無為之地無係累故無悔而程又以為背其私心



私心二字似又添一層說於經文非順竊意當以諸家與古註相參而義備

遇卦

莫之勝說

說王肅如字徐吐活反程從王音云不可勝言於勢順易朱與諸家從徐音依脫字說恐不若從程也

大壯卦

六五喪羊于易

程曰羊象羣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使無所用

其剛是喪之于易也朱曰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易者忽然不覺其亡也蔡曰羊自謂也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決故曰喪羊愚按程說以六五能喪羣陽並進之壯朱蔡以六五為羣陽並進而自喪其壯二說未知孰是然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位不當則居羣陽並進之衝為其所決者以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豈得言位不當耶兼旅卦喪牛于易與此義例一同程解亦云以忽易自失其順未嘗以為喪失他人之順



晉卦

維用伐邑

程傳凡伐邑皆釋為自治晦庵謂伐邑如墮費墮
邱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愚按世無稱
兵自伐其邑之理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
自為國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
之故為伐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事故有
此語合從朱說

明夷卦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不言

初九居陽之始飛者去之也垂其翼行不敢顯也
三日不食不暇食也此古注大意如此虞象曰義
不食也意相合近世以垂翼不食之意殊矣大率爻象
恐初九未至此亦與義不食之意殊矣大率爻象
正是孔子解經之語不當背之今以經文之象曰
為正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謂言姦邪得君之深朱云未詳疑六四居暗地
尚淺猶可以得意而去愚按朱說於象曰獲心意



也一語意義相協當從之但程說窮極小人之情狀自足爲世戒不可不熟玩爾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愚意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則晦矣日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日大明也一失其中則尚如此人宜何如其自畏矣

睽卦

其人天且劓

六三居二陽之間而上應上九故古注與晦庵諸家皆以見與鬼爲二牽於後必其半墜爲四阻於前以其人天且劓爲上九猜狠而重加之刑惟程傳併天且劓歸之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按晦庵依古註恐合從其說

解卦

解利西南

古注西南衆也程朱皆以西南爲坤體廣大安靜然象之釋此句元云性得衆也程朱之說乃是所以得衆之道合兼詳之

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古注云無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性則以風爲吉



蓋兩開其端也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為既安定則為可久之治晦庵非之蓋或為或不為惟其當而已合從古注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古注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無怨程朱皆以君子之解信驗於小人然按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則古註為平順益易之有象曰是即所以解易者也

損卦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

古註云事已則性不致宴安乃獲無咎程傳云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無咎也朱本義云上應六四之蔭賴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無咎之道也按三說雖不同而皆主於初九自損以上應六四為說諸家乃以已事為止其事恐未安合詳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自右註以至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若本義則又明以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蓋謂兩龜為朋也惟程傳以朋為助以十為眾云眾助之公雖



龜卜不能違是或益之爲句十朋之爲句龜弗克
違又自爲句未知孰是然若如本義分句則弗克
違一句主何而言似欠歸着若如程傳分句則龜
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主龜而言庶有歸着在
學者詳之要之程以理言朱以象言也

得臣無家

諸家皆謂得臣無間遠近惟蔡氏鄭氏謂得臣之
國爾忘家者姑錄之

益卦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

古註以陰居陽而求益物所不與救凶則免憲按
文義已順特語未瑩耳程傳云三當與承於上安
得自擅爲益唯於患難可以應卒遂以守令救荒
凶爲言晦庵非之謂六三不當得益有益之以凶
事者蓋惡言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蔡氏宗之然恐
警戒未可據言凶事耳龜山謂用凶事者三所以
保其存凶所以有其吉故曰固有之也亦是一說
要之古註爲易見

莫益之偏辭也

程云非有偏已之辭也恐上添非有字未知如何



朱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也上添求益亦未知其如何意若戒之曰莫益之尤求益者皆偏辭耳

夬卦

告自邑

程朱皆以爲先自治理固然矣然恐自乃自從之自非自己之自如云告戒自其居邑始欲人人知謹也

居德則忌

此句頗難曉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也忌者禁也約立防禁而無潰散是以則字爲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云未詳龜山云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上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愚按此二說近之故錄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朱皆以惕號爲句愚按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則分句合依諸家有戎勿恤爲句正在本經非諸家自爲之說也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遇兩九三獨應上六也然若將為兩所濡而有愾
色則九三雖與上六應實與諸陽並進而羞與陰
比所以無咎則雖應亦不與之應矣

姤卦

初六繫于金柅

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遭遇之始以一柔而
承五剛散而無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
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得貞吉金者至堅之
物柅者制動之主也廣雅柅止也說文作柅絡絲
跌也按此說以一陰遇五陽而欲其專於九四正

應之陽其義甚明金柅雖古今異俗不知其何物
而指為堅物以此繫於彼意亦曉矣程傳不以
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為止車之物
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又是一義然恐又繫之之
語與經文繫于之意不同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以為求賢而天降之賢於爻象未見其的然
者朱本義以杞為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
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其於爻象象何
如緣此文辭乃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其餘



紛紛尤更各出惟蔡節蔡節謂丘與初無相遇之道
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
之其有墮墜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爲也雖未必然
於文義差近姑錄之以俟知者

萃卦

萃亨

程朱皆以亨爲衍字蓋以彖文不及亨字而下文
又有利見大人亨也鄭氏曰萃者聚也民富物阜
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然則依經文於萃之
下有亨字亦未嘗不可也

孚乃利用禴

程傳發至誠不事外飾之義莊莊備然此句語脉自
有兩節蔡云末孚而用禴有節薄之嫌必待其交
孚而後用鄭云用禴在既孚之後愚按二說於經
文爲順蓋九二剛明之臣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
之時理當然也

困卦

初六臀困于株木

程傳謂無所託而不得安其居宋云臀在株木上
不安可知視程尤徑



九二困于酒食

古註云以陽居陰謙以待物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是言困于酒食之多也程傳謂酒食所以施惠二以剛處困未得施其惠是言困于酒食之少也愚按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是九二乃好及初無困吝不足之意古註之說爲順若程說則又成一義矣朱以困于酒食爲厭飲之意此足以發古註之未及也

朱緩赤緩

程以朱緩君之服九二上致九五之君故云朱緩

方來赤緩臣之服九五下應九二之臣而上下皆爲柔所揜故曰困于赤緩晦庵非其說然蔡出於朱亦祖程說蓋晦庵亦未有他說以過之而二爻相形程說已明也合且從程

井卦

木上有水井

程傳謂不取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晦庵謂其象只取巽入之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後面羸其瓶之義不合木上有水者津潤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却汲上供人食



用愚按此義當從晦庵蓋古以甕汲程傳出近世
見近世以木桶汲泉而云木爾徃歲有沈計議雄
飛說井底須置木板以隔濕汚而木板終不朽今
作井者皆然自謂此可明木上有水爲井之說愚
恐亦據自今所見言之未必古人皆然亦未必作
易者以此取義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
之施也愚按相字合作去聲其義爲助若如程傳
勸之使相助則是相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

字以足其義而相乃歇後字耳且於木上有水之
義似無相關竊意上下之情本以辨鳴君子觀井
之象勞徠其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有如
汲引蓋取井之義云爾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云有才未得用如井潔不見食既以不得食
爲恻豈免有求故求王明而受福瞻庵云井渫不
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
並受其福也行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恻愚按朱



說於爲我心慚之義甚明蓋爲我者指他人言之也合從朱說臨川鄒氏釋行慚之義亦與朱說暗合古爲徐氏云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慚之者爲之求矣此義亦足以發

六四井甃無咎

程朱皆謂六四以柔居大臣之位才弱不能濟物故取修井爲象是矣鄒氏曰甃所以禦惡而潔井徐氏曰此在井壁恐有井谷之憂因勉以井甃無咎愚按二說可裨程朱之細故錄之

上六井收勿繇

自古註以及程朱諸家皆以上六與井之極水已出井故曰井收收者汲取也收亦你去聲臨川王氏專主收作去聲云古者以收名冠以收髮爲義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体收於此也掘井及泉潔之使清潔之使固自下而上至於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於內井收者所以禦惡於外收以禦惡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繇按此說異衆雖未必然而於事情爲切故錄之以俟後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繇者即以井收而覆井之名非繇帝之繇世亦未有以繇施於井者



也

革卦

水火相息

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蔡節齋本王弼注以為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有生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演已明蓋生息又自息滅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為滅息之息

鼎卦

正位凝命

伊川以命為命令之命晦庵以命為天命之命合

從晦庵

震卦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傳主長子言之云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臨川鄒氏曰天子巡狩親征諸侯朝覲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為長子故此卦以君出子在為言不雜君父共國時也愚按此說釋程傳之意為明晦庵云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六五震往來虜億無喪有事

古註牲則無應來則乘剛皆危也虜來之時而得



尊位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
無喪有事也程云往來皆危隨宜應變在中而已
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之事所有之事謂中德
朱云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無時而不危故無所喪
而能有事惠按三說相近至朱而愈精鄭氏云剛
動二陰之下欲以威加者也初九一震六二喪貝
勢則然也九四之震淫矣五自億度知其無能爲
也吾之所有事者奇無喪焉故曰億無喪有事五
之柔中能勝天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事在中
大無喪也謂之大見其必無喪也此語似足以輔
前說以無喪關三之喪貝而言故錄之

艮卦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兩艮各止其所諸文皆無相應曉庵語云這箇卦
各是一箇物不相秋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
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愚按艮卦本旨恐不過如
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背後自不見其身也行
其庭不見其人者相背亦不見人也靜止之義理
無窮固皆在其中矣

山上有木漸



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爲漸晦庵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鄒云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似於文義尤切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程以儀爲儀法恐儀法非可于鴻而言宋以儀爲羽旄之飾或疑亦未當于其飛翔而言古註云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然朱之說於可用字爲切合古註與宋說多之氣象斯可見

巽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

程朱皆以牀爲人之所安巽在牀下爲過所安有不安之意程以史巫爲通其誠意誠則吉朱以爲竭誠於祭祀之占鄭氏云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己已甚屈於人者非怯則諾皆不免有咎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無咎蓋祝史過人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皆交於神者交神豈容諛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其誠意故得無咎蔡云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之意巽過乎實惟用於史巫則吉徐古爲云史



巫達其卑下之忱不厭其切怛之意其說亦與鄭氏合此可貫通一爻之意合從鄭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傳謂六四乘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遍及上下也晦庵謂此說牽強且當闕疑陸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為者易於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立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與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為有功故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愚按此說與象辭相應故錄之以俟知者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為陽陽主生甲於時為春自庚至癸為陰陰主成庚於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鄭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漢志曰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愚按晦庵已發此義而二家可輔其說故錄之

渙卦



六三渙其躬無悔六四渙其羣元吉

程云六三止於其身可以無悔宋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能散其私以得無悔程云六四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可謂元吉宋云如程說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祖老蘇之說謂辟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下文渙有五則混而爲一之義也愚按文義皆似宋說爲順又六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與朱氏散其私相合若如程說則於志在外之語不協矣

渙王居無咎

程以九五能渙汗大號居王位爲稱而無咎宋以爲散其積聚愚按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羣其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說爲順此爻乃渙汗大號之下獨言王居不成文故再提卦名渙字曰渙王居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且合從程說

節卦

苦節貞凶

程云固守則凶宋云雖得正而不免於凶愚按卦



飲云苦節不可貞則足說本經意也

未濟卦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程傳謂上九剛明之極居未濟之極當樂天順命飲酒自樂若耽樂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於子爲有失也朱本義云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無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步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臨川鄒氏曰既濟之極入於未濟未濟之極反於既濟上九以剛明處之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

宴樂信乎其無復灾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無咎若懷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易六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六爻又以飲酒濡首終之此易之爲道懼以終始歟愚按此章雖晦庵亦疑其難說今鄒說於經文似明須謹錄之以俟知者問焉濡其首冒上文飲酒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之變化見矣

晦庵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說造化實體乾坤定矣



一舊是說易書臨川王氏曰此言易書未作以前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此言自然之易

剛柔相摩以下

晦庵謂此言易卦之變化南軒謂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間者王氏謂言自然之八卦

乾知大始云云

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自處者甚易簡也

易則易知云云

晦庵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聖人作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云云

此言君子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云云

此言君子用易

彖者言乎象者也之各指其所之

梅庵云此章釋文辭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義



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者觀變玩占之要也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

王氏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仰觀以下窮理之事與天地相似以下盡性之事範圍天地以下至命之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所謂裁成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君子之道鮮矣

愚意此言道原於天而賦於人

顯諸仁之陰陽不測之謂神

造化而言造化之生生不窮者即是易易之成象者即是乾乾效法於乾乾者即是坤自此言易之卜筮妙用處

夫易廣矣大矣之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贊易道之廣大至德晦庵指為在人之至德揚氏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惟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道義之門

鄒氏云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而與天地相似易與天也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成性存存而軒云



因其有而存之晦庵云成性本成之性存存謂在
而又存不已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益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
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舉鶴鳴在陰以
下七爻晦庵曰此下七爻則其例也○通幽深也
諸家皆然晦庵獨以為雜亂蓋以下文云言天下
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為雜亂然云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則是幽深之理難
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

而人比皆得見之也若曰雜亂則人皆得見何必
人允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得擬諸形容如以惡字
非所以言幽深則凡易象所以形容其幽深者若
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
可惡耳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以賾為幽深且與
經文探賾索隱之意合

大衍之數五十之可與祐神矣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其前而下粘其

所為乎合為一章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卦用
求卦之法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為章首於理甚



順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言易之神主著龜而言所云無思而為者亦言著龜無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為人不可有思者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言易之用亦主著龜而言

易曰自天祐之之無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屬之前章本義屬之後

章云恐是錯簡王氏曰疑在下繫諸爻之後

子曰書不盡言之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言聖人作易

乾坤其易之蘊耶之或幾乎息矣

晦庵言是陰陽卦畫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易易與天地相無窮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之事業

王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存乎德行

晦庵此言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而明之者在德

繫辭下

八卦成列之禁民爲非曰義

晦庵曰此章言卦象吉凶造化功業又云天地之大德以下乃各自說去王氏云此言聖人以仁義參天地而全其生用之用也

古者包犧氏之蓋取諸夫

晦庵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聖人居大賁之位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蓋取諸益寧蓋字

晦庵云蓋字乃模樣是德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讀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王氏曰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且以益言之雖未有益卦而已有巽與震矣合震巽則爲益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之也愚恐夫子言於已有六十四卦之後若曰古人制某器合於今日某卦之理蓋取者推其理云耳

是故易者象也之立心勿恒凶

此章言文象之動而舉文以明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之以明失得之報

晦庵曰繫辭自此以下皆難說本義亦畧矣愚按自此以下張南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缺疑之義為主難質言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晦庵疑其有誤者也南軒曰行健為乾之類當其名也名既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賾之類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蔡曰開為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利貞之類正言也言凶之類斷辭也易書皆備於此也王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與其言言舉其正所以開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可斷必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愚按南軒以兩項各相因蔡說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作四項王作兩項未知孰是姑以晦庵所未解而錄之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多其矣得之報失得謂言



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
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
聖人作易，使知所爲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爲之得
者，其報必吉。懲其失而矯之者，雖凶亦吉；恃其得
而忽之者，雖吉亦凶。以此濟民行也。

易之與也，之異以行權。

晦庵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薰之道。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之道，不虛行。

主言此章言易書，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晦庵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蔡曰：出謂爻自內而
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爲
使知懼，如夬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剝之變復，
入內而知懼也。王曰：下卦爲丙，上卦爲外，自內之
外爲出，自外之內爲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
知所懼也。

不可爲典要，既有典常。

晦庵曰：上文既云不可爲典要，下文又云既有典
常，都不可曉。愚恐上文言易道之變遷，故曰不可
爲典要；下文言人能率其卦爻之辭，而揆度其事。



情所向之方則既有典常矣。主在易而言未定者也。下主在人而言得吉而已定者也。未知然否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之其則勝耶。

此章言六爻之不同。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晦庵云曉不得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爲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於理者爲是是之應爲有爲。

吉乖於理者爲非非之應爲亡凶凶不必至於存亡吉凶而後知辨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若曰可坐而知也。聖人所以歎之曰噫。

易之書也。廣大悉備之吉凶生焉。

此言六爻之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之易之道也。

一言文王繫易多述憂考之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之其辭屈。

此章皆從乾坤簡易發端。王氏逐節解之。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朱曰侯之二字衍文蔡本經去侯之二字而以論
諸心研諸慮並言愚按王弼畧例亦曰說諸心研
諸慮則侯之二字爲衍文明矣但當仍古本而讀
者自以義理自此二字而讀之可也古本元有此
一字而去之不可也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之至於命

此章言養卦文義

此章言養卦文義

晦庵解能養化育天下和平而養生蔡氏曰神明

蓋渾然未形者聖人幽而贊之則知有察然之理
故大衍之書所由以生王氏曰着神物也天地生
其形聖人生其法方其著法之未生則着之爲物
特庶草之一耳豈知其爲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
能與人接聖人幽有以養之而傳其命於是起大
衍之數愚按晦庵說極簡明但此章正言聖人用
養極未必說到養未生前聖人贊化而致養生之
事故又錄蔡王二說以參之

倚數

晦庵以爲揲著時依倚在道裏蔡云依也數依乎



天地王云數無常用人倚之而有所託焉愚按若
如蔡說既參之兩之而又倚之恐於天地上意重
合從幽昏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晦庵謂此聖人作易之秘功止就易上說凡就人
上說者借之也諸家多同蓋經旨如此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之大位而成章
此章音易之大章蓋兼三才而皆所以順性命之理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兌說
也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
可易易取其象於卦為乾九二者為天地之氣
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為實主宰乎一家
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脈
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於
卦為復震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翁合
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言遠也易取其象於卦為巽
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
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
不如射者之相射碻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為坎



九六者皆天地之氣之高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
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似
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
外此而他為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意創
為先天之圖後易卦之離南坎北為乾南坤北曰
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
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
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為南北也
何以知其此為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言位或彼
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
風一從南即益然以溫風一從北即冷然以寒南
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
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東節移之以位乾坤將
何所驗以為信耶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
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
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
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
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為西北兌為東南也
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
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



性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
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
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
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
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
震爲東北巽爲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
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
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
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
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

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爲離北方爲
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
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爲東方之卦坎
爲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
卦位說者雖指火爲日遂以离爲東指水爲月遂
以坎爲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爲火然後言離爲日
獨言坎爲水而未嘗言坎爲月蓋日乃太陽之精
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
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日雖陽而其沒必於西周流
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於一方者比也



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爲言耶。易盡於伏羲演於
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
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
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易以言
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
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
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
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又有疑於伊川之易
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
答王子合書明言。懸如首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

會且當闕之。以此繫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

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蓋易所言者道而
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
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可
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
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爲正。毋以門人記錄
晦庵之言爲疑。

語錄云文王八卦不可曉變多文王八卦有次序
旁卦包不取其畫只取其名或謂此因康節先
天而不能無疑於文王者也。又謂潛元勿用何謂
也。以下大弊各就所疑要說便說或謂此因康
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孔子說神異蓋康節此
八卦上變成六十四卦與孔子說神異蓋康節此



乾為馬之兌云云為羊
南軒節齋說甚詳明晦庵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
間多不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愚恐此是古者
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每卦各有不一之象占
得其象者即知為其卦故於每卦總言之未知然
否

序卦

此言易之序不待注釋本文已明

雜卦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揉雜眾卦以暢無窮之用愚按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濟所以昭易之無窮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

讀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
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
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
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
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
無出於天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
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

讀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
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
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
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
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
無出於天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
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



變聖經以求合其所謂九例又變後九例以遷就其所謂變敗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適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適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當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適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乎欽
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
獄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
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
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
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
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
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勅律之外立所謂
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
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則以例



春秋動皆逆詐意不信之心愚故私撫先
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
孫考焉非敢為他人發也

褒貶

夷齊鄭氏漁仲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晦菴先生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
夷狄賞王賤霸而已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
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善者惡者惡者然自
見又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況千百載之
下而欲逆推千百載上聖人之意

凡例

徂徠石氏曰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
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讓者亦稱爵
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姜母不稱夫人而
成風則稱夫人尖地之君名而僖侯奔楚則不名
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
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觀
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
之以著其異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
以示其非

愚按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
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過之則周室為
其所并此蓋尚論其世者也聖人能與世推
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
之世王室微諸侯強其始故抑諸侯以尊王
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
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
為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
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車律之此議論所以
繁多聖人書法其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

所以愈見其繁多妄駭凡例之謬得以肆
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
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
則其竊取之

隱公

名息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始隱

伊川先生曰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
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泰山孫氏復曰平王



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
天下無復有王也未詢趙氏鵬飛曰非始乎隱也
始乎平王之末也凡諸儒欲以一車而當春秋之
始者皆妄也狙狹石氏介曰春秋以無王而作孰
謂隱為賢自讓而始之哉愚意春秋特因魯史而
修之非為魯作也為天下萬世之王道作也故謹
錄諸儒之說如后凡他有所指者不復錄

元年

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夾滌謂諸侯舊用天子
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止齋傳良亦

同其說謂古諸侯止稱世應意諸侯所謂奉天子
正朔者請以子玉寅為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
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為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
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
有王者興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
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為年
其曰古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
歟或謂書元為春秋大法者亦未必然自唐虞三
代皆以始即但為元年矣

春正月



自杜氏注左氏傳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先儒遂多指春秋之春為冬建子之月至文定公胡康侯講春秋始謂前辛酉以丑為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平周以亥為正書元年及十月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諱顯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洙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敵自專也然文定以春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臨菴先生以為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夏之紛更也此事晦菴考之詳矣尚未嘗質言豈後學敢知近世惟岷隱戴氏漢在東官講春秋常以夏正為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持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遷之理今所抄集姑依戴氏在來者擇焉

不書即位

左氏謂隱攝公辛謂隱為相立穀梁謂隱讓然謂其讓為成先君之邪則似求之過也或謂其與命為正而正者不必書或謂不與命而即位聖人故



繼奪之而不書皆無所考戴岷隱必經之亦無而
付之不言惟劉勰謂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國人
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護焉太子猶僂望十年不
獲而羽父狂隱於是相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
相之欺故曰攝公報信隱之詐故曰讓俱失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者魯附庸之國儀父其字左氏曰名克青月不
書曰者先儒以爲遠也盟非美事而春秋亂出相
與結好之常聖人不過因事而書諸家或以爲獲
或以爲賊皆不可知然既盟而又伐之則非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莊公也段其母弟莊公迫於母命封於鄆
反莊公以兵勝之克者戰勝之名也殺梁曰
而其鄭也謂不書弟而書克也胡安定曰兄不
弟不弟不弟之也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胡文
曰克者力勝之辭馬意大指不過如此或文致
伯以滔天之罪者似恐求之過蓋鄭伯不幸魯
子兄弟之變而不學無識不善處之其初雖勉以
從其母其後妨其母不敢遽制其弟後遂至難
而伐之耳左氏罪鄭伯失教段果殺者否耶鄭



莊之大惡在伐周未必在克段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者魯惠公再娶之夫人也伊川謂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者妾稱也穀梁謂禮昭人之妾不可

凡皆正論也木訥謂魯以夫人赴故王來賵云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或曰不書公諱與大夫

盟也岷隱曰宿者國名意其爲宿而盟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

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周大夫

公子益師卒

益師者孝公之子貴戚之卿卒故書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說者多謂譏公不當與戎會是真入於難也岷隱謂周衰戎狄雜居中夏曾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之也愚謂亦公不能自強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小國左氏謂莒要於向向姜不安於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謂入者得其國而不居按左氏據史爲傳當是事實公羊則據文



立論耳然言入則以兵可知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則向後爲莒所并可知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極小國也木訥曰莒入向向近
魯魯人疑莒爲東鄆之侵故以此示威其後因紀
子帛爲密之盟遂與莒結浮來之好愚按入向入
極二事聯書木訥之說似得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說者亦多以此貶公惟木訥曰以文王之聖而事
昆夷以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飛魯唐之盟

非得已也愚謂不得已而與盟可也然不能自強
則非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紀求昏於魯也說者皆謂譏不親迎伊川曰諸
侯親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
逆婦者乎戴岷隱亦謂文王親迎時爲世子韓侯
親迎亦因入覲然則凡皆因事實書非有譏也

紀子帛莒莒子密

左氏謂子帛者紀裂繻之字公殺二傅皆以帛作
伯左氏見國史當從左氏木訥曰莒自入向有窺



魯之心紀子帛往來莒魯之間於是道與莒子盟
于密爲魯謀也卒之八年爲浮來之盟莒魯交好
子帛之功也愚按想新昏於魯爲魯謀有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伊川安定劉
氏攢衡皆以爲妻蓋隱公自背妾母明年書君氏
卒此言夫人薨則其妾明也或又以爲相公之母
仲子蓋以子氏而言之後書若仲子之宮故也然
元年已書柔歸惠公仲子之贈則仲子之卒在前
此言夫人薨則其妾可知

鄭人伐衛

初鄭伯克段于鄆段之子公孫滑奔衛衛爲伐鄭
取廩延至是鄭遂伐衛木訥曰管蔡之亂周公誅
其父而錄其子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又加
兵於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伊川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木訥曰
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立五十一年崩父爲申侯引犬戎殺之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討父讎而反屯戊申侯以報私恩周之所以不復西也胡曰崩者上墜之形木訥曰書罔不書葬者周起而魯不會葬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謂君氏者隱公母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若曰君母氏云爾公殺皆作尹氏諸家多從公殺然以君為尹不免改經文恐且覺從左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諸家多謂譏周王失道設梁曰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識之木訥曰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平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賻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在春秋未為強慕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又可知矣書葬之論乃以不書言天王為天王諱惡至九十五年天王求車又曰書言天王以示貶噫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此豈仁人之言哉凡書求賻來車求金皆諫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書天王哉先師宗論王賈道嘗言周凡三求來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



崩求全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賦賻貶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下求謂魯秉周禮可乎武氏卅卿也武氏子未爲命卿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也說者多以書卒爲略外諸侯甚者至以爲諸侯專恣聖人於其死奉天討而貶黜之特書曰卒惟木訥謂外諸侯書卒從也起曰卒謙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因魯史而書說者以爲天子黜外而尊內非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也齊魯與鄭莊相盟結也木訥曰春秋之初宋鄭爲仇而宋與衛爲兩黨鄭與齊爲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初嘗比於宋及六年文之盟則從齊而附鄭書此者爲文之盟張本

癸未葬宋穆公

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遂殺與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則謂宋之禍宣公之爲也木訥曰分義天下之大閑也故宋朱均雖克舜不苟避益非不賢而禹傳啓社亂原也隱公欲避允而亂吳王將遜札



襄公不伐又欲遜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愚
按公羊木訥之說爲萬世垂戒也而在氏之說亦
不可全廢也蓋宣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
子是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賢其後
馮之弑逆罪在馮耳雖春秋責辭著備豈可盡沒
其賢而反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遜而
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亂穆遜殤公
而馮始爲亂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之後在周爲三叔十夢杞邑木訥曰莒最亂
東夷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今又扼杞之弱補其
而攘其封邑至允十二年公會杞莒于曲池而後
釋今日之憾莒之橫甚矣然至昭五年莒車衷卒
以牟婁乘奔滅隱曰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從
爲叛人之實爾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又宋公過于清宋公陳
以魯人衛人伐鄭秋置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冬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
衛莊公嬰人之子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鄭欲以公子馮於宋遂告宋伐鄭曾及宋遇子清
為衛師也宋與陳蔡牽伐鄭董文率之伐鄭皆為
衛也先書宋與董而後衛說者謂罪其黨惡率兵
也董即公子翬其後絳陽公者也州吁如陳衛以
石碯之謀弑克殺之於濮說者謂稱人來詞也稱
于濮讖矢賊也州吁殺而衛人立惡說者謂書立
讖不當立也晉夏澤亂之宣公愚接隱四年全記
州吁之亂故併敘於此凡謂讖者亦書法之當然
而其惡自見非特敘以讖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公穀皆作觀魚矢亦陳而觀之也穀梁曰魚界者
之事也伊川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

夏四月葵衛桓公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蓋諸侯五月而葵此十四月
秋衛師入鄭

左氏曰衛之亂鄭侵衛今故衛入鄭本訪曰鄭彼
鄭國之兵自衛始至隱十年齊鄭連兵入鄭莊八
年公及齊師圍鄭而鄭降於齊文十二年鄭伯
東奔此不復見於經計大地而奔國遂滅矣



謂衛入邾固非邾小國也先侵衛挑釁尤非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者惠公元妃孟子禮諸侯無再娶仲子則不
得為夫人故別立宮考者宮始成而祀也書初獻
六羽者先儒言魯僭天子禮樂用八佾此別立宮
初殺其數不言六佾者婦人但用羽不用干
邾人邾人伐宋

宋取邾田邾與宋惡故邾人請鄭伐之而邾為兵
主
螟

蟲食苗心曰螟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強卒

臧僖伯也魯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嘗諫觀魚糞
戚之賢者也公不能聽其言而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木訥曰四年宋兩伐鄭五年邾請鄭伐宋勝負已
相當公宋又伐鄭圍其邑憾何時釋耶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左氏作渝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絕交也公殺
皆作論平公羊曰輸平猶墮成也取其成也穀梁



曰輸者墜也不果成也是公穀雖作輸義亦與左氏之渝一也然諸儒多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輸誠於我以求平也蓋以經考之前年公子翬伐鄭是雖有憾而未嘗有平初無平之可渝言渝平者非也鄭與齊黨嘗與宋嘗本宋伐鄭圍長葛懼魯從宋而鄭益殆偶鄭嘗伐宋宋求救於魯使者失詞魯惑不出兵鄭乘此隙致平於魯以離宋之黨故今年春鄭來輸平今年夏公即與齊盟已而公與齊鄭又會于中立以謀伐宋是前乎此魯與宋後乎此魯肯宋而與齊其言鄭輸平所致言輸平者是也木訥則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蓋許八年所歸之枋田也輸之意若曰魯能不從宋而之兵救我當以枋田饋魯也然鄭徒言之而枋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亦未救鄭有所要也愚按此論尤精但輸平在六年歸枋在八年謂輸平爲預許枋乃意之之辭但鄭急於求魯而魯緩於許鄭至歸枋而後魯鄭合則明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木訥曰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爲與國宋伐鄭齊將救鄭則地



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夾輸平鄭使反命而齊即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魯終未救鄭者枋未入也

秋七月

無事亦書首月備四時也木訥曰或不書者備按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去年冬圍之今年冬取之真言而宋之罪自見然亦以鄭求魯而魯不救故卒為所取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姊得年於父母國至是始歸木訥曰其後紀之滅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不以存亡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錄之愚按莊二十九年書叔姬卒八月己亥書葬叔姬聖人拳拳於其終始如此

滕侯卒

左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陸氏彙例曰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餘皆書名然則凡例之說其可信也哉伊川曰卒不名史缺也



夏城中丘

左氏曰書不時也高氏閔集注曰鄭既輸平魯未之許故城中丘以備之十年而會齊鄭於此蓋中丘近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木訥曰齊侯前年爲艾之盟爲鄭求魯也宋取鄭長葛而魯不救故齊復使弟年來聘以進退焉年歸反命而鄭賂卒不至是年秋公故爲宋伐邾以動鄭鄭知魯兵不空出明年春遂以訪求歸年之來豈爲聘問哉爲鄭求魯也又曰稱弟親之也弟之書於經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殺惟齊之弟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亦統傷公而亂齊寵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木訥曰邾嘗從宋伐鄭鄭輸平於魯以離宋而鄭賂不至魯故爲宋伐邾以要之既得鄭賂即從鄭伐宋今日爲宋伐邾明日爲鄭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於魯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木訥曰春秋書天子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



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
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王之勤哉愚
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爲非禮然是時王室
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
責天王之理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若木訥之
說亮人情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不賓然則
凡伯亦有以致之矣木訥曰古者王臣涖車重車
衛以出竟單襄公適陳以聘楚侯不在疆宰不致

膳單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過
衛而衛不加禮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效之
法安在乎穀梁曰國曰伐此一人亦曰伐大天子
之命也胡安定曰楚丘衛地書于楚丘者衛不能
救書以歸者凡伯辱命惠謂凡皆直書而意自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宋以幣請衛先相見故遇
于大丘注大丘即垂地有兩名在衛任氏曰齊侯
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
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於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宛於阮反
枋必彭反

宛鄭大夫也枋鄭從天子祀泰山時湯沐之邑也

枋公穀皆作邠木訥曰魯初睦於宋宋伐邠齊恐魯助宋故為鄭求魯魯不應之反為宋伐邠故鄭

使宛歸魯枋魯得枋始奉社稷以從鄭木訥曰枋

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周衰不巡狩朝宿湯沐邑皆無用枋近於魯許田鄭於鄭鄭伯

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於魯故先使人歸枋為

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枋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平之

後魯又墮鄭計而不自知愚按若如木訥是鄭詐

鄭而得枋也若如岷隱是鄭詐魯而歸枋也二說

不同而皆精於考究竊意二說皆是也木訥主前

此而言也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北而言也以

鄭假許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書卒從赴也不名者史失之也呂氏云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為鄭平宋衛故盟諸侯參盟始此有參盟則有盟主而伯之漸萌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預隱二年注云魯使大夫會葬故書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公穀皆作包來紀邑也初紀子帛爲魯故嘗盟莒于密左氏故以此盟爲成紀之好不訥曰前曰莒嘗窺魯子帛盟之莒卒不敢加於魯令魯既受鄭賂將空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此盟公在焉而莒以微者淮執牛耳豈莒人敢抗公哉公自尊也愚按魯大莒小隱公屈己而甘心與其微者盟必有以也此論得之

螟

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即違其君而帥師入極者也公孫之子未賜族卒書名或曰貶故去其族然按左傳無駭卒猶父始爲請諡與族是凡例褒貶之說蓋意之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字也諸儒多謂諸侯一朝聘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今刑則不舉而及遣聘王之不王如此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矣



然不思時至春秋周之衰果何如哉此何異祖父
衰病垂絕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祖父之
祈哀耶木訥曰諸侯之抗周室之微極矣聖人著
天王再遣使之節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愚謂
隨事實書而魯之罪自見諸儒反以罪周者過耳
夫春秋固尊王之書也

三月癸酉大雨雷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大雨雷震書始也大雨雪書時失也於雷
震言始於雪言時失夫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
雷之後八日之間陰陽錯繆如此書之記異也

梁曰震雷也電霆也夾漈曰霆暉光也胡安足曰
震霹靂也電者陰擊陽為雷之光也

挾卒讒

挾魯大夫也未賜族止書名公穀皆作挾穀又以
為所使注云所其氏也

夏城郎

木訥曰郎逼宋魯將比會齊鄭伐宋恐宋播盛故
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書備時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謀伐宋也防公羊作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彘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繼姑

會中丘謀伐宋也彘先合諸侯以攻之公即乘虛以襲之不淹旬而取二邑既取防於未伐宋之前又取郕防於既伐宋之後鄭宋兩失其邑魯隱兩獲其利矣然何以逃君子之譏木訥曰隱公其先蓋賢君也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弟緇文四鄰息民和衆自鄭莊以利達之計防來歸即君臣掃境以從鄭伐宋擒縱擊搏惟鄭所使由防田之路也視防爲利則視千乘之魯果能脫然歸其弟乎宜莧衰之老不見信於允而公子盪得以行其譖也利之溺人如此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毅並作戰左氏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伊川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故盡取三國之衆諸家多從其說安定曰鄭伯無仁



心棄戴之弊而伐取之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惟
劉氏則斷謂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悉取之且
三國伐戴而不入戴也何以能取三師假曰三國
已居戴鄭來圍戴則各自去何爲共守此地而爲
其所取耶或又云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爲附
庸非滅也戴今之外黃居鄭北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木訥曰郟當齊宋之境上計郟必附于宋而不事
齊故齊魯鄭伐之左氏以爲討違王命於經無所
考不足據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薛陋弱不能與魯抗也木訥曰非
天子不祿見諸侯今滕薛旅至魯歷齊侯亦旅見
之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者矣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辛公及齊侯鄭伯入
許

時來公穀作祈黎左於傳又作邾會時來謀入許
也木訥曰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則以魯主兵
蓋成鄭志者魯也岷隱曰鄭處許叔于許西偏後
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彙請公誅桓公，弗許。彙懼，反使賊弑公而立桓。杜預曰：「弑而書薨，史策所諱。隱與桓皆惠公之庶子也。隱長當立，而欲遜桓，欲遜即予之矣。而至十一年不予，方欲窮兵貪地，古謂不斷者來讒賊之口。若隱公者，亦可戒也。」

隱公春秋之初也。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蓋是時，准齊為大國，惟魯為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宋魯嘗以受鄭，妨田忘鄭，狐壤見止之讎，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接諸侯以伐諸侯，故曰伯之漸已萌也。向使齊不私於宋，而孫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遽從齊，則天下其庶幾乎然。則伯之萌，齊釐之為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邾，而後伐邾，初盟宋，而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枋，而反覆若此，尚何以名秉禮之國，而遇多事之萌耶。

桓公

名軌，史記亦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丑仲子。諡法



辟土服遠曰栢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栢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岷隱曰栢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佯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木訥曰允公賊隱而立懷危懼心故鄭欲會而允無不從鄭欲田而允不散拒伊川曰公欲給鄭好以自堅故既許田又爲盟胡氏曰垂之會鄭欲

得田鄭志也故稱會越之盟魯欲結好魯志也故稱及木訥又曰謂假田因入枋則有之謂易枋則非也鄭有宋兵不得已而歸魯以枋既得魯授則勢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爲名而實書假枋也胡氏曰既歸枋矣又加璧者枋薄於許也先師嘗言許田魯朝宿之邑近許而鄰於鄭有營洛汝潁浸灌之利鄭莊又欲得之故以枋歸之取宋之郕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投德公之欲而莫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枋取防郕而辭許鄭無得而強之隱沒而栢以篡立意於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爲



鄭所得

秋大水

志災也。大者非公之辭。春秋書大水凡九。處居其八。其二言宋。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謂華督將弑湯公。先宣言謂十一月十一戰皆孔父之為先殺之。公穀皆謂孔父賢而不名。本謂

則謂孔父孔子六世祖。故不名。胡氏曰。孔父事發。公無能改於其德。然終能死於其難。亦可謂賢。父者正其名也。劉侍讀謂賢而名之者。名其君於前。不得不名其臣於後。

滕子來朝

滕侯爵而稱子。或以為賤。或以為謙。岷隱曰。小國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愚按。自貶之說。晦。菴主之以子。孽之。爭為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



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伊川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之天下大惡也祫隱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見先師謂郟鼎郟以祭其祖之器也宋不可取之郟魯不可取之宋左氏曰齊陳鄭皆有賂晉遂相宋公

秋七月杞侯來朝

眠隱曰杞公爵弱而以侯禮至杞公穀嘗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木訥曰鄧在南陽逼於楚鄧侯

曼姓實交於楚今蔡鄭必有畏於楚而託於鄧也然鄧且不能自保庸能莊蔡鄭乎卒之蔡鄭常厲其衝無歲無楚師眠隱曰楚滅鄧復滅蔡鄭亦幾亡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于產執玉帛以抗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

九月入杞

左氏謂杞朝魯不敬此討不敬也木訥曰朝未旋踵兵已入境難共小之事大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曰修舊好也然隱嘗與戎盟戎伐凡伯矣今



相公再與戎盟戎何信之有而可云修舊來耶
三年春正月

自桓三年至九年皆不書王說者謂相篡弒無王
公會齊侯于贏

左氏曰成昏于齊也木訥曰允之娶齊急於得齊
以固齊援也

夏齊侯猶侯齊命于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齊命者此而已或以為廢
則舉之三王之上謂不盟不誓結言而退為近乎
古或以為貶則擠之匹夫之下謂不盟不誓草次

以見為近於鄙又有求於襄貶之外者謂齊方伯
謂衛連帥兩不相下而齊命或又以為交相推長
而齊命然此時齊猶未伯衛又非能連帥之職者
木訥謂隱八年齊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盟而鄭
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
過各附其所與實未嘗有怨至允二年宋遭華督
之禍而衛其所附齊鄭會享稷以成宋之亂而宋
已附于齊是時衛既願和於齊齊亦欲成好於衛
無仇可解何俟乎盟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齊命
編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地公羊作盛杞侯公穀作紀伯岷隱曰魯嘗入杞杞來求成故會于郕甚哉杞之可念也威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杞小來朝豈不敬共良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於人尤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曰闕所不見公羊曰既盡也伊川曰食盡爲大異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會于讙來婚于齊不當親而親非禮也公子翬如齊以逆女當親而不親非禮也齊侯送姜氏于讙越竟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是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亦非禮也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由齊侯寵愛之太過亦非禮也卒之二國之亂皆基於此故春秋備書其事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曰以喜書也或曰
記異愚恐求之過也謂相不當有年爲異而書則
久也與大水無水皆當爲相之常又何爲書春秋豈
專記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蓋責其實爾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曰遠也張氏曰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而遠
涉郎見相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木訥曰郎今
之單父魯臺也地近宋昭公九年築郎園其後遂
爲田獵苑囿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注謂宰官渠氏伯糾名也公穀讓伯糾字也
木訥謂太宰字而不名渠伯糾是也劉氏胡氏張
氏皆曰伯糾也糾名也宰天下者不名今名渠也
未知孰是木訥又謂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
允之罪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
弱也杜預曰不書秋又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亂再赴也陸渚曰甲戌下脫文本訥曰
先儒疑甲戌下有陳佗殺太子免一事蓋明年直
書殺陳佗若無張本



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紀以微國一旦二大國之君無故來朝能無疑乎疑而備之齊侯不得志而歸聖人書之為紀侯大去其國張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也仍叔之子父若子代從政也不官未命者也實書而世官若任子弟與輕王命皆可意見仍叔穀梁任任叔不誦謂來聘徵在也鄭伯不庭王將伐之徵兵諸侯鄭莊於齊鄭莊齊之託故魯不從而仍叔之子為虛行愚按莊勢則有之

然亦意之爾

葬陳桓公

使會葬故書

城祝丘

書不時也集注曰莊十四年姜氏合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之邑也時齊將襲紀魯嘗謀紀之難畏齊之來討城此以備之也

秋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故不能躬擐甲冑而以



微者行胡氏謂戰于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

大雩

旱祭也書記災也天子露帝用盛樂謂之大雩魯僭用天子禮樂故大雩春秋書大雩者二十一侍讀劉敞曰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吾未知其然昔者管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存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又論

書災也夾添曰古曰龜今曰蝗

冬州公如曹

張曰州河內地邑名也戴曰州公畿內諸侯皆為三公伊川曰不能保其國如曹遂不復戴又曰畿內諸侯不能自存此春秋大事故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州公名來者自曹來魯承上文故簡或曰闕文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齊婚於齊故來



魯而公會之成穀梁作邱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注謂備鄭戴氏曰仲父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蔡入殺陳佗

伊川曰陳佗弑世子而竊位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相公殺陳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書曰賊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也伊川曰豕孀生故書岷隱曰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孀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於春秋

冬紀侯來朝

左氏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岷隱曰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虫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劉氏曰咸丘邑也火田而咸丘焚也杜氏以爲火田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



火田而已乎公穀皆謂火攻謂咸丘為邾之邑劉氏辨之曰若誠火攻當曰伐咸丘焚之今止曰焚咸丘無兵意木訥亦曰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耶然則因火田而焚咸丘者近之傳注曰咸丘魯之近齊者孟子以咸丘蒙所問為齊東野人之語先師謂咸丘即鉅野郎之近地

夏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

華石林曰穀伯綏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木訥曰穀鄆皆在南陽逼於楚距京師八百里京師至魯又六百里合千四百里之遙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鄭越宿及邾而朝於魯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各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陸氏纂例曰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承享猶自夏爲惡意夫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爲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爲十二月建子之爲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爲冬建寅而後爲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事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爲今日之冬每於輟麟歲月

之事隨事生說以爲非時而譏之今以夏時象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書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耳春秋非夏正而何哉杜氏得汲冢書亦皆夏正

天王使冢父來聘

蝦隱曰威公即位八年矣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木訥則謂冢父此來謀紀之婚也愚謂王室弱諸侯強禮之倒置固甚矣然其來聘亦必各以其事魯強無求於周而周弱及有求於魯此其所以下聘之類歟或譏天子



反下諂不臣之諸侯然周之君臣亦何故無爲而行此此亦當論其世諒其情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曰烝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與之贖禮也

岷隱曰春正月烝已非時况五月而又烝乎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也東萊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岷隱戴氏曰隱公嘗親伐邾今雖大夫亦不行益卑邾矣其後僖

公卑邾而不設備是以有升陞之敗愚按呂之說正論也總論也而戴之說亦其一事之戒

冬十月雨雪

岷隱曰夏之月陰氣始疑驟有雨雪陰氣盛也愚按諸家多以冬十月爲今之八月雨雪非時今岷隱以夏正冬十月言之理亦未嘗不明噫果八月也聖人恐未必誣天而書秋爲冬也

祭公來遠逝王后于紀

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岷隱曰祭公至魯



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甥也
咨謀於魯而行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許於魯魯勢
不能比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
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
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反
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沒襄公
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應按劉以禮言戴以情
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過於諸家之專主譏訖
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此祭公所逆王后也岷陽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
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由父母家言
之也

夏四月秋七月

書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攝胡氏曰曹何急
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木訥曰使不幸未還而曹
伯卒則國非其國也

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伯公



泰山孫氏曰此年復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夾
際鄭氏曰桓公立五十五年卒而莊公射姑立五
月而葬得葬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自宣公即位未嘗與魯通至是爲會期而終背
公更與齊鄭故弗遇桃丘衛地愚意郎之戰兆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忽有功於齊而魯爲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
以衛師助之安定曰言來戰者不予三國加兵於
我也戴曰主兵者鄭也而首齊齊以鄭故忘婚姻
之好合師來伐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既來戰又爲此盟以謀魯木訥曰其後齊僂
鄭莊衛宣皆至死不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莊公立四十二年卒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
宋雍氏女生庶子突莊公卒忽嗣立是爲昭公宋
莊誘鄭權臣祭仲執之使廢嫡立庶於是突入而
忽出奔伊川曰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惠被鄭莊伐王大逆
不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天未之末命者蔡叔蔡侯弟也眠隱曰威公方
與齊衛鄭爲佐遂求宋陳蔡爲好而使大夫盟其
君可乎木訥曰內木夫舉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
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于闕

氏音恭

木訥曰突以不義而篡其兄宋以不義而責其賂
魯允屢爲會欲平之而宋不從宋莊固小人允亦
不自量矣允嘗賂鄭許田以求定位又嘗受篡逆
之賂器於宋安能使宋不求賂於鄭耶石氏曰此
年至明年公凡五會宋欲平宋鄭而宋卒不從故
明年與鄭盟武父而冬與鄭伐宋愚謂鄭忽嘗求
齊伐魯今突入鄭而忽出奔故魯桓公奉燔鄭者
欲固突而拒忽爾夫鍾郟城公羊作夫童

十有二年春正月

書春正月以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隱公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莒杞魯



東鄰故爲盟以平之曲池魯地公羊作駸駸杞公穀皆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既執鄭祭仲使立突負鄭賂不已嘗又爲此盟欲平之燕南燕穀丘左氏於傳又作句瀆之丘乃鄭所取故戴之國會早此蓋後鄭而鄭不果來也先師嘗言宋鄭無可平之理魯相非能平之人八月壬辰陳侯卒

躓厲公也蓋佗之子立七年卒初桓公死子免不得立而弟佗篡之公厲公死子完又不得立而弟

林伐之

公會宋公于盧友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于穀丘于盧于龜公皆就宋地會之宋猶不從故與鄭盟謀伐之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杜曰國史成文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羨文也鄭史滌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又衛侯晉者衛宣公也五十九年卒晉殺伋齊而立胡國人出朔而立穀羊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于未戰于宋

魯五為會故為鄭平宋而宋未從魯鄭所以不平而連師伐之戰于宋者魯鄭深入伐之而宋懼之故戰耳諸家以既書伐又書戰言喪師者不一愚恐聖人亦書其實爾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齊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胡公安國以為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之戰劉侍讀以為前年我師及鄭伐

宋故宋今歲來報怨蓋以經文先止書會鄭紀次書及之戰者四國而不書戰之地故諸說各得為之辭孫泰山胡安定則皆謂齊以鄭之戰未得志于魯今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來伐魯魯親紀而比鄭故會紀侯鄭伯以敗四國之師不書地戰于魯也此說視衆說尤明白愚按此役用師者凡七國會紀鄭為一黨而魯為之首若紀則懼齊欲滅紀者也若鄭則怨宋責賂於鄭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曰公會紀鄭此魯為首也齊宋衛燕為一黨而齊為之首若齊衛於魯則有

戰于郎之怨若宋於魯則有戰于宋之怨若燕則比宋與兵謂魯穀丘之盟為不信而齊則欲滅紀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盛以平突是齊於魯紀鄭皆有憾故書齊為主兵此齊為首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惠公先從齊伐魯而後葬宣公

夏大水

書災

秋七月又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囂

岷隱曰魯隱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木訥曰鄭突之立雖以宋宋責賂不已而憾之所與者魯而已前年因魯敗宋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夏又來聘同惡相濟舍魯無可求援也會于曹莊氏謂曹預會集注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是也

無水

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水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水則尚有十二月尤寒水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二月無水為



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水及春正月東風
解凍終於無水則無水決矣始以災而書爾杜氏
曰無水書時失也岷憲曰詩曰二之日盤水冲冲
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二月三之日今正
月也十二月取水正月藏之今威公春書無水無
藏水也去年十二月時煥無水今年之春無水可
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以此考之則春秋之正月
殆即今之正月歟

夏五

穀梁謂夏五傳疑也胡氏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
謹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聖人專筆削豈不能刊
正後人傳之脫漏耳胡又曰豈言夏鄭伯使其弟
語來盟其王之一字為夷亦通愚按合從傳寫脫
漏之說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木訥曰鄭突之立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與也外
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使其弟來盟或者諸大夫
不心乎突也語穀梁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廬災乙亥嘗

御廬藏家嘗者也嘗秋祭也御廬災二日而嘗左



氏謂莫害也公羊乃謂遇災不如勿嘗劉氏辨曰見災而懼可矣豈可廢宗廟之祭穀梁又謂以災餘者祭為不共來滌辨之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築盛已出稟之亥嘗非災之餘也嘗當事不書為御變災而嘗故書諸家乃以八月為六月謂夏不當行秋嘗而譏之不知嘗以秋八月此正可為春秋用夏正之驗何紛紛為

冬十有二月齊侯禚父卒

禚父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入春秋者二十五年子襄公諸兒嗣立按僖公倡參會為晉命鄭以叛王陵紀以讎王檢宋鄭之爭焉然有圖大之心而才不及適為擾而已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宋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木訥曰勢不敵者資於人宋於鄭非不敵也乃連五國之兵以伐之且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東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愚謂天子錫諸侯以



車今至無車而反求之諸侯可悲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相王也入春秋三年而立立二十三年崩嘗因鄭莊無禮而伐之繻葛一敗周益以衰既崩而喪禮不備七年乃葬可悲矣太子他立是爲莊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自十二月卒至今五月而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突便其壻雍糾殺之仲突乃出奔實伯後得鄭也書各公羊謂奔正也愚謂突忽並爭不書

各何以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書世子書復歸正也然始見遂終見殺故不成其爲君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鄭分許使許叔處東偏今鄭莊沒而鄭亂故許叔得入許蓋許之失國者十有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先師嘗言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今謀定許者又齊魯齊魯二



君非能蓋前人之愆，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木訥曰：自郕之戰，齊不通魯，齊僖卒，魯命彘襄公立會于艾，齊復通，彭生之禍始此。艾穀，梁作蒿，羊作郕。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附庸也。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魯不當受旅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音略。

夾潒曰：櫟，鄭別都。左氏載突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二年而昭公弒。又一年而子亹殺至，莊十四年，使人說傅瑕殺子儀而自櫟入鄭，是為厲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鄭，音正。

袤，宋地。公羊作侈。左氏曰：將納突，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去年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納突非正也。伊川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營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營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

既出也，宋欲有所責，故營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營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

既出也，宋欲有所責，故營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營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

既出也，宋欲有所責，故營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營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



父城向

反失

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以羊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爲讖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訟商耳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爲春也哉向未訥謂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計其後爲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慆其善讒殺之故逐之而立黔牟立八年而齊襄納朝衛凡亂十有五年乃定公羊謂朔得罪於天子張氏疑公子因而逐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盟者爲紀平齊也齊之圖紀於是十有二年矣魯爲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却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值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于黃夏與魯戰于突齊且無魯豈爲魯存紀故紀卒爲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知儀父盟于趙

單軌



趙魯地左氏曰尋蔑之盟也。《儀禮》曰：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或公今與邾盟于趙，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木訥曰：侯父必有不心，服乎允者，故秋有及宋衛之伐，而不知本魯附庸魯不能無服之，故終春秋邾列於諸侯，與魯法勝負。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也。《綴》梁有句全，奚魯地，穀梁作郎左氏謂戰者馳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狄八月，燕季自陳歸于蔡。夾添曰：蔡相侯立二十年卒，無嗣，國人召其弟于

陳而立之，是為哀侯。《獻舞》杜預曰：獻舞即蔡季也。惟何休稱蔡侯欲立獻舞而廢季，季避之，陳蔡侯卒，季歸奔喪，無爭心好事者，遂比之季札形容備至，謂字之者賢之也。是季與獻舞為二人。胡安定曰：蔡季者蔡相侯之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多獄，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然則季即獻舞而安定之說為平。

癸巳葬蔡相侯。

春秋葬而書侯者，惟蔡相故多異說，或曰獨請諡於天子，故以本爵也，或曰葬皆稱公，此獨稱侯，又



之誤也惟安定曰爵稱侯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宋志也注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晉趙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日缺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樂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魯公薨反

左氏載公將與姜氏如齊由編諱不聽如齊齊侯

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誘殺公春秋此年始終惟

詳書此事感之也辭雖婉而跡自著姜氏蓋預弑

傅稱預公預弑隱公而立其既立也成宋之篡

亂而納郕鼎因杞之來朝而入杞國天王之來

聘者再而未嘗遣一介之使如京大雲大閼惜

也焚咸丘伐邾不仁也不及隱公之賢多矣三

年娶于齊十年因為班後鄭鄭忽有功于齊請

齊伐魯魯與齊戰于郎婚姻之誼幾絕自齊禧公

卒而襄公立十五年魯復會齊于艾十七年雖

有美之戰十八年再會于濼姜氏與齊襄有會



獸之行相公竟見殺于齊此相公始終之大槩也其間會宋公陳蔡以圖糾合卒其大盟杞侯莒子以畜糾合卒其小右不正之鄭突平宋鄭之交兵六求宋而不得一變而與宋仇雖志在諸侯而發不以正徒擾擾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先儒多謂君弒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之禮耳父見殺於齊母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亦

奔也諱之曰孫孫道也以預弒君故奔左氏謂不



獸之行相公竟見殺于齊此相公始終之大槩也其間會宋公陳蔡以圖糾合卒其大盟杞侯莒子以畜糾合卒其小右不正之鄭突平宋鄭之交兵六求宋而不得一變而與宋仇雖志在諸侯而發不以正徒擾擾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誣法勝敵克亂曰莊

先儒多謂君弒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之禮耳父見殺於齊母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亦

奔也諱之曰孫孫道也以預弒君故奔左氏謂不



稱姜氏絕之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館音音。

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然君方見絀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齊麻之服，非所以接弁冕也。孫氏曰：不若納而勿主。單伯公穀皆以爲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家多從之。穀梁曰：魯無單伯，其爲周之卿明矣。然諸家既多從公穀，故難質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也。立七年，嘗兩會諸侯伐鄭，納突既卒而宣公梓曰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

穀梁曰：禮有受命而來錫命，止齋曰桓，墓立終其身，不請命而追錫命，故王不書天。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王之理。

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故書。

齊師遷紀邢、鄆。

鄆音丁反，音子反，音吾。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也莊公時年十五於餘丘邾邑也
胡氏曰莊公幼年即位慶父首主兵卒致子般之
禍許氏曰堂室之讎國弗圖而伐於餘丘木訥曰
孟氏之孽莫於此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我主之也檀弓曰莊公為之大功
此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矣

冬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

左氏曰書姦也濼齊地公羊作郛

乙酉宋公馮卒

莊公也立十九年卒而閔公捷立馮得位於弑君

之華營壘鄭突以傾忽責突賂而伐鄭魚目相丸六
請平而不許蓋亂而貪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弱齊公子衛侯朔在齊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朔不正
之種得罪於王豈宜納之穀梁曰惡其會伐讎伐同姓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乃葬于獲，繼立而葬之也。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蓋七年矣。周之事勢可想。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戶反。

季紀侯弟也。鄆，紀邑也。自齊遷其三邑，紀已不可為國。紀侯將去其國，先使弟季以鄆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知必不得免，擇地而取其輕，身無國，無寧前人無祀也。春秋蓋悲其意而書之。

冬，公次于滑。

公將救紀而鄭辭難，故次于滑而止。滑，鄭地。公穀

作郎。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或曰享必于廟，此亦為之名耳。岷隱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丘，其無忌憚甚矣。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書其卒為紀侯，夫去其國而齊侯葬紀伯姬起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夫去其國。



眠隱曰齊欲滅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意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夫去者齊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救左氏謂紀侯不能下齊分國與季使入齊而後大去其國故先儒多謂存祀故不書滅公羊乃謂此爲齊能復九世之讎昔哀公享乎周紀侯譜之也然譜非手刃之也何名讎況九世乎齊侯未嘗有是心春秋未嘗有是言凡言春秋復九世之讎者誤也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相襄死而莊公與齊相盟春秋已不非之易世故也况九世而言語無迹不可名讎者乎漢武之

虛肆天下者此語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旨曰齊人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諸若

王氏曰始與讎接也禚公殺並作郛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眠隱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中宣容以人道貴



或木訥曰前日會旱，祿享于祝丘，猶曰託享會之禮也。今三軍之衆而掩然無沮懼之心，無恥極矣。秋，鄭犁來朝。

○微國或曰附庸，犁來其名書朝，能以朝禮見也。其後卒能從齊桓與周室，王命爲小邾子，鄭公羊作倪，犁公穀皆作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立之燕牟以納惠公朝也。天子惡朝，不使朝。後衛明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則諸侯之納逆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安定曰：諸侯伐衛以納朝，天子不克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於此也。勢旣已去，烏能必勝哉！正月，公羊作三月。

蝸

書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傳三俘皆作寶。



諸儒多從之胡氏援傅瓛賈王爲說合以經文爲正然皆不過以倖獲爲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蓋齊入魯之地齊襄之惡尤甚矣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張隱曰天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恒穀梁作昔隕云羊作賈

秋大水無麥苗

張隱曰大水者陰氣盛也木訥曰無麥苗說者以來苗爲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復有苗愚謂木訥以麥苗爲一物是也謂麥且未艾則非也若春秋之秋果爲今之五六月則麥已熟於四月其刈之久矣固不應與稻禾之苗同時爲二物然五六月之間苗方向茂又豈可謂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耶愚按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所謂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苗凡植物



始生曰苗藥亦曰藥苗麥苗即麥之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氓囑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
一歲再會於魯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郟郟子于齊師秋師還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
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郟也木
訥曰魯之與郟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
而次于郎此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郟雖不

去軍降於齊而不降於魯夫郟亦齊魯之間晉疑
與齊伐郟郟將服齊而不服我故先遠去陳蔡及
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郟固非我有矣
氓囑曰兩國之師圍郟郟降齊而不降魯晉人之
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迂延日久不還
何待逢氏曰登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
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子善之者誤矣迨公羊
作詞郟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者僖公母弟年之子有寵於僖公禮秩如適



襄公紂之連緝管至父戊葵丘請代弗許遂因之

作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羅縻至是遂殺無知書齊人者先儒謂討賊之辭夫人而得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皖

吳器

謀納公子糾也既公殺皆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方納子糾小白自莒已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方蘇齊亂故也

八月庚申方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逸音

乾時齊地小白已入公不知退以自取敗公羊反謂伐齊爲復讎木訥曰爲齊主昏矣從齊伐衛矣受齊送俘矣及齊圍郕矣豈今一旦替好而復讎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之子而名復讎可乎愚意惜不能以此師復讎而以納糾爾呂氏曰豈我師敗績則九例謂內不書敗者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崑隱曰言魯人拱手就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木



訥謂縱之可也殺之已甚威公但欲絕亂原而不顧
冬浚洙

洙魯城北水浚之深備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上則

說者謂報乾時之役也然長勺魯地也齊兵先涉
吾地曹潛知逆而敗之耳據傳皆曹劌之為然惜
其不用於齊襄之世以復父之讎也

二月公侵宋

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遂因之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木訥曰宿宋之附庸介於魯宋魯侵宋宋
疑宿之微為魯所逼遂遷其國使內近於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

魯方敗齊侵宋故齊宋次師于魯之郎次者齊方
謀伯念不得魯無以合諸侯故宿師于郎將以紿
魯爾魯用公子偃之謀乘宋師不整先敗之覺亦
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吞噬中國始此於傳則息媯過蔡蔡侯曰
吾媯也上而見之不賓息怒請於楚而伐之舞殺



梁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歸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故首伐之然伐其失事大之禮可也滅之何耶
岷隱曰齊威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
侵曹伐衛伯者用心類如此况望其以公滅私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也宋報亳丘之役來侵魯夾其夾陳再敗

秋宋大水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魯雖再敗宋而猶不幸其災也

冬王姬歸于齊

歸齊桓公也書我主之也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
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為媾姑非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既大夫其國而紀季先以鄆入齊宗廟在鄆

故叔姬歸奉其祀岷隱曰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
年叔姬之隨其夫與其所寓皆不可知惟書其歸
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動動觀觀若有哀於叔姬者



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殺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者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也棄兵之敗嘗獲於魯
閔公不復敬之及是與閔公博遂弑之仇牧聞而
往萬又批殺之左氏譏仇牧不知斃其賢其不
畏強禦與君爭君諸家或以書宋萬爲國氏
或以書及爲壯其節又或以爲累讓論紛紛爲謂
聖人不過書其事苟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
爲何國之事既弑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
何以爲文弑逆如此尚得義例而後見其罪也哉

癸公羊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安定曰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按
傳相公立請萬於陳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威圖霸之始也左氏以爲平宋亂或

者因之以起事歟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爲之

首故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

闕歟今而後知尊周室以信義相維矣孔子曰九

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朱文公曰楚



在春秋非威公逼之周室必爲其所并

夏六月齊人滅遂

此杏之會遂人不至齊遂滅而戍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以爲霸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安定曰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爲此盟威隱曰齊威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矣故爲此盟說者或以爲譏魯忘父之誼再通于齊武夷胡氏辨之曰威惠敵怨不在後嗣今易世矣威公始合諸侯於中國

撥夷狄尊天子若修怨怒鄰而危其宗任可謂平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爵以爲釋憾而平可也公羊載曹子干盟齊爲歸汶陽之田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木訥趙氏辨之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公子糾正齊威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郎之攻齊又不肯志而遂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爲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說是其事非也



何氏曰春秋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也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木訥曰宋背北杏之盟齊若釋而不伐宋則諸侯攜矣岷隱曰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換天子以令諸侯則威公之本謀也單伯周大夫或曰魯大夫未知孰是然左氏見國史若魯大夫也恐不應春秋伐宋而夏方會伐胡氏曰饋又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節制用兵而賦於民齊多故

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載蔡嘗請楚滅息楚子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而猶未言楚故伐蔡以悅之泰山孫氏曰荆入蔡齊威猶未能救中國也木訥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霸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以制也其後九十二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魯而後伐之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



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

盟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音

左氏曰蓋衛疾自違王命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以來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十

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音

左氏曰齊始霸也不訥曰未也踰年再會于鄆懼諸侯之難也霸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石氏曰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許氏曰禮防一弛復起越竟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齊成圖伯絕之義也以求欲魯定霸而不之拒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

鄆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為宋伐鄆宋主兵故序宋在齊上鄭以宋舊怨間之故反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鄆鄭突處標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興修怨之師猶未知世有霸主也鄆公羊作克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嘗侵宋故齊率諸侯為宋伐之而宋主兵許氏
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
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而緹告于楚楚故伐之木訥曰楚
將平陵中國蔡鄭當其衝首羅其害自鄭從幽之
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霸之力也

冬十月二月會魯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霸也前此未有書同盟者至此始書同盟公
羊曰同欲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止魯曰舉天下而
聽於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
幸孔子稱其功者也說者乃謂天子巡狩諸侯因
同盟於方岳之下今書同盟為俯其亦不童春秋
之時之苦而忍於毀者矣又或謂書會而不書公
會為魯諱也魯遣大夫也魯背盟也按公羊不書
公會崔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生二克卒

杜注曰克，儀父名，稱子者，齊桓請王命為諸侯，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故見執。管仲嘗言：「叔詹為政，鄭之良也。」諸儒皆謂齊之繫繫非霸討也。然公穀皆曰：詹，鄭之佞人也。穀又曰：以其逃來而志之也。按下文詹自齊逃，則公穀之說有謬。夏，齊人殲于遠。

左氏曰：齊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子婁氏須遂氏饗齊，及醉而殺之。張氏曰：聖人仲遠人以死復

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至於自殲其衆也。殲，盡也。公羊作殲。

秋，鄭詹自齊逃來。

木訥曰：詹不逃歸鄭而逃來，則知其為鄭之罪人也。審矣。惡於鄭，執於齊，逃而奔魯，而魯受之，任氏謂魯不當受，何休謂魯信其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棺卒為後患，然未見所據。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安定曰：麋，魯常有，但以多為異耳。上言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穆氏曰不言規不言日日朝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岷隱曰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患慮豺狼之性畏威則隨豈盟誓奇結哉

秋有雷時

左氏曰為災也張氏曰雷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隱意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音

媵送女也鄆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二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遂遂事又為今久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鄆頗難曉伊川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夫人姜氏如莒

出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嫁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與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
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
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
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愚按此說寬平而近
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
之抗不受其預盟是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天災者示朝歷庫皆盛之辭也公羊注
以為災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襄陵許氏曰我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
中國之患宜莫先我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
是始伐我愚謂荆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
氏又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夾荼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
年魯弑而子亶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



十四年傳暇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
文公捷立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
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
卒取鄭國春秋不復書及魯儀之在位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
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筆其
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崔氏曰書稱眚災肆赦又稱宥過無大則肆大眚
之義可知矣岷隱曰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
肆大眚蓋春秋予之木訥曰罪有過有故過者當
宥十二公獨此一書則他公未嘗有過而過與故
盡殺之莊公鞠其過者而肆之也是亦春秋美事
聖人安得而不書夾漈曰眚災也天眚者大災也
凶荒札瘥之謂乃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
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奈何欲治
之呂而變赦惡謂夾漈之說是也肆大眚也非大



肆首也九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者謂
矣責公羊作首

癸丑葬我小君及姜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常
山劉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不及善名不當別謚如
宋共姜者為得禮如文姜私謚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曰善者殺其君之子重也禦公殺皆作御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先儒以為下脫文或王

字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徒盟于防父公如齊納幣

木訥曰盟于防謀昏也父仇不報母喪未除而求
昏於齊非孝也納采不以大夫而親行非禮也張
氏曰莊公生至是三十六年制於文姜必齊女而
後娶至於失時今喪未畢即納幣求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歸也

祭叔來聘

曠應曰祭叔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



交也非有王命故不備使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張氏謂齊自襄公二十四年因社蒐軍使客觀之故今公往觀之伊川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穀梁以爲尸女注尸主也主爲女往爾愚意公欲求昏每事媚齊而親之也

荆人來聘

荆人春秋二以兵加中國今來聘稱人說者以爲進之也木訥曰說者以爲進之聖人言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若直書荆人聘則若舉國

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亦豈進之而書人耶是年楚成王即位

公及齊侯遇于穀請叔朝公

張氏曰爲昏姻而齊難之數爲之會然後與之蓋遇者禮之簡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以遇于穀亦爲姻好也木訥曰莊公既求昏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返如織非禮甚矣蓋蕭衛附庸因公而逆朝之蓋亦失禮之招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穀梁曰天子諸侯黜聖丹楹非禮也或曰將以誇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立三十一年卒而僖公赤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謂要姻好也張氏謂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岷隱謂莊之婚齊不遺餘力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遇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

三十有四年春三三月刻桓宮楹

楹椽也諸侯之楹鄒之謂之刻楹非禮也義與丹楹同

葬曹莊公

五月而葬

夏公如齊逆女

張氏曰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

夫人襄姜也安定曰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



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用幣者女幣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岷隱曰：莊公生於威六年，至是年三十有七矣。求昏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禮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其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威公，平之于齊，致文姜之活亂，歎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逆亂，幾及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早于辭煩而不殺，爲萬世戒也。

大水

岷隱曰：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於羣公爲最甚。大水養氣之盛也。

久，戎侵曹，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

杜注：羈，曹世子也。亦曹僭公也。羈之立，踰年矣。戎人侵曹，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遂以歸于曹，故說者以爲戎納曹。

郭公

杜注：闕缺也。岷隱謂說者以爲郭亡有二證，齊桓



公嘗問管仲郭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丘正其類二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叔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注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舊有好故女叔來聘冬季友報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朝卒

惠公也立三年爲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黔牟立八年諸侯納惠公公復立二十年卒明年懿公亦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眠隱曰日食奏鼓必充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崔氏曰社隱也而用牲焉是求於陰非勝陰之道矣張氏曰莊公於充陽之本藐然矣雖鼓何益乎安定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幣者三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集注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相公末歲所生女公之妹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禮也几天災有弊無牲非日月之書不鼓



木訥曰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檀張氏曰大水九
此特書鼓用牲

冬公子友如陳

季友莊公母策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內大夫出聘
自友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詩氏曰隱相以來豈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
變淪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木訥
趙氏曰戎為魯患舊矣今日之兵備蓋為魯伐之
何以知其然前年冬

以曹曹驪出我陳及陳女

叔來聘言必有及於驪也故父公子友如陳報聘
而春遂伐戎為曹司知矣愚按許正說也趙雖臆
度然以經之次第考之勢或然也

曹殺其大夫

崕隱曰曹自莊公既沒驪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
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孫泰山曰不書
名氏者脫之木訥曰公纒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
大夫是曹為曹伐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
悅戎也愚謂果如其說是曹為曹驪伐戎曹大夫
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赤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伯禽嘗征徐戎徐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徐與戎表裏高魯患也未訥曰徐偃王偃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紫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爲二國患故今宋主兵而公會之

天子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記災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祀伯姬于洮

戰隱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

不以爲異祀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注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於齊今始服也未訥曰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季友越國而送外大夫葬非禮也



胡氏以爲私行

冬，杞伯姬來。

孫氏曰：歸寧常事，不書，此直曰來，無事而來也。胡氏曰：春會于泚矣，冬又來，故知其不當來也。劉氏曰：伯姬之來已取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侯，范甯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侯也。國小力弱，降爵自僭於小國，自侯

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諸侯于城濮。

岷，隱曰：城濮，衛地也。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盟，衛不至，故伐之。衛人不服罪，故戰力不敵，故敗。

夏四月丁未，齊子瓊卒。

瓊者，郭子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傳楚令尹子元因文王夫人之言無故以六百乘伐鄭鄭示以間服諸侯救鄭楚師夜有書救者善之也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郿

郿唐下邑築者新創大曰城小曰築郿公穀作微大無麥禾

說者皆謂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無於冬者歲杪計食不足方蓄蓋以麥禾為二物而曲加之辭耳麥者稻粱之助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也若麥與禾並無當曰年饑不應舉二物而書也竊意麥禾猶麥田麥田有麥之苗則麥禾者即麥之禾也麥種於秋故無麥畢貴於秋麥茂於冬故無麥禾書於冬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謂饑而告糴禮也公羊謂不稱使私行也穀梁謂責其無九年之蓄則不量時之高論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

延廩馬開也穀梁以為法廩木訥以為古無此名



也木訥謂或以延為廣然既曰新之又曰廣之非
文也或曰天子廟未知果然否豈延者固魯廟之
名耶新者有故而新之也說者多謂用民力於麥
禾大無之後故書之恐亦因經文而意之爾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
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木訥曰許介楚鄭之間鄭
逼於楚每以許為藩蔽鄭不達權虐許不已許一
入楚則楚之入鄭如襲無人之墟矣金縢方仇鄭
而鄭侵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矣許援也

秋有蜚扶味反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蠙
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虫南越
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者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鄭故歸之紀賢而
錫其卒葬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又音先請後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辨疑趙子曰魯豈欲會齊而戰至成待命聞戰已
降故不行然疑事無賞但當存而勿解戰隱曰穀
梁謂欲救戰而不能夫魯之軍齊不遺餘力齊欲
降鄭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不然次師爲齊聲
援爾次公穀並作師次鄭不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孫氏曰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濟水名也隱齊魯界在齊界爲魯濟在魯界爲魯
濟蓋魯地也遇于魯濟左氏謂謀山戎也以其病
燕故也未訥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
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交滌曰北燕之不通於
上國山戎蔽之也桓公爲之伐而燕始達許氏曰
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城濮
而後伐衛又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山戎其用兵
資武於宋相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害於民者雖樂弗爲劉氏傳去國而築臺是祭而口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以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威我也岷隱曰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愾獻功諸

候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孫氏曰一歲而三築臺妨農莫甚愚謂荒於政而惟事遊觀矣

冬不雨

崔氏曰志災也

十三年春城小穀

范甯曰小穀魯地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泰山之說同胡氏曰孫魯氏也考此詳矣惟左氏以爲齊地魯爲管仲而城之杜預指爲穀城



水訥辨之曰昭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威公滅澁而寘管仲故左氏因莊公偶有城小澁之事而附之然此城小澁安得改為澁城且魯何與於管仲而為管仲城邑耶孫氏曰去年三葉莖冬不雨令春又城小澁薦譏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遇于梁丘張氏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水訥曰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皆怙其強終善威之霸未嘗一

同其會也宋於晉盟也故欽公類宋為多北志之會宋久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乎對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難故遠遇宋公於梁丘梁丘宋地去齊八百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之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也侯也梁丘杜在昌平昌邑穀梁傳以為在曹邾之間此以為宋地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公疾則後於牙對曰慶父材問季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莊公同母弟而般莊公子也於是季友以君命使鍼季醜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其後為叔孫氏張氏曰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弑之心故季友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虞氏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亦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殺梁曰正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行

般莊公子季友所奉而立者慶父初欲篡之不果般嘗鞭圍人聲故慶父使聲賊般季友奔陳立閔公般見殺而書卒說者以為諱也已未公殺作紀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今弑般而如齊杜注以為求援諸儒以為公然而行無敢討之也後再入又弑閔公

狄伐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左氏謂落姑之盟請復季子故季子來歸季子者公子友之字慶父弑般而季子出奔陳閔公勸立國人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盟主而復季子不諱謂慶父歸自齊而之閔公故奉閔公以盟齊其結齊好閔公纔入感安知季子之賢忠而能出盟齊侯以復之且慶父逆賊豈肯復季子之賢蓋王少國疑季子自來歸季子歸而慶父弑君以洗父左氏但見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蓋以為慶父請之歸非也落公殺休洛

齊仲孫來

傳所謂仲孫來者難歸告威公魯猶秉周禮而使親之者也其來名曰省難實則規魯故但曰來按公穀皆指仲孫為慶父按慶父後為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之子未應言孫慶父魯公子不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曉也愷子反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遷而迂之使近於國為附庸

夏五月乙酉晉禘于莊公

天子禘諸侯祫魯僭天子禮故禘夾祭謂禘者三



年喪畢初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今喪未畢而
禘又禘不于祖廟而于莊公皆非禮也杜氏謂致
新主于遠主至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安定云
審諦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
莒

左傳載公之傳奪卜斷田公不禁慶父使斷賊公
于武闕今書莒者劉氏謂史策諱之仲尼因之也
左傳載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慶父之弑閔
公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而慶父奔莒岷岷

謂閔公書莒而斷以夫人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
在哀姜慶父昭昭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傒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威
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諸儒多謂
威公使來謀魯高子至而後結盟以歸美高子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

衛懿公好鶴而棄其民狄人滅之止書懿者齊威
救之而衛後興也

邶棄其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301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White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文公惡高克使陳師河上而散先儒謂其棄其師者聖人特筆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父忘父事讎求昏於齊斂哀姜通子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弑二世殲焉雖賴季友柄國再安而慶父之後爲孟孫叔牙之後爲叔孫季友之後爲季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使內無季友外無仲孫湫言於齊魯且爲慶父所篡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 卷八終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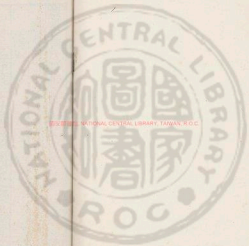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94710 0.5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名申莊公子母成風閔公之庶兄諱法小心
忌畏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岷隱曰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
即位禮愚按此本左氏說諸家近多異說岷隱平
心觀理始復其舊爾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訖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遷之夷儀而城之救患禮也張氏曰次于蕭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拒公用兵主於持重崔氏曰古之用兵觀勢而後動次于蕭北爲之聲援蓋救邢也威公懷夷狄而安中國卒復衛邢傳言次非救以誤矣高棅經曰救邢說者安得伸爲之辭夷儀公羊作陳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姜氏齊威之女在魯淫逆殺二子後亡國故威公

召而縊殺之于夷以其尸歸魯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澠

澠夜鄭傳謂鄭即燕故也會于澠傳謂齊謀救鄭

也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謀救鄭而先會諸侯者先儒謂楚方強威公重於抗楚而謀之審也木訥曰鄭今在會何救之有蓋謀伐楚也楚成仇鄭至再不可不伐齊威以近諸侯難從而江黃未至謀有宋周則楚



齊殺之曾謂之也不書姜闞文也木訥云

二年春正月城楚丘

楚丘衡邑狄滅衛諸侯城之將以遷衛張氏謂齊威分役而魯往城之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懿姜

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爲貶者亦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取虞虢先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受其賂而導之以伐下陽虞虢之塞邑而晉師所入之路也下

陽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受晉賂故先虞師下

陽公穀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近於楚楚與國也齊威將伐楚故先遠交以孤楚之勢木訥曰威公之謀可謂遠矣比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效矣實公羊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記異也夾漈於明年春夏不雨注之曰前冬十月
不雨不應書其書爲此始也

楚人侵鄭

張氏曰莊三十二年楚成王殺子元用子文子文
毀家紓國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威兩
年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
公盟諸侯之事亦不在僖六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穀梁謂因倍公閔雨而書諸儒遂多以爲公能
憂民之憂

徐人取舒

崔氏曰舒蓋楚屬邑徐人恃齊而取之其後楚亟
伐徐先師謂威公倡霸徐亦取舒以叛楚使齊有
以保全之遠近懷服楚何能爲惜乎婁林之不赦

六月雨

杜氏注示旱不竟夏既謂該上文春正月夏四月
不雨一語而盡之矣自穀梁謂因僖公喜雨而書
諸儒遂多以公爲能樂民之樂或者因詩頌僖公
謂僖公爲賢而然也然詩特頌禱之辭初無其實
於春秋則未嘗見其賢也竊意雨不雨關民命故



因其實而書率六月之雨足以救四月之不雨耳
豈爲僖公而書哉四月不雨六月雨爲雨不竟夏
是四月六月皆夏正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張氏曰去年盟于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
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立盟

木訥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自僖元年至今楚兵三加於鄭矣鄭伯欲成孔我

不可曰齊方勤我庸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

岷隨曰齊威圖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於楚情

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存諸侯借侵蔡以出楚

不意此威公之謀也木訥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

蔡蔡哀侯折而中楚亡焉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

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

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

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公



娶蔡姬公怒歸之未絕也而蔡媵之說者遂謂齊
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
楚之方國啓矣嗚呼一問而楚請弑兵不血刃堂
堂之楚攝如鳥鼠而中國不爲在狂者威公之力
也祀二稱其一正天下遂以仁許之正陘之師也
陘楚地先師亦嘗言威公怒蔡因爲名爾且蔡
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累矣因諸侯之師
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不與楚角力而示
之以形勢以全取勝桓之功偉矣

夏許男新臣卒

說者謂病於師歸卒於其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木訥曰楚知齊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
盟焉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
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
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鐵不遺而服
亦張之楚八國之師齊臺而歸威公之績大矣先
師亦言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
從容不迫春秋之盟未有懿於此者
齊人執陳轅濞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韓宣惠齊師歸自陳有供億也誤之東歸陷沛
澤中故怒其不忠而執之及江黃伐陳者魯受齊
命也轅公穀作表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木訥曰策勳於廟爲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然
則與其他至者名同而實不同矣服楚而歸中國
同慶也

葬許穆公

即新臣也穆公羊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張氏曰再侵者陳近於建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
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茲公羊作
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譖申生而殺
之其後奚齊亦見殺晉亂者二十年故穀梁謂片
其殺者惡晉侯董仲舒謂爲人父而蒙首與之名
杞伯姬來朝其子

相朝諸侯禮也時杞伯在而杞伯姬乃攝其幼弱



以來朝魯，隱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泚，朝其子於僂，失爲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年。

左氏謂變於年，木訥謂茲公子牙之子，年微，魯故前年伐陳，已專兵，全如弑，疑私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王世子以繫天下之望，又諸侯自盟而王世子與以表其意，未動動色，而世子之位以定。

其後世子立是爲襄王，而維已之鼎，恃以不移，威之力也。時惠王欲易世子，故不悅威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懼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志在從楚，而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張氏曰：「威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徇私違衆，行同匹夫。」書逃歸，不盟。木訥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所重。然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弒鄭文，豈特威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討治之，至九年，王又齊侯等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于洮鄭伯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
賤之極矣先師嘗言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
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此殆要語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拓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
恃之而不事楚又不修備故亡張氏曰弦黃同壤
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木訥曰
楚滅弦自鄭伯逃盟始鄭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
之貪婪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愚按諸家多
罪齊不救弦然齊蒙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

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
齊救之所能及而楚豈易伐哉書生以口代兵言
之易易耳使爲齊威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
敗塗地也夫弦非黃比也弦誤黃受伐歷三時而
不救此則齊之罪爾

書災

齊魯人執虞公

虞貪賂同晉滅虢晉師還館於虞虢滅之岷隱曰
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言其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
新城以待其服楚欲救鄭故圍許以攻其所必救
諸侯即釋鄭以救許而楚退先儒謂抑暴救患此
齊威之義也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
伐鄭其本謀也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木訥曰許
不旋踵與泚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愚聞先師王宗
諭貫道曰遂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
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愚按左氏傳秋

救許而楚子已還至冬而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
國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
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以其逃首止之盟嘗伐之而猶未服也木訥曰鄭
不服則諸侯之心搖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
議中國也故急於服鄭

夏小邾子來朝

即邾犁來也齊威請於王命為小邾子故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悅齊左氏謂陳濟塗怨申侯反已於齊譖而殺之木訥謂若然則申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爲悅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鼂盟于寧母

寧母之盟謀鄭也鄭先以世子聽命以下齊之虜世子乃反欲背鄭管仲以其不義勸齊拒之明年齊爲之請王人而講泚之盟木訥曰齊之於鄭期於服之而已

曹伯班卒

昭公也立九年卒班公殺作般

公子友如齊

木訥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泚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威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也調木訥之考訂詳矣然事霸主



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
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化

此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也左氏謂盟
于洮謀王室也惠王崩襄王立厲叔帶不敢發喪
而告於齊也然按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
崩會洮乃在今年之正月於謀王室之說不令左

氏則謂王崩在去年冬閏月至今年十二月方發
喪而告未知然否恐必喪不發難於經年而叔帶
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祕喪爲欺爾葉
石林曰鄭殺申侯以謝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竊
母之盟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
故洮之役以王人會而鄭伯始乞盟木訥曰密母
及洮兩合諸侯皆爲鄭也鄭蹇華夷之衝其地虎
牢蓋天下之險武姜爲天叔請制制即虎牢在滎
爲成臯在今爲泥水天下之形勢警急楚得之則
倚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扞楚鄭即楚則虎



牢在楚故必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其後十有五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虎牢之險在中夏也愚聞之先師謂前所圍鄭新城即齊賜申侯之虎牢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持強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木訥趙氏曰狄之爲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從而封之今狄伐晉齊威如不聞蓋自齊之躡晉歷三世未嘗一窺齊侯之壇坫齊不伐晉幸也何狄之問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哀姜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柩于姑則弗致也蓋僖公以姜氏之惡不敢致其主於廟遲遲八年大舉禘祭從而致焉本朝胡氏孫氏劉氏張氏夢氏皆祖董仲舒劉向之言以夫人爲成風而致夫人者立妾之辭也蓋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木訥謂二說皆非也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爲姜氏而僖娶于齊審姜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未知孰是然以禘而致恐非夫人廟見之義合從左

氏爲哀姜耳先師亦謂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
主於廟遲之八年大舉禘祭因而致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立二十五年崩而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說呂反

桓公也立三十一年卒而襄公茲父正柳公殺皆

作樂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宰孔也宋子者桓公未葬

而襄公出會禮未葬耕子繼父之義也張氏曰幸

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雖尊非世子

貴有常尊之比也陳止齊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

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

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

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

以子桓也愚謂此春秋書法之精也先師謂宰孔

先歸諸侯自盟尊冢宰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說者謂內女許嫁而卒以成人之喪治之所以篤



兄弟之義此僖公女兒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母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毋忘賓旅四命曰仕母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毋專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糴毋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近世張氏治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釋尊敬臣子庶民未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

故穀梁氏謂陳牲而不歃血詩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綱挈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木訥趙氏鵬飛曰襄王即位適丁齊威之方霸威公於是率東諸侯會宰周公于葵丘宣天子五禁以令諸侯是會實爲春秋之冠王室賴之多矣石林葉氏夢得則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猶存襄王未知得終安其位此霸主之所當憂王亦出內臣以臨之無易樹子載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不得不預也武夷胡氏安國亦曰觀孟子所載初命之詞則知桓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翼戴王室之事信矣。愚按孔子稱威公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季子說諸侯以行王始力貶齊桓於葵丘之會。猶力稱之如此。則葵丘之會之盛可知。至公羊氏乃謂葵丘之會桓公覆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載晉侯將如會。宰孔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以止其行。反皆於葵丘之會有疵焉。何耶。蓋盛之極衰之始。而謂者本源非正。吝驕易生。誠亦有如二氏之議云爾。然叛者九國不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過矣。春秋生民之免左衽。正以桓公伐戎伐楚之功。而宰孔反以爲非齊之不能大戢楚人而滅強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大國之獨不協力也。奈何晉方欲如會而反止其行。或者襄王雖立而子帶傍觀。宰孔雖身預其會。陰有貳心者耶。然則九國之叛無實。而宰孔之言非公也。

甲子晉侯作諸卒

鉅反

獻公也。立二十一年卒。而惠公夷吾入立。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氏曰。前已書戊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僖公殺皆作說。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遂公子夷吾重耳而寵嬖孽



奚齊使荀息輔之獻公荀息皆非也故獻公卒而里克殺奚齊里克雖不應殺而奚齊不應立里克心在立正故不書弑君而書殺其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曰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邑司寇蘇忿生之後居之故稱溫子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既殺奚齊晉國無君荀息與國人立奚齊之弟卓卓立踰年已為君矣克又殺之故書弑其君高氏閑集注曰殺奚齊不怨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得以肆其姦惡按荀息為獻公傅奚齊與卓而許獻公以死者也公羊嘉其不食言然先儒謂其從君於昏又罪其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灌漑者愚謂變相亂其國神人共憤奚齊與卓豈有可輔立之理苟息受其託孤蓋愚人耳既讓其君又累其君之子而又自禍其身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氓隱曰威公既薨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爲許伐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奚齊與卓疾吾將秦竊入而立左氏謂殺里克以說明已非篡也然里克本重耳之傅故殺梁曰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以殺里克先僂多謂克當獻公廢立之初不能庭爭而中立以及異日之禍此至論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氓隱曰書冬而不書月其爲深矣未可知雨雪而至於大其異極矣民物必有凍死者故春秋謹而書之恩謂雨雪常也書者書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崔氏曰是里克之黨欲立重耳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者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氓隱曰齊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爲戒今僖公不特備

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何禮也夫婦失道甚矣張氏曰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威公霸業遂衰而僖公怠棄國政亦自此始

秋八月大雩

旱也大雩僭也

冬楚人伐黃

黃恃齊不事楚楚伐之齊亦力不能救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郟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木訥趙氏曰冬伐黃夏始滅黃黃恃齊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尚何以存齊之霸業於是乎木克終矣伐楚之謀黃實濟之楚將滅黃而齊不救蓋畏楚尔愚謂威公結黃伐楚不過假以濟事然使管仲尚在必勸其救之令伐而不救無以示諸侯

悉如仲之言是霸業之成在伐楚之役而霸業之成亦根於伐楚之役也苟濟一時弊固應爾黃若有遠慮附齊之後亦當修楚貢乃曰焉能害我此固
有取禍之道然滅而不曰奔必其上一心以死社稷豈不悲夫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也立四十五年卒而穆公疑立穆公羊作處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岷隱曰自楚丘既城之後狄人不放侵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其後衛數有公患齊威於是不能及遠矣許氏曰相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木訥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徐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既滅其國其君遁窟向欲得之以甘心焉狄之橫甚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五月而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曰淮夷病祀故且謀王室也孫覺經解曰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則謀祀之說與經合矣木訥趙鵬飛曰滅之會謀城祀



也說者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
會鹹之諸侯不知預戒事乃所以爲得時也鹹衛

地
秋九月大雩

胡安定前年秋八月大雩之解曰春秋書大雩者
二十有一非秋則冬無有在夏者左氏謂龍見而
雩過則書之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九言大者皆僭
天子之禮

冬公子友如齊

岷隱曰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三所以親齊也

張氏曰陽穀齊母及鹹之會凡既會後公子友皆
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
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即會于鹹之諸侯再言諸侯者中隔秋大雩
及公子友如齊之文也不再叙者前目而後凡也
緣陵杞邑也左氏載淮夷病杞將遷杞於緣陵以
避之也木訥謂淮去杞踰千里無病杞之理惟莒
與杞鄰公羊言徐莒魯之當是避莒爾然公羊以
此罪齊威之專封諸家多從其說愚竊以爲此



非專封也夫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古及
今之故國惟興王革命之初取亂侮亡以其故地
分建親賢如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始可
謂之封否則如宣王封母弟于鄭亦一二間見耳
若邢若衛若杞皆古諸侯皆以王室衰微爲夷狄
所侵而莫之救威公出而率諸侯爲之改營他邑
便避患耳何嘗封邢封衛封杞而以專封爲罪也
哉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以季姬爲鄆夫人歸寧而公怒鄆子不朝故

季姬使之來朝公殺謂季姬先遇鄆子而使之來
朝以請已按季姬前此未嘗歸鄆明年乃始歸鄆
左氏之說於經不合西疇崔氏曰後書季姬歸于
鄆是始嫁之文則此時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鄆子
遇又終歸之於鄆此何義哉張氏曰季姬不繫國
是未適人也而與鄆子過于防蓋僖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岷
隱戴氏曰季姬驕奢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鄆子
過于防既當其意使來請已而明年歸于鄆木訥
趙氏曰季姬不繫之國內女之末家

孟期鄆



子于防而鄆子遇之也使鄆子來朝魯言昏于已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鄆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取終歸于鄆而公不拒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駟與有駟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爲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姜哀姜鄆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鄆殺梁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晉小偃曰期年將有大變幾亡國木

訥曰不書國係天下也夾添曰沙鹿不盡晉地也通衛狄

狄侵鄭

石氏曰滅溫侵衛又侵鄭狄強甚矣木訥趙鵬飛曰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衛而至於鄭則與楚人吳諸儒皆以是罪齊桓是也或謂按地醜德齊而相侵并勢則然也商周彷彿皆一正之隨復侵并故禹之萬國至周與纒千八百周之千八百國至春秋纒七十餘其間侵并誰以罪商周之君哉方春秋之初夷狄交侵諸矣亦



齊桓公積二十餘年盡心力經營事侯盟
楚伐戎以少殺其侵并之勢年至至熟鼓舞既倦
戎狄荆楚之間作亦勢然矣豈皆齊侯之身事而
責之備也哉嗚呼世亂而賴王者興王迹熄而賴
霸者興今霸者又衰矣是可重為世道嘆於何乎
歸罪

冬齊侯將卒

穆公也立二十九年卒而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崔氏曰至是始絜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

之禮矣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陳侯衛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左氏曰徐即諸夏也岷隱曰徐前此取舒舒楚屬
也故楚伐徐按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
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
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公孫敖
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與胡史皆失之故上書五月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力不能伐楚而代厲又非攻其所必救

八月蝨

災也蝨公羊作蠛

九月公至自會

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鄆

至是而始嫁也不言來逆已成於防之遇也

已卯晦寇夷伯之廟

晦者晦朔之晦夷伯者公子展伯其字也無駭之相季氏之陪臣公羊以為季氏之字蓋所信任者也震者雷擊之左氏以為有隱惡

父宋人伐曹

左氏以為討舊惡蓋莊十四年曹嘗從諸侯伐宋然已易世矣峒隱曰杜丘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宋與齊俱宋襄公不以救徐為念不以盟會為信退而伐曹以尋旗怨持此而霸不亦難乎薛氏



曰諸侯伐厲而宋入內版陳止齊曰諸侯相如兵
自莊公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
木訥曰齊威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
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威不能制矣墨
謂此宋襄公已有南霸之心也然欲繼霸而首矜
齊威之所以伯者伐諸夏而恣楚之橫此其所爲
楚執

楚人敗徐于婁林

諸侯救之不能而徐終爲楚所敗左氏曰杜丘之
盟爲無益伐厲之師爲徒往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驪侯

左氏載晉侯之於秦也出因其資入用其餼饋食
其粟三施而不報秦故伐晉晉不知遜乃逆而請
戰一戰而敗是以見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木訥曰異在石隕鷁退五與六先後之辭史之舊
文聖人無損益焉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別非戊
申同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立僖生而賜氏至其孫曰季孫行父行父之後世以季爲氏至意如而出昭立定專擅魯國而有其二其強蓋原於季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高氏閻曰公子牙之孫叔孫戴伯也茲公羊作慈久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曰謀鄆且東略也將城鄆役病不果而還所

云謀鄆者岷隱曰鄆未嘗與會盟臣未聞有他難獨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其會亦不足觀已齊威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所謂東略者木訥曰淮夷今臨淮也東鄰魯西逼宋與徐有疆場之交前日徐爲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爲魯宋之患故爲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於淮亦未嘗有伐功然則此齊威垂末之舉事已可憐僖公不過嘗類會而魯人至借以頌僖公何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氏韋陶之後楚與國也齊與徐伐之左氏謂楚



前年敗徐而報之英氏也。崔氏曰：敗徐豈英氏有力乎？滅項不書誰之師？左氏以爲魯，公穀以爲齊。胡安定以爲上言齊人徐人伐英氏，下言滅項齊徐可知，蓋謂既伐英氏，因師以滅項。春秋承上文而書之也。木訥亦謂項亦楚屬，伐英氏不免移兵滅項。二說未知孰是。按春秋不稱國者多魯之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九月公至自會。

夫人，薨姜齊桓女也。左氏謂齊以滅項故止公薨。姜會齊公得反國，則隨請去冬會，准今年夏始滅。

項會淮之後，公曷爲留齊必有以也。經年於外國，事廢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木訥趙氏曰：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而爲鄆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還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擣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師，威召陵之功，則



攘夷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首
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
阼又爲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興曠
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亦定矣內和諸
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
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
侵衛齊不知旣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涿
獲東夏而伐徐威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
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伐厲伐英氏威
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闈門無法一身未暇

六子爲仇歟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
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
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穀梁氏曰衣裳之會
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丘車之會四
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注云會北杏會鄆又會鄆
會幽又會幽會榿會會會陽穀會首止會齊母會
葵丘九十一會泚會鹹會牡丘會淮丘西陽榿氏
曰齊威之霸自莊十六年盟于幽至僖十六年會
于淮九十有二會而孔子稱威公九合諸侯者舉
其不以兵車者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



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貴。五年八國會于卞。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窪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泚。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九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吳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狄救齊。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齊威屬孝公於宋襄。易牙亂齊。立無虧而孝公奔宋。故率諸侯伐齊以納孝公。蓋亦乘齊之亂欲繼

齊之伯也。嘗雖救齊而不力。齊卒敗績。狄救齊意亦思齊威之德也。邢人狄人伐衛。伐衛亦所以救齊也。九救齊者亦以宋襄之故。非蓋公於齊也。齊以亂故。威公九月方葬。祿威立。九四十三年國亂而宋納孝公。繼立名昭。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劉氏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又使邾文公用鄆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岷隱曰。首執滕子。



已駭視聽會盟曹南郟子後至未足深罪也遽使
邾人執而用之會盟曹南曹不致難亦微罪也口
血未乾繼復圍曹以此求霸豈不繇哉

衛人伐邢

報邢之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鄭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注曰宋襄公虐故思齊
桓惠按諸侯不肯從宋而楚與中國之盟始此此
宋襄異日之所以見執於楚歟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左氏謂好土功而民潰何休以爲
峻刑殺衆以爲淫酒要皆以失民而亡梁亡而秦
取其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公改而大之也闕子審於長府云何必改作則書
此可知

夏郟子來朝

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未諷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
郟取防允三年取郟大難于宋則郟爲宋滅久矣

今而來朝必曾別封之以爲附庸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以爲魯小寢蓋諸侯三宮天火曰災

鄭人入滑

滑小國鄭於鄭服衛鄭故伐而入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曰爲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爲大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伐之

傳謂隨不量力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今年狄侵衛者爲邢故也住者邢與衛皆嘗有狄患齊威晉却狄而封之今孝公反與狄盟而致狄侵衛故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民被其灾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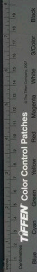
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人從欲鮮濟木訥曰鹿
上宋地也召楚人於境內而盟之引虎入閨闈其
脫搏噬幸矣而秋又會之虎口其可屢逃哉耳其
見執也愚謂秋之見執已萌於春之見許宋襄愚
而妄作楚特以賊視之耳

夏大旱

記災之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敖宋
公以伐宋久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
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孟之盟楚嘗許宋以諸侯而今盟之也楚稱子而
序於陳蔡鄭許曹之上者止齋謂宋楚初爭長也
此行實楚執宋公而序諸侯以執之者蘇氏謂宋
不度德量力而爭諸侯諸侯之所不予也公伐邾
者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邾魯之親也而
邾執郕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
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左傳謂邾滅須句故伐
之或言其非是也楚人來獻捷者魯不與孟之盟
楚故假宋捷以威魯魯懼而赴薄之盟故楚為之
釋宋公公羊謂目夷歸宋修繕而釋宋公理亦兼



有之也。獻捷不言宋之捷者，杜注謂秋伐宋久來，獻捷事不異年而從可知。諸家或以爲諱，或以爲恥，或以爲存中國而抑夷狄，各以意度之也。木訥曰：鹿上之盟，宋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懼楚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見執固無疑矣。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魯獨不至，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後從之。魯至而宋公釋使魯，不從楚，未必釋宋公。岷隱曰：齊威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譏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楚人使宜申獻捷于魯，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諸侯盟于蕪。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一無所與焉。愚按：岷隱之論精矣。然春秋書諸侯者，亦以宋襄公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爲中國諸侯之所共嫉。楚故因得以乘間，凡執之釋之，亦楚與諸侯之所同，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合依經文。



列叙諸侯爲正孟公羊作霍殺梁作雲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其俱

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焉禮也木訥曰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子須句如書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如魯人伐杞取牟豈之類則須句乃邾之邑魯伐邾而取其邑安可以須句爲國且今既取之則滅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耶則知須句邾邑今伐而取之以責其不服其服則又反之至文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愚按胡安定於此後升陘之戰亦曰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之戰其惡可知則安定已指須句爲邾之邑而魯取之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孫氏曰齊桓之世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宋襄不能與楚抗也木訥曰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襄公已不能抗楚其就執辱何責鄭之弱而附楚帳也曰宋



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爾自猶省爲計
之計乃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于
泓崔氏曰宋公獲乎執而遽伐鄭所以怒楚而致
戰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木訥曰升陘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拜伐
邾一取其地宜邾必有以報魯左氏載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伐宋以救鄭宋與之戰敗而傷股七月而卒狂

愚取禍尚自稱仁義之師劉氏意林以爲無異盜
臨以分均爲仁以後出爲義也劉氏傳以爲宋公
之愛人也無異於獲之也師氏謂其敗齊師劫滕
子圍曹伐鄭其於仁義遠矣又戰于泓乃以不捨
二毛不阻隘爲辭適所以敗其衆也木訥謂彼方
脫纍鼓之餘以歸不能責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
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而招楚兵自取敗亡乃
假借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公羊遂以爲文
王之勸吾不咎其與宋襄之過而切憤其待文王
之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注謂十九年盟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故令討之岷隱曰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于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氏曰傷於泓故也不書葬者諸侯畏楚且疾之無會葬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討其戒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祀子卒

祀稱子者左氏謂其用夷禮公羊謂貶其為徐莒所脅殺梁謂其為時王所黜未知孰是嘗聞先師王賈道云祀病於夷雖賴齊威城之僅安然幾於非國故降伯而以子自貶然則亦從其赴而書之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鄭入滑王請於鄭鄭反執其使故王使狄伐鄭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鄭



天王襄王也左氏載王子帶之事言避母弟之難也木訥曰叔帶者惠王陳嬖之所愛也若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避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此襄王之心也蓋帶之亂衛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故出居鄭其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擊為真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

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有平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語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子圉嗣立為懷公秦納文公入而殺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諸家皆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書衛侯燬滅



邢朱文公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二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木訥趙氏曰下有檇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庚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何以反名之且書滅國則其殺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書音考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且衛之滅邢固其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威之德

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比以抗狄可也邢乃叛衛

從狄又衛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衛滅邢所以衛狄之援衛國之病也然謀則善矣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于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當從而滅滅之二者均有罪也愚謂書滅則衛罪爲重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嫁宋蕩氏來爲其子逆婦以姪從姑也先儒謂要妻必親迎而伯姬爲子逆婦非也諸侯



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為主今公以愛其女而自出之亦非也

宋殺其大夫

杜氏注曰其事則未聞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三年喪事既臨事而治泓戰之罪諸大夫有以衆死者乎木訥曰宋為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晉文即位二年方圖伯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而殺其大夫則按此皆以宋之事而意度之若闕所不知當從杜注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於陳頓子奔楚楚圍陳而納之中國虐小夷狄反借為義舉

葬衛文公

立二十五年卒而成公立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木訥曰莒自僖元年魯獲空之後未嘗遇魯也亦深矣衛成公斬然衰經中為兆之會以平之蓋有比小事大之義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蓋平之意出於衛首綠黃之未肯平故以大夫聽



命焉明年向之盟而後成矣岷隱曰衛文公新卒
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
爲此盟泥甯曰衛孺子在喪泥甯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木訥謂豈今知營有平故莒子親來衛知魯莒已
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岷隱曰左氏以爲
尋泥之盟也泥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信公謂前
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爲平故復會于向不
知泥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體矣今衛

又效尤使大夫來公曰輕亦甚矣豈非大事可
汲汲若此乎向莒地也公羊作邈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
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蘇夾乞師

齊初怨魯救無虧至泥之盟宜釋然矣魯齊地界
之邦乃乘其不備潛師侵之怨其來追夏又伐之
衛之伐齊爲魯伐也魯之乞師於楚將伐齊也公
子遂者東門襄仲也鄆公穀作雋

次楚人滅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楚虐其小而滅之傳譏夔不祀而見



滅故楚解滅同姓而不名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
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夔不祀祝融與鬻熊
非其罪夔公羊作嘒
冬楚人伐宋圍箝

傳謂宋恃善於晉蓋背楚故楚伐之岷隱曰前者
齊伐宋晉圍緡今又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
以堪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緡穀梁作閔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雖首兵魯乃以車公狄攻中國其失多矣僖公負
齊威一至於此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岷隱曰杞或稱侯或稱伯至于稱子極矣故春秋
因其自賤而書之僻陋用夷厲實有闕魯人重物
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也責其不共杞何敢
爾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楚卒齊孝公

孝公五十年卒杜注曰三月而葬速衰隱許氏曰
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之思召伯也孝公不
能藉之以典觀其闕楚人之勝以圍宋襄又伐
魯僖不已與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



所以既矣愚按桓公務却狄摧楚孝公首盟狄盟
楚不克紹如此無足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崔氏曰春接其君秋入其國以內爲過於杞無識
木訥曰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則乞師必取
其邑虐者吾以偏師直入其郭僭公自公子友死
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一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崔氏曰是時齊威既沒楚人肆橫執宋公伐宋圍

敗宋師獻宋捷圍宋邑不道於宋已甚今又圍宋
宋之盟猶薄之盟爾泰山孫氏曰四國雜然從夷
以圍中國其惡自見先儒亦謂楚序於諸侯之上
而獨稱人者嫌其子楚以霸也木訥曰楚之虐宋
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
歟于時晉文興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
虐宋不已楚則然爾諸侯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
晉可從而而不從反比楚以成中國其罪蓋重於楚
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與霸之暴蓋
不速則無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

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夥之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衛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旃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主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此楚圖宋之夕宋告急于晉晉文公因為圖驅被夷之舉也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者曹衛皆楚之

黨而晉之怨故侵之伐之以誘致楚也書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者魯先使買戍衛今因晉伐衛故託名不卒戍而殺之以悅晉也書楚人救衛者楚為晉所誘致也書晉侯入曹執曹伯旃宋人者執楚之黨算楚之仇以怒楚使戰也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殺其大夫得臣者得臣強復取敗而楚子歸罪於得臣也書衛侯出奔楚者楚不克欲與楚而國人不可故奔楚也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者功成定霸以盟諸侯陳後至而不



及盟也書公朝于王所者王在踐土而朝之也書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者衛之出
奔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守今齊赦衛侯得歸反殺
叔武故元咺訴於晉也木訥趙氏曰晉文之霸功
與齊處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之與天下習襄周
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威求諸侯為難必集
會集則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
方張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
楚服晉文之與則諸侯蓋習於從霸惟時無其父
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
之強則非齊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出蔡而而
今直躡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
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威伐楚
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
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
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為如何論者不察
而妄疵晉文以為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晉
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
閭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
暮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二者又勢



之不同也踐土之盟平溫之會天王皆在天王下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踐土之盟聖人惟責公朝于王所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溫之會書狩而後朝之有序也三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傳而不稽諸經也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或者兼經任傳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為實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天王之歸蓋因今踐土之盟也前此鄭陷于楚天下無勤王者今晉侯克楚于城濮以敵王報秦討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天王因是復歸于成周冬書河陽之狩則天王既歸而出狩也文公非緩於納王也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伐楚者納王之資也然則踐土之盟厥勳茂哉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取三傳撥峰之說以疵吾晉文君子所不甘焉故愚稽於經以正之非私晉文自聖人之筆法而已

陳侯歿卒

陳侯立十六年會于踐土以病歸卒是為穆公子
共公立



秋杞伯姬來

莊公之女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其邑齊怨深矣今齊既易世已同踐土之盟魯故修齊好亦以晉既勝楚而畏晉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傳謂晉文召王者也木訥曰溫之會天王時已歸成周晉文於是合諸侯而朝之然不朝諸京師

而朝諸河陽何也蓋晉文在

晉文在

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虜瀕前日感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晉將朝焉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其矣諸侯朝王禮之常天王受朝亦禮之常自入春秋百年之間無復修朝見之禮晉之朝王曠世盛典也於是屈而出見之託狩為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迄今又百年則循而至此亦勢之必至說者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尚在鄭既以為天王出勞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故以



晉侯召王爲言且晉侯方以尊主名於天下今反召之以買抗君之罪必不然矣又嘗以地考之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也河陽今之孟州何陽與溫皆孟屬邑孟距王城纔七十里而不舉趾如王城哉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何也夫譎以謀言也如侵曹伐衛執曹昇宋執衛侯歸京師皆譎也晉文果召王則天下之通節聖人將不齒之矣豈特曰譎而不正哉愚按岷隱嘗云使宋人賂齊以告楚分曹衛之田以昇宋私許復曹衛以攜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王之怒凡此皆譎

也然則舊說指召王爲譎者召君之有無雖未可質言而果召君則不止於譎誠有如木訥之言也譎固自有在也崔氏曰河陽之狩三家皆謂再致天王似誤矣溫之會是天王未嘗與自爲河陽之狩耳何以言之彼踐土之盟加朝之日於盟之上知旣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則王在踐土明矣此則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王申朝于王所三者似異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然河陽遠矣王適以諸侯會溫之時而遠爲河陽之狩是王實欲會諸侯假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



之地也於諸侯會以其邑言於天子狩以其邑言
晉文行霸帥諸侯朝王以尊周室春秋子之此所
以志公之朝也愚按召王者左氏之言而下營者
後世之說木訥破召王之說而猶以王之狩爲下
營若以經文爲正則諸侯之會在溫天王之狩在
河陽諸侯既會而復以壬申日朝于王所其事不
過如此若王室微諸侯強天王因出狩而就見其
迹亦瞭然可知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元咺之誅而執之也元咺訪得真故復歸于衛

然爲臣而執君君執而臣返皆皆理甚矣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踐土之盟于溫之會許
又獨不與故晉以諸侯圍之曹伯父拘于晉晉文
感侯之言之復國曹伯木至於國遂即來同
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爲盧國君之名書來不書朝公羊謂不
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木訥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圍許至則九例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者於是不通矣愚意承上文言之無他義也說者鑿爾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翟泉
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圉齊國歸父陳轅塗瀋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木訥曰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王之側抗可知也岷隱曰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桓於習俗聞於

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愚按諸家皆稱此盟謂書及而不書公及者為魯諱書人者貶諸侯也按公穀二傳所載經文皆作公及而左氏於傳亦作公及獨左氏所傳之正經無公字其闕文未可知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聖人實書其事善惡昭然未必陰為譏詆如九例之云也

穀作秋

秋大雨雹

陽氣方盛而陰會之為雹大者過甚之名春秋書大雨雹者三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左氏謂狄間晉之侵鄭也故侵齊岷隱曰按僖公

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

三年狄皆侵齊後起於盟盟起於救也夷狄豈可

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命段木訥曰齊威之霸

狄伐晉而齊不救者憾晉之不從今晉文之霸狄

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憐也

一伐楚再朝王至翟泉之盟已不親矣晉文剛毅

果敢過於齊威借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衛成之奔元咺奉其弟叔武守衛衛成歸反殺叔

武元咺許於晉晉救衛成歸京師元咺復歸衛立

公子瑕故衛成再入而殺之元咺許君而專立有

罪矣衛侯鄭亦書名者先儒謂殺叔武公子瑕皆

非其罪而戕天倫也或曰魯請於天子而天子使

之歸故名也竊意瑕亦嘗立故各書名爲別如突

晉人秦人圍鄭



崔氏曰鄭不會翟泉之盟時秦晉方睦故相與圍之愚按諸家多據左傳謂晉文舊嘗過鄭鄭無禮而報怨木訥曰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同兩盟且至是而始責舊怨哉蓋安定亦云計程泉之不會此說是也

介人侵蕭

張氏曰介再來魯求援而後舉兵也木訥曰蕭附於宋介附於魯石氏曰蕭雖姓宋附庸後楚滅之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岷隲王宰周公王朝之皆登得下聘列國胡安定

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然王者至魯非諸侯可抗也木訥曰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魯以平鄰國之禮事周也魯蓋以宰周公之來本乎晉侯以戎朝王而致故既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於晉也然自隲至莊天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為非常之禮尚何責其遂如晉耶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謂晉公曾田取之也如晉者拜曹田也公羊



謂晉取曹所侵而班之諸侯也任氏黎氏諸家皆
以爲曹田曰非其有故書取也石氏劉氏諸家皆
以爲魯田曰不繫與則我之有也趙木訥又曰魯
兵嘗追齊至濟西我之地也宣十年又書齊人歸
我濟西田歸我則本魯田也惟黎氏以爲非曹非
魯不可追治其田之自來蓋自周襄相吞滅而致
魯本封百里耳至鄭夾漈則曰魯之濟西比曹比
比齊晉文討曹而分其地魯得濟西之田此語覺
深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木訥曰郊之制自惠公請之周雖有其制而未敢
用僖公首舉之故卜之下之至四而不從天豈容
僭哉而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三
望之說諸儒紛紛惟魯濟淮者是也石林曰呂不
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也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
周公是平王爲之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
至而以上辛掃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
通方望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
子臯門爲庫門應門爲雉門雖爲之別而孔子不
與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也齊自諸侯



之有郊禘東漢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邵氏經世書惠公實立於秦襄公祠白帝之年然始欲用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未嘗行也記禮者以爲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衛祝鮀之言分魯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彞器成王命伯禽者不過如此無所謂天子禮樂也隱公考仲子之宮而始問羽數周公闕來聘魯有昌歆彤筮而辭不敢受魯武子來聘魯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于大禮乎以見魯之僭向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惟恐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焉按成王當成王賜嘗以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敞始以少角之事爲據奎木訥述用之甚明石林與止齋參考之甚備故悉錄於此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書宮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但木訥三望之說王公濟淮以魯言也恐不若戴岷隱謂嘗僭用天子禮



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

山川其理尤白

齊侯遷于帝丘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木訥曰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杞亦

有君乎何朝覲婚姻皆出於婦人也伯姬亦悍哉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迂衛蓋三十年矣齊威未沒狄已

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至十八年二十一年又侵

伐之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迂帝丘以避晉

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愚聞之先師曰衛

益迂而西也帝丘顛頊之故地去楚丘又二百里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也立四十五年卒捷公羊作捷

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

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曹侯重耳卒

文公生十有七年而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

入國五年而霸一戰勝楚再納王所傳之襄公悼

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垂



二百年使齊威既沒而不有晉天下平而為夷矣
故霸業惟齊為盛權實為久惟齊威晉文為可以
言霸世稱吾朝者非也霸之為言王室既衰方伯
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威晉文是也宋襄狂愚
敗中國而結夷狄羈之反也秦穆楚莊以夷狄而
脅中國而變也皆不可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
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
之世主之者齊威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
力詆桓文者有為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
九威文之功皆指以為威文之罪嗚呼獨不觀威

公未霸天下之亂為如何威公霸而天下定矣威
公用沒天下之亂又如何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
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為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
不泯不滅而顧以為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
苟焉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
殺奪僭竊者幾不可盡錄設孔子作春秋筆削以
裁之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爾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千里襲鄭事不成而中道滅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魯自僖公二十六年伐齊取穀至二十八年公子
遂始知齊越今五年齊始聘魯或謂此報聘也或
謂晉文方沒諸侯無所適從而締交也或謂晉文
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修舊好也皆未知然否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初秦晉同圍鄭秦私及鄭盟爲置戍於鄭反又秋
約其戍爲內應而千里潛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洩
滑而還滑北鄰於晉者也厚軼於是勸晉襄公邀
于殽敗之匹馬隻輪無返孫氏曰晉文卒未逾年
秦由僻陋乘中國之無伯越數千里以伐鄭其無
晉也甚矣書曰敗秦師所以其秦之惡也與晉之
勝也高氏曰秦漸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
秦亦張矣楚患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
敗秦所以與秦而予晉之勝也夾漈鄭氏曰襄公
之不替伯自殽之役始晉之終於伯亦自殽之役
始惠按諸家多罪晉襄公秦納晉文之恩及罪其
居憂而興戎先師王貫道嘗言魯自秦啓曲不在
晉使襄公懷先世之恩及拘尋常則晉不可繼伯
而秦橫矣

癸巳葬晉文公



勝秦而歸乃葬猶不失五月而葬之禮

狄侵齊

左氏曰因晉喪也宋萊曰文公一死便來侵挽春
秋時若非霸主時後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杜氏曰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高氏曰升陘之敗
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氓隱曰升陘之敗魯
固怨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木訥曰
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
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
等為諸侯不屈於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服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謂狄伐晉及箕言敗之于箕然則此亦乘晉
之喪而晉襄再勝外侮也氓隱曰狄為中國患至
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
此卻缺之雋功也木訥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
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
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
侵齊魯不能討伐晉魯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
敢犯晉則知制夷狄與不可以不戒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今年齊齊使國歸父來聘臧文仲勸公朝齊謂視有禮社稷之衛也故今公如齊然報聘而親之似過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路寢爲正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岷隱曰皆時煥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木訥曰晉文之霸獨許不

至溫之會以諸侯國之然卒不云以晉自來之謂許也亦不與秦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

僖公於十二公之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賢者有以詩有僖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書不而爲公之閱雨書雨爲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頌禱之亂皆無其實春秋書雨者不雨者特以其閱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待公而意其爲閱雨喜雨爾亦豈有其實也哉若其邊瑗伐邾取狼句取訾邾及許西田以楚



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其不賢之
實而始僖禮小郊則春秋所書是不賢之大者
也詩人反以郊為謬尚可以詩為據而意度
春秋之書雨雪不雨為災也取木訥趙氏以詩
頌其美而春秋載其失也折衷而為之說曰僖
公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
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
霸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
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
盟于薄公亦與其辱方晉文之未與也僖以楚
師伐齊為楚人成術齊蒙受各交晉文之既與
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
也敗莒于鄆以責保獎之罪如齊淪盟以求
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霸王之禮此雖
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
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祀以虐小邦如京師而
遂如晉則不忠於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
于惡此雖出於遂而公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
為中人也其他闔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
季姬遇鄆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掃致夫人免



性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愚謂未訥折衷之論也錄之以俟來者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讀春秋

文公

名興禧公字母聲美登法慈惠愛民曰文忠
信按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性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愚謂未訥折衷之論也錄之以俟來者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讀春秋

文公

名興禧公字母聲美登法慈惠愛民曰文忠
信按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公羊謂會葬禮也先儒多謂弔賻可以會葬葬禮也未知孰是要之王室諸侯強每事反下之耳或又謂五月而葬今三月而來會亦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或謂知公之不請命而反先焉蓋董勢陵夷上之每每屈以就下如此晉侯伐衛

晉文公季年衛背晉而侵鄭襄公告於諸侯而伐

左氏春秋廢善言而嘆曰聖人何書此耶率更令劉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十載惡名不滅洪曰實不願聞頌受他書瑜遂讀禮張氏洽曰頤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魯夏力爭諸侯齊相既沒益肆憑陵執宋戊齊毒被中國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逆盜美狄積惡之應如此後世如匈奴曼頭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受禍於其子頤公穀梁作見

公孫敖如齊



注云始聘通嗣君也木訥謂諸侯世相朝必三年
喪畢人教如齊非禮也車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
朝會皆出於得臣與叔向以為國乎

秦報轍之役也

丁丑作信公主

先儒謂練而作主十二月也今十七月後時

三月乙巳及晉陽處父盟

左氏謂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

之先且居勸以先朝王故襄公朝天王於溫而使
先且居晉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燕曰經言晉
侯伐衛則非先且居晉臣矣或曰因討衛而後朝
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惠按此
亦據左氏而評之合且以經文為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先儒謂公不親往
拜而遣得臣非也然於經亦無遣使之文

衛人伐晉

衛孔達也不知自反而反伐霸主為殺木訥謂是



亦犯上蓋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胥浮夷矣

秋公孫敖會諸侯于戚

敖慶父之子穆伯也晉伐衛取戚田而疆之敖往會焉禮樂自大夫出始此木訥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前乎此大夫出會者皆君命至此而始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弒其君頹頹倫

商臣後為楚穆王頹則楚成王也書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書頹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唐太子洪授以恥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石曰內大夫專盟自敖始分大夫列諸侯會自士穀始隴公穀作斂

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異也

八月丁卯大旱于太廟躋僖公

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欲尊其父故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傳以為虛記父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先儒謂未終喪納幣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齊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是為王叔文公來赴聘如同盟文潏曰文公於襄王猶周公於成王也成

王弱有管蔡之變襄王猶有叔帶之難賴諸侯盟

王室文公之略也

秦人伐晉

秦毒敗於晉今此焚舟之戰也晉師不出秦封

殺尸而還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晉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

兩螽于宋

記異



冬公如晉十有一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岷山曰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氏曰是時楚有喪載不容之罪晉宜大會諸侯聲罪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乃遣一軍豈能濟乎

四年春公及自晉

性盟於晉而歸也

夏迎婦姜于齊

左氏謂魯不行非禮也而職逆之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穀波謂其曰婦姜已成婚於齊也或曰有姑之辭也木訥謂不稱未人以徹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直救江而達伐楚故江卒滅



晉侯伐秦

報焚舟之役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俞卽甯武子衛之賢者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時納甯懿以從君於囚貨賢行以免君於死俞有勞焉至是晉以孔達歸衛故衛侯從來倍舊好晉侯享之歌彤弓及湛露俞不辭又不答賦晉東周禮有媿於俞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伊川曰

仲子始僭猶不敢同嫡蓋風氏卽成風伯公之母莊公之妾也不勸辨以爲僖之妾以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爲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爲之惠公也未知然不後事葬我小君似亦主僖言之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金匱三月辛亥葬我

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葬我小君

珠王曰金車馬曰贈各贈死贈贈生既歸含贈又

使會葬是天子成其妾母爲夫人非禮也禮燕子爲父後者爲母總不書吳王止書王者諸家以爲



賤木訥以為屬文召伯駁梁休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公方歸自冀敖即如晉或疑其諂事晉以內固其

權

秦人入郟音

郟楚屬也叛楚即秦又貳于秦故秦入郟

秋楚人滅六

六畢陶後人屬秦豐軍

冬十月甲申許男許卒

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卒終身事楚晉又公圍之而

不服晉襄公伐之而不率者也

六年春葬許慎公

自十月至今計亦五月而葬

夏季孫行父如唄按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謂臧文仲使其睦陳行父因舉意是意在求

昏而託聘以往木訥曰陳未有聘於魯魯豈先聘

小國如陳者行父之私也故魯如晉行父與敖一

體之人故亦如晉仲氏季孫爭女以晉三家之張

自文公始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及十月公子遂如齊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齊狐射姑出奔狄齊自亦於

於傅則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已之班使續鞫

居殺處父而奔狄崔氏曰從三家之論則處父之

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矣可以爲罪也稱國以殺

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

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耶射姑殺齊

作夜姑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朝

陸氏象例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

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木訥曰常月曰告朔閏月

曰告月文公不達此以爲天無是月而弗告焉猶

幸其朝于廟帳隱曰禮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禮

之禘廟每朔以特羊告宗廟謂之告朔既告然後

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

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簋羊

當自文公之後齊公不親告朔矣

七年秦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郟其治又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其後歸之令文公問晉之難

復伐而取之邾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



備邦其陵霍小國不卹民力直書自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立十七年而卒昭公未即位先欲去羣公子故國人攻昭公殺及二大夫傳謂公孫固公孫鄭也崔氏曰嗣君未立而國內亂大夫有以衆死者知非公命故曰宋人殺未訥曰九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有不順必不能於嗣君者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全力

左氏載晉襄卒靈公幼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趙盾趙盾太子曰啼于朝盾乃拒秦

而先蔑奔秦謂曰晉襄之在於是林氏襄公之葬

父矣豈意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說必不然也且

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

則蔑在晉蔑既迎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

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

之誣也秦晉自勦九五戰今晉襄秦種皆即世晉

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

以爲是戰晉辭爲曲蔑不用命而奔敵矣愚按據

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相背也

狄侵我西鄙



間表嘗之爭也。木訥曰：嘗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岷隱曰：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魯。

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諸侯盟，自魯之盟始也。君子惡之，崔氏曰：是時晉侯新立，諸侯相與會于魯地，而聽事焉。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抗禮，而盟諸侯。此諸侯之恥，而晉之罪也。故不罪諸侯，不名晉大夫，以昭之。愚按：此前後九書盟會，此誠夫子之特筆。諸家皆祖左氏，以爲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爲公後至耶？惟許氏崔氏據經爲說，故特錄之。然此時靈公尚幼，事皆趙盾之爲，二氏以責靈公未審耳。是歲中國始無霸主。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木訥曰：嘗有徐患，焉矣。春秋服齊，桓之令不敢仇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令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僑公洮向之好，協謀以備徐。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立三十二年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

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
盟於

趙盾專有晉大國雒戎與魯有疆場之交公子遂當國而專故往與之盟衡雍與暴皆鄭地故越晉而可兼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穆伯也如京師者將弔天王之喪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者穆伯嘗爲襄仲娶莒己氏美而自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穆伯已還己氏至是遣奔己氏也其惡可知

書

書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孔叔公孫鍾離也司馬公子卬也司城蕩意諸也初宋昭公未立先欲去羣公子嘗致亂令既立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又致亂故大夫司馬死之而司城來奔蔡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柄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



公卒死於狄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岷隱曰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
木訥曰諸侯不貢而致天王下求雖金非所以貢
魯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

夫人姜氏如齊

此出姜也杜注以爲歸寧木訥曰文公並妃匹嫡
嬖於敬嬴生倭嬖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
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爲十八年歸齊
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得臣葬叔也如京春葬也岷隱曰魯成風之喪王
使榮叔歸含贈叔服會葬於襄王之喪公孫敖如
京不至而復魯魯遣大夫往繼可也遷延不行而
毛伯求金已而得臣方會葬亦晚矣崔氏曰天子
之葬魯侯親之者也乃遣大夫木訥曰猶愈於不
會葬者愚謂周衰諸侯強禮之倒置甚矣魯僅儕
周於諸侯而周之下禮於魯反過於交鄰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載先都怨先克沮已不獲登上軍殺先克晉



人遂殺先都胡氏謂晉政在趙盾先克者有黨是則討先都之亂者居必主之也國亂非君所故曰晉人

三月夫人姜氏卒息齊

崔氏曰夫人不寧于魯故終以見出是行也夫人其幾於出乎故殆其性而喜其反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鄭父

士穀擊其鄭與先都同亂者也故併殺之不訥謂先都既殺其黨責其自新可也盾必誅之亦知己之專而懼士穀之伍不屈於已也

楚人伐鄭公子該命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於是伐鄭孫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沒中國不振故也張氏曰趙盾為晉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緩不及事諸侯之師及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木訥曰晉靈少且不君權專於盾楚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問至是復窺中國兵行鄭郊楚之進退視中國強弱中國無霸何以安之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父履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也立三十五年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靜動為異

久楚子使椒來聘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愚按此事諸家皆謂書楚子書椒以其以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辨之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曰楚子豈進其虐中國耶直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

亦書曰直申豈進其謀耶直申者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字而已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以贈死者成風之卒今五年矣張氏曰

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襚晉猶楚欲圖北方而聘魯也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矣木訥曰此特歸成風之襚爾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為僖公之妾成風為僖公之妾於是明矣非謂兼楚二人也

葬簡共公

音



八月辛亥而葬計亦五月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藏孫辰卒

臧文仲

夏秦伐晉

傳載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比徵是交死不巳
經止書秦豈以兵端在秦耶

楚殺其太子申

傳載宜申謀弑穆王而見殺經但書殺其大夫木
訥謂穆王弑君父故宜申之謀弑以無罪書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可知

及蘇子盟于

艾栗又栗音故

諸家多祖左氏說謂頃王新立而盟以盟天子之
大夫與周下盟諸侯爲非惟戴戡隱曰僖公十年
狄常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
旣復其國而求與魯盟邪

冬狄侵宋

高氏集註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亂之後
狄始侵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載其將伐宋先儒謂睥睨中國耳厥貉公穀

作缶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及魯

杜注討前年逃厥貉會

夏格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鄭去
述反

左氏曰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先師謂此亦霸者事大夫豈得而專之未訥曰魯獨會之者蓋大夫之專自魯始霸主之令亦出於大夫此魯所以悅從者歟彭生叔仲惠伯也公子牙之孫

秋曹伯來朝

左氏謂始即位而來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未訥曰彭生會晉公子遂如宋魯君安在哉大夫專恣各事大國以固私黨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鄭瞞侵齊遠伐我公下使得臣追之吉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未訥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



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賊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得臣莊叔也最善射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岷隱曰按左氏邾太子以地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誠如所言邾太子未嘗為君春秋豈得以邾伯書蓋必嘗為君迫於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孫氏曰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而來奔齊所逼爾邾公羊作盛

把伯來朝

始朝公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謂嫁把而祀絕之公穀謂許嫁把而卒今皆不可知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愚按以此釋經文足矣

夏楚人圍巢

岷隱曰前日楚伐婁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中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也亦始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將伐晉也木訥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僂公成風之禘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及子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自轍至此九六交兵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諸音

諸與郟二邑名木訥曰諸郟莒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救如莒溢盟莒魯蓋締交也八年公孫救如京師不至齊莒救之奔蓋不能於魯而莒吝

之行父疑救之在莒為驪現患故帥師以城焉

氏曰前此莒木訥與魯有爭今行父首帥師城三邑以啓乎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郟始先師嘗言二邑近魯而介於莒他年宿伐莒取郟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然則此行父自為却殖之計也鄭公羊作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皆夏從夷者終其身其子平國立始自披於夷狄以從新城之盟是為靈公

叔子遵除卒

遵其音反



邾文公立五十年卒子獲且立左氏載文公十遷
終利民不利君公遷而卒

自正月不雨至子秋七月

旱可知

太室屋壞

太室魯公伯禽之廟不修故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柴

劉氏曰前此鄭衛背晉而與楚今公之往也衛侯
會于沓請平于晉其還也鄭伯會公于柴亦請平

于晉公皆成之宋訥曰狄復侵衛者衛侯出金棄

虛而侵之也又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

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於盾也中國無霸王

而楚人伐麋圍巢無復顧忌寔寔然兵及衛鄭故

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

會公于柴蓋謀晉之勳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

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

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

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

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愚謂此適投諸侯



求晉之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去冬十二月與晉盟而今歸魯也

邾人伐我南鄙殺孫暹帥師伐邾

左氏載邾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

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也立二十年卒孝公名昭而潘又謚昭非禮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

晉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也伊川曰同盟楚也愚謂從

楚者宋陳鄭許也自楚荐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

年冬衛鄭會魯曹重然求晉晉趙盾又方有求諸

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新城宋地今

應天府也七年魯之盟止書公會諸侯晉大夫今

年新城之盟列叙諸侯明書晉趙盾者西時魯氏

謂新城之盟出於諸侯而魯之盟晉大夫夫會也

不言癸酉會諸侯先言會諸侯然後書癸酉同盟

者夾濟鄭氏謂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

集然後同日而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星之淫氣也光芒直上而如彗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故曰入也左氏載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執昭公五年齊滅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唐李淳風始筭孛星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一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公至自會

新城之會方告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長子獲且齊出也沙捷菑晉出也獲且已立晉又納捷菑見辭而還納者左氏稱趙盾公羊稱卻缺殺梁稱卻克捷菑公羊作捷菑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初敖如京師棄君命而奔莒以從己氏魯立其子穀是爲文伯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聽朝命復而不出三年又盡室適莒文伯卒立其弟難是爲惠叔敖又重賂以求復惠叔



以爲請許之將來而卒於齊教者慶父之子孟氏也
謚穆伯適莒而卒于齊者又奔齊以求歸也高氏謂書此以著典刑之壞且爲明年齊人歸喪起齊公子商人弒其君告

左氏載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傾之昭公卒舍立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父矣

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自蕭封人升爲卿不義宋公而來奔公羊曰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曰其曰子哀失之也左氏居諸傳之先宋昭又不道之君且當從左氏耳但子哀一以爲字一以爲名不可考孫氏曰宋公族子姓哀名也黎氏曰子哀必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知孰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謂單伯周大夫也子叔姬者文公之女嫁齊生舍舍立見弒叔姬不安於齊魯請於周使單伯使齊歸之齊不道而皆執之也公穀謂單伯魯大夫其并見執者淫也愚按書齊人執單伯書齊人執子叔姬兩書齊人者正不欲以姬繫於單伯而



嬖於淫也此當從左氏而公穀所傳殆齊人誣而
執之之詞歟若單伯之爲周大夫或魯大夫則不
可知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去此已七十餘年若
以爲魯大夫不應父子祖孫皆以名氏稱單伯伯
似爵而周畿內諸侯也若以爲周大夫則此不明
書請于周而明年書單伯至自齊於周無關也世
遠不可臆言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執於齊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木訥曰宋昭不君惟前年同新城之盟未嘗聘魯
前日子哀以不義昭公來奔疑子哀間宋魯而魯
有以議宋故來修好而又盟以質之神不書使非
君命也已東盟也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再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奔死於外魯不許其歸齊人飾棺置堂其
子難請于魯故歸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故用牲于社



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齊釋其執也或謂行父如晉晉詰齊而齊歸之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

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士溫翟泉皆與會晉文沒復

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人安能得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故行父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亳

尋新城之盟說齊難也以無能為故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疑亦行父請晉而得釋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

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

不肯與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襄公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使甸弑昭公書曰宋人弑其君者先儒謂昭公無道國人所共棄若眾殺之然也杵公羊作起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文公蓋即公子鮑也木訥曰宋之弑君以公子鮑之厚施得民奉以爲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爲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穆姜

九月而葬左氏謂齊難故緘鄒氏曰齊姜既葬而後有齊師耳高氏曰九月而葬慢也聲公羊作聖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廬秋公至自穀

齊伐魯魯公子遂以賂得盟于鄆丘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公子遂請盟公乃親盟于穀諸侯之會于廬廬宋也公以齊難不及與胡銓集善曰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見大夫之張也高闕集註曰穀本齊地傳二十



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以是憾魯今公不與魯之
會而強盟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岷隱曰文十五
年書諸侯盟于穀至是書諸侯會于穀其事正同
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於齊無功而還故春
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魯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
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
久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崔氏屋臺下者與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下屋存

焉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秦康公立十二年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者懿公也弑君篡立四年則鄆獸之父而使
獸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故二人共弑之齊
人迎立其兄公子元是為惠公止齊曰職獸微不
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五月丙葬



秋公子道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襄仲也叔孫得臣莊叔也子者立未踰年之稱子之名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亦蓋夫姜氏所生也初文公之妃敬嬴生倭是爲宣公故廢嬖而私事襄仲實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仲請于齊齊許之故襄仲殺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遂歸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者也書曰子卒左氏以爲諱之也木訥曰遂及得臣如齊而子卒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彰矣行父之如齊張氏以爲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蓋是舉也惟叔仲惠伯名彭生者不可公子遂矯太子惡之命召而殺之

昔弑其君庶其

莒子生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故僕弑逆而以其寶玉來奔傳載行父遂而出諸竟曰如廢魯之逐焉雀者也

木內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



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媾，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朝，怠惰庸昏，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宣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寢弱，而權移於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死妾不能相保。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還其責也。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襄仲爲其妾母敬嬴殺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道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岷隱曰：魯之威，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岷隱曰：宣公執親之喪，未一年遽遣人逆女，人道



廢矣木訥曰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結私黨
以濟其惡也弑太子立宣公絕姜氏皆仲遂與敬
嬴之謀今謀既濟矣獨虐姜氏在齊有以謀魯也
故宣公即位坐席未溫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為謀豈不迫哉蓋齊患
亦負篡弑之惡故不暇責魯特患姜氏有言於魯
公也今既逆齊女而歸則惠益親魯姜氏有言惠
有所不信爾故得歸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
遂可以無虞故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重貝公子遂者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

婦姜者婦有姑之稱敬嬴以妾母專政奪姜之謀

遂與敬嬴同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鈇集善曰
宣篡立未列於會故如齊納賂以請會其下書齊
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惡如此而室無私積
近於公孫之皮被朱訥趙氏曰拜成婚也前年夫
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今夫人婦姜至自
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絕其姑今日賀其婦婦
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絕之婦復之夫人則



賀之儀諸大夫泣之也惡及視諸大夫殺之也殺者絕而立者賀其諱皆出於大夫大夫之橫一至是耶愚按行父今此如齊古說皆以為請會未獨以為拜婚二說皆通而拜婚之說則於經文之比事尤切然其為行父之邪謀則一也

○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甲父之見放左氏以為可曲之戰不用而然今已七年矣胡氏曰放猶懲置母去其所木訥曰天子四海為家大臣有罪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堯于崇山是也晉諸侯爾越晉境則為他國安得荒裔而放之乎放之于衛衛鄰國也使甲父而賢則是借賢與人若其不賢則衛豈肯容之晉放之衛釋之晉何以責衛衛宜晉之祀服乎師氏曰春秋之時列國相與藏奸隱怨皆罪於此而見用於彼孰能必其禁錮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或人取濟西田左氏謂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取濟西田者魯以賂齊也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已列于會則諸侯不得致討故公子遂為魯賂齊以求會既會而齊取其賂也胡氏曰篡弑之賊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
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威夷兼
人類為禽獸此春秋所以作也戴氏曰威公之立
也不義以許田賂鄭宣公之立也不義以濟西田
賂齊懷慚抱愧制命於人亦可哀矣趙氏曰魯致
賂而書齊取齊欲之也既為平州之會而取濟西
田則出姜之恨無所伸惡視之實無所訴矣

秋鄆子來朝

杜納曰鄆自僖文之世屢為魯所虜至是國宣公
之立而末成焉故哀朝然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鄆
取縶縶附庸於魯自升為子常屬于齊
每視齊為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
恐亦來朝之力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崐隱曰晉楚二國不務德而力爭陳鄭一彼一此
皆不足以得二國之心鄭伯以晉人受賂之故而
受盟於楚陳人以楚人無禮之故而受盟於晉故
楚鄭侵陳及宋而晉亦救陳陳宋怨鄭者也故復
與衛曹會晉伐鄭木訥曰楚莊天下英雄也前日



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
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宋得鄭
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復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
成而後趨中國時霸者不作楚方跋扈盾不救則
陳宋爲楚矣然經畫救陳而左氏以爲救陳宋蒼
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
自解趙盾救陳未返而次于隄林四國之君會之
伐鄭盾以大夫尸諸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則
諸侯何所宗中國何所恃故春秋不得已而予之
止齋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
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言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岷隱曰穿言我急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侵崇
之役最爲無名木訥曰穿盾之黨也崇秦之與國
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爲秦於晉世仇
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媚盾而
固其寵焉公羊以侵崇爲侵柳云柳者天子之邑
劉氏嘗辨其非

晉人宋人伐鄭



高氏集註曰宋怨鄭與楚侵我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遂連兵伐之木訥曰趙盾何德服人而力又不足伐之卒不能得鄭而爲宋生敵故明年有大棘之戰而華元被獲於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載鄭受命于楚伐宋宋敗贖華元于鄭而華元逃歸木訥曰大棘宋地鄭伐宋也楚未嘗伐鄭鄭務無勞而從楚晉再伐之而不反今又爲楚伐宋附夷狄而戍中國可勝責矣歸生雖勝卒爲殺逆之階華元雖救不失爲宋大夫信乎

秦師伐晉

左氏謂報崇之役也張氏謂穿欲求成而反召兵趙氏謂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實蓋亦厭戰爾趙穿無禮舉而侵崇秦於是有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失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載秦圍鄭趙盾救之遂自陰地侵鄭副椒救



鄭而盾去之胡氏謂盾之去理曲去也趙氏謂塞
宋之請姑爲詭勉之行侵鄭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驥諫晉靈先使錮德賊之甕
不心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羸靈公盾
未出境而復位又不討賊故董狐歸獄於盾而書
盾弑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
殺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
知也胡康侯曰盾爲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
之車抽戈者成濟傷諫者賈克當國者司馬昭也

陳本諱升其欲指昭則盾爲首惡明矣愚按凡謂

據陳而釋經者也劉侍讀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
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境則君臣之義絕乎
吾以爲此非仲尼之言胡侍郎銓曰有弑逆之迹
見於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爲法受惡業不
然曰左氏載孔子之言稱有能爲法受惡爲良大
夫而許之以越境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
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
安取於越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
趙本訓曰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弑君者



穿之于而看之心爾。漢度當國蘇佐明弒欽宗度亦不討賊誰以罪變度趙看狐君之事既自學者胡爲發經任傳妄以賊爲賢耶。於九皆授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謂趙看不弒今經看有蘇若言非看是惡傳也。歐陽公曰趙安弒君大惡也看不討賊不能爲君復離而失刑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然則夷臯執弒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看弒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別嫌疑今加弒君之罪於人不爲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意。傳或失之愚按九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錄使來者考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在位六年崩弟瑜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張氏曰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爲之。郊牛之變皆天示之謹也。卜而不從者四。臆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答其僭必將用之。九郊之不從牲之



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愚按魯僖始欲僭郊而天不從今魯宣再欲僭郊而天又不從魯惠雖請僭郊於平王至今不可得而僭天道之可畏如此不郊而猶三望題氏謂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也安得享之

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

楚子代陸渾之戎

眠隱曰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意則若此水滸曰楚莊於此蓋未嘗平夷也霸業以尊周爲義會尊周無以令諸侯而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爲戎虜無足怪者陸公羊作貴公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傳載春晉伐鄭鄭及晉平而楚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楚之平者仲尼削之也晉成新京鄭皆僭歸諸友之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責得鄭則鄭及晉立可知矣趙氏曰楚莊之興兵未嘗及鄭而鄭歸之今楚觀兵周而鄭叛楚



歸晉信乎德義者蕭主之甚也既以不義出師
乃區區以兵侵鄭是侵掠中夏而已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
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木訥曰僖
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于
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
留吁皆赤狄也今其侵齊始見于經許氏曰楚侵
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揀撓之時戴氏曰他
日晉人滅潞氏甲氏則赤狄之存無幾矣

宋師圍曹

傳載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
師伐宋今宋師圍曹者報之也胡氏集善曰宋文
弒立已爲亂階而欲治人之亂故春秋不書曹師
而特書宋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鄭穆公名蘭左氏所載夢蘭而生刈蘭而卒者也
立二十二年卒木訥曰葬不月闕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胡銍集善曰邾莒有怨公黨於邾而備於莒此莒人所以不肯平又伐莒而取其邑左氏謂之以亂平亂也岷隱曰莒大而邾小故平莒爲雉平邾爲易邾之於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不肯之辭傲然而不顧也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昔魯威公欲平宋鄭宋辭平而威公至於伐宋其事正與宣公類夫二公皆以不義得國諸侯誰其信之不能省躬而逞怒於人激益罪矣崔氏曰向吾故邑相十六年城向是也豈魯與莒有好款向在莒至是莒不肯平然後公復取向與張氏曰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語而服今挾齊爲說尚不肯

秦伯稱

秦共公立四年卒

夏六月己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歸生者子家也左氏載公子宋以染指鼈鼎之故鄭伯將殺之宋與子家謀先子家懼其譖而從之書歸生殺其君者不足也胡氏曰歸生爲正卿掌統大兵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石氏曰歸生不從則子公不弑靈公不死九鄭



之亂歸生為之也木訥曰左氏載食器之重其跡甚誣豈有一饌之隙而弑君哉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連年為狄所侵齊不能報狄故再至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木訥曰公七年之間五如齊蓋齊取濟西田屢屈而朝齊者請是田也十年濟西之田歸而齊伐元卒公復如齊拜田且弔焉頃公在位則不復如齊矣愚謂此亦臆度以其事之前後恐然爾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鄭未服也趙氏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楚伐為有辭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徵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然則鄭之從楚豈得已哉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高固齊大夫也叔姬宣公之女也公穀皆作子叔

姬別其非先君之女也左氏傳因公如齊高固使

齊止公以求婚也叔孫得臣者公子牙之後莊叔

也



也其卒不書曰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
文者恐近之也據隱曰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
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
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於大夫固已
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
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具書於春秋豈可耻矣向者
莊公之時莒慶來迎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弒于
洮皆魯之耻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朝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
有行歲一歸寧今見逆夫易歲叔姬來亦非禮

也

楚人伐鄭

鄭三年三被兵不爲楚屈而晉不能庇之東萊曰
楚伐鄭而陳服楚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鄭從晉三年三被楚兵故陳畏而從楚晉時有難
趙盾僅與孫免侵陳岷隱謂示諸侯以爲名而已
非能回陳人從楚之心也木訥謂晉楚爭陳自此
始

夏四月秋八月蝨



書災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謂良夫者孫桓子來盟者謀通晉也木訥曰魯宣以援立之賜車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九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今晉將爲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萊東夷之國近於齊齊故伐之魯魯爲萊殺城而共

虐

大旱

書災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胡銓集善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此成公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聖人皆言其難庶幾諸侯復相文之業擴夷楚而尊中國也愚按此會左氏謂魯公見止於晉以路克而不得盟故止書曰會求訥



趙氏辨之曰陽穀之會魯不肯歸魯也
齊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歟則書公不與
盟今經無其文左氏妄生此說當以經為正岷隱
戴氏亦曰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
書豈得諱而不錄

八年春公至自會

去年冬會黑壤今春來歸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黃乃復

下書遂卒于垂此蓋以疾而返也禮聘未至不幸
而卒則以尸造于朝介將事無反也今以疾遂反
是廢君命故不書疾惟書至黃乃復

辛巳有單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縗萬入去籥
人臣之卒當祭則不告終祭則不縗然者明日又
祭也今仲遂卒與祭同日則明日之縗不必講也
猶縗可已而不已也萬舞名也入則用之籥管也
有聲故去之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
廢經上書公子遂此云仲遂者承上文也仲字也
戊子夫人薨氏薨

熊 氏 宣 公 之 妾 母 也 稱 夫 人 自 成 風 始 薨 公 殺 作



晉帥白狄伐秦

木訥曰秦晉自河曲戰後久已厭兵至晉趙穿生事侵崇秦嘗報晉今秦共晉靈晉沒怨已易世而晉復修怨伐秦岷蠻曰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穀本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疎皆倒置矣張氏曰白狄秦同壤之國今銀夏之地

楚人滅舒蓼

杜氏注舒蓼二國名木訥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而異國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所謂蓼舒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也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

中國舒滅則中國失南門矣胡氏曰是時楚人滅舒蓼及滑油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矣穀梁作戮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則為變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葉石林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歟禮也古者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涼車載篋篋蓋士之禮然言不為雨止豈固有為雨止者乎



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況送死之大乎鄭
夾漈曰雨不克葬雨已乃葬葬必以禮雨不成禮
且以孝子之心雨且葬是欲葬其親也胡康侯曰
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違者可冒雨不待成禮而
葬乎崔西疇曰禮既葬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
日離也今日中而克葬則僅及乎是日虞也若日
下具克葬則不能乎是日虞矣其克葬所以志日
之蚤暮木訥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
克葬此附會之說爾葬定公亦雨不克葬宣亦天
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

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嬴氏書葬譴宣母
奪嫡爲小君而雨不克葬譴無備耳愚按春秋惟
書事實而善惡自見讀春秋者自多意度之耳譴
且未必而况可指雨爲天譴耶敬嬴公殺作頃熊
城平陽

高闡集注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

民力

楚師伐陳

左氏載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木訥曰舒
方楚之與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叛楚也



然晉成亦無足恨者故楚師伐陳而陳復為楚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布孫蔑如京師
左氏曰公於齊則冒母喪而往於天王則待召聘
而往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戴
氏曰公自即位已親如齊者三天子召聘則仲孫
蔑一至京師而已愚按此事而觀則輕重先後之
例蓋可知召聘事見左傳蔑即孟獻子也

齊復伐萊

高氏曰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齊擊伐之
畏強凌弱可觀齊惠矣戴氏曰萊於齊為近故齊
侵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
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杜預曰根牟東夷之國公羊曰根牟邾婁之邑戴
岷隱斷之曰書根牟而不繫於邾知其為國明矣
此一說也翟氏曰根牟萊邑齊取之也趙氏曰以
職方考之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則根牟即東牟
耳經書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曰牟不曰
根牟豈可以根牟為牟國蓋根牟萊邑也萊逼於
齊齊伐之而取其邑至襄六年齊卒滅萊萊之弱



而亡自取根牟始此一說也高氏集註曰根牟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或又曰齊念魯之勤已伐萊討根牟以與之也此又一說也愚按世遠皆不可考所可考者昭八年根牟屬於魯則謂魯取根牟者近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胡氏曰會于扈以待陳陳侯不會然後伐之幾於自反而有禮矣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荀林父秉將之則其師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陳惟楚之即夫豈義乎趙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為鄭乎高氏曰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齊故公不與會晉侯之卒亦不會蓋魯按晉侯者成



公也立七年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
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又
會于扈中國賴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立三十五年卒而穆公立方魯僖三十八年
成公嘗執于晉故平生事晉甚謹

宋人圍滕

伐喪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覲雖

卻闕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夷陵之盟鄭子
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
今此卻闕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惟
子良獨憂慮按楚莊之立加兵於鄭者凡四而兩
書楚子說凡倒者紛然屬意書楚子者君爲將也
書楚人者大夫爲將也夷狄循夏何可褒而以書
楚子曲生意義耶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淫乎夏姬洩冶以諫死洩冶公穀皆作洩
治張氏洽曰洩左氏本作洩因唐人諱世字雜偏



傍亦然故改泚爲洩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君臣交至於齊殆無寧歲故齊懷其媚悅之意而還其所賂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曰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惠公立十年卒而頃公立木訥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父矣左氏乃謂崔杼有寵而高國畏其偏且自是至崔杼之逆

九五十有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聽則崔杼

之弑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耶蓋附會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謂奔喪也蓋魯宣之事齊如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載徵舒者夏姬之子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淫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

舒病之故射公殺之靈公立十五年見弑而成公

立

六月宋師伐滕



木訥曰前年宋圍滕，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纔免晉楚之虐，晉不以已與晉楚間之心爲心乎？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職方考，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豈蓋事魯而不事宋？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

公孫齊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公子遂之子，所謂東門氏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前日楚子伐鄭，郤闞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

而晉又伐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也。任氏曰：宣公即位十年未嘗一覲天子，而於齊五朝未嘗一問京師，而於齊六聘。及天王召聘，仲孫僅往，而王季子已來，戴氏曰：自是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亦不復至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東門氏之強，豈減季氏哉？夾祭曰：邾魯之間繹，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繹，公室作類。



大水
災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謂頃公初立也子家如
齊伐邾故也謂取繹而往謝也國武子來報聘請
報季文子也岷隱曰齊侯之喪宣公既親如齊矣
公孫歸父繼往會葬而行父歸父又皆如齊一年
之間魯之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得已僅一報聘
壺觀魯十二公其求媚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
也愚意不特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各自結於

齊耳

饑

岷隱曰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兩言其饑始以大
水而饑繼以蝻生而饑

楚子伐鄭

左氏載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
侯之師戍鄭呂東萊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
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終始謀策只出於
此子產所謂王帛以待于二竟惟其強者從之與
此說一般趙木訥曰鄭一久身餌楚五受楚兵從



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辰楚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載楚又伐鄭鄭用子良之言而從楚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盟蓋楚得留國二諸侯矣辰陵疑梁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魯嘗平莒鄰之怨莒不肯而魯伐之取其向矣今復挾齊伐之此又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固也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木訥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攢函強弱判矣內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中國哉張氏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舍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者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也已乃入陳而殺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



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微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罪尤重。公殺微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計賊者如是。乎善乎。張氏洽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微舒而將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愚因張氏之說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微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計賊何過耶。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淫昏見弑。今二十有一月而葬。蓋其同為淫

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奔楚而葬之前。此國之人不葬也。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鄧。晉師敗績。

詳夫
及

左氏以此舉晉楚滔滔數千言。竊意此楚人之言也。陳與鄭皆服楚。盟于辰陵矣。未幾楚先叛。盟入陳而欲滅之。若以為討微舒之罪。則微舒之弑在宣十年。之夏辰陵之盟。在宣十有一年。之夏。弑已及年。此時何不討。若果討賊何為。因欲滅人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於陳。如此。陳鄭一體。鄭尤新盟。



則鄭亦如之何不背楚而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逆楚既舍之晉欲退師獨以先穀違衆取敗晉師雖敗中國救鄭之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爲辱也世多以成敗論人故舉楚而貶晉爾春秋但書楚伐鄭而以晉主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拊三軍大氏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木訥曰觀今日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復鄭果有稽乎

知陳鄭之祀未易絕爾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以鄰之敗而諸國同盟以相保然先殺正致敗者也主盟則非其人矣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方復國宋遽伐之故衛淪盟而救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岷隱曰向也魯會齊伐莒今焉齊自伐莒莒誓莒去齊爲近齊人志在吞併始猶資助於人終則自尊於己木訥曰齊魯皆同平鄰莒不肯而伐之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有向之獲而齊宋有所獲也故齊又再伐之伐莒
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
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

秋螽

書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載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及晉人討邲
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蘇
氏曰殺之宜也然先穀先軫之後晉之舊勳盡滅
其族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載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
苟利社稷請以我死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立二十三年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晉救鄭不及鄭已從楚而晉徒敗于邲今



敗未兩年復興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載楚使申舟聘齊而不假道於宋宋殺其使楚遂圍宋惠掩楚滅蕭宋救蕭故楚已伐宋又不假道挑釁以殺其使爲名而圍之木訥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實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

葬魯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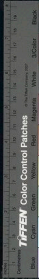
五月而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木訥曰歸父父子事齊併齊以專魯于時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爲鄰殺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夾添曰公孫遂鎗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若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國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木訥曰歸父會楚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于宋齊自安之計耳說者徒見繼書中及楚平遂
以爲歸父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
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
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怨而爲宋謀蓋宋與
魯爲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
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迎楚平之意而預弭
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載魯欲救宋以伯宗之議而不敢乃使解揚
如宋揚言魯師悉起矣解揚爲鄭囚而獻於楚魯

使反其言不可楚已欲歸申叔時教以築室爰耕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乃平
公羊氏載華元告子反以易子析骸之急子反亦
告華元以僅有七日之糧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乃引師而
去之岷隱曰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盟兩國息爭
春秋之所予也木訥曰楚之圍宋九月於此矣不
惟宋告憊楚之兵力亦疲矣今宋能以情而告楚



楚亦能以情而復之不盟不誓晉釋然而平是誠春秋之齊詔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載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故晉滅潞鄆舒奔衛歸諸晉而殺之岷隱曰向者狄爲中國患其後赤狄繼之今晉能滅潞氏執其君長而歸亦可以爲功矣木訥曰晉景公立適當楚莊之霸無所施其謀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焉雖若總小功之察然猶愈乎總小功之俱廢也而或者以滅其國虜其君爲甚且虜一戎晉

脫一方之民於左衽以中國滅夷狄庸得爲過矣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者晉之賜也

秦人伐晉

木訥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相乃修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謂爭政而交相殺也杜氏注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曰王氏也札子字也與王季子同皆食采於玉城而因地爲氏者也未知孰是



秋倉

書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岷隱曰高固娶子叔姬嘗與叔姬來魯未知是會高固借公事爲私行歟其繼公孫歸父會穀之好歟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意其人必專輒而不用命者自是而後齊魯之好踈矣無婁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復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岷隱曰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

一而藉今宣公復於私田之中復畝而稅之其取於民也比舊增倍至於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按此謂於公田之外復稅私田也胡氏曰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木訥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瘠之異也歲不幸而凶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增必用私田之貢雖其法未離乎什一而民苦於凶歲之苦輸境田之重征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至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



出車乘始爲兼取而有二吾猶不足之說愚按本
訥之說雖覺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昔富兵於農
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爲什二耳晦菴
先生注二吾猶不足云周制井田大率民得其九
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遂畝十取其一則爲
什而取二矣此說簡明當從之也

冬蠶生

蠶子也秋蠶矣冬又生子冬非蠶生之時所以

爲異

饑

秋蠶冬蠶歲所以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注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岷隱曰去年滅潞氏猶

曰治鄩舒之罪今又滅甲氏及留吁則太甚矣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洛之東都也宣榭先儒謂宣王講武之屋

也人火曰火

秋邾伯姬來歸

見出於邾也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岷隱曰春秋書饑書大饑一饑猶足以病民而況於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爲斯民喜而況大有年乎其書大者喜之甚也愚按宣公六年蝻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蝻十五年蝻連年凶荒今忽大有年聖人云胡不爲之喜世儒反以爲譏貶者何忍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許昭公立三十年卒蔡文公立二十年卒許蔡二

公皆背中國而從楚者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時宋爲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爲中國使晉不爲是盟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晉侯爲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卻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爲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



爲之會以謀之耶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眚卒

穀梁傳載叔眚不義其兄以弑子赤而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木訥謂書公弟而且字之者春秋惟此而已

十有八年春齊侯衛世子貜伐齊

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惟晉文公之霸齊嘗懼而從之晉與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諸侯之強齊其次宋而已今宋與楚平故晉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及徵會而齊婦人笑其使者又不預會而使大

夫來故令郤克得政然其我笑而伐之

公伐杞

木訥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慶父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伐鄆子于鄆

岷隱曰邾人嘗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伐鄆子于鄆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木訥曰鄆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鄆爲鄰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



之小而肆毒于鄩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立二十二年卒公羊曰其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穀梁作呂木訥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威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威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具闕閻越勾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主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

荀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楚莊閻越勾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威文有贊予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幸天下有威文而不遂為夷也若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閻越勾踐皆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冠哉閻越勾踐皆逞兵以聞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始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威文同列

則顯其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一字之褒若猶莊者尤爲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鬪私怨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于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于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賢者固如是乎嘗怪後世不審孟荀之論禁以五霸爲賢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非私意也春秋

意也愚按孟子所言五霸亦注者疏列之耳又成二年左傳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相晉文此亦五霸之一說與前說不同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氏載公孫歸父以其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相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文仲之子臧宣叔名許者怒曰當留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臯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筮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
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鄭夾漈曰奔齊者
患三相之討也愚按僖文之世三相擅政東門氏
亦強至宣公之立出於東門氏公孫遂東門氏益
專魯政公孫歸父以子繼父而三相反不若東門
氏矣至是東門氏與宣公謀欲假晉以去三相未
及復命而公薨故三相首逐東門氏季孫行父者
三相之尤黠者也故主其謀事勢繼覆齒有必然
者然三相若出則東門氏專矣東門氏逐則三相
專皆非魯之利而歸父也季孫行父也皆私心也

筮公穀皆作擯

公孫遂賂齊殺嫡而立宣公故宣公平生內倚
公孫遂及歸父子而外事齊絕不與諸侯交
晉之所以王夏盟不能堅楚所能奪陳衛鄭宋
而有之由齊魯私自相親未嘗預中國之公也
齊惠公卒魯宣公方事晉欲倚之以去三相則
宣公薨而歸父之族亦遂矣然則魯宣之徇私
不特魯之所以衰亦中國之所以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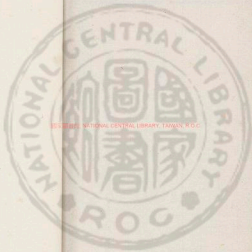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m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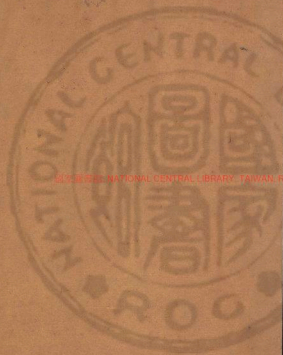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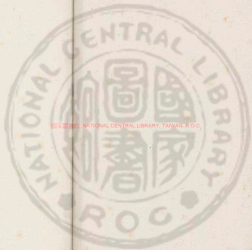
10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中, 中華民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090711 v.4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訟法安民享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五月而葬

無水

岷隱於相公十四年春無水講義云詩三之日納



冰今正月也四之日獻羔祭韭而出水今二月也左氏所謂西陸朝觀而出之者今三月也大要十二月取水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月出水至三月而用春秋書春無冰者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也

三月作丘甲

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增賦故考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魯大夫臧文仲之子号宣叔赤棘晉地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公薨臧孫許爲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此三桓爲已計而主之者行父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載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而伐之遂敗于徐吾氏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若曰王師自敗云爾茅公穀並作貿



冬十月

備四時之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岷隱曰宣公在位十八年與齊爲好至親且密成
公即位首與齊爲仇斷道赤棘之盟將謀伐齊齊
安得不伐我愚按斷道之盟晉本徵會于齊而適
有齟齬耳赤棘之盟則歸父謀去三桓不逐而奔
齊三桓然歸父故諺伐齊齊侯輕躁故先伐魯觀
審之敗可知齊侯之爲人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傳載衛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
良夫不可故敗按新築衛地恐齊亦來伐衛而與
之遇於新築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戰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季齊師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

季孫殺孫然歸父欲去已不遂而奔齊力謀伐齊
晉卻克然齊婦人笑其跛父欲伐齊焉孫良夫新
敗於齊遂會師以伐齊若曹公子則役於大國者



也故行父得以四國七大夫之師伐齊魯頃驪蹇
自恣賤戰有成此朝食之語故及於敗曹公子首
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欽質齊侯之母及使齊魯東其畝國佐謂晉城
借一乃得盟自羸至袁婁近奔五百里袁婁穀梁
作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宋文公立二十二年卒傳載其始厚葬衛穆公立
十一年卒

取汶陽田

此本魯地也今晉使齊人歸之

楚師鄭師侵衛

楚以魯衛受盟於晉而伐齊故救齊而先與鄭侵
衛不諫曰時楚共新立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此時
反陳鄭於既夷和齊魯以抗是乃修一朝之忿助
魯衛以敗齊則楚鄭之侵衛實晉致之也晉失此
機而楚得盟諸侯於蜀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



于盟

楚侵衛則兵將及魯故公懼而潛服于楚以逆弭
楚兵左氏謂之隱盟言畏晉而竊與楚盟也然昔
之盟于晉者今皆盟于楚矣可不悲夫蘇氏曰蜀
之盟諸侯從楚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
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
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
後諸侯始從楚皆蜀之盟晉之也蜀魯地是會也
魯倡之楚主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宣十二年鄭從楚伐晉敗晉于郟故全晉伐之傳
載復為鄭所敗獻捷于楚木訥曰諸侯各從楚而
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
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
抗楚而服鄭苟若移密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
之勢以迫楚楚必恃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
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待諸
侯於從楚之會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及六月而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從晉伐鄭而歸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廟也崔氏曰稱新宮者當時之辭也
三年喪畢始廟祭矣哀痛之故三日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八月而葬

夏公如晉

傳云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岷隱曰左氏載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甚
矣鄭之不度德也鄭方得罪中國晉帥諸侯伐之
鄭當恐懼謝罪顧以許不事已遷至與師至冬後
伐許木訥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
而歸之今鄭無謀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是自
撤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謝得汶陽田而歸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邑齊以歸魯而棘不服故圍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本魯故邑而今不肯歸者畏孫武丘甲之也

大雩 禱雨之祭大者僭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谷如

德在良夫谷古乃反

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齊谷如故伐之屬穀作

牆公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荀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大夫同時而聘魯方良焉待其大夫不敢與列
國故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鄭伐許

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蓋宋共公初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襄公立十八年卒

杞伯來朝

將黜叔姬先來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宣叔也臧文仲之子



公如晉

傳載晉侯見公不敬公欲叛晉季文子不可曰晉侯必不免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故魯欲叛之也

葬邲莫公

三月卒夏而葬速

秋公至自晉

夏如晉而今歸也

冬城郟

岷隱曰郟有二東郟甚邑魯所爭也西郟魯邑今

新城也定公時齊歸郟讎龜陰之田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郟以為固左文謂欲叛晉而城郟者非也木訥曰西郟近齊以為懼齊之復見齊則然矣左氏以為備晉則郟去晉遠矣鄭公羊作運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况今悼公居喪未逾年親自伐許石氏曰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內女見出曰來歸



仲孫蔑如宋

蔑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錚諸穀注錚叔齊地也岷隱曰魯畏晉故其大夫逆女而僑如歸之首公羊作秀

梁山崩

梁山韓地晉滅韓故屬晉左氏傳晉君伯宗伯宗以壻人之言告以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秋大水

書災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周定王立二十一年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載許靈公親鄭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請成于晉岷隱曰鄭之貳晉久矣一旦請成于晉晉所甚喜故會諸侯以同盟以後鄭人之服晉景公於是有所驕泰之心矣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孫自會



去冬同盟羸牢而今歸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峴隱曰按左氏云季子文子以審之功立武宮非禮也隱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邲之戰潘崇與許崇子欲祭武庫之類也公羊之說則不然以武宮爲武公之宮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峴隱蓋兩存其說不諷曰魯祀周公爲太祖伯禽爲太室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說蓋不經矣鄭文滂曰武宮講武之宮自審之役四外出而大得志故立武宮備戎事也是不以爲廟也然愚按武公名敖伯禽九世孫戊公十一世祖若果世室不應中殿木訥夾祭之說似矣然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後立則謂武宮非廟不可也或者季孫行父以伐齊爲功故立武宮以誇如前二義皆謙之歟

取鄭說

左氏傳注觀附庸國也公羊以爲邾邑未知孰是然諸家多從左說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載晉帥鄭僑伐宋晉師過衛欲襲鄭伯宗之師還衛人登陴棘石林曰與經絕不相類且晉僑伐宋而反欲襲衛亦首尾自相戾愚按此止當依經文衛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父不朝今朝以修好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者叔肱之子子叔聲伯也高閔集注曰晉召之欲使魯伐宋也蓋本左氏說

壬申鄭伯薨卒

葬悼公立二年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伐宋

左氏謂受晉之命而伐之也然去年蔑方報華元之聘今遽為人殺而伐之又二子各私其軍潛師侵掠且宋一辭會晉既命衛伐之又命魯伐之皆非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討其從晉且鄭新喪而伐之此其為楚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謂晉遷新田而賀之也



晉欒書尹帥師救鄭

左氏載欒書出而楚還趙同趙括欲戰欒書力過之亦還岷隱曰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卒以救鄭之功主將善御下也救公羊作侵

七年春王正月虺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虺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孫炎曰虺鼠如鼠狼鄭夾滌曰草鼠而微黃黑鼠之師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木訥曰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天示譴也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天豈真僭哉

吳伐鄭

吳今平江府郡今淮陽軍下邳縣相去本陽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其始大也於是季文子有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之憂初吳本受盟於楚自楚之申公巫臣沮子重所請之賞田挾子反所欲之夏姬逃於晉而子重子反殺其族巫臣自晉適吳通吳於晉教之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至是而又陵中國矣楚之患漸定而吳之擾方始岷隱曰荆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鄭中國莫之問故駘駘焉交亂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無魯好者再世矣今宣公來朝修舊好也

不郊猶三望

不容郊天而猶祀地此龍甬僖公之緩舉也三望之義已見僖三十二年

秋葵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岷隱曰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爲之大會諸侯亦能囚楚之鄭公鍾馗以獻於晉其辭可以有爲

矣伊川曰同盟于馬陵者諸侯同心亡病楚也特莒

初服莒舊服于齊今齊來而莒亦隨之也

吳入州來

州來今壽州下蔡縣故城也楚人取之爲邑而吳今入之吳楚之爭自入州來始蓋入州來則來近楚

冬大雩

穀梁曰父無爲雩也或者雩本星祭魚豨俗用爲他祀歟

衛孫林父出奔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孫良夫專兵而林父世卿故定公惡之而奔七年而晉侯強反之於晉終以戚叛則定公惡之是矣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二年行父從晉伐齊取汶陽田齊既敗而事晉故

晉又使魯歸之於齊七年之間一子一奪皆制於晉行父私於韓穿曰汶陽敝邑之舊也然不敢爭

晉驪書帥師侵蔡

蔡迫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中國盟會文十五年晉郤缺伐之不能反前年晉驪書敕鄭因而伐蔡楚師救之不戰而還晉未得志故再侵蔡

遂侵楚獲申驪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謂聲伯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聘者聘共姬也宋公使來納幣者宋公自主之也共姬魯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葉石林曰趙朔晉侯之婿朔死而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朔之室諸於晉侯使藥氏卻氏證同括將爲亂而殺之愚按同



括嬰皆盾之弟朔盾之子武又朔之子隨朔之室畜於公宮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豈蓋之患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爲趙氏後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安有晉侯外孫畜於公宮而待外人抱匿之者哉況殺趙氏正朔之室之謀非欲殺朔之子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岷隱曰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後四年因會伐秦道過京師息汗馬之勞爾愚按魯不請命天子反賜命而魯又不往拜之春秋之世倒置一至於此賜公殺作錫義則同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亦非有異義泰山孫氏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曰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士燮來聘者以邾成於吳而請伐邾也魯於邾爲親賂使緩兵士燮魯之行父懼而使宣伯會伐邾士燮曰邾蕞爾小邾何足以煩二國之謀而重勤



四國之師哉非難於鄭難於具也薛氏曰具伐鄭不能救鄭服具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
衛人來媵

諸侯娶一國則二同姓之國往媵之國三人凡九女
伯姬將嫁故衛來媵伊川謂伯姬賢故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孫覺經解曰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絕其妻死歸其喪春秋以其非禮書之趙氏曰叔姬絕於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公至自會

傳謂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而會于蒲張氏曰自此執鄭盟晉紛紛甚矣蒲衛地之屬

開封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岷隱曰伯姬之賢魯人尊之故既歸宋復使上卿致女以撫問其已至晉人來媵亦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立十七年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自邲之戰從楚者十年自蟲牢馬陵之會楚方備吳未暇爭鄭在晉者亦五年今年蒲之會鄭方從晉楚以重賂求鄭鄭復會楚子鄧故晉執而伐之然非禮甚矣適以激鄭之貳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五月而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魯而伐之國小而潰鄆者莒魯所爭之邑楚又乘勝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傳曰諸侯貳故也趙氏曰宣八年晉成以白狄伐秦今秦桓亦以白狄伐晉狄介秦晉之間惟強者用之

鄭人圍許

時鄭伯方執於晉而鄭及圍許傳謂此公孫申之謀示不急君也岷隱曰豈有君見執外示不急之意反與師以伐人有如激晉侯之怒其不重爲君累者鮮矣按明年鄭伯歸殺申以鄭用其謀改立君也

城中城



注中城東海邑不訥曰楚伐晉入鄆逼近魯故城

中城以備不虞或曰魯之內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曰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之不享僭禮如此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用公孫申之謀晉其被執之君不問立子驪見

殺又立髡頑晉欒成子曰鄭人立吾我執一人焉

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趙氏曰晉言

公欲歸其君而鄭不求欲殺其君而鄭不服故視

顏以合諸侯伐鄭而歸之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孺乃庚辰

晉景公立十九年卒許氏曰當景之世楚莊入陳

圍鄭圍宋殺晉子邲中國大絀徒從事赤狄潞氏

迫楚莊沒始得爲羣之役以服齊僅不失霸

晉景嗣霸勳諸侯相與同盟二曰斷道三曰

蟲牢三曰馬陵四曰蒲蒲之盟以歸汶陽之故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侯貳晉爾木訥曰晉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
不順即命魯衛伐之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反前日
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公如晉年喪傳云晉止公送葬諸侯無在者先儒
謂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公自取魯蓋晉以反魯
汶陽之田而疑公故釋之

冬十月

書備四時公羊傳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留晉九月始歸

晉侯使卻擘來聘已丑又卻擘盟晉季孫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

公自汶陽之田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已
開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左氏謂公請受盟而
後使歸卻擘來聘且涖盟季文子報聘亦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云宣伯聘齊以修前好張氏謂迫於晉之辱而
不得已者也岷隱曰晉使我歸田于齊齊未嘗遣
使至晉是德晉而惡魯也今僑如修好未幾而求



昏齊卒無報聘則魯爲齊弱又矣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載周公楚惡惠喪三族之逼又與卿士伯與爭政怒而出奔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魯自絕于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傳載晉使楚囚鍾儀歸求成於楚宋華元因是會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瑯澤成故也夫訓

曰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爲瑯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愚謂止憑經文足矣瑯澤公羊依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載狄侵晉晉敗之于交剛岷隱曰春秋時狄患最重齊霸之初狄方爲患威公不能治也晉霸之衰狄人微弱晉乃能屢勝之春秋於晉敗狄之事纖悉備書幸中國之猶能自強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二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宣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傳載秦栢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使呂相絕秦而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張氏曰晉以私怨報秦其義不足以令諸侯故卑辭以乞師諸侯已絕迹於京師一百餘年今因伐秦過周因講朝禮故書如京師而不書朝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王也戴氏曰公無朝王之心道過京師不得已而行朝王之禮書公自京師書公至自伐秦見初心之所存而終事之不可掩也曹伯厲卒于師傳曰閔之也蓋曹宣公立十七年爲晉伐而死于行不得其所也

冬葬曹宣公

傳載子臧逆宣公之喪公子負芻居守乃殺其太子而自立既葬宣公子臧將士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子臧賢公子季子札所葬而效者也負芻是爲成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季佗也

百衲孫林父曰晉歸于衛

林父奔晉已七年衛侯如晉晉侯強見林父定公不可既歸而晉使卻鞮送之衛獻之出奔禍根往此衛自元頃以臣杭君皆晉為之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張氏曰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載鄭子罕伐許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申叔之

封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葉鄭自成三年再伐

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稱名不稱氏者一事再見因上文也稱婦有

姑也于時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殲卒

衛定公立十二年卒

秦伯卒

高陽集註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五月而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初東門氏公子遂立宣公有寵其子歸父繼世專政謀去三桓未遂而宣公薨三桓逐東門氏歸父奔齊魯立嬰齊以後東門氏杜氏注曰立為襄孫子歸父之弟襄仲即公子遂之字以字為氏故曰仲嬰齊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傳云會于戚討曹伯負芻也愚按有謂魯殺曹子自

立是可討也然與之會然後執之若伯而致之非討之義張氏曰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立十三年卒

楚子伐鄭

木訥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拒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子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葬宋共公於是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蘇氏曰華元將討之而力不能故出奔晉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劉氏曰元自晉歸使國人攻相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蓋說者謂山即蕩澤之名而魚氏與蕩氏皆相族也木訥曰左氏載元之奔也魚石止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載魚石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合於經蓋山與魚石均宋之亂

臣故山見殺而魚石奔復倚楚而入思按傳與經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繡邾人會吳子鍾離

傳始通兵也注鍾離楚邑淮南縣其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趙氏曰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也高氏曰其實夷狄反安坐于鍾離以待中國之會葉氏曰成公之末楚浸衰而吳驕強天下所恃者晉而已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天下無不



聽於具焉離楚邑今濠州

許遷于葉

避鄭依楚也傳云楚遷之葉今汝州葉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

范甯曰雨著木成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公子喜穆公子子宰也侵宋伐喪也鄭叛晉從楚

故為楚侵宋自攻其類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書災

魯侯使鬬廉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楚子鄭伯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鄢地也是役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

故殺之自晉敗于必楚師橫行中原今厲公戰

而勝之洗中國二十餘年之恥岷隱曰鄢陵之戰

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

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



公之志驕矣愚觀晉既敗楚范文子立於馬前曰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蓋知厲公非保功之君也果
難死鄆陵鄭地會開封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謀欲伐鄭鄭未服也當叔孫僑如與君母穆姜謀
作難公至後期故晉不見公沙隨宋地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注曰尹子王卿士也木訥曰晉侯敗楚鄭之師于
鄆陵鄭卒不及今又以王命伐之

伯歸自京師

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歸之京師
改立賢公子子臧子臧不肯盡戮其邑與卿而不
出故負芻復得歸鄭木訥曰曹成殺世子而自立
幸晉有尊周之心不自裁歟而歸曹伯于京師主
苟因是而用其威福之柄天下孰不震懼矣方置
而姑息之諸侯判然知王法不復行其何忌而不
為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為周王惜之愚按曹伯
復歸而不書名諸家說各不同竊意突突卒立故
出入必書名以為別曹成之位已定三年不待書



名為別耳恐無他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兵十月初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黶盟于苞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叔孫僑如與穆姜謀去季孟而取其室使晉因季孫在晉殺之而已殺孟獻子於魯故晉執季孫而舍之莒丘吾丘晉地也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故晉與季孫盟而還之叔孫僑如謀不遂而出奔公歸而刺公子偃偃者公之庶弟穆姜謀亂晉怒公而指偃可伐公故也僑如既奔齊魯文豹以

後叔孫氏莒公羊作紹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以為衛救晉也不訥曰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而書侵耶愚謂此經文之所無但據經文謂衛侵鄭足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葉石林曰單子主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言尹子單子鄭恃楚不服晉復謀討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



益何補趙木訥曰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鄆未
反故遂與柯陵之盟戴岷隱曰前此諸侯屈天子
之卿為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為
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倍甚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載慶克通于靈公母嬖孟子蒙婦人衣萊菔
而入鮑牽見而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
以告夫人怒及國子相靈公會而歸孟子諸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且諸國子亦知其謀故公
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弟高弱奔盧

九月辛丑用郊

木訥曰魯之下郊自成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
前此雖以史遷請之平王得用郊猶疑其僭而卜
之未遽用也成公七年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
嘗卜之五卜不從遂不郊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
終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
前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書不
在定哀其用之始於成公用與用田賦用致夫人
同謬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為用人其支離一至
是哉



晉侯使荀登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傳載諸侯伐鄭楚救鄭諸侯還晉至此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力之反市彭反

公孫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嘗請行父於晉者也與前仲嬰齊同名耳卒于狸脰者從公伐鄭還而道卒脰公羊作較穀梁作蜃

十有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書災

邾子貜且卒

獲且立四十年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躒卻至

左氏載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晉童嬖而怨卻氏請必先三卻遂殺之皆尸諸朝又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穀梁曰禍於是起

楚人滅舒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左氏曰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故楚滅之



十有八年春三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殺其
君州蒲

傳載樂書中行偃殺胥童又使程滑弒厲公而迎
立周子年十四是爲悼公蓋胥童嘗誘厲公殺三
卻又親劫樂書中行偃故二人殺胥童繼弒厲公
近世張洽受春秋於朱文公者也其集註謂聞之
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曷爲不言二
臣弒之孟子論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晚用小入殺戮無
專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

心尚可行易位之權而遽弒之夫二人嘗以君事
之矣故稱國以弒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遂不臣者
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審喜之比故也木訥趙
氏曰厲公之興嗟然修文襄之業敗狄伐秦既如
其志當具楚並興欲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
遂合諸侯以會具于鍾離蓋疑吳楚合則中國無
以抗之也具旣我附明年遂與鄆陵之師大敗楚
鄭謀亦深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是時不退而
修德乃遷怒魯之後至沙隨之會不見公旣而上
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忿無所洩



內疾卿佐立其朝者儼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之逆成嗚呼剛暴之君可不監哉愚按張氏詳其一時取禍之患趙氏詳其平日紹霸之勤故并錄以備參考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乎君母君母怒國子之譖克也譖國子既而慶克以君命圍高弱於盧國子往殺慶克于盧師以殺叛齊侯與盟于徐闕而復之既叛而復仕其朝故齊侯殺之于內朝之宮然齊侯使慶克之子慶封為大夫則又於禍矣

公如晉

晉悼公嗣位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華元討相族而魚石奔楚故魚石借楚之力伐宋而復入彭城彭城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方朝晉晉使范宣子來謝其朝晉悼公交鄰有道如此

秋祀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傳稱祀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邾宣公初即位



而來見

築廧園

杜氏注築廧爲廧死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也

冬楚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讎

旁打也
丁反

晉謀救宋也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晉侯新立因爲同盟

丁未葬我君成公

五月而葬

成公立以正薨死以正世通承嗣國家無事會晉春秋以來惟成公一人而已然作丘甲始用郊其失不少又內制於行父掃四大夫之師以報歸父謀去三桓之死外制於強晉得汶陽之田而復見奪弟景公之喪而輒見止如沙隨之會而不得見亦惴惴度日爾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欒羊食寧華元衛甯殖曹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魚石自宋逃楚楚伐宋而納魚石於宋之彭城此
去年之夏也至冬又復侵宋蓋既已納魚石據宋
一邑因爲吞食之謀未已也時晉悼公以十四歲
新立即會諸侯之師以救之師至而楚師還宋因
辭諸侯而請其師圍彭城至是晉大夫帥諸大夫
共圍之彭城降晉晉以魚石之族五大夫在彭城
者歸而實諸執立於是彭城復爲宋有本諺曰伐
叛討逆霸王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爲
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
其職也

夏五月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魯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鄭從楚伐宋者也晉既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
之師次于鄆者爲之援也鄆鄭地也楚之侵宋者
攻晉之所救也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
晉降彭城以魚石歸遂伐鄭而以諸侯次鄆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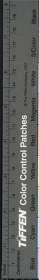


放義而行者也。戴氏曰：韓厥身自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韓悼公圖霸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若此，宜其能成霸也。趙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圍楚，而不懼。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關其民也。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為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韓厥公羊作韓，屈鄭公羊作合。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在位十四年崩

邦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剌來聘。晉侯使荀躒來聘。岷隱曰：歷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為然。意晉悼初立，屈已交諸侯，當次鄙之役。晉侯衛侯實次于戚，以為之援。故謀而聘，魯然愚按：先儒皆以天王崩不奔喪而朝聘於魯為非。此又正本之論，而春秋時習俗之所不識者也。若邦之來朝，則高氏謂公方四歲，安能以禮相接。然則此殆禮之贅，又非來聘者。



比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天子七月而葬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木訥曰鄭成公爲人固而不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霸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受役於楚以成中國患謂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驛悼公伐其叛臣而取之義聲震

夷夏逆順視然矣何爲尚爲楚而伐宋耶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論古

成公立十四年卒左傳載其臨死不忍葬楚之言高氏曰不言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許氏曰鄭豈以中國爲終可畔既蒙楚之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諫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木訥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



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
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及以楚
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爲楚所化則
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非
伐喪也愚聞之先師亦曰三國成師以出木以伐
而以侵者正避鄭之喪也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左傳載會于戚謀鄭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
知武子曰善齊崔子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
皆齊故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於是今年冬戚
之會齊滕薛小邾皆至遂城虎牢木訥曰合六國
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
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德初立儻一爲楚所
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
歲之間三合兵車伺諸侯之不憚煩哉

巳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齊盜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曰通嗣君也杜氏曰豹僑如之弟也木訥曰



叔孫氏自公孫滋叔孫得臣再出爲卿至叔孫僑
如其橫滋甚反諸成公及季孫行父于晉事敗奔
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勿未能君盟會
征伐專於仲孫蔑者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爲正
卿則董矣故季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豹得臣之
次子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翟穀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齊滕薛小邾聞知武子之言故皆來會既城虎牢
鄭人乃成呂氏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鄭服

則楚自遠苟堂城之是也非取其地而有之也故
不繫之鄭陸渾曰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其取而不繫之鄭張氏洽曰虎牢所以不
繫鄭者鄭晉華即夷堂遂以爲中國患悼公動天
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
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圭討不服之國地邾鄭之
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木訥趙
氏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晉悼初圍宋
彭城爲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此一國之功
也晉楚爭鄭五十年卒叛下服惟強是從鄭成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虎牢古號國鄭得之爲制邑至是爲虎牢在漢爲成皋今爲孟州汜水縣嚴險關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泚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蒞是盟而天下無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此天下之功也愚按此役諸儒多責鄭不能自守其險而反爲晉取然使鄭能守此險則爲楚以戡中國今晉取此險則可拒楚以安中國諸儒之爲此說者豈不知夷夏之辨以何不責鄭之不從晉反責鄭之不守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載公子申爲令尹多受小國之賂以逼于重子辛故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載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而吳取其駕獲鄧康駕良邑康亦楚之良所獲不如所亡木訥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晉厲公會吳



於鍾離實有堪焉鍾離一會而吳無仇晉之心楚
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
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
之患得以少綠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
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
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
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掬其東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公至自晉
如晉者朝霸主也公時方六歲相其行者孟獻子
也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
于長樛張氏曰長樛近晉之地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營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木訥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必霸諸侯之效在
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隻
矢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取獨為夷亦遣袁僑
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
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
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



固苟復自與之盟則表僑實抗而霸權不專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原僑無抗君之罪愆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表僑何得為專愚按此役說者至其不當盟單子竊意齊相始假王人為重故首止葵丘會王人而不敢同盟世變日降晉厲之世王人之同盟屢矣久而自同於列國今不待請而自至晉俗既成雖以悼公之賢不知革其非此可為世變歎

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今晉以陳鄭既復而伐許不訥曰許為鄭虐遷三葉以避葉逼楚倚楚為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晉必能興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立三十年卒木訥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高氏集註曰玄經有言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為雞祥



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於夏矣晉子曰吾何求哉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妣氏姓襄公妾母也妣公羊作弋法呂女也

葬陳成公

五月而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杜氏曰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詩氏曰傳語季文子
不欲以夫人之禮葬定妣志復古也不得已於人

言而卒夫人之禮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鄭來溪

曰既君則母同正矣然適母薨而後可得伸其葬

也妣公羊作弋

冬公如晉

左氏載請晉以郟屬魯也時公方七歲蓋代其言
者孟獻子也

陳人圍頓

頓小國也傳載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木訥曰頓楚之與也陳初從中國而遽圍頓故

明年楚伐陳



五年春公至自晉

去年冬如晉求郟今始歸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者子國也子產之父鄭僖新立使來通好

叔孫豹郟卅子巫如晉

去年冬魯求郟於晉故今穆叔率郟卅子同如晉

以成屬郟此左氏說也公羊則謂郟迫於莒故魯

率之通晉愚恐兩說俱有之

仲叔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氏載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故魯衛俱

受晉命往會之善道公穀皆作善道云云六地也不

訥曰吳晉將為戚之會而魯衛實鄰於吳故晉命

以通好焉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為吳

如此

秋大雩

旱祭之潛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怨陳之復歸于晉也祭令尹子辛之侵欲於陳

故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鄙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木訥曰鍾離之會晉會以會晉率諸侯世會吳也戚之會不殊會吳晉兩欲而為是會也陳鄭歸晉楚方內憤殺公子壬夫將有疆場之事此晉所以願求於吳也吳既與晉楚公子嬰齊薛帥師伐吳此吳所以願交於晉也吳晉同欲故十四國之君歡然相濟

又戍陳

知楚將伐陳故諸侯以兵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諸侯雖戍陳而楚猶伐之故諸侯又親救之楚殺其令尹而出兵晉范宣子預有失陳之憂諸侯以兵戍陳已非上策戍又不足以禦則事亦極矣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稱其忠於公室然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行父實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焉金玉也多



矣杞及其子益專且散然則小廉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向使淫侈如齊慶封適足以殺其身烏能成其私也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高氏集註曰自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杞桓公繼立九七十有一年呂東萊曰杞入春秋至此始名邾滕杞微國其卒或名或不名國微不備禮乎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載華弱與子蕩少相狎長相優交相諉子蕩以弓楛華弱于朝乎公見而逐之亦逐子蕩

秋滕杞桓公

杞始書葬始能通也

滕子來朝

左氏謂滕成公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鄆間於魯莒之間前此邾莒伐鄆魯救之有狐駘之敗前年魯請於晉以鄆屬魯叔孫豹嘗以鄆世子同如晉矣去年秋復以屬鄆爲不利而辭之蓋以力不能及鄆也至今莒遂滅鄆呂氏曰莒鄆小國自目威亡晉悼公爲時盟主亦莫之弔蓋是時



禮義身絕滅國弑君皆目見之孰不以爲甚異哉
雖晉悼號爲賢君亦莫能正也愚按莒之滅鄆春
秋具有本末穀梁乃以鄆立莒之子爲子謂神不
敵異姓之祀爲滅雖胡安國獨宗其說而劉氏孫
氏戴氏皆嘗辨其非劉曰若鄆取莒爲後豈非鄆
子不當復莒人孫曰立異姓而遂書滅不惟於
義不明亦何以爲訓此蓋莒人因鄆不順其立異
姓而滅之爾戴曰鄆請屬于魯則鄆之勢迫矣莒
既滅鄆季孫宿如晉見魯之不能救鄆莒人滅
鄆勢所必至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曰穆叔如邾聘且修平謂平四年狐貍之戰

季孫宿如晉

宿季孫行父之子也左氏謂莒滅鄆故來討宿遂
如晉然魯雖嘗請屬鄆既而辭之矣滅鄆者莒也
晉不問莒而反問魯何耶木訥曰宿父喪未葬而
執使命知出卿以固位而已襄公幼弱蓋非公意
宿自爲之愚聞之師亦謂宿嗣執政往見以植私
交

十有三司齊侯滅萊



齊國萊又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萊姜姓
例稱滅同姓書名今齊滅萊不名則例之說不通
矣

七年春郊子來朝

郊自出伯姬不通於魯成公嘗會晉伐之今始來
朝公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歸咎於既耕而卜蓋不知天之不飲其僭
也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其先別葬來歸現之後王命爲小

邾至夏三朝魯

城賁

季武子城其私邑以自強定公十二年城欲墮之
而不可得者也書今沂州費縣

秋季孫宿如衛

傳以爲報子叔之聘然子叔之聘七年矣宿初執
政疑自締私交也

八月螽

蝗也書災



冬十月，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謂報季孫宿之聘，且尋孫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覺，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逃鄆。鄆于城父

楚圍陳，諸侯謀救之，陳侯畏楚而逃，故不成救也。

伯卒于行，三傳皆以爲見弒，然且當以經爲正。鄭僖公也，立五年卒，頑公殺作原，鄭祿操。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云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吳葬鄭僖公

五月而葬，王氏曰：傳載子駟弒公，然諸侯方會其郊，子駟其敢然乎？觀九年與晉爭盟，詞不少屈，而晉人不以爲討，其不爲不義可見矣。蓋子駟爲政多殺，羣公子疾之者衆，因公卒于外而誣之，黎氏曰：若君實被弒，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弒君豈有以實告者乎？趙氏曰：若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貶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慶

僖公方葬，鄭乃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



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楚穀梁作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立公至自晉

趙氏曰晉既失陳而爲是會以觀諸侯諸侯皆以大夫聽命晉之霸業墮矣孫氏曰邢立之會公在晉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襄公微弱政在季氏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蓋鄙在魯東其田接於魯而經界不明故伐我以正之魯既無鄙

此有莒患矣愚按此莒人以兵城魯明矣孰謂以其子繼郕爲滅曾耶

秋九月大雩

爲旱禱也大則僭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自是鄭又與楚平王帛待于二竟惟強者是從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成公之母襄公祖母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左氏載諸侯伐鄭將脩器備饗餼饋歸老幼居疾

于虎牢鄭人恐乃行成然子駟爭盟豈欲唯有禮

強者是從既盟而楚伐鄭鄭又與楚平蓋手帛待

二竟此鄭之素謀子駟尤力主從楚之說也先師

嘗謂其無夷夏之辯趙木訥則謂晉欲得鄭當先

制楚制楚當先結吳以椅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

不敢長驅鄭郊愚謂鄭處晉楚之間亦難矣晉不

幸而遇楚之強謀所以安中國亦難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公至自會

杜預



相楚地吳子壽夢在相晉悼公會諸侯以往會之
先師謂晉方惠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會於彭
城之相所以道吳之來路趙氏謂會吳所以倚楚
倚楚所以爭鄭相之會吳既向晉楚恐吳之議其
後故晉兩合諸侯以伐鄭鄭果如蕭魚之會石氏
曰蕭魚之後楚更重吳不復爭鄭矣偃陽姦姓小
國左氏載晉取之欲以封宋之向戌向戌辭而以
歸之宋許氏曰涉楚會吳而因道以滅人之國中
國之禮義盡矣何以昭格荒服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木訥曰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
不救宋而伐秦以報私怨非所以霸也先師則曰
楚取彭城欲以援晉晉滅偃陽則楚不得而問彭
城偃陽歸宋故楚連鄭師以伐宋去年秋秦嘗乞
楚兵以侵晉而楚爲之援今晉師伐秦亦悼公制
楚之規模也覺此說尤長

秋莒人伐我東鄙

鄙爲莒得故莒再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黨焚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故再伐
虎牢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滕薛之上以其先
至而躋之也非禮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盜一日而殺三大夫鄭無政刑矣左氏載子駢侵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田故五族聚君不逞之人
而殺之子駢駢之字也趙氏謂子駢當國鄭受兵
無虛歲宜其禍生肘腋張氏謂鄭之從楚以勞中
國皆公子駢之罪公子發公孫輒惟駢是後惡積
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
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所以不稱殺其大
夫駢公穀作斐

戊戌鄭虎牢楚公子貝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載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鄭人晉平楚子
囊救鄭晉荀偃曰我實不能禦楚鄭何罪不如還
也楚人亦還前城虎牢不言鄭此戌虎牢而繫之
於鄭若蔡氏云城則取而城之故經有城楚丘城
緣陵皆不繫之國戌者以兵守衛之故經有戌衛
戌陳皆繫之國先師王氏云城虎牢不繫之鄭者
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為中國守險以



制莫非爲鄭而城之也成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爲鄭而成之也此說尤明白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此季氏欺襄公幼弱始三分公室而三家各有其一也然周禮有大國三軍之說諸儒多謂三軍乃魯之舊而今以爲作劉氏意林曰至襄而作三軍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宣三軍明二軍猶在也孫復發微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此一說也

魯嘗止三軍今始分而三之也

詩曰公徒三萬此三軍之數也至成公而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見於魯之

戰則有加於三軍也鄭交滌曰宣成以來魯有五

卿鄉專一軍及季氏逐東門氏而立嬰齊又將逐

臧孫統而立臧爲東門與臧氏二家弱而不能軍

其民故三家分爲三軍而專之此又一說也謂魯

舊不止三軍今始并而三之也二說未知孰是然

前一說以周之舊制言後一說以魯之強僭言恐

春秋時無復守周制若強而僭者則魯死大夫之



實也在來者考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崔氏曰郊之用辛也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卜不從則已矣四卜過也然崔氏之說以郊之常禮言而魯之卜不從乃天之不啟其禮也

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左氏所載鄭之侵宋者鄭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而後與之也論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行成故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子又伐宋者楚未知鄭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又會諸侯伐鄭而會早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也楚執鄭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于楚楚無以制之而姑執其行人以世積也夫鄭自公子驪公子發公孫轅三人



決於從楚故鄭歲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子既爲盜所殺于長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嚮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己而後謀以絕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之會則弱功之盛也趙氏曰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寸兵不折隻牲不敵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下於威文耶鄭氏曰蕭魚之會晉救鄭囚絀斥疾楚役掠是舉也可爲春秋盛德事比於召陵有光焉書楚執負霄於蕭魚之下見鄭人之心已服楚人之力不競晉悼之功爲不爭也程氏

曰鄭不可信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自此鄭不背晉者三十四年師氏曰諸侯之無時暫寧者皆鄭之由也至悼公用魏絳之謝和戎以收五利之功息民以致三駕之勝遂能再合十二國之師以肆伐而鄭之君臣始無三志振諸夏之威奪強夷之勢是可嘉矣按去年秋會諸侯伐鄭者晉悼公之初駕也今伐鄭而盟于亳城比者晉悼公之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晉悼公之三駕左氏曰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此也蓋七公叔作京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之役且秦景公之妹爲楚共王夫人故爲楚伐晉然楚既無以爭鄭秦亦安能當楚左傳書晉敗績而經不書者無傷晉之大體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較治之今又圍魯邑故季氏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自穀梁稱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諸家自此爭攻季孫之生事夫季孫固可責也然魯皆季孫爲之也又鄆固不受命救台亦果受命者乎故既流譏而問無齒決穀梁之謂矣莒小夷也滅鄆而遂伐魯威威不已季孫之施報方略與相當此事莒可罪而於季孫固未暇議也

夏齊侯使士魋來聘

鄭人既服遣使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兵子乘卒

吳壽夢立三十五年卒吳壽夢始大楚畏吳之議其後始不敢肆擾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鄭不可得而楚姑泄憤於宋楚於是無能爲矣

公如晉

拜士魴之聘此事朝之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報聘而今始歸也

夏取郟

郟附庸小國也左氏稱郟亂分爲三晉師救郟遂

取之先師謂季氏柄國兼地自廣也許氏曰晉始

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晉取郟不討取無大亂而

而已郟公羊作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立三十二年卒自以嘗敗于鄢欲讎以靈

若厲

冬城防

高氏集註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

鄙國防則城防者畏齊也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

一近宋雎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

會齊侯于防是也曾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

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



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康宿殺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時吳壽夢已卒所會者吳新君諸樊也左氏載吳敗於楚告于晉向之會爲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任氏曰晉侯始汲汲會吳將以謀楚也鄭國既服楚隙亦解故諸侯不令但使大夫自是之後歷襄昭之世不復與吳會歟則會吳非晉所欲也趙氏曰悼公賢君豈安於革夷哉哉方內有所軼勢不得已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書災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比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木訥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非也然自是一代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出奔齊

傳載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而弗食二子作亂



立公孫剽公出奔

昔人侵我東鄙

注曰報入鄆也木訥曰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爲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焉彼夷狄之苟安辨曲直之理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溴梁之會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爲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戎狄之情非威無以制之也

秋蓬公子貞帥師伐吳

石林曰經書楚伐吳而已傳稱吳敗楚師于臯舟不足據木訥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謂楚不得志於中國者吳實爲之梗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其謀尤出共王之上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刖宋華閱衛孫沐父鄭公孫萬嘗人邾人于戚

左氏載衛孫沐父逐衛獻公而自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定剽戚衛地也沐父之邑也木訥曰釋賊不誅及定剽位何賴於霸王哉愚按荀偃本亦執賊故爲逆賊沐父謀而成其亂於沐父之私邑凡九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



晉悼坐苟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黜弒而衍歸衛
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爲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
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釧

傅柳向戌來聘且尋盟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

釧崇向戌也公弱甚矣張氏曰釧魯地

釧夏逆王后于齊

注釧夏天子之士也傳逆王后御不行非禮也

夏齊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郭

成孟氏邑也張氏曰公救成比至遇灌侯或已解

圍而去故公不進傳請畏齊不敢進似誤矣若實

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書至也戴氏曰齊圍成而

公親救既而二卿城成郭用見孟氏之強公不敢

不出而二卿合比以弱公室也葉氏曰前圍而公

救之圍過矣今三氏復各以其軍爲之城著三家

之自爲政也先師嘗言三家私相封殖城實則叔

仲以媚季氏城成郭則季叔以私孟氏馬按魯自

作三軍魯國已盡爲三家之有而成又孟氏私邑



說家反責襄公不能救成致邲壞而非時以城者
殆腐儒之談不能高論其世者也邲外城也孟氏
蓋因是益固其中至定公十二年公圍成而不可
藜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書災

邲人伐我南鄙

邲黨於莒而附齊故齊伐我北鄙邲伐我南鄙魯
告晉晉將為會以討邲莒晉侯有疾乃止許氏曰
魯自文襄失政齊與邲莒文伐其國由民分於三

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生十四年而立立十五年而卒壽甫三十
其經營邲鄭時年方二十四五功視桓文而德則
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饋三郤誅厲
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
文公之業一為宋圍曹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
而得陳鄭外抗強楚內連東吳蒲魚之會未戰不
盟楚不敢爭鄭不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
功業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難



德矣以傳觀之悼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抑亦內外
兩治者歟其爲國也施舍已責速賑寡振廢薄康
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矣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故不偏官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威文之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泲梁
戍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聞古

晉悼公將爲會討邾莒果而卒晉平公初立卽

速葬其父會諸侯于泲梁執邾子莒子以歸自謂
討有罪能繼父志矣然因欲速反使其父悼公以
中夏霸主下從大夫三月而葬之禮又身方居喪
而速會諸侯以諸侯晏行歌詩之事諸侯感在而
反使大夫專盟邾莒皆諸侯而反使大夫得執之
以歸故高厚逃歸而齊怒滋甚又侵我北鄙矣晉
平之不克繼如此

五月甲子地震

記災異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戴暉隱曰許侯欲遷于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迫許之請可念也晉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猶未甚怒也獨許鄭有宿怨鄭伯身從諸侯甘心於許故以鄭序晉上爲鄭主平是師也趙未訥曰許爲鄭害遷於葉以依楚中國失託實鄭之由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許故也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而失則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

郟莒之黨相與伐我者齊晉執糾莒以齊故也故齊益伐我至於圍郟

大雩

旱而禱也大則禘也

冬叔孫豹如晉

以齊伐我故也齊自恃霸餘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令穆叔往晉告急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郟子卒



知宣公立十八年卒經公穀並作嘯

宋人伐陳

高氏集註曰七年鄒之會陳哀逃歸自是十年不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林父之子孫蒯由于曹而見諾故石買為之伐之曹人愬于晉故明年晉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素貳晉以虜魚魯平公又一旦執其相與伐我之邾莒所以重齊之怒而其舊之權嘗三伐北鄙再圍成今君臣又分攻其二邑蓋楚方不撓中國而齊以中國反自撓中國矣

九月大雩

旱祭而儉者也

宋華臣出奔陳

傳載華淵卒閱之弟聿臣虜闕之子臯比賊殺其宰華吳宋公已因向戌之言而舍之矣國人遂瘞狗入其室華臣懼而奔陳木訥曰華臣奔而乃奔其君之讎君可疾乎



及邾人伐我南鄙

邾宣伐我己為晉執邾悼新立又復修恐此叛晉也此與齊也此祝桐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曰狄來

公羊曰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為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為行人而執之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魯婚姻之國今怒晉而泄之於魯三年而五加兵宜諸侯之所共怒也故同圍齊此隱曰春秋未有書圍者而此獨書見齊之得罪者多而諸侯之同心者衆也

曹伯負芻克于師

曹成公弒立工十三年而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石氏曰楚自蕭魚之會師不出者已七年公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而專政乃之來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十有九年春，至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管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漵水。季孫宿如晉。

盟于祝柯之諸侯，即同圍齊之諸侯也。故不再敘。晉執邾子者，以邾之為齊伐魯也。公至自伐齊者，圍齊後復歸魯也。取邾田自漵水者，晉怒邾之伐魯不已，故取邾之田以子魯自漵水為界也。季孫宿如晉者，拜其為魯伐齊且取邾田以子魯也。然晉救魯，司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柯，公羊作阿。

葬曹成公

計亦五月而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未服而再伐之，齊侯卒而還，不伐，喪也。齊靈公立二十八年卒。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蔑者，孟文伯之子孟獻子。孟子稱其有友五人者，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齊靈公死，崔杼立世子光。高厚傳公子牙，光立，執牙，故杼殺高厚。天訥曰：高既



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
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載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其所以伐之之辭曰盜
殺鄭三大夫時子孔知而不言也前年楚師至純
門子孔召之也然此其辭也專殺而又分其室者
私也子孔死子產於是始爲卿嘉六年作喜

冬葬齊靈公

秋七月卒至冬葬計亦五月

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齊嘗伐北莒伐東邾伐南矣故今
備西

叔孫豹會士甸于柯城武城

齊伐魯魯恃晉全齊以晉不伐喪而與晉平故穆
叔聘晉且城武城爲備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孟獻子名蔑之子孟莊子也莒自五年鄭
屠魚而明年昔滅鄭其後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
年常伐魯魯怨于晉晉嘗執莒子前年諸侯盟督



揚以和解之故令孟莊子始與之結盟迄三十年
昔魯不交兵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
會澶淵

左曰齊成故也不訥曰齊靈公卒晉士匄聞喪不
伐振旅而還齊又德之求成于晉晉合十三國軟
血于澶淵小大協和天下賴之愚按圖齊之役十
二諸侯環其郭靈公卒欲遷避而終不服今因感
其不伐喪而求服甚矣禮之可以服人也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稱邾屢伐魯魯以有諸侯之事弗能報今孟莊
子報之然魯已為魯伐邾取田界魯澶淵之會魯
又方與邾同盟矢不宜更伐之也孟莊子父喪方
新而盟昔伐邾葬橫如此急於攘魯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

傳載蔡文公欲改事晉畏楚不果而卒公子燹求
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燹之弟履遂奔楚陳之
慶虎庚寅專政誣公子黃與燹同謀黃亦呼於國



而奔楚思按澶淵之會獨陳蔡不與必諸大夫志
在楚也

叔老如齊

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於是釋然而修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書災

季孫宿如宋

傳曰報向戌之聘也宋人重賄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魯運歲困於齊邾首今晉爲平齊而執邾魯故往

謝之也

邾庶其以漆闞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漆與闞丘邾之二邑庶其盜之以
奔魯也左氏載志氏妻庶其以公之姊妹其從者
皆有賜臧武仲謂之貴盜臧隱曰昔莒僕以寶至
來奔季文子使出諸境甚矣季武子之有愧於其
祖也木訥曰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軍夷邾黑
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匪爲賊淵愚按此所謂春
秋三叛臣者也然魯之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
而庶其以漆闞丘來昭公如晉而牟更以牟妻防



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服以請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忝氏歟

夏公至自晉

如晉拜師踰時方返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載欒盈之母欒杵與其老州賈通懼欒盈之討也愬於欒祈之父范宣子誣欒盈將爲亂宣子信之使盈城境而逐之盈遂奔楚木訥謂盈將倚楚以入叛也按欒宣子獄廣公而免於討欒廡汰而以內亂言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燭變重矣但按石氏曰此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諸儒以爲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二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天道遠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難矣

曹公來朝

曹武公即位既於夷而始八月也



公會于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手商

任

左氏曰錮蔡氏也木訥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請侯以錮之盈亦何能為哉蓋懼其脅楚以久爾岷隱曰蔡盈實奔楚非晉所得錮也商任之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高氏集注曰范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與大亂此以私敗公足為戒也公羊穀梁皆於是年附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于廣任而歸也

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注子叔齊之子也蓋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是曰子叔敬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時繼魯自葵如齊范鞅知之故復為沙隨之會以錮之師氏曰繼盈非有犯上之罪徒以范氏私怨再會諸侯以錮之云云起其惡心而有曲沃之事夾漈曰齊侯陽會晉而陰納繼氏故齊晉之伍復與



楚穆其大夫公子重舒

追舒者令尹子南也傳載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
蘇氏謂罪不至死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書災

三月己巳把伯匄卒

匄及

把孝公立十七年卒

夏鄭界我來奔

界我者鄭庶其之黨也既納其叛邑又納其叛人

葬杞孝公

晉平公之母舅故魯會其葬而書把始此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十陳
傳載二慶專陳公子黃奔楚陳侯如楚楚用黃之
愬使慶樂往殺之而黃得歸楚木訥曰黃以君之
弟而見逐陳侯侯僅免為衛衛魯昭幸矣今能殺
二慶黃之謀楚之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自楚如齊齊因勝晉嫁女歸載盈入于盈之
舊邑曲沃盈帥曲沃之民以擊獻子以盡入絳兵



敗奔曲沃晉人置之搜傳力戰先入沃後入晉其
次第與經不同或者疑之孫氏曰此藥盈以曲沃
之甲入晉敗而後奔入曲沃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榆反

齊自恃霸餘素不從晉晉靈之世衛嘗爲晉伐齊
齊故伐衛以報其役志實在伐晉也豹救之而次
于雍榆者孫氏謂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
之強也木訥曰齊莊即位德士句之不伐喪姑與
晉平及其幸晉有齊氏之亂復伐晉以報平陰之
役然不修澶淵之好而修平陰之怨莊公亦好亂
樂禍者宜其不善終也

己卯仲孫速卒

此孟獻子之子孟莊子也莊子無適嗣公鉏長而
而愛其幼子名統故職武仲爲之立統是爲悼
子

冬十月乙亥職孫統出奔邾邾下

職武仲阿季氏意爲之廢長立少其長公鉏既見
廢亦爲孟氏廢其長秩而立其少錫以激怨孟氏
蓋孟氏素惡職氏者也孟氏遂告季氏謂職氏將



爲圖滅武仲斬闞出奔孟椒盟之曰無或如邾孫
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闞武仲如防請後魯立邾爲
而滅統致防奔齊孔子謂其要君者也

晉人殺欒盈

傳載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不書殺
其大夫者欒氏謂前書出奔已非晉大夫次書入
晉則晉之寇此書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

齊侯襲莒

傳載齊侯還自晉而襲之也趙子曰掩其不備曰
襲齊侯曰春秋用兵雖多無書襲者蓋獨曰襲齊

讓諸侯行盜賊之事滅武仲於其伐晉亦云聞齊

亂而後作抑君似氣鼠晝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如晉賀克藥氏也邦侵齊爲晉故也木訥曰豹
如晉以雍榆之次爲功晉照其僞而有言焉故羯
侵齊以悅之魯若殺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則
豹不必往羯不必侵也岷隱曰豹之如晉賀克藥
氏邦之侵齊爲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能致力既
事而聘何益於魯魯與齊伐晉不能擊滅既退而侵
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爲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左傳載楚爲舟師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木訥謂楚然吳之與晉今雖吳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九三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災之甚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木訥曰齊以盜竊之計龍宮實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岷隱曰君子是以知崔杼有異志時其君爲崔矣

大水

書災也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者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食之既矣而又連食尤其災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十二月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左氏謂謀師伐齊以水不克岷隱曰會于夷儀欲伐齊不克乃使楚人伐鄭以牽制中國木訥曰楚



未嘗一日心鄭特觀中國之變而已今晉不能和
諸侯以制楚而乃按諸侯以伐齊且勝齊孰愈於
制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爲鄭招寇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謂陳復討慶氏之黨故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傳載齊城王城之郊穆叔如周賀城許氏曰自宣
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
如京師以罕書也自是不復聘王矣

大饑

木訥曰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今秋大水而冬大
饑無先具也

二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載崔杼見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杼欲弑莊
公故代魯將致晉師弑君以說于晉而不獲遂歸
而弑之夷儀之會將伐齊以討崔杼之弑齊賂之
而還木訥曰諸侯不能討逆反冕弁端委以乞賂
於盜爲辱大矣齊莊公立凡五年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載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并堙木刈鄭人怨之故今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傳曰齊成也按晉此行欲報齊莊朝歌之師也岷隱曰舍崔氏之大罪復莊公之小怨况又納賂焉何以宗諸侯愚按重丘之盟列弑君之齊不惟不克伐齊適以成其亂爾

衛侯入于夷儀

自剽篡立而衛獻公衍出奔今入于夷儀夷儀衛之邑也及甯喜弑剽始復歸于衛之都

楚伍建帥師滅舒鳩

傳載舒鳩叛楚具殺之大敗故楚滅舒鳩木訥曰羣舒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其先本與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載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按鄭之再伐甚矣必子產獻捷于晉子產辭辨而晉受之故恃此而再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載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自隱，干短牆而射之，卒，吳諸樊立。九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伋復歸于衛。

傳載衛孫林父甯殖逐衛獻公而立剽，甯殖後悔之，垂沒屬其子喜，復獻公，喜許諾，至是獻公自夷儀與甯喜言於吳，甯喜弒孫林父，元逐獻公而立剽者也，故入于戚以叛，蓋戚其私邑也。剽弒林父出而獻公復歸，愚按剽本篡立而書甯喜弒其

君者，喜嘗軍之為君十年也，衛侯歸而書名者，剽弒行歸衛有二君，書名以別也。

夏，齊侯使荀息來聘，公會晉、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澤也。

傳載晉黨衛之孫林父召公同會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愚按孫林父衛之叛賊也，晉平公反為之封殖如此，鄭良霄獨書名者，胡氏謂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其不助孫氏也。時趙武主會，止書晉人。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才，未。



傳載廕美而很向成惡之寺人伊戾事廕無所
廕與楚客盟將為向成曰固聞之廕求其弟佐
為請向成聒而與佐語故使佐失期廕無救乃縊
已而公知其寃章淫矣愚謂此向成之罪也

晉人執衛密喜

傳載晉人執喜詰之曰曷為納君而伐孫氏則是
為叛賊之異已而執之非以其有弑君之罪而執
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蔭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傳載許靈公師于楚以死為期楚故為之伐鄭而
後葬也按靈公立四十五年為解鄭而死發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景公初即位慶封得政欲善於諸侯於是來聘
夏叔孫約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氏載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
木於是合晉楚于宋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縶出奔晉

甯喜既弑剽迎復獻公而專公患之公孫免餘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殺之初喜之謀復獻公也謂公不信欲得其弟
鱒之言以爲信喜以鱒之言而返公今公殺喜故
鱒出奔終身不仕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向戌會十四國盟以弭兵上文惟序九國者注云
齊秦不交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地主與
盟不待序也是役也楚衷甲爭盟晉讓楚先歃言
先晉者貴信也鄭夾祭曰宋之會六成也未有合
晉楚之成而大夫專之者也然自宋之盟四十年
九國不仇兵戴崧曰弭兵之功小大夫專盟之

罪大大夫固嘗盟于溴梁矣當是時諸侯皆在會
憚於一盟遣大夫以爲盟是諸侯之急非大夫之
專也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春秋書宋之盟特
言諸侯者明君臣之義特先晉人者正夷夏之分
孫泰山曰自宋之會天下皆大夫專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書災也左氏謂再矢闕劉氏權衡辨其不然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三之日納于凌陰今正月也去年常燥故今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載討箕氏之黨故惡出奔

邾子來朝

邾悼公舊每伐魯自魯愬之晉而執之取其田納其叛邑邾宜無以自立今其來朝蓋屈服也

秋八月大雩

旱祭之僭

仲孫羯如晉

傳爲宋之盟告將如楚也

冬承慶封來奔

傳載慶封好田而嗜酒與其子慶會政以其內實

遷于曹詳嬰氏國遷胡馬慶會爲虛無矣所以後慶封代之弗克遂來奔齊人來議奔兵與之宋方富於其時

十有一月公如楚

秋既使鳩生臣於晉今乃如楚使載公及宋公隰侯鄭伯如楚岷隱曰率天下朝楚明告于晉楚見得而辭也尚得以宋之盟爲晉趙氏之功乎史祭曰爲宋之盟故從楚之諸侯皆朝于晉從晉之諸侯皆朝于楚謂之女好魚君之如晉使矣晉周公以來於人始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子崩

周靈王立二十七年崩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立十五年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岷隱曰當正月之吉身在夷狄之國左氏以為釋
不朝正于廟公羊以為存君穀梁以為闕命皆得
之矣木訥曰成十年襄四年昭十五年公皆知晉
皆踰年而反不書公之所在惟昭公見逐於季氏
三年之間皆書正月公在乾侯今公如楚權在季
孫宿觀左氏載季氏取下公謂公治曰吾可入乎
則事亦危矣此所以書公之所在也其書公至自
楚蓋楚共公以送楚之葬九月乃得歸穀梁謂
殆其往而喜其返也

庚午衛侯伋卒

獻公立通前二十三年嘗為孫林父所逐者十年

閔賦吳子餘祭聞戒

左氏傳載吳伐越獲燔焉以為閔使守舟餘祭觀

舟閔以刀殞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元衛世叔孫鄭公孫



段曹人言人勝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黻來聘杞子來盟

杞晉平公母家也故合諸國城之士黻杞子之來皆謝城杞也

長子使札來聘

公羊籛言札之賢而進之鄆氏賢夫曰札不稱公子以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張氏曰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亂係與尤之相殘若奉人視越人之肥瘠况身爲貴戚自由聖賢未有視仕纓

安危若是忍者夫子所謂果哉未之難矣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繡與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趙氏鵬飛曰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愚按春秋書吳札之來聘與書楚椒秦術之來聘同而史載其後閔閻弑僚札爲之使東諸侯其親中國可知矣公羊言札終身不入吳國者亦妄也苟不義其爲如曹子臧猶可也胡爲而爲之來聘爲之來聘而云不入其國可乎公羊因其逃國而高之故過爲之辭九前諸儒之說皆正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五月而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北燕召公之後公始見於經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公孫薑公孫甯放之而奔木訥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然愚恐亦意之爾

又仲孫羯如晉

謝居反

左氏謂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燧音

高氏集註曰公踰年在楚楚鄭敖新即位故楚使罷以報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以閭門之惡也固者景公也立四十九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以傳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死甚哀死而不失其節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周景王初立僖王謀亂欲立佞夫佞夫不知而王殺之子瑕佞夫之與也故奔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榮共姬

叔弓者叔老之子使之共葬與伯姬也謚共從夫正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載良霄者伯有也強子哲使楚而嚙飲不戒子哲攻之伯有醉奔許許者鄭仇也伯有復還以其甲入駟帶帥國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良霄不稱大夫者戴氏謂其出奔已絕於鄭

冬十月葬蔡景公

四月見弑十月方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釅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不災故

公羊曰卿不憂諸侯崔氏曰直爲宋災之故而爲會其無補於宋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如楚七月不知恥又歸而效之作楚宮薨於是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而卒傳以爲踐也

己亥仲孫羯卒



變父之後孟孝伯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成公來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又弑其君密州

傳稱公子展爾弑其君自立而經書莒人當以經

為正

襄公四歲即位權在仲孫蔑叔孫豹季孫行父

及其子季武子作三軍以分公室然自即位至

十五年皆晉悼公再伯之十五年國以無事悼

公既沒因於齊鄭莒連年之師晉平公為之平

齊而執鄭莒稍吐氣矣及平公與楚盟於宋

與楚弭兵楚遂橫行中國公兩事晉楚見辱

於楚得脫而歸不自痛憤反效夷言作楚宮

卒沒于楚宮是豈能自立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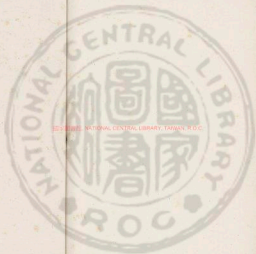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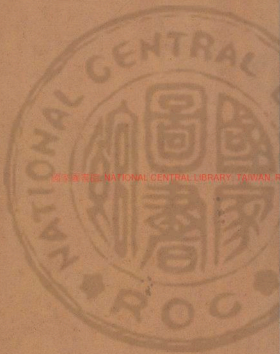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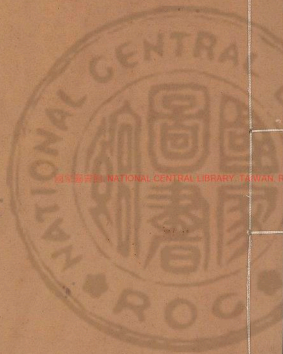


2025/08/2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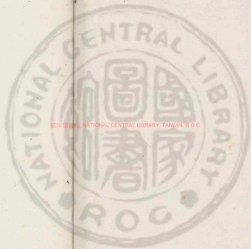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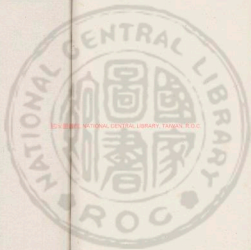
五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96712 v.5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第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名裨襄公之子毋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襄公四年即位權在仲孫蔑叔孫豹季孫
行父及其子宿作三軍以分公室然自即位
至十五年皆晉悼公再伯之十五年國以無
事悼公既沒困於齊邾莒是歲之師晉平公
爲之平齊而執邾莒稍吐氣矣及平公與楚
盟于宋與楚弭兵楚遂橫行中國公兩事晉



楚見辱於楚得脫而歸不自痛憤反效夷言
作楚宮卒於楚宮是豈能自立者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禮也

叔孫豹魯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甄

左氏載楚公子圍昏于鄭因會魏以尋宋之盟昔

宋之盟楚已先晉今懼晉之先也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木訥謂趙文自爲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

于今六年內外無干戈之役今又盟于魏以申前

好此雖出於大夫而爲天下之利大矣岷隱則謂

楚公子以僭侈無君之心偃然欲專中國之盟會

尋宋之盟復居晉上趙武無以辭雖偷安數年亦

可謂無策者矣王氏又謂魏之會次楚而先書晉

者趙武專尚實德不事虛榮損諸侯之幣受子產

之責九年之中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師徒不頓民

無怨謫皆武子之力而聖人善之也愚謂晉不得

已而與楚共盟誠爲無策一時天下賴之以安則

不可少之也尚論其世則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
中國流弊實始此也



三月取鄆

傳載季武子伐莒取鄆蓋取以附益其私莒愬於楚叔孫豹代之被執以辨得歸死季武子久而後出見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公故母使之出奔有車千乘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立十五年卒

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大鹵

次深曰晉既盡赤狄之餘後有事乎擊狄天鹵即大原也華曰太原夷曰太鹵胡康侯曰太原在馬服之內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空詐誘而敗之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運寢廢兆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具

前歲莒子密州見弒其二子長曰去疾次曰展與展與立去疾奔齊至是展與奪擊公子秩公子召去疾入莒而展與乃奔

叔弓帥師驅邾田



叔弓叔老之子季氏私黨也乘晉之亂春取鄆而秋疆之必用師者鄆民不順也叔弓為季氏植私也

葬郟悼公

僅四月而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經書卒而左傳稱公子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木訥曰楚麇卒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畏叔弓如晉

起韓宣子也新得政其來聘以昭公初立也概易

象與魯春秋之時也叔弓如晉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即子皙也傳載其將作亂而疾于產數其伐伯有兄弟爭室薰隧之盟矯君位凡三罪不速死大刑將至乃繼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載晉少姜卒公弔之晉辭以非仇儻乃還季孫宿致燧焉泰山孫氏曰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穀梁則謂公如晉不得入而季孫得入書惡



季孫也孫氏又謂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

三年春王正月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氏曰叔弓如滕葬成公杜氏曰魯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邾穆公來朝以公即位故也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乃止

八月大雩

雩祭也雩以大則備也

冬大雨雹

雷災

此燕伯欵出奔齊

傳載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寵故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夏氣也陰脅陽臣為君之象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雷雹災之甚也

夏襄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載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不敢爭而許之遂主諸侯之會愚按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強而晉通兵於晉是結之以掎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宋之盟楚已先晉號之盟楚用舊誓至今申之會晉遂不敢復出而盡逐之楚矣皆宋之盟啓之也楚晉之所仇者在晉今晉既逐之爲盟主則所仇者吳耳故一出而執徐子者以徐子爲具之出也伐具而殺廢封以廢封具所封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具也春秋之有霸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爲中國霸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鄆

岷隱曰魯嘗屬鄆未幾而莒滅鄆今者莒人有亂魯遂乘勢而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牙卒

傳載叔牙遇庚宗之婦生子長而歸之曰豎牛豎牛讒殺其二子孟與仲亦絕約之食粥以餒死豎牛



乃立昭子昭子朝其家臣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奔孟仲之子殺之王氏曰穆子見微知幾屢率二公執政三十二年出入晉楚間常觀國之盛衰人之情偽而預爲之備其識固遠矣然不能早救豎牛之禍豈非天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初二軍襄十一年季氏始作中軍爲三軍與孟孫叔孫三分公室今又舍中軍分公室爲四而季氏取其二蓋乘叔孫穆子之死也反以書使杜洩告叔孫之殞杜洩拔其書旣葬而行張氏洽曰季孫自行父爲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室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豹卒而更改前制夷公室歸私家矣岷隱曰各雖爲舍實增之也公羊以爲復古殺梁以爲復正惑其名不察其實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謂疑其威於兵也然此楚之無策也時兵方張

公如晉

傳載其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言是儀也不可謂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魯三歲之間取莒之郟取莒之鄆今又納其叛臣之二邑莒日削而季氏日強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載晉侯以莒之愬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之是幾為季孫所累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

傳載莒人來討而敗之蚡泉蚡泉魯地也

秦伯卒

秦景公立四十年卒高氏集註曰史失其名

冬楚子祭侯陳侯許男鄧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高氏曰楚再合諸侯伐吳也越始見於經趙氏曰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吳養鋒戢鐵相舉之役一戰及鄆愚按自合晉楚之成諸侯雖不為晉伐楚而常為楚伐吳未見兵之可弭侯為夷

狄役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杞文公蓋晉平公母之兄弟也

葬秦景公

春秋至此始書葬葬往會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傳謂拜莒田也高氏集註謂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也然則宿之營私無禮甚矣左氏以其辭加譏爲知禮何哉

葬杞文公

往會葬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載太子佐惡寺人柳華合比曰我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誣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矣公使視之有焉乃逐華合比按宋車信寺人伊戾之譖殺

太子而有伊戾矣今不知戒復信寺人柳之譖

秋九月大雩

旱祭而僭

楚遠罷帥師伐吳

楚於是伐吳者九五傳載其敗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木訥曰諸侯兩事晉葬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愚按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宿之此時公已無預乎魯政矣

齊侯伐北燕



將納北燕伯然取賂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謂燕與齊平承上文也自穀梁以後諸家皆謂魯與齊平祇隱以定十年又齊平爲比木訥以下文叔孫婁如齊涖盟爲證高郵孫氏謂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婁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爲此平也武夷胡氏謂是時昭公結婚強具外附荆楚其與齊平蓋齊求之而許之平也說皆有理惟陳止齊說同左氏姑兩存之

三月公如莒

傳載莒子欲諸侯落成章華臺遠啓疆召公而往叔孫婁如齊涖盟

集註謂以暨齊平故往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陰干陽也記災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立九年卒衛孫林父以戚叛歸晉晉嘗爲林父執襄公今襄公卒晉惡美諸侯乃還其田九月公至自楚



三月而往九月方歸此行也傳載季孫宿子不能相禮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者季友之孫季孫行父之子友以賢稱行父以儉稱至宿橫矣自友受費而始封及行父城莒之諸鄆二邑而費始大至宿因分公室取其二傳其子意如逐昭公廢國備而魯幾皆為季孫之有矣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五月而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

左氏載陳哀公元妃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疾二妃屬司徒招與公子過殺偃師而立留公憂恚而縊

叔弓如晉

左氏稱賀晉成虎祈之宮也史趙曰可弔也而又賀之岷隱云時楚師滅陳晉不復問乃成虎祈之宮而魯復遣賀甚矣中國之不競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偃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于氏也偃師名也陳使以哀公之死赴于楚陳公



子勝勸子楚楚詰良公死之故而殺之然於行人無預楚殺之將求靈以戒陳爾公子望越次而立懼討故奔

秋蒐于紅

左氏載秋大蒐于紅自牟根至于商衛董車于東諸儒多言春蒐也而秋興之非時也木訥曰此三家既分公室故藉蒐田之禮以數軍實也春蒐者獵之淺秋獮者獵之深姑淺獮而寡獲以示不貪於弋獵其實則數軍實而已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與過同殺太子偃師今歸罪於過而殺之釋曰洗也

大雩

旱祭之禮者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楚乘陳之亂而滅之公子招殺偃師致亂者也反放之陳孔奐不問其罪也反殺之既滅其國而又葬其君是其君無罪也葬之不道甚矣官始於向成謀弭兵中國不得復問而恣夷狄之爲也



九年春戎弓會楚于陳

左氏載戎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起厲會楚于陳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故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往會是

許遷于夷

傳稱楚遷之也蓋避鄭也自葉又遷

夏四月陳災

陳既亡矣火作其國陳雖滅而名存故曰陳災左氏載鄭裨竈謂此陳復興之祥也

秋仲孫矍始齊

仍廢

本訓曰獲慶之子速之弟速無適子以弟獲後獲
勿速庶子錫攝之襄三十一年錫卒獲乃嗣爵今
始見經齊既平魯故獲修聘杜氏註自叔老聘齊
至今二十年始修聘

冬築郎囿

相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爲
囿許氏謂危辱已兆而築囿非時見公之志荒張
氏謂垂孫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也
郎在魯南門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傳稱樂高陳鮑皆齊大族至是樂高二氏以嗜酒
信內取敗爲陳鮑所逐樂施高彊來奔陳鮑二氏
分其室陳氏始大註云高彊不書非鄉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矜帥師伐莒

此季孫欲自封死也諸家以三卿並出多謂魯舍
中軍止存三軍惟陳止齊曰此四分公室叔弓爲
如意或也木訥亦謂叔弓別族乃叔老之子叔躬
之孫不在三家之數伐莒之師季孫將上軍叔弓
佐之矜爲戎右爾魯乘莒亂取鄆田納牟夷而得
牟婁及防茲無怪莒有輸泉之師也叔弓且乘其

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比魯如之
焉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晉平公立二十六年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宋平公立四十四年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集註謂鄉會諸侯之葬爲過禮禮惟使大夫

夏四月丁巳葬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按傳蔡般雖弑立而楚虔在申誘至殷醉而殺之
刑其士七十人卒圍之滅其國夷狄行無道已甚
先備謂春秋所以各斥其名此理曉然不待言凡
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註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此音

諸家皆以大蒐爲越禮不訥曰非也天子六軍魯
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
名天子諸侯所同特論其所以蒐之故蓋三歲數

軍實以便民心非爲田獵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
廩也愚按說者譏昭公居母喪而蒐亦非也兵已
不屬昭公矣

仲孫閱會邾子盟于稷祥

邾子

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
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故襲與之修好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禘國弱宋華亥衛比宮佐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反

傳謂謀殺蔡也晉使狐父請於子楚弗許許氏曰
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此韓起之罪也趙



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
救護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遜楚楚屢滅
國而晉不問此平公之爲也今昭公初立猶知祭
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
其弊蓋自盟宋弭兵來矣惜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載楚子滅蔡用隄太子于岡山師氏曰春秋書
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甚者愚謂滅人之國就其

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責也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高偃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爲燕
地燕伯今夫國謂齊爲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
三年齊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
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
于外不知其所終也

三月壬申鄭伯卒

鄭簡公許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
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平晉也木訥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說者皆謂得罪於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已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此季氏之奸也至五年公如晉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然晉實不治季氏以魯貢出於季氏也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却之及公末年迫於季氏則寧吞魯而不改奔晉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竄四子鬬振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與鬬氏同出若敖已遙遠矣楚之淫刑乃如此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魯反

數與南蒯謀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愁還及衛聞



亂遂奔齊。密氏權衡曰：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止齋曰：然則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懋惟有奔焉耳。

楚子伐徐

楚謂孫吳姻也，怨吳之深，故既執徐子，今又伐之。

晉伐鮮虞

傳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木訥曰：晉昭嗣伯楚威蔡不救鮮虞，未嘗犯晉而懷許伐之，何爲者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始

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爲季氏圍取之。據傳費人皆叛季氏，季氏欲見費人皆殺之，治區夫教季氏黨費人以德，三年然後得費，以知南蒯之謀。雖踈而欲去季氏，雖季氏之邑人亦同此心也。岷隱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爲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是蓋春秋書圍費，賤費之意也。愚又按南蒯之初奔晉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編意此時大夫皆執國命晉大夫亦惡南蒯之口
害已故非之爾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軌楚靈王虔初弑君自立其弟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黑肱出奔鄭公子棄疾亦其弟也虔滅蔡以
棄疾爲蔡公虔無道棄疾因觀從召公子比歸立
黑肱爲令尹使觀從師于乾谿曰君立矣先歸者
復其田里後者罪故衆潰而虔自殺棄疾乃又殺
比而自立是爲平王按靈王虔立十二年嘗欲得

天下卜天不吉而詭天滅陳滅蔡遠六小國於荆
山無歲不兵天若不假手以除之中國之患未央
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傳載晉成虎析而諸侯貳叔向謂不可以不示威
乃治革車四千乘以徵會諸侯齊不服脅而盟之
魯以邾莒訴其侵伐則辭公而執意如皆示威也
木訥曰晉平公不出楚用橫行天下今天勦其惡



內自魚肉晉昭公乘其機以復收諸侯會十三國之君于平丘而以劉子今之夾漈曰晉以城祀之役于今十六年不得齊自雞澤之盟于今四十二年不勤王是盟也晉昭公欲修文襄之業帥諸侯以承天且服齊也止齊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郭陵之從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愚按晉以替之餘猶幸有此然叔向始謀不過欲威諸侯烏能復霸其辭魯昭而執意如不過因邾莒缺貢由魯之故初非以公義治意加之罪故岷隱謂成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平公欲復霸豈先治魯為非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

蔡侯廑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滅蔡在十一年今蔡侯廑即太子有之子楚滅陳在八年今陳侯吳即世子偃師之子左氏以楚平王復陳蔡為有禮穀梁以晉會平丘復陳蔡為有功木訥曰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晉乘楚亂而合諸侯于平丘故楚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食者晉也然愚按聖人但書曰歸蓋國本其國失而復得曰歸盡之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滅五年，今虜復國，故靈公始得葬。虜者靈公般之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高氏集註曰：晉不與公盟，又執其卿，公復朝之，無耻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木訥曰：公將請意如平，抑將除意如也。晉將釋意如，所以卻公也。愚按：先是公子慙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見執而公復如晉者，非無耻也。謂此除季氏之機也。然晉之執季氏，特以邾

昔告缺貢之故，志在利而已耳。晉之大夫亦魯之季氏，同惡相攻，豈有為魯除季氏之事哉。

吳滅州來

注州來，楚邑也。劉氏權衡曰：非也。滅之名施於國，非縣邑所得亢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趙氏曰：州來近楚，吳乘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傳載平王謂未撫，民人不敢爭，其後吳以州來封季札。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而得歸。胡氏曰：其始執之為之邾邾之供，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



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賂惠按平丘之會叔向主之也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惜夫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曹武公立二十七年卒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欲

傳載莒著丘公卒其子郊公不感國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以意飯焉郊公所善先殺之故郊公奔齊庚與既立虐而好劍立十年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立十七年卒欲授其弟札札逃去乃立其子僚吳以兄弟相及正欲致國於札札當君矣而逃故僚立而夷末之子弒之吳遂以亂札之爲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岷隱曰禮有出於變者可以義起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爲得禮然公穀皆以爲叔弓卒在外當祭而



告則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禮也左氏以爲
叔弓准事籥入而卒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也費無極譏於楚而逐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載晉伐鮮虞圍鼓鼓人或欲以城叛荀吳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之三月鼓人請降亦不許
必待其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胡氏謂以殄滅爲期
而無惻隱之心惡意不納叛可也不許其降必勸
之至盡者忍也且其不納叛亦知鼓可必得既欲
得鼓之利又欲得不納叛之名也荀吳僞會孫假
道鮮虞而虢伐之此盜賊之行而又欲竊君子之
稱荀吳真小人之尤者也

冬公如晉

木訥曰公屢如晉晉却之以季氏故也今晉方執
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憚晉無所甚故許公一朝焉

十有六年春春侯伐徐

傳載春師取甲父鼎之賂而還孫昭子歎諸侯無



霸而齊君無道張氏曰齊景公立二十餘年矣崔
慶相殘樂高復敗不能自強其國而爭霸圖宜國
爲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所謂以其君顯
者抑末矣趙氏曰徐自齊成之霸內從中國宣成
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爲楚
所執爲其貳於吳也自是比於楚今齊乘楚亂而
伐之僥倖其或從不自量爾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號賢而誘殺蠻戎此其爲夷狄也

夏公至自晉

踰年而返左氏謂其爲晉所止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立六年卒

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蓋六卿不忌其君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載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書記災

秋鄭子來朝

傳載公與宴而昭子問其以爲名官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載晉請於周僞稱祭雒與三塗而潛師襲陸渾
滅之幸萇弘覺而使劉子爲備不然周室亦危也
木訥曰辛有見伊川被髮之祭曰不百年此其戎
乎其後爲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倂而投之海外
可也滅之亦酷矣夾漈曰陸渾本惠公自西裔遷
之周世世事晉今貳於楚故滅之也師謂陸渾本

瓜洲之戎秦晉遷之伊川世爲周患焉謂晉非爲
周除害蓋討其貳已而反驚周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謂彗除舊布新大辰火星宋衛陳鄭皆火公
羊謂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先師
謂孛非星名沴氣所發孛孛然大辰非火星蓋角宿
正屬辰天道起東方角宿尊故曰大辰辰爲卿房
及卯卯爲宋餘氣及漢爲陳衛故四國當之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載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又大



敗楚人取餘畢以歸木訥曰長岸楚地此吳伐楚也吳婁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魯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爲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立四年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郟

與音

郟邾姓小國傳載邾人藉摛邾人襲郟木訥謂邾

失郟失邾失郟與田而僇倖於郟以此償彼

毒也憲按左氏稱六月藉摛則春秋用夏正也若

改四月稱六月則四月安有稻之可藉乎

秋葬曹平公

五月而葬

冬許遷于白羽

避鄭也白羽一名折楚邑也傳謂楚遷之也許遷

葉遷夷會又遷白羽是楚不足庇之楚亦忌鄭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載邾入郟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戌請於

宋伐之而返其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經書弑三傳皆謂世子非弑趙木訥曰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從爲之辭若果傳實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歐陽子固嘗攻之西嚮崔氏曰不嘗藥之過小而加弑君之罪大豈先王法哉且春秋所以爲夫也向使聖王在上豈遂以弑君之罪殺止耶其不然明矣夾漈鄭氏曰是何言哉臣弑君子弑父何容易加人乎止齋陳氏曰世子誠不嘗藥爾何罪而奔晉惠按三傳雖皆以爲非弑而其說亦不

同左氏曰飲太子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曰止齋藥而藥殺也穀梁曰世子不知嘗藥君卒而哭泣歎粥未踰年死竊意左氏公羊之說皆是也世子藥殺其君春秋故書弑穀梁晚出因二氏有藥之語增附不嘗藥之說允後來爲之辭者又皆惑於穀梁故因鑿之以飾義例耳本無可疑也春秋書弑而左氏公羊稱藥殺亦弑也

己卯地震

地道安靜震乃其異

秋齊高饒帥師伐莒



齊景公晉楚之弱侵欺小國志在代興

冬葬莒楨公

木訥曰書葬初不計討賊不討賊及實弑與否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會子臧之後也臧會之邑也舍邑而出奔劉氏謂

其待放賢於臧武仲之攝防遠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以廢疾不立蓋衛靈公之兄也盜指縶豹使稱

縶奪豹之司徒與郵而豹殺縶也任公輔曰齊豹

非卿故曰盜春秋於非卿者皆書盜尉止也齊豹

也公孫朝也陽虎也皆大夫也張洽曰靈公受圍

於有疾之兄而盜殺其兄書盜殺衛侯之兄深罪

之也趙鵬飛曰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不必

名左氏謂求名而不得未聞殺人犯上以求名者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載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向殺公之黨八

人而劫公交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三子奔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鄭夾漈曰蔡平公歸立八年卒明年費無極取貨

於公之弟東國逐公之子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五月而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註晉頃公即位通嗣君木訥曰即位今五年霸業既衰無求於諸侯聘好所不急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註南里宋城內里名傳載華登以兵師至賴齊成烏枝鳴與圍邑大夫濮力戰及晉以諸侯兵至始大敗華氏蓋三叛入宋之都期於得宋非以邑叛者比也王霸兩微叛臣橫行如此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記災也傳載梓慎言日食分至非災者星翁語爾

八月乙亥叔鞮卒

注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載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蔡人曰楚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岷隱曰晉豈無以待賓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



父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再伐莒莒子行成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載楚助叛諸侯之成怠於守而懼楚故逸之使

得奔

大蒐于昌間

音如

許氏曰凡書蒐刺大夫強而公失其政木訥之說
見十一年比蒲之蒐

夏四月乙丑夫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景王立二十五年崩叔鞅者叔弓之子韜之弟也

葬景王以卿行木訥謂猶愈乎不會者三月而葬

速杜氏謂亂故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木訥曰周景王太子壽早夭壽之母弟曰猛次嫡

也王寵長庶子朝而立之景王崩三子角立劉子

單子披猛尹氏召氏立朝參商交抗迄五年而後

定實景王爲之也岷隱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蓋

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恩王寵



子帶幾危世子齊威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
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白微
二霸周室之亂豈滅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
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威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書災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執婼

傳載武城人斲木不殊推而寔之取邾師邾愬于
晉故婼如晉見執然取邾者武城人於婼何罪故

書曰執我行人歎則叔弓之次子也

晉人圍郊

王子朝在郊晉爲敬王圍之也郊周邑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路費無極而得立今卒于楚或役於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好劍劍成試之人故烏存帥國人逐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晃沈子

逞滅獲陳夏徵舒

文音

楚帥六國之師救州來爲吳所敗見滅者二國而



陳大夫見獲夏醫者徵得玄孫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者王猛之弟名勾敬王也亦次嫡也當立其居狄泉避子朝也天王立矣尹氏又立庶長之子朝亂也

八月乙未地震

地再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將請叔孫婁以疾不果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

纘反

孟獻子之曾孫孟僖子也嘗饋二子事夫子學禮

婁至自晉

婁見執婁不受辱不以貨免晉不能屈禮而歸之也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嫌其以罪去氏也昌氏曰婁不言叔孫前見也此說得之不惑於凡例去氏之說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八月大雩

旱祭之僭者



丁酉杞伯郁釐卒

力之反
又音來

杞平公立十八年卒自城杞以來倚晉獲安者也

又吳滅巢

傳載楚爲舟師畧吳吳踵之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幾如是而不及郢蘇巢楚邑劉氏謂書云巢伯來朝則國也吳意古雖國而今屬楚爾又按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則巢乃吳之讎也見滅亦勢矣太訥曰吳將謀楚先滅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

葬杞平公

雖不書月自八月至冬計亦五月而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傳言往聘且爲季氏逆女也然婁爲正卿而爲季氏逆女非禮

夏叔詣會魯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吉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然王室之亂已四年趙鞅感鄭子太叔發不恤緯之言始爲此會又約明年將納王卒墮空言後二年敬王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時列國諸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爲己私姑爲草



次之會息人言爾

有鵲鴝來巢

周官鵲鴝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爲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北而南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

棘十二月齊侯取郟

齊音

凡皆昭公謀去季氏不克而齊圖之事也時魯兵

已屬三家昭公謂去季氏亦非叔孫氏之利叔孟

二氏皆釋甲公遂孫于齊次于陽州待齊命也言

于野井齊返之境上而後逆之也叔孫婁之卒方

公與季氏戰叔孫婁在闕歸而責季孫孫若異

志媿不能返公而祈死也宋公佐之卒如晉謀納

公而卒于行也齊侯取郟鄭者魯邑齊取之以處

公蓋無心納公而然也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

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爲利其後

兩書公如晉三書公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

郟四書在乾侯以至于薨嗚呼悲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元公立十五年卒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燕侯宮子

邾子也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齊取鄆以處公故至齊不可而居焉成者孟氏私

邑與季公爲黨公圍之者以齊師圍之也盟于鄆

陵齊謀納昭公也傅稱季氏使申豐賂齊之子猶

沮齊侯不行公至自會居于鄆者謀之不遂復退

處鄆邑也

九月庚申葬子居卒

平王立十三年卒信費無極殺任齊父子而逃大

子亂萌兆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

天王敬王也成周王城之下邑今洛陽也子朝之

亂王居狄泉今以劉單之力借賢師得入而王朝

奔楚矣亂蓋五年乃定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若于鄆

自鄆求齊不遂而復歸于鄆

夏四月兵執其君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吳壽夢諸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欲
立之不肯自諸樊餘祭夷末以次相授必欲致國
于札札然不肯而夷末傳之子僚誘樊之子光曰
札不立則我也使解設諸殺僚而自立

楚殺其大夫卻死

反於

傅載卻死直而和國人說之費錕極辭令飲令尹
子常酒且辭之山甲因譖于子常使殺之而滅其
族國人亦和亦滅無極而後定

秋晉士鞅宋樂祈犂衛北宮喜晉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傳載今成周且謀然公也宋衛皆固請納之士鞅
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還岷隱謂樂祈犂北宮喜
其在宋衛非華向孫甯比也故猶欲納公士鞅專
晉同惡相濟宜乎不肯不訥謂鞅方有分晉之心
特未得其間其會諸侯姑以是感季氏而結死黨
爾愚按鞅之譽季氏以辭小國者甚惡則木訥之
論非刻也得其情也

冬十月曹伯卒

曹悼公立九年卒

邾快來奔



木訥曰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爲
適逃主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載齊飲公酒以寧獻而單公明年遂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註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邑平家子勸公待于竟不從晉使還竟上
而後逆之次于乾侯不得入也城隱曰公之在國
也屢如晉猶不得入今出亡欲至晉其可得乎未

訥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冢也前日扈之盟既乞
貨于季氏令其忍背賂以傷其類故徒次于乾
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六月葬鄭定公

鄭定公立十五年卒註三月而葬連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滕悼公立二十五年卒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求晉不得入又退而歸魯之邑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納公而來唁公已非矣况又稱之以主君是辱之也非唁之也豈以其舍齊求晉不偶而復歸故憾之耶然使齊能納公公何辱於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集註曰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逆節甚矣宜公之不能忍也先師席亦嘗謂昭子之卒則曰天之奔魯叔詣之卒又曰無公天命也季氏之無君無天於斯為甚

秋七月冬十月鄭潰

峴隱曰昭公棄一國而居其邑猶不能容相率而叛之豈非畏季氏之暴而不顧乎西疇曰公適去鄆而鄆潰見魯之民皆畏季氏而不敵寧公也先師謂齊取鄆居公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矣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向於鄆書居以鄆猶魯邑也今於乾侯書在以鄆潰而適晉之乾侯則公已無魯特於歲首書其所

在以存公實悲之也峴隱曰坤上六嫌於無陽故



稱龍焉公在乾侯固嫌於無耶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立十四年卒未嘗親盟會會黃父謀周會
扈謀魯皆大夫具文爲之晉以是衰三月而彘亦
大夫之簡其君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載楚受吳掩餘燭庸二公子之奔吳故怒而滅
徐徐奔楚之出也伍員教吳爲三師更送肆楚以罷
之楚遂病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干適歷

丁歷反

公在乾侯晉地也季氏會魯恐晉之納公也季氏
與魯大夫同惡相濟蔑公而植私傳載晉侯欲納
公范獻子召季氏如晉使納公然經書會于適歷
則非魯都謂季氏請罪於晉侯恐未可信果如所
載亦晉定公初立有意納公而士鞅荀躒董姑爲
和君臣之說以欸之耳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高氏集註曰入春秋以來惟莊三十一年書薛伯
及此始書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殺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亦始書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里肱邾之別子也濫邾之別封也以濫來奔竊其邑以叛也邾庶其莒牟夷與令黑肱為三叛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書災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所以誅季氏

取闕反

註謂公取之公羊謂魯取之則季氏也蓋如取鄆取邾之比二說未知孰是夾添曰魯季公之墓在闕公將見先君取之木訥曰闕魯季公墓隧之所在公在乾侯不得祭于廟姑取墓隧之地以寓孝思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闕將溝焉則昭公亦葬於闕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闕以為死所乎愚按此說考究為精



夏會伐越

木訥謂其辭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公先伐越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齊襄公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岷隱曰周營洛邑其居九鼎者曰王城其遷頑民者曰成周平王遷于王城至敬王入于成周晉率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蓋於是周再遷矣既而爲東周西周則又遷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立三十二年攻季氏不克而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其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事至此極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反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惜季氏以終趙氏之惡爾

昭公十九歲猶有童心既立事晉晉以政不在公寧失公而不可失其大夫七如晉而五不得入及不勝其憤而攻季氏寧如齊而不如晉卒之齊晉皆莫救而客死乾侯嗚呼悲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志主

獨不書正者昭公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今年六月方立時無國君正朝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載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先儒謂執人於天子之側罪反大於不受功者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志主

獨不書正者昭公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今年六月方立時無國君正朝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載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先儒謂執人於天子之側罪反大於不受功者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

木訥曰昭公死於乾侯九六月而後喪至喪至六
日而後定公立存沒之命皆制於季氏定公襄之
子昭之弟季氏廢昭公之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
宜其久而不決也昭公八月而葬其故可知矣愚
按左氏載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爲司寇始
滿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立燭宮

薨叔孫之卒歸之天又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
爲媚立燭宮以爲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兩嘗
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于燭公故小人得藉
口以求媚而致報焉愚按此隱之說雩雖祈兩古
禮春秋世變往往非時而雩或者轉而爲祈福之
祀歟若今季氏之雩又類淫祀神之所吐名雖雩
而實則非矣木訥曰小人爲惡內有不安則誦鬼
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燭公燭
公伯禽之子自燭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季
氏疑得罪於周公伯禽故爲之祀其子所謂媚靈



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今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愚意季氏果以私禘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非禮創立亦同淫祀其名雖煬而實亦非矣

冬十月墮霜殺菽

記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闕也門其主闕其飾皆天子之制而魯僭之天火曰災

秋楚人伐吳

傳載吳誘楚致師而敗之克巢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習而不知其僭也天既災之又新作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世亦未嘗有此說也夾漈曰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愚謂此以其事而度之也岷隱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Color

Black White Magenta Yellow Red Cyan Green Blue

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
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愚謂此以其義而
責之也木訥曰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
得大夫之聘故寧屢却昭公定公即位非不知之
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晉果卻公故終定
公之世不復如晉者德此之辱也定公之爲人知
恥於昭公遠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合此三
說其理乃備而伊川之陳埋尤高亦所當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傳載其好絮以夷射姑蕪于廷命執之不得怒而

墮墮炭死蓋立三十有三年以好潔而福急自頌

註云六月而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披史八

左氏謂修舊好也先儒謂邾隱新立居喪而出盟
非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得國於已滅之餘幸晉楚交病立二十二
年無事而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子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由又

左氏戴楚子常來蔡昭侯一佩不得拘之三年既

獻佩得歸如晉請伐楚故晉為是會以侵楚沈者

楚之與國既滅而復封蔡滅楚故滅而殺之蓋遷

怒也盟于臯鼫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日後凡故

不再序戴退隱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

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年間無此舉也天子之

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

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于臯鼫當是時楚有可亡

之勢失此機會使晉人乘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

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霸於是絕矣悲夫

趙木訥曰威文以還會盟侵伐未有如此之衆且

盛者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

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兵議之於外故

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

然晉政已移於六卿晉定公直一偶人六卿懼公

瞽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

假是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以壞其君之功而固

其私至以十八國之衆纒侵楚而已齊威以八國



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
倍於威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
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
秋之世諸侯不振具越爭焉其機實失於此胡康
侯曰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
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
木訥又曰昭公庸懦權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
今臯鼫之盟定公得預聖人特書公及諸侯幸魯
侯之復得及盟也
杞伯卒于會

杞悼公立十二年卒

六月葬陳惠公

陳懷公以劉文公之命衰經從之反役而後葬
許遷于容城

高氏集註曰至是四遷微弱可知

秋七月公至自會

至自召陵之會

劉卷卒

註即劉蚡蓋文公也蚡公之子定敬王伐楚不竟
而卒蓋公患者也



葬托悼公

卒於行役以喪歸葬

葬人園蔡

為其成沈而報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故忌其成
功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故荀氏士氏趙
氏交伐以顯其績註鮮虞中山也

葬劉文公

集註謂魯徒葬之而書

冬十有一月庚午葬侯以具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薳費牟出奔鄭庚辰具入郢

晉合十八國不能救蔡蔡求於吳而吳救之大敗

薳費之師而薳瓦囊瓦即子常也已而入郢鞭

平王之尸無禮備至蓋又子胥用於吳為父伍奢

執私仇也申包胥初與子胥言子能復之我必能

與之至是乞師於秦七晝夜哭不絕聲秦師乃出

岷隱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

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正月集註曰正月亦辛亥朔

夏歸粟于蔡

杜氏註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趙氏曰歸粟于蔡懼具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具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逼於具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具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具具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賄蔡以悅於具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高氏集註曰魯非憐其難而賂其無也蔡與具爲援而敗楚故魯畏而賂之也

於越入具

杜氏註於發聲也范甯註於越夷言也劉氏曰於越其自稱也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九六其三在昭公時皆稱越其二在定公時其一在哀公時皆稱於越蓋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木訥趙氏曰於越從其國之稱如於餘丘之類是也先師嘗以於爲發語聲者爲是蓋前說雖知越有數種不知孰爲於越也先是昭三十年具嘗伐越以賈怨故今具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具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季平子逐昭公者也九例之說以書卒爲庶書
因謂定公以上卿葬之書卒以罪定公愚謂死則
書卒意謂卿皆然意如之惡於逐君自見未必於
書卒有殘賊且自昔君有明昏未嘗不書卿書庶
士大夫有賢不肖未嘗不書卒此乃其常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婁之子叔孫成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木訥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鮮
虞何罪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隱十一年鄭莊公嘗滅許其後得復九四遷以避
鄭常依楚自存今鄭獻公復乘楚之亂而滅之甚
矣鄭之不仁也哀公元年許復從楚圍蔡則楚又
復之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載周僖王朝之徒因鄭人作亂鄭伐
周六邑晉於是成周公之侵鄭爲晉討也止齊曰
自宣公季年九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
是書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殺木



訥曰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衆全意如死定公粗有立復自將而一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圍城皆以師行收兵之原蓋始於此愚合二說觀之則魯君之無兵三家之專也魯君之再有兵暗臣強而三家不得專也其暫復兵權正其下陵上替魯之變愈降爾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者季孫意如之子桓子也何忌者孟孫懿之子懿子也傳稱斯之如晉為獻鄭俘何忌之如晉為陽虎強之往報夫人之幣也岷隱謂季孟不相下

同倫相介意林謂二子為陽虎所請於鄭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欒祈犁

傳載祈犁賂趙簡子楊楸六十范獻子忌而執之

冬城中城

木訥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魯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齊取魯輿以與昭公今魯圍鄭欲取之森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撲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僞
執其行人侵衛假水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
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爭諸
侯今見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老年妄作凡再盟
而得二國適開禍端爾止齊曰此相盟也諸侯無
主盟矣故石門始相盟志諸侯之合鹹再相盟志
諸侯之判蓋石門之後鹹之前皆有盟主非參盟
則同盟無兩君相盟者也

大雲

盟下祭

齊國受帥師伐我西制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曰東夏諸
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然則齊不自量彼諸侯前
日之事言者皆事齊以繼伯業也

九月大雲

一時而再雲趙氏以為潰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三月公侵齊三
月公至自侵齊



註曰報前年侵我西鄙未得志再侵木訥曰非苟
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日
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曹伯露卒

高氏集註曰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
野立五年而其弟通弒聲公代立隱公立四年而
弟露又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幸保首領餘皆略
不書靖公子陽立其遠為宋所滅

夏齊國身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齊報公之再侵晉師救我而公會之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陳懷公立四年卒此陳再復國之第二世也能聽
逢滑之諫不從吳子之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衛叛晉從齊故也木訥曰平馳一盟之後晉不
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
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為曲沃之盟不事
晉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曹五月而葬陳三月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魯事晉為晉侵衛鄭叛晉益堅事齊之盟然齊
未必能為謀主特諸侯散而私相敵耳

從先公

公毅及左傳註皆曰從者順也謂文公躋僖公於
閔公之上為逆祀至陽虎為政改而順之諸儒多
從其說惟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蓋
季氏逐昭公公薨于乾侯及歸葬又絕其兆域不
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從
昭穆祔祭宜矣及季孫意如卒陽虎專季氏將殺
季孫斯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
罪以取媚於國人此惟胡康侯趙本訥從其說二
說未知孰是然馮山之說不必改從為順公毅之
說不獨改字於事情亦遠若杜註特述公毅者耳
盜竊寶王大弓

左氏載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入謹陽關以叛穀梁謂寶玉者封圭也大弓
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非其所取
而取之謂之盜杜預註盜謂陽虎承臣賤故曰盜
寶玉爰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釐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嘗黨僇嗣以伐周邑罪人也

得寶王大弓

公羊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崔氏曰不索而獲曰得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欲伐晉而次者自疑也或曰謀魯也張氏曰晉實大國未可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

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趙氏曰魯公欲齊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謀霸也圖而已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哀立三十六年救楚其厲晉三霸不犯中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者平其前日侵伐之怨也既平而會以禮相與也左氏載是會也孔子相却莒夷辭野享齊人謝過歸其侵疆



晉趙鞅帥師圍衛

以其前日與齊師次于五氏而圍之也。晉得其勇士，涉佗執之，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殺涉佗，衛之從齊於是愈堅。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鄆，齊所取以居昭公者也。鄆，陽虎所挾以入齊者也。龜陰，則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魯之有而齊所侵。齊既與魯平而歸之也。左氏謂孔子却萊夷所致。葉石林云：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晦庵先生亦嘗力辯此事為附會。

叔孫州仇、孫何忌、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使載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嘗固諫，公若為郕宰。武叔既立，遂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既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鬱子圍郕，不克。秋，復圍郕，不克。賴郕工師駟赤以計給侯犯，以地易於齊。侯犯奔齊，齊乃致郕。愚按：郕，孫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皆自封植於魯，而其邑皆叛之。昭十三年，費叛，至是，郕叛，明年成叛出乎爾者，反乎爾也。



宋樂大心出奔晉，宋公子地出奔陳。

傳載宋公使大心往盟晉而逆樂柝之喪，僞辭以疾。樂柝之子諳其將亂而見逐，宋公入奪公子地之馬以予，向魍地，扶魍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竟，以爲君權，於是皆奔。

父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集註曰：三國皆叛晉而會，此蓋結謀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州仇，叔孫武叔也。侯犯以其郕邑奔齊而齊歸之，故往致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反。

宋公嬖嬖奪公子地與公弟辰，先使公子地出境而辰爲之請，公弗止，地乃奔，辰曰：是我廷吾見也。乃及其二大夫亦出奔，宋景以一向魍而失二弟二大夫。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龍向魍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崔氏曰平六年伐鄭之怨既平然後泚盟趙氏曰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為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為齊平鄭魯雖反覆齊晉之間然能塞怨室忿平齊平鄭以成鄰國之好蓋亦休焉注

還叔詣曾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左氏載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郟於是叔孫氏墮郟

後孟孟強帥師伐曹

反

高氏集註曰諸侯叛晉而齊不能一之改衛伐曹木訥曰霸主不作小國相侵曹與衛何憾二年之間凡再伐曹其後宋出而乘之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歸衛實效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載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入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比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旱祭之儆者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註盟結叛晉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記災

公至自黃

與齊侯會畢而歸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載將墮成公欲剋父請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于比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父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張氏洽曰墮三都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爲季氏叔氏之害故卹費皆墮獨公斂廩父友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餼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



或於爲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
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戴氏溪曰公羊謂孔子行乎
季氏三月不違於是墮郈墮費學者承舛皆言夫
子欲墮三都嗟夫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
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踈矣綏來動和之功果
安在乎左氏言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
於仲由之謀無可疑也由勇而無謀率意所爲不
顧其難也故幾於亂當費人攻公及于臺下微夫
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豈不甚危哉說者猶以
墮三都爲聖人之謀過矣趙氏鵬飛曰三都之叛
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
言而叔孫陘郈季氏墮費具而說者乃以爲孔子爲之
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不擾以費叛召子欲
往蓋將救公山氏臣於季氏殺季氏臣於公毅公
朝於天子以魯先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
也豈苟爲季氏墮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
顧之謀蓋出於季路審矣故夫墮三都者爲三家
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除
則勢復張墮郈墮費謂之忠於二家則可謂之忠
於魯則不可至於圍成則失計大矣得之未必歸



公失之實損於魯，郈費之墜說者以爲孔子，此豈亦孔子爲之，慙按叔孫邑魯季孫孫邑成此三家，植私以弱公室也，侯犯以郈叛，公山弗狃以費叛，此又家隸效尤以背三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也，仲由乘其機建議墜三都，故叔孫季孫樂於墜，而墜費不幸成之，公斂麴父私於孟孫，孟孫亦中覺而不受其墜，墜三都之事於是乎不及竟，三都若盡墜，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墜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之墜，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

發除之也，成之不果，墜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孫比而孟孫自不欲墜之也，墜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墜，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讒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爲援，木訥曰九年次五氏，今又次垂葭，晉實大國，齊不敢犯，而必爲是次，何益哉。

夏築蛇淵囿。

許氏曰：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趙氏曰：成



公築鹿囿昭公築郎囿定公築蛇淵囿一國而爲
囿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免者何爲哉

太蒐于比蒲

比音

三家分軍蒐闕軍實以自囿詳見昭公八年

衛公孟彘帥師伐曹

集註曰衛比伐曹以其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
旅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詳見十二年

狄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載趙鞅以求責不獲殺鄆邾午午荀寅之甥
寅范吉射之姻也故二氏伐趙氏而鞅奔晉陽未
諫曰晉至定公六煇益橫勢醜力齊互相併吞趙
鞅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入於邑據甲
以抗之據邑取甲是乃爲叛聖人書叛傳者乃以
爲非叛吾所不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高氏集註曰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既奔晉
陽荀躒言於晉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
勝遂入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荀士者鞅之仇也二子既叛鞅遂以歸木訥謂鞅



之歸非善也機也按韓魏爲請而軼歸三晉兆矣
薛弒其君比

薛襄之後比立不二年見弒必有得罪於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載公叔戌以富見惡於靈公戌又將去夫人之
黨夫人認其將爲亂故衛侯遂成與其黨戌奔魯
而趙陽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祥歸

頓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頓亦背楚

而從之故今楚滅頓
夏比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木訥謂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
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復相率而叛
知廣其異我及黑肱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繼大
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爲族趙缺叛而
三大夫自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戌趙
陽歧途而奔繼而比宮結奔魯公孟彊奔鄭其宜
一一得罪於君相扼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
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於鴛鴦吳子光卒

鴛鴦吳地吳伐越爲越所敗傳載吳王闔閭傷將指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哀公元年吳遂入越棲於會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未公會于泚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合謀以救晉之叛臣范中行氏趙氏曰欲伐晉則不敢欲因荀士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譏首鼠不前徒會而返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禮記

公羊曰孰曰膳生曰服劉氏曰膳服以親兄弟之國受服禮也歸服非禮也蓋魯不助祭而天王反遠使人歸服王室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靈公之子也以靈公之妻南子辱國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奔此左氏所載也劉氏權衡謂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耳宋者南子之家也使真有其事蒯聵何敢奔宋常山劉氏曰靈公聽南子之譖致其出奔張氏洽曰



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時之實錄也未訥曰不幸而為蒯瞶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

衛公孟彊出奔鄭

蒯瞶奔宋樹盍逐其黨故公孟彊亦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亂謀不遂是以來奔

大蒐于此蒲邾子來會公

凡魯之蒐皆三家自數軍實邾費既墮今蒐而邾

來會知公在行也

城晉父及晉

集註曰公叛晉而反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邑未訥曰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冬缺文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此邾隱公即去冬會公于比蒲者或謂欲來朝正故先會或云以會為未盡敬故來朝然此皆不可知

麇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高氏集註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



卜牛是違天也戴暉隱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于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飢鼠食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張氏曰唐趙伯備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緣傷皮膚輒死

三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載楚之入吳胡子盡得楚之近胡者楚無定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故楚滅胡高氏集註曰昭二十四年胡爲楚伐吳敗其師殺胡子髡於是豹立而背楚楚之入郢也胡又俘楚邑楚人以是滅之而以其君歸先師亦嘗謂以小事大謂之畏天胡以小犯大而反護存亡於命是紂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紂且不免况胡乎

夏五月辛亥郊

木訥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營名非正寢也路寢則正寢也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營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沮屈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以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孔子既行三歲復張蓋獲後於下已奕四世定公安能一旦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已十得三四不為無益於魯也

鄭罕達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渠蔭地名左氏曰鄭罕達敗宋師于丘濟衛次渠蔭謀救

宋也許氏曰宋大國也齊王霸之遺業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齊衛救之而次渠蔭不誠於救也木訥曰宋鄭未嘗有隙今鄭伐宋左氏以為宋之公子地在鄭故鄭為公子地伐之也然地果叛宋而奔鄭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而伐宋乎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也齊衛欲救之而不前蓋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嫌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觀望三國之間待其勝



負而隨爲之媚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蒍之次
勿救不伐欲何爲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
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木訥曰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之喪邾奔魯喪
過矣然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定公爲拔之盟
終其世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
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行
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此以達之天下文王
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吾於此見定公之仁
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木訥曰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踰
年未成君故母不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
不稱小君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記災

九月滕子來會葬

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以事夫
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高氏集注曰葬不爲雨止而不克葬者無備也宣八年雨不克葬日中葬今日下具乃葬則僅葬而失虞之時也禮以葬日虞

辛巳葬定妣

子未成君母不稱小君

冬城濬

濬蓋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今城之疑其貳於邾也

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

子以相夾公用子路以魯三桓三桓爲之精

獸公覺而哀公立三桓復橫然則定公其十

二公之自立者歟

哀公

各將定公子母定妣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行即位禮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蔡以吳師伐楚入郢今楚圍蔡報之也隨自楚武王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



柏舉之敗楚王逃隨而隨比之故楚今復列之諸侯定六年許已爲鄭所滅此復見者亦楚封之也
隨以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神不歆其僭而嘗強用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景晚年挾衛欲抑晉以代與次五氏次垂葭會于臺又次于渠餘皆不敢伐晉今助晉之叛臣范氏而伐之圖回數年而行之又不以正可羞也許氏曰晉受鬼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木訥曰定公之世推邾甚厚邾亦車魯世勳邾魯之好實出定公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顯因而城沫哀公即位席未溫而何忌伐邾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以邾近於魯利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古候反音九

斯季相子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木訥曰哀公懦弱三家後張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取邾邾沂之田田既入魯疑邾告於大國以加討



故復要以盟之，三卿將兵而盟，止二卿者，季氏強，不脅與邾盟，惟叔仲與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立四十二年卒。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世子蒯聵以南子之譖出奔宋，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郢辭，立蒯聵之子，輒趙鞅納蒯聵于戚，而不得入衛者，輒以子拒父也。孔子必欲正名者，此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晉趙鞅者，范之仇也。遇鄭于鐵，敗之，獲齊粟，李車。書鄭師敗績者，晉本世伯，善文襄，悼公之遺列，善其勝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元年蔡以楚之圍請遷于吳中悔吳因聘將襲之
蔡故殺公子駟以說言不時遷者駟之爲也許氏
曰蔡自殺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以子拒父而又圍其邑大逆也此衛事也而
先齊人罪齊人之主之也木訥曰晉爲盟主而納
勦職齊爲盟主及助子輒以圍戚逆順判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記災

五月辛卯桓宮僖僖崩

木訥曰自桓至定十世自僖至定七世諸侯二
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桓僖當祧父矣父而不祧
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桓僖
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
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高氏集註曰魯懼晉故城啓陽自是連牟四城木
訥曰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倚齊而備晉蓋地在
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
帥師城邑以脅之此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毅帥師伐曹

曹介於宋衛之間前年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虞其卒併之也故亦伐曹其後宋再伐而圍之卒入其國執其君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也庶子肥嗣是爲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以其爲公子駟之黨而放之也木訥曰蔡能保其止於吳乎保具之爲蔡拍獵乎不保也

冬十月癸卯季伯卒

秦惠公立九年卒國無諸侯之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之虐邾甚矣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左氏載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翻逐而射之文之錯後至射翻殺之遂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或疑蔡殺公子駟放公孫獵翻必駟獵之黨也殺駟放獵諸大夫又恐其再遷則左右前後皆盜也木訥曰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至是方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名必傳



者誤也

桓秦惠公

五月而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乘齊晉之衣除有求諸侯之志故伐曹執

邾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辰之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氓謗曰中國之不競未有如是苦者也執夷狄之

君而歸之楚是亦歸楚也夫晉為楚役也是乎中

國而聽命於夷狄也

城西郭
註備晉也木訥曰備知也義見三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於

諸侯以為三國之戒記曰喪凶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然則惟其所以有災也抑覺曰諸侯建國皆

立兩社其一國社其一亡國之社故左氏曰閭于

兩社為閭室輔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立二十三年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蔡亂故葬緣滕五月葬

五年春城此

註曰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貫前蓋晉未嘗伐

魯

夏齊侯伐宋

先師嘗言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圍伯也齊景伐宋
欲仰宋而代晉為伯也然齊景之矣安國何能為

晉起鞅討師伐衛

集註曰衛不受蒯聩自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柝曰卒

齊景公立五十八年晚年因晉楚之憂勞於圖伯
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倍衛圍戚則以子
而制父悖理甚矣世子蚤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
子荼致羣公子皆出荼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歟木訥曰
齊景之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而田氏尤專
景公之為景公特魯昭爾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



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再故以忿而失國張氏曰景公身死國亂未十年陳氏移其社稷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叔還會葬也自九月併理閏月爲五月而葬木訥曰喪以年計者言替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邑而魯城之也木訥曰魯城邾邑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也今城邾瑕而冬伐邾明年又伐邾以邾子來邾失其險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高氏集註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木訥曰晉之伐鮮虞者五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左氏載吳之入楚也嘗召陳陳以逢滑之言不從及夫差克越嘗修舊怨而侵之今又伐之以其在楚也故楚救之于城父趙氏曰吳固仇楚未嘗伐中國雖父之敗敗楚也今伐陳與楚爭陳也



不彘國憂及高張來奔

蘇氏曰齊景無適子使國憂及高張立荼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國高許氏曰必奔國高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高氏集註曰國高從先君之亂命廢長立幼既又不能全其嗣君張氏亦曰力不足衛委君而出奔

叔還會吳子相

趙氏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也故往會之按叔還聘吳吳伐陳還至相叔還遂致命于相也許氏曰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

吳馬矣

秋二月庚寅葬子軫卒

楚昭王立二十七年卒其初委政囊瓦囊費無忌使賢人誅戮諸侯然畔心郢之禍宮汙冢被傾中包胥之忠闔辛由于之力迄得返國社稷再安及其死也不移疾股肱不越望祭河且兄弟多賢不以國為利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蓋其初子西先讓國於昭王故今昭王復讓國於三弟然公子啓亦終不取與申結立昭之子是為惠王亦盛事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鋪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為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弑荼伊川謂此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陳乞即陳僖子陽生則齊悼公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同利邾而何忌為甚蓋何忌雖受其父僖子之命學禮於孔子彼其所志在威儀進退所謂此儀也非禮也初志已非雖親聖人而無益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年宋先以樂免伐之未服故今又伐之曹在宋衛之間衛先伐曹宋乘齊晉之衰又妄意霸國恐曹為衛所得故再伐曹以逞復竟入其國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于

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蕩陰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妄意霸國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齊魏受多師師侵衛

晉納劇驥于戚衛輒以子而拒之今六年矣晉不



能正其名納之而徒以兵侵非伯略也

夏公會吳于郢

傳載公會吳具徵百牢予之蓋邾吳之與也魯將
伐邾而會之然自是具伐我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載入邾晝夜掠以邾子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
茅夷鴻請救於吳吳伐我齊亦取譚及闚不納曰
失譚失闚致災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
則不若初不滅邾之無是得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私帥師救曹

本諸曰宋伐曹者非今復圍之利其土地也鄭於
曹無媒介之好今遽救之報宋侵鄭之役也然則
宋固為利鄭亦非為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曹伯陽好田大曹鄙人公孫馮獻白鴈言
田之說說之言政大說之使為司城言霸說從之
乃背晉而好宋宋伐之晉不救宋將還曹人詬之
反滅曹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
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止齊曰檜云
東周之始也曹云春秋之終也夫子剛詩也係曹



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氏曰吳爲邾故伐我景伯造萊門吳人盟而還孫氏曰直曰我者兵加於都城也胡氏曰盟于城下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

夏齊人取讎及闞

齊之取讎闞及歸讎闞左氏皆以爲季姬適齊悼公之故公穀以爲因伐邾之故諸傷多從公穀胡

氏曰邾子益齊出也魯以邾子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闞及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闞葉石林嘗辨左氏說非人情而公穀爲近實

歸邾子益于邾

魯取邾吳旣伐之齊又取其二邑魯得不償失故復歸邾子于邾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卒

齊人歸讎及闞

齊爲邾故而取魯邑魯旣歸邾子齊亦歸其邑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莊公於
勇反

傳載鄭罕達嬖許瑕欲外取邑以與之圍宋雍丘
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臺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
之又大敗故宋取鄭師趙子曰九蒸停之曰取劉
氏曰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眼隱曰隱公時
三國之師伐戴鄭莊伐取之左氏以為取三師公
殺以為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為是入春秋
以來書取師者獨於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微

有節制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
以龍取愈變愈下矣

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故也蓋時吳與楚爭陳頃吳伐陳
楚嘗救之楚子卒陳無所依而即吳楚又伐之也

秋宋公伐鄭

鄭圍宋雍丘宋已取其師今又伐之甚矣

冬十月

書首月備四時也

十年春王三月邾子益來奔



傳載邾子益無道吳人討而囚之使大夫奉太子
革爲政益遂來奔益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高氏集注曰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夷
狄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先師
王宗論嘗言魯爲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
是不能令而受命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
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憾今會兵伐齊
直爲吳之役而已助夷賊夏魯周公伯禽之風於
是掃地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悼公立四年卒子壬立是爲簡公悼公之卒左
傳以爲齊人弑之孫魯華石林趙木訥皆不信其
說蓋既謂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于吳則吳子
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凡經傳不同者但當信經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又再伐鄭不義愈甚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以齊嘗黨范中行氏故侵之然伐喪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會具伐齊而歸也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蔡國有兵寇而簡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以蒯聵之黨覓逐晉納蒯聵于戚十年未得歸衛而公孟彊反先自齊歸衛木訥疑其叛黨事仇先師嘗言彊歸則蒯聵歸之漸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薛惠公立十二年卒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陳間於吳楚爭陳故楚再伐陳而吳救之傳載具之救陳者季札也札謂楚公子結曰民何罪我請退以為子名乃還杜氏註札名季夢少子季夢以襄十二年卒已七十七年札此時能讓國至今當九十餘矣劉敞曰推驗其年札三百歲以彼清高寧肯將亂國之兵耶似異時事傳附著為說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報去年春魯伐齊之役也傳載非有用矛故能入齊師及孟之反奔而殿皆在焉

夏陳轅頗出奔鄭

可反



傳載較頗賦封田以媵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
人逐之故出註大器鍾鼎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載國書帥師敗身亡及公孫夏間立明陳書東郭
書皆亡子胥諫吳王得齊猶石田而越之乘吳亦
基於此木訥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以叛中國爲
惡大矣然公與會而不與戰云強魯弱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滕隱公立六年卒

衛世叔孫出奔宋

世叔孫傳謂之太叔疾云疾娶而嬖其嬖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初妻之嬖寘於祭
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寘攻之訪於仲尼仲尼
退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然則文子攻太
叔使出奔已甚也初使出其妻而妻之既又奪之
曲皆在文子也高氏集註曰時政在大夫各欲自
專故相攻相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



對而私於壽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
於禮而貪官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訪焉弗聽葉石林曰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
賦而加之田非正也陳止齋曰以丘賦一乘爲未
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田
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
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季在魯襄陵許氏曰先王
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

丘丘十六井乃有年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於
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蓋
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愚按經
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諸家之說甚多惟前三
說與左氏所載仲尼稱以丘亦足以田將又不足
之說合故錄之泰山孫氏謂賦者斂其財木謂趙
氏謂賦以斂泉皆當馬牛車甲之入東萊呂氏謂
哀公之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甚於稅畝丘甲之
爲凡此三說亦可與前三說參考何休註謂田謂
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按若今漢家斂民錢以



田爲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媮悉賦之禮
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
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愚按此三
說可與前三說參考蓋賦本車甲而左氏載仲尼
之言云若會魯無厭是子財貢而言不干車甲而
言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牛之類而計田以
率其泉貨賦西疇崔氏曰賦與稅異稅以田爲差
賦以人爲等鄉大夫謂國中自七十及上十
五皆征之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泉若漢之算
民泉是以人爲差也哀公用田賦以見古之不以

田爲賦而今以田爲賦也此說與前大略亦通併
錄之以俟來者考焉東萊呂氏曰自宣公初稅畝
井田之法由此而壞故言初至成公作丘甲丘甸
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矣至哀公用田賦又改
法而重賦重於稅畝丘甲之爲也此又通言魯加
賦之始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子者宋之姓昭公娶於具同姬姓故諱而謂之子
崔氏曰不稱夫人而曰孟子者當時之辭也春秋
從而書之以見其實焉



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景瑗于郎禮反

高氏集註曰會于橐皋尋郟之會也會于郎亦爲吳故也木訥趙氏曰吳夫差窮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爲惠故會吳于橐皋修郟之好也郎在今秦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闔伯故爲之會宋衛于郎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爲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霸也舒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鄉事吳者皆魯爲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魯之罪

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載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以處之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圍宋師木訥曰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岳還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翁

木訥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
之世書螽者二皆在閉蟄之後禮仲秋行夏令則
蟄虫不藏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常
煥之證也煥而螽生災異兩興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傳載宋相黓救其師罕達徇曰得黓者賞黓逃歸
遂取宋師于岳秦山孫氏曰張維丘之師也二國
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石林葉氏曰鄭取宋師
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立二十二年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公羊曰吳主
會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胡康侯曰東
萊皆曰言及者會兩霸之辭也陳止齊曰書公會
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不書吳晉之盟終不以
吳晉同主盟也愚按晉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合十
七國不能救蔡不經見者已二十四年吳自是年
冬救蔡入楚既而救陳伐齊得志中國亦已二十
四年是時晉弱吳強固也然吳方在會而於越入



吳之報修至吳子倉荒列其報者七人則內傷而不復固爭其先晉人恐誠有如左氏之言春秋所書之次第乃其實也不必求之春秋之外也不訥趙氏曰晉侯婢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纔得管而已何以霸爲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爲霸也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爲霸也交中國也黃池之會固中國之厚然會以交革夷之歡弭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內外皆以爵書無貶辭也愚按趙氏之說是也春秋不列叙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二大國結好而魯預焉耳非霸也黃池晉地地譜東京解封縣有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嘗以子期伐陳而吳救之故陳與楚絕而楚畏吳強無如之何今乘吳之出會又使子西伐焉於越入吳

吳出會黃池越乘其國之無備而入之也是年冬雖及越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滅吳矣吳自棲越於會稽越日夜思報子胥勸吳伐越弗聽而反殺之故及也胡康侯曰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師復與晉人爭



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言欺也哉

秋公至自會

至自黃池之會也

晉魏曼多師帥侵衛

高氏集註曰蒯賁在成十二年矣晉不能致討以納乃以范中行故而數侵之襄陵許氏曰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壞矣此王霸道遠之時

華許元公

卒於夏華於秋不書月日略也或史缺也

九月螽

書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區夫

區夫

高氏集註曰：身區夫者，徽舒之後也。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區夫，公羊，你驅夫。

十有二月

冬

高氏集註曰：去歲十有二月，冬蝻今年九月，蝻十二月，又冬蝻爲災甚矣。愚按左氏傳九十二月蝻皆以爲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爲蝻，猶未蝻，則以秋爲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矣。司歷之過一至此

乎。天下寧有此理哉？冬蝻乃災異，非假蟲之常，以時而蝻者也。蝻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煥而有蝻，將蔓延爲災。尤災之甚者也。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載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註：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張氏曰：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Tiffe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爲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爲首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皇儀周公告召公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聞孔子白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出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夫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爲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爲天子出然獲於鉅野而謂

爲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鄭夾淙曰麟獸之異者麋身犍尾狼頭馬蹄五采黃腹一角肉腮春秋河以終獲麟適終也仲尼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而後述成書魯猶有詩書禮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也於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爾仲尼取而述之踰一年而卒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

右哀公十有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薨杜氏注春秋止於獲麟故小知射以句繹來奔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



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併錄
以續孔子所修之經蘇氏曰自隱以來讀史始
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之歲田常弑簡公魯
後二十八年韓趙魏滅智伯分晉而戰國之形
成左氏傳春秋止於智伯之云東萊呂氏云左
傳終此溫公通鑑始此通鑑繼左氏傳而作也
程子曰春秋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
以察其變遷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
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
以區區一魯史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
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蓋書治忽失
得陵替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
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蘇氏曰春秋始於隱
終於哀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
焉爾始也雖幽厲失道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
諸侯猶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
而周不競諸侯國自為政陵夷至隱之世習以成
俗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
相繼而起秉太義以尊周室合盟征伐以王命為
首世雖無王法猶在也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及



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繼之以
吳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是以春秋
終焉由此觀之春秋作於五伯之始止於戰國之
初麗哀適其時耳

右先儒論春秋之大指也宋文公嘗謂十二公
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
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
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
始退聽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
出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愚按此言十二公之

時世變也若十二公之交於世者隱公初與宋伐
邾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博諸
侯之始也桓公成宋督之弑亂助鄭突之篡奪又
不自量六求宋以丑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
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滋甚矣莊公忘父事雖以求
昏於齊致哀姜後踵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殲
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立再歲而為
慶父所弑真可閔而無可議者也僖公遭俱齊桓
晉文之霸令盛征伐一惟霸主是從文公晉魯凡
霸王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處於是姑莸宣



公以公孫遼賂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祿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齊襄公困於齊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爲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楚弭兵魯又兩事晉齊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子路隨三都盟伐皆親之姜強人意惜其事之不克終哀公時楚衰兵強魯又始改事具九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之變亦可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禮記

禮記

吳郡衛浚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纒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



公以公孫遼賂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祿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齊襄公困於齊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爲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楚弭兵魯又兩事晉齊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子路隨三都盟伐皆親之姜強人意惜其事之不克終哀公時楚衰兵強魯又始改事具九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之變亦可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禮記

禮記

吳郡衛浚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纒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



所隔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
姓氏爲誰僭竊參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
各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己意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
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禮之細也所謂曲禮三千者也毋禁止辭主
一之謂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也
也哉數美辭。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

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毋不

敬總言主宰與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之言安

民哉敬之效

右本昌氏
及均安說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五教反
樂有治

矜已凌物爲教逐物縱己爲欲恣指其虛大而言

樂指其逸樂而言四者教尤凶德。教不可長欲

消而絕之也欲不可從欲窒而止之也志不可滿

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欲約而歸於禮也四者

皆克己之事克己始能復禮

右本馬氏
及戴氏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近而習之曰狎心服曰畏積謂蓄積散謂賜救安
安謂已今安此之安遷謂國後有患則不敢安今
之安。狎而敬之則交可久畏而愛之則情可親
愛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不以一己之愛憎易天
下之善惡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積而能散者以
財發身安安而能遷者義之與比舊說謂君子之
於賢者如此晦庵謂此正主賢者而立意公可皆蒙
賢者二字為文言唯賢者能之耳舊註非是

聽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恨母求勝分母求多疑事

母質直而勿有

公孫綽反

恨忿與分所分之物物與人共者質謂曉夫而累
言之直謂理在我母其詞勿戒詞。母苟得見得
思義也母苟免見危投命也母求勝懲於母求多
平施疑事母質缺疑也直而勿有者理雖在我一
有恃直之心是亦好已勝故戒之也。右本論語及胡
氏說而補其缺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若夫發語辭口謂祭祀之乃齊謂祭立則齊宜謂
酌時之中以義起使謂使於他邦俗謂風俗不同
。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適其



時也古之君子循己其履而酬酢萬物不為禮異

之行

右儀呂氏
戴氏說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同異事也是非理也

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禮主乎

辨參差而不齊疑似而難明可否而莫之定者皆

取證於禮禮者理也

右集說氏
費氏說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柴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音

妄說謂佞媚辭費如躁人之辭多節謂理之則不
可過侵陵也侮慢也狎親狎也。不妄說人說之

以道不辭費辭達而已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不

節不狎侮於人所以致其謹密莊敬

右中氏說
氏禮氏說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實也

（踐履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言無不善身

未必能行能脩身以踐其言則善行矣行脩而言

合乎道言行相顧是為禮之質苟徒禮文外為而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未聞往教

禮音

（取於人謂就師求道取人謂屈人從己。禮聞取

於人不聞取人主學者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主

教者言學者當屈己從人教者不當枉己就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成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處事師
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泄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博節
退讓以明禮。

呂氏
成謂節文以成之官謂學為仕學謂學道義求福
曰禱求得曰祠博有自抑之意。此七者皆有待
於禮恭敬明禮之實博節明禮之文退讓明禮之
用七者之禮必備此三者然後可明。右曰

鳥獸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
於禽獸

此章言人而無禮與禽獸無異所以甚言禮之不
可無也聚麀父子之配無別補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
亦非禮也。禮去

此章言世非太古人之交際不可無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



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慚。此章言有禮者能自立。而以自卑爲本。負販者必有尊者。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老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是負販者必有尊也。况富貴之人乎。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幼學陸農師點必字爲讀幼白時學言事也其以弱壯強艾耄期字做此艾髮蒼白色如艾也耄指久之稱猶父而將入于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耄昏忘憚憚愛期者人生以百年爲期頤養也耄奄曰期當音當宜反與暮字同周匝之義也此章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每十年必異其名至其時必異其事自始至終未沒之前皆行道之日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躡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老者敬而安之悼者矜而懷之孝弟之風形天下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則必告之以其制

致事老而致其職事還於君几坐所憑我行所扶安車坐乘小車越國而問謂有事越在他國他國問之也制法度此尊為在官者言人君優老尚賢不許其謝事以几杖婦人安車安養其氣體在國及出皆得用之

本制氏說

謀於長者必擇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反丁

從就擇執持。長者處家必無几杖補以從之敬之至也少嘗問長今長者及問之不辭讓而對則非禮也

右曰說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

禮七反

醜衆也美猶儕也。人子事親之禮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莫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此心常存雖在醜夷所以不爭蓋貴賤相臨則有畏懼等夷最易起爭而爭者危父母之事惟孝子頃刻不敢忘親雖易爭之地



亦不爭也

本方氏呂氏注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三賜鄭氏按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石林謂君賜無不受之理此蓋爲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不敢受大夫之位也叔孫婁叔孫豹之子也豹已死其四從兄季平子未三命而婁先之叔仲子曰婁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晦庵謂叔

孫豹三賜之路豹以上鄉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

及車馬亦受之而不敢用耳。不敢受重賜者仁心也而五者備有焉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見其敬親故稱孝兄弟親戚尤切近見其愛故稱慈僚友與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故稱弟執友與同心知其孝心之本原故稱仁交遊泛交故見其信父執者父之同心見之進退問答不敢專焉況於父乎庸孝也

右呂氏說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為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闥之望
為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
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敢自老恐傷親心
也用藏氏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有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長以倍與吾父之年相若所以父事長十年與吾
兄之年相若所以兄事有隨者與之行而差退不
敢與先生並行也出不可與並行居可與同席矣
故羣居五人必推其長者異席以敬之古者此數

橫席容四人若五人會則推長者異席藏氏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爲饗祭祀不爲尸

奧室之西南隅饗量也。裁食饗之饌具尸祭祀代
神居尊位。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
者所由爲饗爲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蓋
無往不寓敬親之意明氏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不苟笑
視聽於無聲形常若親之有教使然專心致志也
登高臨深危道也苟些苟笑辱道也孝子常以父



母爲心故每事謹戒如此

本鄭氏

孝子不服闋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不有私財

服事於闋寔之中爲卒有非常許友以死雖父果

在亦不可蓋記禮者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

子膚髮以上皆親之有豈敢私其財

取鄭氏曰氏說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乎

純反

純綠也孤子謂年未三十雖除喪不志哀

鄭氏

幼子常視母誼童子不表喪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視今之示字常視無誰自幼習之正也童子體

不宜着裘又應給役不使着裳故惟縵布襦袴未

成人故服亦未備也立必正嚮一方不傾聽左衣

習之正其容也

鄭氏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咤而詔

之則掩口而對

蓋旁反避四

鄭曰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咤詔之謂

傾頭與語口旁曰咤呂曰負劍即佩劍或旁挾之

如負劍然掩口避口氣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

而詔之則掩口而對皆事長之禮

鄭氏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趨用反先生齒長而有德之稱從之而不越路與人言一其敬也遭之而趨進拱立恐其有教令也與之言則對不與言則趨而退進退應答不敢專也馬氏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嚮長者所視敬長且備或有問也不指不呼爲敬

人本鄭氏新氏說

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誓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

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八戶者高視牆母

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

毋踏席捲衣趨陽必慎唯諾問者問路在方及惟于反

舍主人家固固必之固雖下曰覆聞聲聞于外高

闔戶之木一云門扇上環銀戴曰入戶而高隆則

慢心實爲之陸曰奉高謂小啓之以兩手奉戶置

高處也遂踏踏躡角也唯唯諾許也○適舍求

母固隨主人有無上堂聲必揚誓內言聞入視必

下不干掩人之私奉爲敬也亦開亦闔不以後來

變亮闔而勿遂止作闔誓示不拒後入後入者不



得踞先入者履不踏席者必下而升提前裳趨

席下角讓唯諾者不先舉足門乃應

鄭氏孔氏及黃氏說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

闈門掃闈門限。臣統於君故由闈古不敢爲實也不踐闈不敢履高也孔子之於事君也立不中

門行不履闈

鄭氏

凡與客入者每向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左客入門而左

爲席敷席也肅客俯手以地之也。及門而蓬入

及階而蓬登交相辭遜退辟不皇於此乎可以觀

禮矣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降等卑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復就西階復

其正

鄭氏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曰拾當爲漲聲之誤也呂曰拾更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嬰弱者拾誦



皆更爲之也。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此非着心安揀先右先左以相鄉爲敬也。揖筭及鄉氏說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帷慢也薄簾也行而張足曰趨武近也文上武下足在體下故曰武緩在冠下亦曰武接武謂迹相躡行而張拱曰翔。凡見尊者以趨爲敬帷薄之外不見尊者故不趨堂上迫近故不趨執玉虞失跌故不趨接武者行速堂上不趨故接武布武者行疎堂下必趨故布武室中不翔亦以迫也授立

不跪爲煩其俯

禮記

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干解又趨也又

除物之葉曰糞本作攬扱袖也扱斂取也鄭氏讀

曰吸藍田呂氏曰扱謂箕扱於糞中以糞也讀如

口扱以栢祭羊釧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栢扱於釧

也。加帚於箕得兩手捧箕謂初執往將糞時也

以袂掩帚之前且掃且迂使塵不及長者謂糞時

也以箕自向不以葉掩鄉長者謂收糞時也皆恭

也人有血氣未有安於事人者古之童子未冠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長者役而安焉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矣

禮記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任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禮記

橋古之井上桔槔胡氏應氏謂即橋梁而衡即橫席坐席也杜曰席也鄉面也並足也上謂席端也。奉席如橋之衡左昂右低請席請任尊尊者所安坐問鄉坐為陽面亦陽也卧問趾卧為陰足亦陰也布席無常四方異鄉蓋堂室之面歟或不問故隨時之設張亦不一所以酌地宜也凡坐墮陰

陽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故南鄉北鄉皆以西為上東坐是陽其左在西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故東鄉西鄉皆以南為上

本鄉以禮記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禮記

函容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席三尺三寸三分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撫謂以手按止之再辭曰

固辭。席間函丈地寬足以揖遜回旋講授亦足以指畫惟飲食之客欲便於勸酬而促近耳主人



為客正席而客辭客徹主人所為客設之重席而

主人辭客坐主人乃坐賓主之相敬如此

合禮氏

補其說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母柝兩手摠衣去齊

尺衣母撥足母蹶

謂諸君禮半中

柝愧報不安失之野也摠提挈齊謂裳下緝撥髮

拂貌蹶行蹶貌。客自外來主人宜先問客物就

席顏色宜莊將就席時以兩手挈裳使起令裳下

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而躡履之也衣母撥者收飲

不使旁有觸也足母蹶者不勿遽使之躡也

本禮

氏說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

坐書前坐必安執爾頭長者不及母僂言正爾容聽

必恭毋勦說母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禮洋忍及僂任

僂僂互不齊蓋雜之也勦擊取也則法也。先生

書策琴瑟或當已前跪坐而遷移之戒勿踰越虛

坐必就其後之盡處欲其寬廣且不敢近前謙也

食坐必就其前之盡處欲其親近且免濺汗席也

坐毋動搖執守其頭長者言未及不得乘其未及

而雜之惟正容而謹聽母擊取其說母雷同其說



必法則古昔稱述先生勳說徇已雷同徇人惟古

與稽可也

取孔氏義氏
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諾者應之緩囑者應之速諾者許而未行唯恭於
諾。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
起尊師重道也父召先生召皆無諾事師如事父
也唯而起聞召以往也

本鄭氏
呂氏說

侍坐於所尊敬母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燭不見踐尊客之前不比狗讓食不唾

禮記
反

禮記
反

踐趾也。母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見同等
不起無二尊也燭至起未卜夜也食至起為廢屨
變也上客起不敢專其席也五者于客侍所尊而
言也燭不見踐將至踐而更示不厭倦也不比狗
嫌若風去之也不唾嫌有穢惡也三者于主人侍
客而言也

用鄭氏孔氏方
氏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暮侍坐者請
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
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禮記
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持也。聞獲者，聞呂氏謂間隙也。弇者，退而自隱之謂。欠，伸撰杖履，瞻視庭影皆尊者倦而欲起，故請出，不敢勤君子也。問更端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其敬也。人俟間而有復，則弇以待，不敢干其私也。鄭氏注

母側聽，母噉應，母滯視，母怠荒，遊，母偃立，母跛坐，母箕，母伏，欽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禮記

噉聲高急也。滯視，瞬眙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跣，

挈舉一足，一足踞地箕謂舒張兩足狀如箕也。

髮也，以纒辮之，不使垂餘如髮也。母側聽，頭容

直，母噉應，容靜，母滯視，自容端，母怠荒，氣容肅

遊，母偃足容重，立，母跛立，如齊坐，母箕坐，如乃，欽

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正其衣冠也。人

患，徇其意之所安，此於視聽游行坐立，卽起衣冠

之際而自克，蓋禮者，筋骸之束也。李呂氏注

侍坐於長者，屣不上於堂，解屣不敢當階，就屣跪而

舉之，弇於側，鄉長者而屣跪，而還屣，俯而納屣。

屣，云解屣有數也，就猶著也。解屣必弇於側，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儀必隱辟納獲而鄉長者選之必跪納之必俯則
獲之脫納皆有儀矣氏

離坐離立母性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兩相疊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併坐併立恐密
有所論故戒往參預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干人之
私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撝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禮非文天也
音辭本又作

梁禮告本反
本又作制

撝可以枷衣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梱門限
也纓女子許嫁纓以五采爲之姑尊行姊妹同
行女子子單行已嫁而反不過是三等故舉以爲
言女子子重言子者鄭云別於男子胡氏謂云女
子已別於男子重云子者衍文也愚意重云子者
豈又云女子之子乎若然則姑也姊妹也女子也
女子之子也通四世廣言之矣。凡皆遠別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
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



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應七位反
父子不同席，尊卑異行而前後各席也。男女有行媒，至召鄉黨僚友重婚姻也。取必問姓，妾不知姓則卜。重宗也。寡婦之子非卓有著見者，弗友避嫌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其羞。

羞進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居氏

貧者不以貧財爲禮，老者不以精力爲禮。

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貴人之所不能行。氏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後之人難諱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應反

異長亦示別也。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名。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膳炙處外，醯醬處內，葱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



左胸右木

禮則反
反遂章夜反
以劍反
反其俱反

殺骨體也。馘，切肉也。食，飯屬也。外，內馘之外，內也。漆，蒸葱也。胛，中曰胸，以中胛處置左，以末邊處置右，取右手便擘食也。左右內外之設，皆便手食，因以寓陰陽之義。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為陽，故在左。羹，濕是陰，故居右。

禮記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禴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殺。主人未辨，客不虛口。禮記

祭祭先食也。食，惟祭所先進，殺則以次第皆祭之。

也。客敵已者，先祭降等，則主人延之祭也。三飯，三

食也。禮三饗而告飽，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殺也。

辨，匝也。虛口，古謂食竟，湯口便清潔，以水曰漱，以

酒曰醕，醕，訓演，廬陵胡氏謂主人食殺未備，客

不空口，爾非醕也。此據卑客食至，則必與辭，以

祭則不敢先舉，以馘則不敢先嘗，殺之禴不敢先

飽，然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主人之厚於客惟恐

有所不足，雍容揖遜，愛敬有餘，孰得而少之哉。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而不能備厚味也。濡肉濕軟可齒，決乾肉腊爲齒，決則費力而失容也。噉謂一舉鬻炙肉濡當嚼之，反于俎若噉則爲會食甚也。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已，厚人而薄己則不爭矣。否則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終食之間而小人之情狀畢見。故君子於醵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讓而養廉。集呂氏語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

後客坐。卒于相及相反

卒食食已也。齊謂通名相者主人贊饌之人

醉不聽其親徹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謂子

尊所謂陳尊之所飲，蓋爵且醕。古之飲酒少者無

不及，故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然必長者卒

爵然後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明凡受賜禮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辭之也。禮有一辭再辭各稱其事。孔氏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所。君賜餘



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待御也。溉者謂陶梓之器爲謂傾於別器。

懷核嫌於棄尊者物也。器之不可溉者傳已器中

乃食之重汗君之器也。其可溉滌者就器食訖滌

以還君

鄭氏孔氏呂氏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禮子則反

餽者食餘故不以祭。先雖妻子至。果父與夫亦不

以祭之也

禮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俛坐不辭。

御侍也。貳重殺膳也。侍食於長者而盛饌與同

又因彼有賓而與之。僞坐懼妨尊者。皆不敢辭。蓋

本不爲己設也

禮孔氏曰氏黃氏說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古禮

挾箸也。有菜謂銅羹。無菜謂太羹。清也。直獻之

而已

鄭氏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縮。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綵。

爲大夫累之。士壹之。庶人儼之。

器于錫反。副音逼。又古瓜反。力果反。

禮吉者也

反

副四折之既削又四折之而巾覆焉。中裂之不

四折。累俛也。謂去其皮不巾覆。實謂脫華。去其



寔而已。齋以口此削瓜等級亦以辨上下也。微之不敢忽所以爲大之必謹也。呂氏

父母有疾冠者不擯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醜笑不至矧怒不至言疾止復故

食肉多則變味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不擯不翔憂不爲容也不惰憂而知謹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醜憂不在飲食也不矧不置憂常在心而動有節也疾止則憂敬皆如故矣。氏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氏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緩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歲勞者執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饒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應許六反禮七刀反

佛矣也爲小竹籠以冒之使喙不害人畜養也畜

鳥馴故勿佛執與擯皆謂手所舉以告策馬杖緩登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緩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名甲者言如龜籠之有甲也曹璉



鑿也。甲大胃小者易舉，故執以呈杖之末者，地
有坐汗，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民處窮征
伐所獲，右挾右邊柄也。左手揀其右挾，右手以防
其異心，粟稻梁之屬，米爲米者，右契契合同之物，
以右爲上，左契無用，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涖天下，
故獻人以右契，量斗斛之數，量鼓器各容十二斛，
米可即食爲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
者執契，量與齊所用，以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
委曲書之，而致於尊者，獻田宅者然也。水潦降
魚鼈易得，不必獻，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鳥者

佛其首者，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獻

甲獻粟，獻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皆不可手執，則
執一物以舉其要也。集曰：氏說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箭，左手承

附，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禮記：鄉與客並，然後受。

禮記：鄉與客並，然後受。

敵體相贈曰遺，弓張之時，嚮內，筋在上，弓身由嚮
下，弛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弓身亦
由嚮下，弓有弛，張遺人者，皆令其下曲，墮然順筋



弓頭頭稍刻差邪以簡故謂簡又謂簡簡簡聲相
近右執簡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附弓把把音霸
以左手承中央之把使受者便於執也腕佩巾垂
腕至地授受之儀尊卑皆稍整折故皆垂腕也還
辟猶逡巡退卻也辟拜不答執弓不得拜也受由
客之左尚右以尊賓也接下承附下就客所承之
附敬受之也總並客然後受敵體相遺皆兩鄰也
。射以觀德故弓之授受必謹爲禮者親其勞而
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
惡而以貴者善者委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安

者與人惟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
可以羣居可以行世

鄉氏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鏑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
鏑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
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纁受珠玉者以掬受弓
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簠簋問人
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辨在問反對其對反
辨在對反對其對反

進者以物供尊上之用效者呈見於尊上之前而
非進也問者問安否因有物遺之以表其意謂
劍鏑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爲尊以尊處進之



也。戈鈎子戟也。刃當頭而利。故不以向人。鐃在前而鈿嚮人。爲敵矛如鏃。而三廉。戰兩邊皆安。橫刃。鐵矛戟柄尾以平嚮人。敬也。銳底曰鏃。平底曰鏃。拂者去其塵。馬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制之。犬吠嚙。故左牽而右手防禦之。犬曰太未。成毫爲狗。禽首陽也。故左其首。謂橫捧之。主人在左。而以鳥首授之。謂頭也。繡畫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馬爲飾。擲手中受珠。玉以掬。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不露首。取之承以衣袂。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酒。弗揮爲其實。而脆。商以草苞。粟。魚肉宜以草

藉器而貯物。簞。盛食。簞。盛衣裳。皆竹器。使受命而往。將操以遺人。先習其威儀。進退如使之容。進兵者後其刃。敬也。效物者細別其宜。一物必有一宜也。自飾羔。鴈。至飲。玉爵。又叙其飾物之文也。終而總之曰。凡以弓劍苞。萑。簞。箭。箭。問人。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集呂氏說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受君命而不宿於家主。將君命者而言。君言至而



拜受拜送主被君命者而言使人於君所而拜送
拜受主臣下使人於君所者而言三者不同而敬
君命之心一也補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多能而守之以謙篤行而繼之以勤君子之成德
如此故能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反
已常若不足則與人常能有餘也補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
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

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
弔禮記

禮曰述舊禮語也此言作記者釋舊禮之言也王
父祖也尸祭時代神者也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

主之北下下車也武車中俯首處也車箱長四尺
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覆木下去車牀三尺三

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
車牀五尺五寸乘車者立則憑較有所敬則俯而

憑式兀者所憑以養安尸之乘車則用之齊者祭
之前徹齋七日致齋三日齊一其心以交神明也



○孫與祖同昭穆昭與穆間一世祖昭則孫亦昭
祖穆則孫亦穆故孫爲祖之尸孫幼亦抱之爲尸
尸在車則君與大夫士皆下之尸在車以式爲敬
凡爲安齊者不樂不弔不以憂樂動其齊之志也

本孔氏
呂次說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
十不致毀瘠不形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新食及屬古羊
禮音升卷七 禮反

形謂毀瘠而骨見隱道也致極也。不形不衰毀
不滅性也并降出入常若親存沐浴飲酒食肉皆
以權制否而不勝喪則比於不慈不孝矣不致毀
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人五十始衰也

集解氏呂氏
集解其餘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一曰許也。猶期也。○生與來日三日成
服以死之來日爲始生者之事也死與往日如三
日而殯以死之日爲始死者之事也

呂氏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
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人恩各施其所知也

禮

弔喪弗能贈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紓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惡口惠而實不至也

狂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呂氏

適墓不登龍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後

望柩不歌入廬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

辟途濟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數人曾

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禮記

反

龍象纁引棺處相送杵聲介甲。雜記吉凶舉動

威儀之事各有攸當

禮記

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猶據也乘車而俯憑式者示敬也下車也。

下車之敬重於憑式所敬遞降一等

禮記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制禮自士始而大



夫有罪則議以八法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氏呂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建戈刃曰兵車取威猛曰武車皆謂華路德車謂
玉路金路象路木路旌車上旗旂綏垂舒之結收
斂之。兵車不式猶介冑不拜尚威也。發揚者武
之事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故旌之收

結象之

游氏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
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

獸則載貔貅

史國史筆書員士更之有司有司載書故載言以
備討論師行宜整肅人衆難傳道前有變異則爲
物色旌旗之上舉類示之使爲之戒載謂建之於

車

孔氏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意
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龍方

行師行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以是四
物畫之于旗立于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
旋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四方之宿不差者軍中舉



之以指正四方旗本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也急繼其怒者作而致其怒進止有法

部分不亂

孔氏

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凡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

同國

不反兵謂常執殺之備不待反家取兵此論親疎復讎之法謂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讎則殺於父報交遊之讎又殺於兄弟各稱其情義也

孔氏

西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水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靈室壁。此明食其祿所宜任其事

孔氏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主敬故不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埋焚之祭服又所御故焚器惟鬼神所用故埋祭於公者助君祭自徹俎者不敢勸君之職

事

孔氏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諱事父母則諱



王父母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諱辟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聲相近。

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不諱嫌不偏諱

所以適言語之便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故速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

本諱氏呂氏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

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

而問諱

猶對也。無私諱有公諱尊歸於君也詩書

文不諱爲其失事正也廟中有事於高祖則不諱

曾祖呂氏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婦諱不出門

故夫人之諱雖對君之前亦不諱也大功小功之

親不諱恩殺也問禁問俗問諱皆爲敬主人也

氏呂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

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剛日甲丙戊庚壬陽日也柔日之丁己辛癸陰日也卜用龜筮用著



言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日喪事人事之所不忍

故先遠日

喪禮氏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
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
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
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
之踐古作著

令如字

曰爲日而下命龜筮辭微因也爾指著龜也泰大
中之大也喪美龜筮爲泰也有常言吉凶不僭也
不過三不敢瀆鬼神也不相襲不敢疑鬼神也猶

與皆獸名二獸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故謂

之猶與弗非無非之者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卜

日而行事則必踐用其日

集鄭氏說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

末由右上取貳綬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

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車驅而馳至于大

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趨

丁反陳歸並反併必政
反細扶亦反驅出故反

僕御車者也執策立馬前監駕車處省視也轆轄
頭轄也效白於君也貳綬者僕登車授綬有二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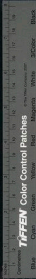


緩君所執以登車貳緩則御與車右所執以登車也。跪乘者僕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也。執策分轡者御者六轡在手今以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驅之五步調試之也。并轡授緩者并六轡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緩授君使登車也。左右攘臂君登車而使左右從者避之也。重應而馳者君已登車而行左右疾趨從之也。至大門而君撫止御者令車右登車車右勇力之士立車之右以衛君備非常者也。問必步防衝突雜乘必步防傾仆步者古謂車右

至此下車而步新安王氏謂馬緩行為步。僕徒君專其節有五將駕車執策立馬前一也已駕長軫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緩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昭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緩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禮古反

僕人為入御車也故授登車者以緩然必御者降等乃受若敵體則主人宜謙而不敢受其緩又御者雖降等亦必撫其手少止之示若不敢受以示



謙若敵體不受而御者必以授則當卻手從御者

手下自拘取之示終不敢受也

用孔氏說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大馬不上於堂

大門最外之正門。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

又不立乘從安也。大馬不上於堂賤畜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入國不馳馳則人

不得而辟也。入里必式先人之葬在焉也。哈嚙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賤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笈拜。

笈字

笈猶言有所技拄謂着甲而拜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直曠左空神位也。乘君之車者王者

五輅君乘其一餘四輅皆臣下乘之不敢曠左君

存惡空其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之位也。

孔氏說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

手而俯。

進左後右使形微相背遠嫌也。進右後左以相嚮

而俯以敬也。

合鄭氏說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萬。式視馬尾。額不過轂。國中以策。其鄙勿驅。塵不出軌。聽

德也。去反。國音。通。音。况。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廣於高聲大效。驕於驚衆。爲規也。車輪轉一周爲橫策。其策取竹帚帶葉者。晦菴云。疑謂策之慧若。今時鞭末韋帶耳。今從其說。蓋未必國中別易一策之帶竹葉者也。鞅勿撥。鞅狀。謂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馳車轍也。○不廣效。爲驕。矜不妄指。爲惑衆。立視。五萬。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不至於偏下。額不過轂。不掩後人之私。

驅車。卽勿不使塵飛。示國中。以承象。間暇也。其方

氏而補其錄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卽有誅。齒路馬有誅。其方

齊牛。祭牲也。露馬。君之馬也。步路馬。習之也。齒。謂量其年。誅。罰也。君敬宗廟。臣敬君。乘路馬。步路馬。教敬。慶其。卽誅。齒其年。誅。預速不敬。其方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其方



奉者承以二手提者挈以一手奉必仰手當心提必屈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音安

衡謂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彌敬綏之謂下於心提之又在綏之下。人愈貴則執其器愈恭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聲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玉佩垂則臣佩委

圭器君之器也尚左手以為容以右手在下防失

墜也車輪曳踵不舉足而如車輪之曳地而行也聲折身曲折如磬也倚謂佩附於身小俛則垂天俛則委於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臣常愈恭於君也本朝臣

執王其有藉者則揚無藉者則襲

左袒曰揚掩而不開曰襲。王之用雖殊其有藉則一禮言有藉則揚無藉則襲何也王有以繅為

藉有以束帛為藉繅藉所以飾之束帛藉所以將之此說特施於束帛之藉揚者尚文與有藉相稱襲者尚質與無藉相稱明馬氏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媵。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貴於諸妾。世臣。父時老臣。姪。妻之兄女。媵。妻之妹。皆從妻來。為妾者。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士有二妾。長妾當為嫡。臣妾之長者不名。別貴賤也。蓋以禮敬之。而不敢慢。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敢與世子同名。

國君與大夫之子不敢稱予。小子。避嗣天子之稱。

也。大夫與士之子不敢稱嗣子。避嗣諸侯之稱也。

不與諸侯之世子同名。避僭倣也。

合王氏呂氏。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新之憂。

射。男子之事。古者人人能之。偶不能則以疾辭。不敢以不能辭。負薪。負薪者。事士云者。謙辭。言疾而憂。

無力負薪。

周呂氏補。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望。坐中不敢率爾先對。

對孔氏。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因其俗之故常而行禮則不煩而易爲力所謂國
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皆有祖述特在乎謹修
其法而審行之使不失其故爾禮氏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
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
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已久而君不絕其祖祀復
立其後也詔猶告謂與卿大夫凶吉往來猶赴告
也宗後大宗之後有事反告于宗後不忘親也與
謂起爲卿大夫若本國已無列無詔亦必仕於新

國而後從新國之制厚之至也皆所以重其本也

用鄭氏
孔氏說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名父所命已孤更之不忍也謚者列平生德行作
美號暴貴不爲父謚者子事父無貴賤忽爲父謚

以鄙父賤非所以敬親也合鄭氏孔
氏呂氏說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

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各於其時禮氏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筮側龜於君前有誅



振去塵也。端正也。筵有木末故曰。倒籩有背而故。

曰。側皆謂甫省視之。臣不豫事皆宜誅責此。

龜筮凡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厭衾表

取於於

龜筮嫌問國家吉凶。凡杖嫌自長老席所以坐蓋

所以禦日與雨皆燕安之具。重素衣裳皆素衿單

也。衿絺綌肉露見為不敬。故不入公門。苞屨也。扱

上衽。孝子未成服之飾。厭猶伏也。吉冠有纒有梁

而喪冠無之曰厭冠。管喪具也。故不入公門。書謂

條錄送死之物。用方板書之曰書方。衾謂喪服函

器。謂棺。凡謂臣妾有死於宮者不告於君。則不以

入公門。

公事不私議

公事公言補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

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斬於丘木

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犧賦古注謂以稅出牲胡



氏謂總言牲備，竊意養犧牲所賦用之器具，故總於家造，次於祭器，歟？禮記注疏也。在家也。言禮者必以祭器為先，始有田祿者，必以宗廟為先，造器者必以祭器為先，始有田祿者，必以祭服為先，此言當貴首念祖先，不粥祭器，不衣祭服，不斬丘木，此言雖貧亦堅忍而不敢違祖先，謂祀氏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闕而哭，素衣素裳，素冠祭器於士。

覲已復還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闕而哭，素衣素裳，素冠。

徹緣，鞮屨素，篋乘，髦馬，不蚤鬚，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禘。三月而後服。鬚脫髮也。說非也。反。音爪。音爪。音爪。

鬚手反

鞮屨無絢之菲，絢求俱反，絢之言拘，用繒一寸，絢之着屨為行戒也，素篋，以白狗皮為覆篋也，髦馬，不鬣落也，蚤讀為爪，治手足爪也，鬚，剔治鬣髮也。大夫士失位去國，無祿以祭，故以喪禮處之，為壇位而哭，衣冠裳以素，與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之禮也，以已無罪而說於人，則君有罪矣，君子不忍為尊之至也。昭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
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禮記

還辟還避也。嫌與君充賓主之禮。禮記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
主人則先拜主人

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禮記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
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
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
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非弔喪又見國君凡拜皆答又惟非其臣及男女
則相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禮記鹿子。此明貴賤田獵不同皆禁盡物位愈卑
者禁愈嚴春方子乳之時尤在所禁禮記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禮記

禮記美食名盛食必饔周人重肺故先祭肺馳道如
今御路除謂除治草萊也縣樂器鍾磬之屬縣之
而擊者也梁如食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不



祭肺不殺也不食穀芻秣而已也不除道爲妨民
示簡者也祭不縣食不加梁雖飲酒而不用樂凡
謂君大夫士皆爲威凶自貶損憂民也

合鄭說

君無故王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王謂佩縣謂樂故謂災患喪病。憂樂不相干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
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
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私行謂以已重問其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雖主有獻皆所以達臣子共養君親之誠必請必
告猶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止言告者不必有獻
也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

呂氏陳氏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
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
士死制

衆謂軍帥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臣民各止其

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爲言皆
皆指其所本也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大夫之
衆士之制受命於君故皆以死守之

呂氏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
昨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
於鬼神曰天王其甫鄭文

言交際也。方氏賾蓋田間道祭於賾謂之賾。猶祭
於郊謂之郊。蓋若巡守望秩山川也。君天下曰
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朝見諸侯分人以職任人
以政任人以功曰予一人。謙抑自卑。猶言孤與寡
人也。內事宗廟故云孝。外事郊社故云嗣。其為天
子名鬼神在諸侯竟內。天子不親祀曰天王其甫。

者有司不敢名君也。

孔氏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子。登假指之
廟立之主曰帝。題音

復始死時招魂辭。遐遠也。呂曰。假至也。猶詩謂求
假莊子亦云。登假於道。先儒以假為遐。音恐未然。
也。立主曰帝。同之天神。鄭氏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生死皆名之曰

小子王。

孔氏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



右後也廣後嗣也右以配天子矣扶也扶持於君也夫人視三公故各與諸侯之妃同婦服也服事君子也世婦視大夫故名與大夫妻同妻齊也進御有齊同之義也御妻視元士故名與士之妻同嬪婦人美稱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妻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也

禮記

天子建天官先六犬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教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

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宰

此殷制也殷人尚神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總謂之天官大宰代天工者也大宗掌事鬼神者也天史掌正歲年者也天祝所以接神天士即周之司巫所以降神大卜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又置地官以象地之五行司徒之衆六鄉六遂也司馬之衆六軍也司徒之衆百工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也司士於周爲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爲一官以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所統亦



衆也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民者莫不備矣六府與藏六者之入六工饒六者之材以爲器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然則六府六工皆屬於五官者也

用勳氏曰次
官者之說補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攝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伯長也二伯爲內外官之長雖主治諸侯而處於內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如周公

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二伯即唐虞之四岳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猶周官立三公三孤於六卿之上者也猶君傳辭於天子之人更者治事之稱謙辭也天子謂之伯父伯舅尊辭也老者年長之稱亦謙辭也公以爵稱君以位稱內外之辨也

用孔氏方氏曰
氏而補其能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養也言能養一州之人實一州之長也內之長五官



者統爲之長外之長九州者各爲之長稱曰叔父
叔舅次於內之伯也優其本爵君其臨本國之稱

集鄭氏孔氏
方氏之說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
殺於外自稱曰王老

此謂九州之外之長也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
自稱不殺者謙辭猶長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
侯也自稱王老榮中國之命以鎮乎四夷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氏劉

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

曰小侯於外曰子者稱之以爵出外則伸故也自
與其臣民言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之稱謙辭也

用方氏孔氏說華氏以爲射禮之稱也
射禮不自建於天子亦無子男之稱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於禮反觀禮
反禮於禮

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

繡爲斧文亦曰斧依依即衮也宁者正門內兩壁
間曰宁於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宁即
著也當依而立秋覲也秋主犖故入而當依諸



侯一於北面不布散也。當寧而立。春朝也。春主發

散。故出而當寧。公侯分於東西。布散兩處也。公位

尊。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也。侯位卑。立於東。臣統於

君也。

孔氏陳氏方氏處氏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

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通文

郤謂竟上開郤之地。會於此。不以病主國之人也。

○遇不期而會。其禮略。會期而會。其禮詳。久無事

則聘。聘問也。誓約之淺。盟約之深。盟非治世事也。

九皆諸侯交鄰之禮。似言春秋之世。

孔氏呂氏方氏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臣君前之稱。上某指國言。下某指名言。臣某侯某

如曰臣齊侯小白也。寡人寡德之人。謙辭。通孔氏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

事曰曾孫某侯某。

通音

適子明其嗣。孤明在喪外事。謂社稷山川。曾孫謂

是父祖重孫。

孔氏呂氏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

類。

復曰某甫呼其字。以招魂冀復生也。既葬見天子



與請謚皆曰類以非朝聘之常故謂之類如祀天而非郊者曰類于上帝之類故古注以類爲象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說氏

老以年長稱比於冢臣之長亦謙詞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蹕蹕庶人僬僬

禮反靈七良
反僬子妙反

穆穆雍容深厚貌濟濟修飾齊一貌蹕蹕翔舉舒揚貌僬僬卑盡而不爲容止之貌。九形容尊者

重且舒卑者輕且遽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

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后有

君道夫人有爲小君而人事之義

妻言亦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

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

出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公侯賤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降殺以兩自稱



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
於諸侯謂饗來朝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婢之言
卑於父母自名似亦主婦人而言名自勿名父母
所名故不敢有他稱用鄭氏君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
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陪重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故諸侯之大夫
於天子曰陪臣某士之某國名也某士如云晉士
起也外謂他國使者自稱曰某以其為陪臣之使
故所稱如此孔氏韓氏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此春秋傳凡例之說而漢儒祖之於春秋經不盡

合補愚按趙鵬飛春秋僖公二十五年齊侯燬滅

邢解云春秋滅同姓者有矣未嘗名楚子虔蔡侯
殺之此非同姓何以反名春秋書名自有褒貶非

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
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此傳授之誤而後世公

之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蓋小戴禮多
漢儒雜說其書出於三傳之後有援春秋三傳而



立文者如王制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彼見吳楚之強春秋皆書子爾而北燕在北狄秦
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一
也曲禮稱諸侯失地各彼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
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鄧伯來奔鄧子來朝傳
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此附三傳以立文而不
合者二也又稱天子不言出彼見天子居于狄泉
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此附春秋以
立文而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名彼見蔡侯
考父鄭伯寤生之類皆卒而稱名而衛侯朔鄭伯

突何以未死而書名此附春秋而不合者四也又
曰諸侯未及朝相見曰遇彼見傳釋非遇之說曰
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亦可謂未
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郕地曰會彼春秋之會無常
地因曰郕地而會于齊于宋亦郕地乎况春秋會
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
候度不謹時出以謀其私而豈可以春秋諸侯會
遇爲法哉此附春秋而不合者五也其他固不殫
舉今衛燬滅邢而曲禮舉以爲典訓又誤之大者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

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君臣義合不可則去父子天合不可逃號泣而隨

以冀改悟

禮氏

君之欲樂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員不

三世不服其藥

慎疾也

擬人必於其倫

禮氏起反

儼猶比倫猶類不以其類則褻

禮氏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誦矣幼曰未能典誦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君子數未定之辭孔氏謂若知也于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方氏謂于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于方約其數故曰若御射御之御古註以為主其事與誦典主請謁。天子不可斥言故言反之長短則知其年之長幼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凡皆謂幼小新立遠人未知而有問者設

禮氏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

色主反
評大反

有宰謂有采邑之宰食力謂食民之賦稅。數地以對山澤所出。善國君制賦有常。惟山澤所產無常。故數其所出以對。曰有宰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見其不爭民利。曰祭器衣服不假見其不侈於奉己而厚於奉先。士以車數見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問對之間有深意寓焉。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禘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禘大夫祭五祀歲禘士祭其先

西方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方祀各祀其方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

雷秋祭門冬祭行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謹常祀而毋濟禮

氏諱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於

反白

犧純毛肥養於縣索求得而用之以肥則不必犧



索取具而已又不必肥以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

鄭氏方氏並補
俗處性官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所以嚴宗廟合族屬

氏曰

九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腍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大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彘魚曰商祭鮮魚曰脍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稌公梁曰蕪其稷曰明梁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醴玉曰嘉王幣曰量幣

疏其物反翰曰
反照物反

禮曰

元頭也武迹也腍充貌也翰音飛鳴也羹獻獸者
下牲其形不足言羹之而獻則犬之肥也疏趾
者雉肥則兩足疏開也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
明也自牛至兔八物皆取其肥君祭者脯載榘方
正而用之尹正也商祭者乾魚商度燥濕得中而
用之羹乾也脍祭者鮮魚炙熟直陳之也合言魚
鮮言幹菜言實蔬言苗大鹹曰醴量者度量禽
獸之獻以肥腍為美魚腊鮮彘以得宜為美水與
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韭以
苗之盛為美蓋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幣

以可制爲美，祝辭皆舉其美而不言於物，不敢不盡。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崩者若天形墜下之名，薨者崩之餘聲，卒終也，全而歸之之義，不祿傷其不幸之辭，死之言漸精神漸盡，死本尊卑之所同，尊者以襲而異其名，至庶人窮矣，不可有異名而直曰死，尸陳也，猶寃也。

呂氏說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冠曰兵。

墜落也，鳥飛物死則降，落謂相染漬而死，兵者死於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皇，君也，尊之有君道者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比於考，辟法夫者，妻所取法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婦人有法度者之稱，蚤死曰短，中絕曰折，生



主親死主敬老而死則盡也少而死不幸

用禮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九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多音

袷交領也綏視下於面上於袷衡視平面視以

下為柔天子至尊故臣視之目不過袷國君則上

於袷大夫平視士則可旁視五步九視仰則敖俯

則憂傾則心不正

朝氏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

朝言朝

朝氏

肄習也言議也官公家有九府庫武庫朝朝廷

肄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志無所分政無不舉

朝氏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

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者人臣早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

朝廷固謂野陋朝言惟在政朝事惟敬在若朝

言無所不用禮

朝氏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夏至日祀天夏至日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ColorChecker Chart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卜掃地而祭陶匏結席故不饒富

用呂氏說方氏謂饒實客樂氏

謂饒明堂

九摯天子嘗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逃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楨棗脯脩棗栗

禮音至匹依主音也。備羽反。

圭者玉有圭有璧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之體諸侯惟公侯伯用圭不言璧該之也。纓馬鞅拾射講矢箭也。楨白石套脯臠肉脩肉加醬桂乾之。天子無容禮惟用幣於鬼神以告至諸侯執

圭朝王及相朝聘以表至羔羊羶而不黨卿執之。鴈飛翔有列大夫執之雉以死守士執之匹爲報也。鷩不能飛騰庶人執之童子之摯束脩委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纓棗取其循法度。脯脩取其治已齊家。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謹肅。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費不足以爲禮費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

備酒漿於大夫曰

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媵妾之數謙辭也於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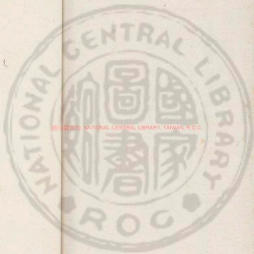
惟酒食是議於大夫願爲箕帚妾愈墜愈首卑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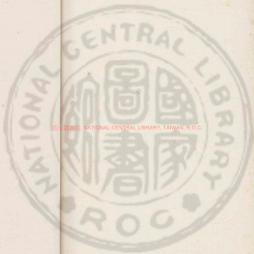
者備其乏九皆致女於人之辭

鄭氏孔氏曰氏方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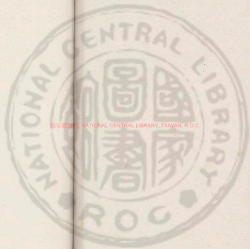
1952.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4.713 v6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

禮記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臚音問舍音衍音繼來音字

免五世親之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頤



上又御向後繞於譽居齊魯間語助子服伯子魯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古者死他邦無親則朋友爲之袒免仲子舍嫡孫立庶子攬弓譏其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爲之服以示其親而問焉伯子爲其親隱故謂行古適以武王微子爲證然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行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擇周禮用鄭氏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養以尚反

隱謂不言其過稱謂犯顏而諫方猶所致喪蓋其至也方喪比方於父也。於親致喪恩厚而服重也於君方喪資於事父而敬同也於師心喪如父喪而無服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事親幾諫事君直諫父師之養無方隨其所至君之養有方以事之者非一人不可侵官此則各稱其情而不同本鄭氏傳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入官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許其大謂聽其葬階下，許其細謂命之哭。季武子夷人冢墓以爲宅，及杜氏欲合葬，則文過謂合葬非古，我成寢之時，以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之以爲寢，今合葬則許之許其葬矣，亦許其哭。

本經注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

從而汙，彼則安能爲彼也？喪者是爲白也，母未爲彼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名白，孔子曾孫子思名伋之子，汙猶下。禮爲出母，期爲父後者不服，孔子許伯魚喪出母子思不許，子上喪出母，聖人則與情，子思則守禮，子思答門人之問，自諉於道有隆汙，不能及聖人。

禮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稽顙頭觸地無容。拜而後稽顙先致敬也。稽顙

而後拜先致哀也。三年之喪當先稽顙。

田陳氏說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天反

土高曰墳。聚土曰封。先反脩廬祭也。孔子以不

常在鄉慮久而還不知葬處故封之高四尺以記

偶然而崩故傷之而流涕。

田陳氏說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衛出公輒之變子路死之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

有弔者而拜之孔子爲之主也。閔子路醢而命覆

醢不忍食也。

田陳氏說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陳根謂經年。生物既變慕心可已爲師心

喪三年爲朋友期也。

田陳氏說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三日殯三月葬送終之具無不備盡喪三年而極而死者之形雖亡生者之心終其身弗忘故忌日

不樂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

鄭氏方氏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

以爲葬也其直也蓋殯也問於邾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

防地也南齊古許羊刃反山陰姓如字防則魯反又作辯

鄭氏讀慎爲引謂葬時引柩飾棺以柳翬殯引以

精孔子父叔梁紇與顏氏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

徵在野焉不告以父之墓處孔子殯於衢如葬而

引則用殯之引使人怪而問之以得其父之墓處

愚按家語明載顏父擇壻而妻叔梁紇叔梁紇嘗

賢大夫豈有野合之事史明言禱於尼丘山生孔

子豈有野合而禱神求子之事此篇亦明言問於

邾曼父之母亦豈有外人反怪而問孔子之事况

徵在不恥爲叔梁紇之妻反恥言叔梁紇之墓豈

人情乎竊意古者墓而不墳與山地俱平孔子少

孤莫識其父墓之所在故母死先殯之問鄰母得

墓所在而後合葬之墜農師以慎讀如字訓誠張



漢世亦謂其殯周密如葬皆得之矣鄭氏改慎爲引蓋惑於野史鄙說不知孔子決無飾僞爲鈞鉅之術以不言葬人反揚父母之過也補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甚歌喪冠不綬禮玉贊儀又作冠耳且又相以替相助綵冠纓所謂蟬有綵亦作綬。(不相)

不歌助哀不綬去飾氏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人棺槨周人牆置翼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堅周葬尸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禮子乘反殤長

丁大

火熟曰堅堅周謂塗土治以周於棺以木爲槨周於棺如城之有郭牆抑衣也牆以帷柩而周圍如牆翼羽翳也翼以飾棺而翼蔽如羽蚤死者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六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用瓦棺至夏后氏廼以堅周般人尚梓始以木爲棺槨周人又飾之以牆置翼爲美觀蓋世愈久而禮愈備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鄭氏孔氏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般人尚



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歛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馬力輪反力知反

大事謂喪輅白色馬。三代所尚色不同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喪與戎祀皆大事色各如之用孔氏補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落衾也繆落也音音各與之然反

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名申曾參之子有聲曰哭

無聲曰哭為母盡為父斬厚曰禮希曰繆落落棺

繆落也。父母之喪貴義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

布幕用布而已繆落則有旒以參之者兼言營衛

欲其以文質自參酌而用之也此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

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嬖嬖是我傷公之

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

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

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

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力知反重耳能反重耳音



恭音

驪姬獻公所獲驪戎女申生母蚤卒驪姬嬖焉重耳申生異母後立為晉文公狐突申生之傅嬖犯之父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不出謂狐突自伐泉落氏反後懼而稱疾驪姬欲立其子奚齊故謂申子申生將殺之重耳勸其自辨又勸其行皆不肯而繼謚曰恭謹法敬順事上曰恭○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其國之多難可謂恭矣然不免陷父於不義故未得

為孝

陳氏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莫音暮已天音扶

釋謂喪二十五月大祥天語助辭朝祥莫歌子

路笑其太速時人行三年喪者希故孔子抑子路以善彼人然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云所爭月日又非多但踰後月禫而後歌即

善惜其不少俟也

集解氏孔氏說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下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下也縣賈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
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謀之士之有謀自此始
也逸錄通反音玄勇音奔交
音甫勇五類反驍力能反

乘丘之戰在魯莊公十年縣下晉氏右車右勇力
者爲之此時公敗宋師公非敗績此云馬驚敗績
者止是馬驚敗不預軍之勝負釋文作馬驚敗無
績字佐車乘公之貳車者公馬驚敗佐車授公以
綏而別載之宋之猶言微哉責御者卜國之無勇
也故御與車右皆赴敵而死白肉馬之股裏肉也

國人浴馬見流矢在白肉知馬中矢而驚非二人
之罪謀其赴敵之功而謚之○敗績非二子之辜
死敵實二子之勇豈以士之賤而廢其善之實莊
公以義起而謚之非過後世因之不改則非故記
其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鳴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實與子春
曰止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實與曾
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與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自來，故吾得正而莞焉，斯
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禮記卷之四

力反

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華，書也。

皖謂刮削節目使皖然好賢古謂床第橫渠謂必
簟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皖必陳之在上顯露也
呼虛憊吹氣聲華意也姑也番谷取安也。童子
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見其疾革而
不忍易事父以恩也曾子必易華而即沒雖死猶

勤於也。雖然而呼者意曾子問童子之言而吹
氣有漢而然之意。再曰華而皖大夫之贊歟。意
子又言之以荅曾子曾子即命曾元起易之也。禮記

禮記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懼懼如有求而弗得既葬是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禮記

親始死叫地窺天無所迫及故曰如有窮既殯尸

柩不可復見寔其辭容之屬聲不可得忽焉失之

矣故如有求而弗得殯猶在室既葬於野則遠矣

禮記卷之四上堂弗也又馬也也皇皇無





所依高而外有望而弗自也。惟然追相耳。

其而然耶然家實允記孝子容節。補

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曾婦人之壘而

平也。自敗於臺始也。東方與反陘音形同。此

邾婁邾子之國。復拓死者魂戰於升陘。魯僖二十

二年。鬯凶事去纒而露。紿纒所實反。用黑繒鞞。鞞

廣幅長六尺。紿音計。敗於臺。胎魯襄四年。臺當為

臺。春秋傳作狐貽。復本以衣。今戰死無衣。故復

以矢。弔本用衰。今家各有喪。故壘而弔。古者戰。陣

以權。殺有所止。殺人之多。自升陘臺始。不特記

禮之變也。用方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壘曰。爾母從從爾

爾母。扈扈爾。蓋棒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音總。扈反。

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闕也。字子容。其妻孔子

兄之女。從從高貌。扈扈。天貌。上。爾。字汝也。下。爾。字

語助。蓋者。未定辭。笄所以簪紿。或用櫛。或用棒。故

稱蓋。長者。度長短曰長。總者。束髮之布。垂為飾。

夫子以其兄之女而誨。以壘之法。母太。高廣又誨。

以笄總之法。吉笄尺二寸。齊衰之笄一尺。斬衰之

總六寸。齊衰之總八寸。丁。上。卷。卷。

孟獻子禫將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禮大厥反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比及也。既禫可作樂而寢於內。獻子禫祭設幣而不作樂比可御內而不入。寢故夫子稱其加於人一等。所謂賢者過之也。

說氏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祥之日鼓素琴故孔子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哀未忘也。徒月樂故孔子十日而笙歌成者哀已殺也。

用方氏

有子蓋既祥而緜屨組纓。

音祖二

以緜爲屨之絢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有子服之於既祥失之早也。有子孔門高第疑或不然記者或得於傳聞故曰蓋焉。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兼孔子於中以明祥禮之中制。

方氏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瀾。

甲反

畏懼而死。厭於巖牆而死。溺水而死。三者皆非正命故不弔。

子路有婦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

行道謂道路之人。言除喪有期，雖行道之人亦

弗忍，除聖人設為中制，賢者當抑情而就之。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樂樂下樂字音
洛也手又反

比及也。丘，狐窟穴也。首，以首向之也。禮樂皆重

本。五世反葬，重本也。故引禮樂為證，又引古人遺

言謂狐死亦正向丘窟而枕其首，是亦不忘本而

古人與此以明仁也。

明此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孔子之子，名鯉，除其服。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附也。

蒼梧，南越地。附，合葬也。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

附之葬也。謂附葬自周公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

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

所考。

明此

曾子之喪，浴於櫛室。



喪室事之室於此視館愛。

治之道室於喪

室則衰蓋曾元之禮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學業誦曰習

廢業恐營思忘哀也誦其已熟

者稍而可也

禮氏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之子。終以道之克盡言死以形之測

盡言子張自幸其得終庶幾君子之道故以語其

子亦猶曾子吾知免夫之意平生學力於斯見矣

周黃氏再
氏秘補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闈也與

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近置室裏闈上人之始死

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就以

闈上所餘脯醢爲奠

合孔氏
方氏說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位以親疏叙列而哭委巷委曲之巷猶言陋巷也

言思子游之子。嫂叔無服婦以小功故子思之

哭嫂其妻倡踊而已隨之申祥父喪之昆弟言思



亦然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以明小功之不爲位者非也然哭妻之昆弟禮以子爲主非以妻倡踊

合孔氏方氏馬氏說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漢音

縮從也衡橫也古尚質冠之吉凶相似而惟縮縫

之同今尚文冠之吉凶相反而有衡縫之異言衡

縫而繼以喪冠非古知衡縫之爲喪冠

方氏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跛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言已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爲

難繼故以禮抑之孔子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

方氏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反外

小功五月服最輕者日月已過始聞喪而追服曰

稅遠兄弟謂相離遠者小功日月不多遠兄弟聞

喪常晚小功不稅服最輕也曾子篤厚疑聞喪

晚而不追服是小功終於無服爲不可據禮聞遠



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斯
為中制然小功雖不必稅而稅之者亦禮所不禁
韓子嘗作小功不稅書亦曾子之意從厚也

用奠馬

補氏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禮也史反

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
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
不誠於伯高夫禮所以副忠信也

合孔氏方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踧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為哭音快寢音
爾之為去聲

赴吾也夫主伯高言之也由因也。廟祖父所在

兄弟父祖之遺體故哭於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
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故哭於寢朋友
於寢門外由師推之地所知者送交故哭於野子
高親非兄弟分非師友情又不止於所知原其由



子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
爲之主且教以爲爾而哭者拜之爲伯高而哭者
勿拜異於喪之正生也周方氏說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
桂之謂也

滋謂香味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以爲薑桂之
謂記者釋曾子之言。居喪有疾得食美味厲其
不勝喪也孔氏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禮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此明之喪息
友之言故

與音餘爾音
各反

喪明之喪失也明目精也素散也溲酒膾二水名
西河陳門至華陰之地。道莫尊於師恩莫隆於
親子夏退老使民疑於夫子是不尊於師而尊於
己也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其明是不隆於親而



隆於子也曾子數子夏三罪稱其名女其人若父
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至於謝過服
罪此所以為友道之盛方氏

夫晝居於內聞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禮例

大故謂父母之喪。晝陽夜陰陽動陰靜故晝必
居外夜必居內惟居喪廬中門之外晝夜在外惟
致齊不接外物與寢疾晝夜居內用孔氏
高子舉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禮例

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涕如血出未
嘗見齒言不笑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不難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
服勤禮例

衰喪服也物指布之精麤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

物七十物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衰戚之
實與衰服之物不相應邊徧也不邊坐有喪者專
席而坐天功雖輕亦不可着衰服而服勤勞之事
謂衰喪服也合禮孔氏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贈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此活反
禮記馬路反

舊館人前日置館舍於己者驂車之驂馬在服馬
之旁者贈助喪用涕出淚脫驂之禮疑於重是
時客行無他物孔子欲副此涕淚之實遂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氏馬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禮記

慕如嬰兒之慕疑謂傍徨不進哀親之在外不知
神之來否子貢意葬畢如速反虞祭以安神靈
夫子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曰我未之能行抑
已以實彼之可法也用孔氏

顏淵之喪饋禘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饋遺也禘肉禘祭之肉靈琴散哀本鄭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拱又手尚右以右手在上。喪尚右右陰也孔子以姊之喪尚右二三子不知而做之以孔子之言而復正。明倫氏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子瞻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禮記

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消釋搖曳也

曳杖消搖蓋既病閑適之德容杖猶依也蓋發聲

也孰能宗子言無人尊己之道註謂尊爲人君失

之。孔子以三王之禮占已夢世漸文殯死之所

逾遠殺殯兩楹之間孔子殷人夢坐奠兩楹既無

宗師其道知其將死而殯也。本篇五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麻也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無服師之禮故疑所服子貢以夫子施於門人者

還以報之定爲心喪三年

以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槨置姜設披周也設

崇殺也綢練設旒夏也

說文旒反

公西赤字子華志爲書記其機槨障柩之柳衣

以布衣木高二尺四十廣三尺方兩角高白布畫

雲氣初長五尺如扇置車旁披柩行夾引棺者九

皆周之制樂謂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

之制綢練種之杠旌之旒繡飾廣充幅長尋白旒

旌載於柩車此夏之制門人尊夫子兼用之或云

用三代大夫之禮耳

禮記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替簠簋蟻結于四隅殷

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楮覆棺似蟻蟻結畫文如蟻行

往來交錯以丹質布爲褚不牆不罌畫褚之四

角爲蟻結此殷士葬之飾子張學於孔子倣殷禮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
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陪之姓反陪音咸反

皆草苫盾不反兵而鬪者身常帶兵魁猶首。父
母之仇常若居喪誓不俱生無所往不執兵昆弟
之仇衛君命則不鬪從父昆弟之仇則陪從其主
人情有重輕也然意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

欲知孔門言行當主論語用者必

孔子之喪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經喪之首服也謂適外。雖出外亦首經門人於

孔子然也若常禮惟羣居則經出外則否舉常禮

以明聖明之加尊也用禮

易墓非古也禮以鼓反

後世不用昭穆族葬而別葬親於他所月陸氏於古注易變

水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主哀祭主敬

禮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通也如年禮高年反斂才用反斂音送國煩晚反斂力殿反

負夏獨地祖謂遷柩車向外爲行始而設祖奠以俟明日行

頓進者也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

鋪頓謂懸銅魚行則魚動而蹶塋塞于池斂者始死之舍以用米故謂之飯多者委曲之意子者親之之辭出祖者指負夏主人而言。負夏之喪已出祖將行乘曾子之來弔再推柩返內而受其弔禮既祖而婦人降蓋覆東南出階間既空婦人得降立階間今因返柩婦人避之復升堂從堂更降而後行禮故從者怪而問之曾子爲主人諱言祖者且也且則何爲不可返從者又問子游子游告以自始死至葬皆即遠以明無返之禮曾子聞之又言多矣乎子負夏主人之出祖者蓋謂其委曲之

過終不欲明指其失忠厚之至也

合孔氏意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揚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揚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徒上音如字

掩而襲，友謂之襲。裘露以揚衣，謂之揚裘。夫夫，天上助語之辭。下丈夫之夫，猶言此丈夫也。弔，禮主人未變服，弔用吉服。主人既變服，始加經於武，又掩其上服。若友朋，又加帶。曾子惟知臨喪無飾，一以襲行之。子游主人變乃變，故曾子始疑而終

服善

禮記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詳文及也之

見，謂見於孔子。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禮也。

不及今乃不敢不至，蓋學之之力也。然家語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

同

禮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Black

3-Color

White

Black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Black

White

Black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
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
子退反哭子游燭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
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
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
游燭而就客位

經文之爲子游
反惠子禮反

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
牡麻卽雄麻牡麻絞經與齊教經同彌牟者惠子
之兄惠叔蘭也虎者彌牟之適子○惠子廢適立

庶子游故爲重服以感之惠子不悟而辭文趨臣
位以深感之惠子始悟而扶適子復位子游乃燭

而復客位

別說
氏說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
冠待于廟垂涕淚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丁仲

越人遠國之人主人指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璣即
下文將軍文氏之子也深衣謂既祥之麻衣緣以
布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其制一也練冠未祥之
冠自目曰深自鼻曰深主猶無也中謂當於禮之



變節。既除喪而弔者來。女子之子深衣練冠。用

凶服之變。待于廟。受弔而不迎。賓本無此禮。以義起

而爲之。禮中於禮之變。

合葬之說

勿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

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十大門。殷

道也。學者行之。

禮記

雷室中也。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兩雷

焉。故後世名其室宗廟也。行者行神之位也。殷人

殯於朝。葬則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故曰毀

宗。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告事。躐其廡而出。故曰

躐行。勿名所以訓其實。冠字所以尊其名。伯仲

又所以敬其字。死謚則又以易其名。凡皆周道也。

周人浴死用盆。故不掘中雷。綴足用燕几。故不毀

竈。殯於正寢。至葬朝廟。出正門。故不毀宗。躐行。掘

雷而使浴。水入坎。毀竈取甕。以綴其足。使溫。毀廟

牆。告行神。躐其廡而出。此皆殷禮。孔子殷之後。寧

於孔子者。皆行之。

合葬之說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

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

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禮記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其兄，具謂葬之器用。

賣也。賻布賻喪之泉布，即錢也。古謂錢為泉布，取

其流通。不粥人之母，葬其親，不以賻布之餘具

祭器，皆子柳貧而守義，能以兄弟為念。

本方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士

之。

謀軍師敗則死之，否則陷衆而死，而獨全身不可

也。謀邦邑而危則亡去之，危者尚可安避，賢使之

圖安也。

是方在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

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于巷

公叔文子名拔，衛獻公之孫，瑗，遽伯玉名，二人皆

衛大夫。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其地，伯玉以其妨

人之田，故以請前。識之。

本方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孺子泣言無節，傳主在己言繼主在人言。過哀

難繼，故聖人制為哭踊之節。然雜記言哭無常聲。



如嬰兒失母此亦言襲歛之後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力出戶袒且投其

冠括髮乎游曰知禮

武叔公子牙六世孫名州仇嘗毀孔子者括髮在

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袒括爲欲奉尸也武

叔奉尸後出戶而始袒括不知禮也子游謂其知

禮蓋反言以讖之

本注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本注

字如

古注云當爲僕師長也指太僕也按周禮射人

大喪與僕人遷乃應氏謂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

左右似不必改方氏謂師喪也扶舉非二人所能

勝故以師言之師非長也○十人右射人左皆切

近之職病以是扶死以是舉男子不死於婦人之

手也

合應氏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爨

從本用反夫人之

從母母之姊妹舅之妻母之嫂也此據外甥稱之

二夫人猶言此二人時適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

此禮古未明言或謂二人既同爨服總亦可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騷古音騷騷古大號反
力氏陸氏並讀如字

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
也鄭氏以折音提證以詩之好人提提似改字矣
恐非也凌躐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騷騷太
疾鼎鼎太舒猶猶疾舒之中○喪事易失之遽放
之使縱縱故雖遽而不至凌節否則太疾騷騷爾
而野矣吉事易失之緩約之以折折故雖止而不
至於怠否則太舒猶猶爾而小人矣惟猶猶爾爲得

疾舒之中

經補方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不忍死其親故恥具非倉卒可爲者不得已而具
一二日可爲者弗預爲之具用方
氏補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
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適干
弟反

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或引或推重親
遠別姑姊妹嫁後灌欲一其心於厚之者唐通典
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報制可程氏曰今之



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助哀戚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
弔焉

徒謂客之旅次舍也北面弔同國之禮。客之徒

不敢發妻於人館曾子使反哭於館而弔之者禮

館人使專之如已有然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箏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

簾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之。徃也謂遠死也竹籩簋之屬古注味當作沫沫

蹟也謂洗面蓋謂瓦盆不可洗面也愚按瓦陶器

也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恐不必改字無簾虞不

縣也橫曰簾植曰虞。忍於死之而不設器為不

仁真以為不死而必備可用之器為不智故明器

雖設而不同於生人之用神明待之仁智之盡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
子曰若是其侈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

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刑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喪子爲死

魯孟僖之子仲孫閱嘗失位去魯而得反中都魯

邑名孔子嘗爲中都宰爲民作制司寇者諸侯三

鄉司寇兼司寇三鄉之下五大夫司寇之下立小

司寇小司寇魯有臧氏爲司寇夫子爲司寇乃小

司寇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二子而



發備有子乃能以中都與荆之事驗之可謂知言矣

矣方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謂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本與魯是與哭諸縣氏

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東脩一束之脩為通問之禮禮之薄者也安得哭之以大夫無外

交也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為之哭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此禮變也

變氏方氏

仲黨言於曾子曰憂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般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不

然乎其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

而死其親乎

仲黨原憲也。明器祭器各用。三代之所兼用。非獨周兼用之也。故曾子重言其不然。示民無知之



語尤非所以訓故又專言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大式也

同父母既服期同母宜降等服大功或謂大功已

過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而況於齊衰其非

禮明矣

鄭文孔氏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憾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憾哉

子思母嫁衛柳若衛人此言爲嫁母服也嫁母之服期然以此言觀子思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尊統於父故父在爲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爲母絕於父財所以備禮無其時謂勢不可行孟子言不得不可以爲悅者也

游氏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瑣縣子名降者降服周禮已貴則降賤者之服古謂殺時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滕伯文殺時滕君名文滕伯文爲諸侯而服其叔父皆齊衰殺不降服也方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

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易又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外內易謂斷削外內使之平易此后来述縣子之言以爲其子也方氏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仲梁子魯人。人死斯惡之矣未設飾而帷堂方氏人之惡也記者併存仲梁子之說以傳疑方氏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以萬物生於東未志死其親也變而在西方魯末世失禮也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始死之奠未暇備禮曾子以爲斂斯席亦非方氏

縣子曰給衰總裳非古也禮者

給爲總布之細而疏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



數若以絳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者子蒲名或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子臯高柴也哭呼名非禮子臯非之乃改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相與天反

相齊禮者也沽略也方氏謂即沽酒之沽以非白致放訓略也孝子悲遠禮須齊相杜橋居母喪

無之故謂其於禮為略說文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不以弔

始死即易去七口服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主子游曰有無惡乎

祿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云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禮尺證反邑音無通才如反又如字通音旋通音古音變

稱猶隨也齊言多冢之祿還便也言已歛即葬縣

棺謂不設碑綵手縣而下之封者復土以閉瘞之

名不必改為空字富而有者毋得過禮貧而亡

者歛其首足不令露見即葬之此有無之祿也補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葬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禮記

王貴人名襲請斂死者以衣汰自矜也。子游之言合禮而縣子譏其汰者以其不稱先王而專輒許諾如禮出於己

本記

宋襄公葬其夫人醜醜有獲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寶之

神明之器當虛

記

子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魯子魚曰大夫仲孫蔑司徒其家臣旅下士布泉布

。賻布有餘使下士歸還於四方賢於家夫妻者

未若班諸兄弟之貧者為善故聖人止以為可

方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利冒死曰贈。古者奠而不讀周則既奠又讀

焉故曾子非之以為再告古禮祖而讀

方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

人吾雖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

擇不食之地葬我焉

禮記

成子高藏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者慶封之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食之地謂不可耕鑿者。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君處言語飲

食行爾。

爾者

循爾自得貌。喪雖輕慟隱不至則有之。夫有居

之而樂者。子夏問。夫子是以不答。山陰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於我館。死於我殯。朋友始終之義。

氏方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

樹之節。

壤封土為墳。樹種木為表。子高言葬期人之不

得見。豈可反封樹以表之。然周官以爵等為丘封

之度。為其樹數。此言古始非周禮也。鄭氏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會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合平聲。禮上合讀。

言若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

何異。而子觀之。

氏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



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若堂形四方而高，若坊形旁殺而長，坊疑也。若覆夏室形旁廣而卑，覆謂茨瓦，夏屋謂門廡也。若斧形旁殺刃上而長，俗名又謂之馬鼠封，功愈易而虧愈難矣。三斬板作墳法也。安板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繩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而再築，一日之功如此者三，而墳之封築已成。此子夏既告燕以人之葬，聖人子何觀復述聖人言葬之說以告之，見事惟從簡而門人不過從夫子之志，此亦答其來問之意也。

婦人不為帶

葬後卒哭變麻易為帶，婦人質所重在要帶，故不易用葛帶，至期竟除之。

有薦新如朔奠

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奠，重之也。

用礼

既葬各以其服除

禮三月而葬，若三月之服應除者，不待主人卒哭

服礼

池視重霑



也者柳車之池重雷者屋之承雷以大爲之承屋
雷入木中又從木中雷於地故名重雷生時既屋
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之於車覆鼈甲之
下幡帷之上織竹如籠衣以青布承鼈甲名池天
子四面諸侯三大夫前後二士唯前一各視生時
之重雷氏孔

君即位而爲柩檟堂漆之藏焉氏孔

釋柩也親尸者歲十漆示如未成藏焉氏孔

復榿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氏方

復招魂也榿齒用角柶柱其齒使舍時不閉綴足

用凡綴其足使履時得真飯舍也設飾旣歛也五
者並作於帷堂之時已而父兄使人往赴告於人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復始死而招其魂也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大寢始
祖大祖之寢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天祖始祖大祖
之廟復必於寢廟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時所
出入也四郊魂氣無所不之也人君禮備故復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多皆他日所嘗有事之地也

鄭氏云方氏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鄭氏云

剝猶保喪祭必巾覆之不保露者謂祭肉易受塵

垢脯醢則否

方氏云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棹材與明器之

類為殯備

方氏云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朝奠象朝時之食夕奠象夕時之食逮日者及日

未沒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使舌說謂出使而告反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為陽

所以能使魂氣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哭

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未知孰是然古

說於經文不甚協

練練衣黃裏縗縗葛裏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

祛祛揚之可也

鄭氏云始反經練文一經文也其俱反縗祛祛文始反作祛祛文始反

練小祥也練衣者正服不可變練其中衣以承衰

也黃裏者中衣以黃色為袷裏也縗縗者練淺緋

色縗謂衣領及袷緣以淺絳色為領袖縗也為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始死管屨至小祥用繩麻屨也。納履頭之飾吉有而喪無絢也。角瑱者瑱以玉充耳初喪去之。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也。鹿裘者冬時吉凶衣裏皆用大鹿皮爲之也。衡長祛者祛謂袖緣袂口小祥前袷袂而短袂又無飾小祥後更爲之裏旣橫廣之又長之且爲祛加此三法也。禴謂裏上加衣所以表裏有祛而楊之以見鹿裘之美備飾也。袒而有衣白楊。此明小祥後外仍用衰裏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楊衣楊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裳者禴

衣說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家有殯則於弔喪不輕往總最輕也兄弟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鄰最近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疏外乃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

禮記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也

禮記

四重者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共六寸此為一重也棺者裨棺也為一重獨棺大棺皆擇為之屬一重大棺一重九四重皆周匝也棺束縮二衡三任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為固也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衡三者衡橫也橫束者三行也任每束一者任小要也兩頭廣中央小謂鑿棺邊及兩頭合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也柏椁以端者積椁作柏椁頭從下壘上木頭相向作四阿也長六尺者其木每段長六尺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樂食也

爵弁即韋弁其色如爵經行字也天子至尊服麻不加於采紵衣即繡衣。此言諸侯薨於國天子猶哭之為之食不舉樂也

天子之殯也葢塗龍輔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葢蓋也葢塗用水葢棺而四面塗之也輔喪車也龍輓者畫龍於輜車之轅也以椁者顯饗葢木而象椁之形也各謂繡履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葢四



面爲椁上海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如斧于椁上斧獲既竟又四注爲屋後上而下四面漆塗之天子之殯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同姓異姓庶姓各相從爲位

魯哀公諱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左傳所錄有葬余一人之語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冠喪冠喪葬最樂也自殿夫妣以喪權處之

孔子惡野哭者

哭非其地謂之野哭

未仕者不敢稅人始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謂以物遺人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士卑最後入言諸臣畢入乃俱踊大祥而縞冠是

月禫祭踰月樂作

君於土有賜帝

帝小慕以承墜土惟恩賜乃得有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

禮反

皆下於成人也

禮反

謂遣車載遺奠祭牲送亡者

禮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禮反

達謂得自通於君者

禮反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衰次亦如之

宮爾宮朝謂祔朝廟而將發之時侯待賓客次舍

君於大夫將葬而弔孝子築窆君命引其柩使

行奪孝子之情使出葬也如是者三而君退或弔

於朝廟之時及弔於次舍皆然

禮反

五十無車者不起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徒行遠弔

禮反

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

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

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禮反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風臨僭如君時人畏之入其

門者皆說衰蟻固不脫衰而問其疾且譖若衰入

大夫之門此道將亡武子不得已佯善之表明也
謂斯道之微君子能表明之。季孫夙之疾螭固
不說瘞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
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季
孫強僭二賢疾之如此不畏強也陳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大夫弔於士士當殯斂之事則辭以告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曰不

飲酒食肉焉

哀樂不同曰婦人無外事陳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車索曰引柩索曰紼引唯在路用之下壙執紼氏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

君承事主人曰臨

公弔臣輿須往拜謝若無主後友朋同州里及喪

家典舍之人皆可往拜弔者曰助執事謝者曰辱

降臨孔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遇凡民之喪於路亦弔之君於民有父母恩也陳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避嫡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祖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適室正寢也來者來弔者也。妻之兄弟子之舅也。子於舅服緦麻故使爲主夫即其子之父對妻而言故曰夫其入門右者以辟爲主之處示無二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故使人立門外告以哭之由若狎熟者來則使入與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也非爲父後哭於別室別於適

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哭于側室遠殯宮也哭

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皆不得而

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齋衰而往哭之或曰齋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或人以曾子於子張無服而非之曾子答以我非弔乃以朋友哀痛而哭之耳愚按齊衰者曾子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母服非爲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笱就因其服而往，非特以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之言爲文過。夫曾子乃以魯稱於禮文之末，未必盡合。然曾子於子張之死也，乃用情於或人之答也，乃言情曾子豈文過者哉。注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猶禮者。在主曰擯，在客曰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主居右而擯相者，由左子

游如左，是知禮也。注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注

注云當作告魯以也。

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穀，即告者。以喪告也。莊

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天子女下嫁，諸侯必

以同姓諸侯爲主。此王姬所以由魯而嫁。以其嘗

爲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則必爲之服，而或以爲外

祖母，故服。故兼錄之。傳疑也。注

管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懼於斯，得國，懼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



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爲實父
死之謂何又因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
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
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
私則遠利也義亦忌始反後同也

喪謂失位舅犯重耳舅孤偃也。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重耳避難狂翟獻公死祭穆公使人就弔之

欲納之重耳問於舅犯而辭焉不因父喪而利其

國政終能復國而霸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魯大夫季悼子敬姜其妻也。禮朝夕哭不帷。敬姜遠嫌始帷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也。哀之至喪之正也。節哀者念父母生已不敢以死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繇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繇之義也。



獲者招始死之鬼有禱祠之心冀其復也復者北
面而呼北為陰幽求諸鬼神之義冀其復從幽而
還也用也

拜稽顙哀感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禮音

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禮

飯用未具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禮反

死者飯之不忍虛其口不用飯食之道而用米與

貝用其美者也禮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德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

焉周主重徹焉莫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列反圖式至反圖
丁為反又丁黨反

凡銘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
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於旌以表之旌即銘旌
愛之故錄其名敬之故無所不盡其道也重亦木
為之如木主重設於始死之時有柩而又設之重
故謂之重主立於既虛之後有廟而必立之主故
謂之主殷既作主猶繼綴其重以縣於廟不忍弃
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於門外之道左不敢漬
也奠祭悉用素器以表哀素之心禮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

此言祭祀未必神之來饗惟當盡齋敬之心然愚恐非所以訓孔子曰祭如在

辟踊哀之至也有羹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慄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想有所變哀之節也

撫心爲辟跳足爲踊男踊女辟哀痛之至也一踊

三跳士則三踊此有算數爲之節文恐其喪滅性也袒去其衣括髮投其冠變其常也

鬻又哀之變也去華飾變其常也去飾而至於袒括髮又去飾之甚也袒而後變又以飾哀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

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經者喪致哀親之也葬則有敬心焉喪事

遠以神明待之也周之弁猶殷之哻皆象祭冠以易

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
之長相，三者皆大夫之家，貴為其哀，劇而病也。故
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使之飲粥也。本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

也。反哭之乎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
其殺，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殺已懸，吾從周。

羊尚反
古音變

此言既葬而反哭也。主人升堂求諸其舊所行禮
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反而不復

見其親，其痛於身為甚於身乎。弔之穀，甫葬而即

弔於墳，則已。質穀，周特其反哭，而後弔於家。孔子

從之。補方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北，北首，嚮北。三代皆然。北，幽故也。上之字

訓往，下之字語助。用古
注補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

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藉

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力智反

贈以幣，送死於墳也。宿猶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



期戒之曰宿凡以依棟繼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既寔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戒奠尸主人既反哭而省視虞牲留有司別祭墓以禮其神而主人即於葬之日歸虞祭於家以代未葬時朝夕之奠。用方氏孔氏補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也。反利

既虞之後卒哭而祭成事者成祭事也祭以吉爲

成祔于祖父告廟也孔子善殷期而後神之人情也古人之祔非遽撤几筵故有日祭猶定省之禮如親之存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魯氏曰氏君臨臣喪以平視桃荊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辟惡刻君帛也掃不祥戈所以刺故君臨臣喪巫執桃祝執荊小臣執戈以先喪有死之道而惡之也然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而乃惡之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合孔氏劉氏說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人子出必告死將葬亦朝

廟順其生時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

室故至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朝而就殯於廟周

殯於賓階將葬方朝朝而遂葬方氏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為芻靈者蓋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殆幾也漆車以塗為之而不可運芻靈東為莫略

似人形備者木偶類生人之形者也○明器備而

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為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

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

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用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子思曰反服

戎首謂為他國主兵來攻伐○子思對魯穆公與

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



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警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
之理若其所以自歎不容如是之薄也禮氏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
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禮氏曰奇扶食食上如字下奇弱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
孟武伯之子名捷三臣孟孫叔孫季孫不能居公
室不能以臣禮事君也○無事食食以養生居喪
食粥以爲瘠季昭子久矣無君居君喪不食粥舍

曰不能而爲之謂禮此能

衛司徒敬子死子身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
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敬子公子許之後○弔必候主人改服乃經禮氏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人遣
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
無道君子恥爲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禮氏曰反



不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七介五介謂以牲體折
為七段五段遺車七乘五乘以牲段折而分載之
一个一乘也。晏子一喪三十年儉於已可也。大
夫遺車五乘晏子之父晏相子大夫也。葬之遺車
止一乘儉於其親不可也。曾子以晏子恭敬為知
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為知禮則非。宜乎為有若之

所難方氏說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曰意毋自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

婦人後男子皆西鄉

禮記卷之六

國昭子齊大夫子孔子魯哀公十四年春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古以斯為漸盡之斯以沾為規視之視云齊之大
家有事人盡視之不獨爾字皆改經文而且上文
之母曰與下文之專之義不相貫竊意皆各知字斯
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塗爾而專輒為之也國
昭子不聽子張西鄉東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
說故先之曰母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尊之也禮分
賓主而男女皆西鄉者賓主之禮也。禮重男女
之別雖在喪紀莫不各正其位司徒敬子之喪夫

子為相固嘗行之而國昭子族為賓主之辯曾無男女之別失禮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盡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魯伯於敬姜夫也喪止盡哭文伯於敬姜子也喪

盡夜哭孔子以為知禮

文伯之喪敬姜禫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多曠於禮矣夫

未嘗就公室言未嘗到公室觀其行而人妻妾行哭行哭泣之禮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皆哭

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故其母敬姜不哭上云盡夜哭此不哭者暫時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蓐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蓐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者康子從祖母以康子失禮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其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室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矣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猶古音節

徵侍者微殺也謂節哭踊以故與物者興起也謂
立衰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猶
今讀如字若君子蓋猶猶爾之猶○有子欲去踊
節直若孺子慕者子游謂其直情徑行非禮道也
然此章言人情之喜極而至辟踊辟踊豈生於喜
者哉清江劉氏謂此有缺文喜至舞踊是一節愜
至辟斯踊矣是一節蓋以其憂喜各有次第而極

也今器以舞斯踊為舞斯愜以得之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蓋
翼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棺而行之既
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
害也禮尚節反禮與皆同然口文反禮

絞衾口之節翼翼棺之節子指有子而言刺識也

謂有子讖踊節善病也○人死為人所惡見其死
而無所復能則為人所倍喪之有節使人勿惡祭
之如生使人勿倍子之所讖非禮之病也然孝子



之於喪祭非特爲人惡之倍之而設此特一端爾

具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詒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詒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三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之殄而赦之師與其無名乎

上音伏下如
往反音音音

具侵陳以壘長元年斬祀謂斬其神祀之木應疾

曠也殺厲古謂以致死爲之厲也神祀亦謂陳之於民物可知也大宰詒本吳臣此云陳大宰詒孔氏曰此大宰詒與吳大宰詒名號同而人異詒陽洪氏曰大宰詒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行人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錄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詒問之乃善吳既斬祀殺厲於陳陳使至吳吳問其師謂何陳使者以殺厲事微諷之吳許以反地歸其子陳使者即誦其師之有名使終其善意用方
改說



頌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頌丁魯人微慙貌也請心與形俱息此論孝子

哀殺有漸

凡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譴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

凡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季調侍鼓鐘杜蒧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蒧入寢墜菅而升助曰曠飲斯又助曰調飲斯又助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乎公呼而進之曰實其器者爾心或開乎是以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為子卯也太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憂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

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焉而飲寡人杜蒧洗而揚醴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毋發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醴謂之杜舉

知音智實音讀也去聲動如字謂之飲反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晉昭九年卒平公晉侯彪待



與君飲也。鼓鍾樂作也。杜實三酌皆罰也。曩者爾
心或開予。謂向意爾。必開發我。我固不問。今汝趨
出。而不言。故問之也。子卯不樂者。紂以甲子日死
桀以乙卯日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變禮也。志
君之疾。疾憂也。與知防。謂以宰夫而與知禁防之
事。侵官宜自罰也。騶酒。翟持醴。舉爵於君也。謂之
杜舉。表此爵杜實所舉也。知悼子在殯。而平
公作樂。故杜實請飲其侍者。且以越職自罰。平公
服善亦自罰。且名其罰辭。以詔後世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諸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以饑。天子爲之
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天子以其死
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怡其班制。以與
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

文子衛獻公之孫。名蒧。諡者錄其行以易名。君謂
衛靈公難。謂魯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擊也。時
齊豹作亂。公如死焉。理言上下之次。刺言多寡之
節。

石碣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木沐浴佩玉石祈子北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大水又丁也反

駘仲衛大夫石蜡之族六人莫適在故卜爲後者

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戒則得吉兆石祈子六人之獨以居喪不忍爲之而反獨得吉兆故衛人謂

龜爲有知也

蔡氏方氏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救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莫救者孰若妻與室

婦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以二子者爲之也於夫弗用

不立者附家去聲

子車陳大夫子亢子車之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宰即家大夫。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爲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略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痒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

推

子路曰傷哉有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棺稱其財斯之謂禮

遠音旋

反



啜菽飲水以菽為粥而啜之也。飲水更無餘物也。還連也。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以其所以葬葬之至。補。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色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杜榭，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杜榭？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驪才反。

驪才反

獻公名衎，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復歸。謂以絡馬勒以控馬，以其從奔，故言執馬勒。居者從者皆不可與，獻公出奔而歸，將獨私從者，柳

莊諫而止。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袁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潘氏力反，潘音遂，力音去。

董急也。襚，贈也。以衣贈死者，遠而不反，故謂之襚。喪，殯也。潘，音邑名。當祭而告疾，亟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襚則近乎喪。獻公為之，君子不以為非者，恕其有尊賢之心也。幼。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來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狗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蓋音干，屬之。王反。

陳乾昔之子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於不義，記者

善之陳氏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其卒在魯宣八年。繹者，正祭之明日又祭，如繹繹續而不絕，故名繹。萬，千舞，無聲，籥，籥舞有聲。卿卒不當繹，今猶繹而

但去其樂之有聲者，故曰非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唯弗果從。說文：音定，其音之母。

公輸若，匠師方小者，其年尚幼。斂，謂下棺於椁。般者，公輸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尚幼，欲代之而設機關，以下窆。公肩假，止而不許。謂魯自有始，初舊制，豐碑者，斲大木如碑形，植於椁之四角，穿木中間為廡，廡下棺以繚繞。此天子制也。時



諸侯僭天子禮而公室視之相視者禮者亦鄙之
表柱四植謂之相斷木大如相楹下於天子之廟
碑此諸侯制也時三家僭諸侯禮而三家視之此
魯始初之制公輸般索何欲以人之母嘗試已之
巧亦豈不得已乎已作以古字通用也其母以人
母嘗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
公肩假更噫以傷嘆於是衆人遂止凡皆鄭氏孔
氏之說以豈不得以絕句方氏云般欲以人之母
嘗巧何以已之母嘗巧則病矣此說不於以字
絕句又不改以字爲已字且上云以人之母下云

以其母文意相叶今從之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
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
則旣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
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
殤也不亦可乎

音遇爲于偏反
重作堂理而錡反

郎魯近邑戰于郎謂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魯人魯昭公之子春秋傳作公叔務人負杖入保
者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以避齊師之人也息
者困而止息也復謂錡役任謂賦稅君子指卿大



夫鄰重汪躋重作童鄉之童姓汪名躋。郎一戰公叔禺人遇避寇而入保者因言搖役使人病困賦稅責人煩重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遂與鄰童汪躋赴齊師而死於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敬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用。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貽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展謂省視也。請神位有屋樹者。子路問去之禮。

顏淵告以去則哭墓。反則省墓。過溝就問以居之禮。子路告以過墓式車過祀下車。子路行者。顏淵居者去。主哀居主敬。互相問交相輔如此。補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道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轅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捨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禮食反

工尹楚官名陳棄疾。楚公子棄疾。後立為平王。初楚縣陳而封之。故曰陳棄疾。商陽不忍傷人棄



疾命之弓始弓命之射始射既斃一人而報弓每斃一人而拚目及斃三人而自謂士之賤不與朝燕已足反命而不復射故孔子謂其於殺人之中尚有禮補

諸侯伐秦曹桓公手命諸侯請舍使之襲

禮記

春秋魯成公十三年昔伯廬卒于師此云會廬宣此云桓恐皆誤讀舍朋友有相食之道也使之

襲則非襲賤者之事也

本經說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朝楚楚之襲本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以挑

荆拂除而臨之反以人君之禮臨楚故楚悔之

滕成公之喪公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肝之曾孫子者男子之通稱叔者其氏故冠以子叔進書者奉君之弔書惠伯慶父女孫之子名椒介



副也。鬻伯者，惠伯之叔父，忌者，怨也。敬叔嘗殺
惠伯之叔父，名鬻伯，故舊有怨忌，常為防備。今敬
叔使於滕，惠伯為介，既及滕郊，是由滕之主人平
日防備不復在已，故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
伯遂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不報叔父私讎，敬
叔乃敢入此。一節明不以私廢公。孔氏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塗，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黃尚不如把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言于
奪把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
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棄妻

報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徽，故在也。無以罪也。

禮記卷之八 檀弓第八

齊魯也。春秋傳魯襄三十三年齊襲言，把植華邊

載甲夜入，且于之。隱隱與卷五慶相近，即隱也。把植

即把梁也。魯哀公使人弔黃尚，遇於路，黃尚畫

地為宮象而受之。齊莊公使人弔把梁之喪於路，

把梁之妻辭之，禮不弔於路，故曾子因黃尚失禮

而證以把梁之妻知禮。補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機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類柳曰：天子龍韜而搏，諸侯韜



而設機爲榆沈故設發。三臣者廢輜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禮社林反。禮初倫反。禮反。禮丁中反。

魯哀公之少子撥以撥發榆汁洒於道使輜車滑而易行者也。三臣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請覆也。天子之殯以鼓木爲椁而棨之。諸侯無棨設

棨而巳。榆沈者榆木名。沈即澠。蓋汁也。水澆榆白皮汁。哀公欲設撥。有若以三家之設爲比。顏柳以三家之設爲非。盡天子諸侯之殯以輜車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

之無輜則無用沈。無沈則無用撥。三臣既知輜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取禮之不中者。故

顏柳戒哀公之勿學也。禮社林反。禮初倫反。禮反。禮丁中反。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齋。有若曰。爲立。意是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魯子鶴反。

悼公之母哀公之妾也。惟大夫貴妾。總諸侯於妾無服。哀公服齊衰。非禮。有若議而問之。哀公文過謂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不得不服也。禮社林反。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



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反丁

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字子臯。語作子羔。申祥子張之子。庾僑也。申祥謂僑民之禾是也。子臯恃爲邑長而謂犯民之禾無傷非也。葬妻私也。公事猶不可妨民而况私乎。且謂孟氏不找罪朋友不我弃而肆焉。失爲長。惟當恤民。豈爲人之罪。我弃我而後爲之哉。謂後來爲難繼。尤順非而澤者也。子臯未必然。或記者傳聞爾。補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

遠矣。其爲服也。

違。委也。仕未受祿。求純爲臣。故君饋。不曰賜而曰獻。使命不曰君而曰寡君。違而去之。他邦君薨。不爲之服。氏方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禮音

巴語辭。古注始已爲句。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庫門。魯之外門。百官及宗廟之次。咸使知之。

二名不偏諱。天子之母名。微在。言在不稱微。言傷不



稱在

夫子曰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此言在不稱微
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此言微不稱在坊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素服

物尤

變謂軍敗庫門外門變申衣褻弓衣。車曰赴車
若告喪也哭於庫門外以喪禮處之而志在外不
志敵也赴車不載素服示兵不戢不志報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新宮火魯成公二年新宮宣公之廟也

孔子過泰山俛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
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直用反

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變泰山婦人寧遭虎之累
傷不忍捨政之無苛楊雄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坊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轡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杜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溢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天五百行歷
性與反

而曰不可者周豐辭哀公之孳見而不敢當也我其已夫者哀公疑其不可遽已於是又使人問焉也周豐舉墟墓宗廟起人哀敬者以明人心自然不待告詔故君之臨民當以忠信誠懇為本民心亦將自然而感也然禹嘗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

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言此特舉世變之後後世

盟誓而信不由中者謂始於殷周之衰爾

補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不慮居謂以廟為慮不以居室為慮不危身謂恐

親之無後不敢以死傷生毀不滅性也

用才說補

延陵季子適祿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具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後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廣古疏反
延陵季子吳公子名札，居延陵。廣博齊地，深古去聲。讀謂掘土使深也，不至泉言掘不甚深也。一時服古謂時行之制，竊意用當時所著之服，如夏用夏之服，不更增以久衣為斂也。廣輪古注：輪從也。方氏謂廣言其擴，循力之東西輪言其從，謂車以直行為順，竊意古注廣作去聲，其廣為度，其廣狹之稱，廣輪揜坎者，言量度其廣闊，僅及一車輪之地，而揜其坎，其封窆之地不闊大也。隱古注：揜也。蓋猶孟子隱几之隱，謂高四尺而手可據也。左祖者，吉事左祖，季子達死生變吉，以自寬適左祖，訖乃右行，圍繞其封三匝，且號且言而遂行，不少留也。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為陽，故祖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為陰，則降而聚，故言復歸于土，魂氣為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去，骨肉之復歸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號，訖遂行，不少遼緩，則臨喪之哀為不足矣。



禮爲長子三年喪其服如此之重則哀感不可不稱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今謂其葬於禮爲合所以譏其哀不足也曰其合矣乎又疑辭也亦未必於禮盡合也夫

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

合方氏說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吾來弔合曰寡君使容居坐合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下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吾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也

邾婁邾國也考公者邾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孫君徐國潛王號者也容居徐君之臣也坐含者坐而親實含王於亡人之口進侯玉者徐自比天子謂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上句寡君使者徐君使來含下句其使者令邾國使已得將命而含也易謂臣禮易簡易也于謂君禮于詩大也韓文于于然而來駒王徐先君僭號濟渡也西討渡河魯魯鈍也自明不妄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但致命以含王授主人徐君僭王

其臣容居欲親舍考公故邾之有司拒之謂臣
行臣禮君行君禮未聞雜之者容居執迷猶自守
其先世僭王之說用禮報孔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卒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孀也庶氏所嫁之家也嫡母與廟絕
子思初哭於廟非也聞過而改哭於他室是也補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
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祝佐舍欽分祭而先病故禋服言祝則子可知此
主人臣言之耳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王國之
內庶人也天下諸侯之國也自三月而至七月不
特恩有重輕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則聞計有
早晚也虞主山澤故斬百祀之木以共棺槨之用
必取祀木者神祀廟多樹木常時所不斬天子崩
則幽明之所共哀故斬取之也然亦姑言其制云
爾天子棺槨未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而廢其祀
劍其人亦悲記者言之過木苟不至豈神之罪而



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

勝設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耶

補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輶輪實質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然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掩面不欲見人也輶輶輶斂其復力憊
不能殲也留質困病而不明之貌嗟來食雖聞而
呼之非敬辭微與者微猶無蓋止其狂狷之辭言

無得如此也○蒙袂則禰之厚輶輶則行之勤質

質然來困餓殯死較一言之失至於自傷其生非
中道也曾子所以嘆其微而折衷之以嗟可去謝
可食也然嗟而不去不謝而食出之有媿於餓者
多矣身雖一死操存千古使檢小惠者不敢挾之
以自矜傲竊幸苟生之人曾肩詭笑之輩聞其餘
風心寒股栗豈不盛哉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
其辭能幾

台張氏補

郊婁定公之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懼然失席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



九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九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

壞其室濟甚焉猪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禮記反

定公名驪且魯文十四年即位弑父下在官字孔

氏作在官九在官者殺無赦謂官府亦坐猪猶猪

言濟其宮而瀦水春秋時唯邾無弑逆之事故

定公聞其事而驚既自引咎教化之不至又極言

大逆無道之罪宜盡除其迹也補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奩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至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九京也此固再拜稽首自君子之德也

反意

文子趙武也曰獻文子者恐趙武謚獻文也終謂

以禮落成之也發與落皆有始意輪言廣大奩言

煥爛九京九原也晉卿大夫墓在九原善頌謂張

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張老見文子宮室飾

麗故佯美之使終始永足於此勿復更造文子亦

覺而順述其言若得保此善終得從先大夫於此

下幸矣乃拜以謝本孔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



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之席，母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意謂

敝帷蓋埋犬馬各適其小，大無蓋，用席以義起。補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閻人謂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基廐，而脩容焉。子貢先

入，閻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閻人辟之。涉內，雷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內音納，新許亮反。意謂雷卿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脩容更莊飾也。始為閻人所拒，及既脩容，不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覬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

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九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陽宋國門名介夫，衣甲之衛士。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扶服，猶匍匐手行也。微，猶非而已。助

語辭。子罕宋之卿相，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民感悅之。晉國規之不敢伐，孔子謂雖非晉國



之強天下亦孰能當之此明爲國以得人心爲本

禮記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廬門士大夫既卒哭麻

不入

經君之葛經也不入廬門葬畢即除之也麻羣臣

之麻經也不入亦不入廬門也言魯君臣忘哀之

速皆不行三年喪也

方氏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雞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

失其爲故也

禮記

沐浴也所以修潔之也木槨材也斂木復槨木材

之上也託寄也叩木以作音謂遭喪以來父不得

託之音聲也雞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卷然

言功之巧爲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原壤在

喪而歌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母爲治槨夫子若

不聞以全故舊之恩

禮記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見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交音甫下孟反并必正凡讀凡
史反韻音者如悅反屬音焉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即叔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羊舌者邑名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太傅事見魯文公六年并猶專也隨者剛直而自立者也_{不沒其身者陽處父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不能以理終沒其身是知不足也}勇犯者晉文公

之勇名犯事見魯僖二十四年見利不顧其君者勇犯隨文公辟難至反國及河而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仁不足也隨武子者士會也食邑於隨利其君不忘其身者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利君也家事治不忘其身也謀其身不遺其友者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於秦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亦不見懼其同罪而禍及以不見之也謂文子知人者見其所善於前知其所舉於後也管鑿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守藏之吏也生不與之交利死不與



其子爲厲凡皆主其舉士而言焉賢爲國非爲文
利非爲子孫計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爲可
與歸文子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
隨武子之愈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
知異於處父之知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知又有
不遺友之仁異於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文子身退
然如不勝衣其言响响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
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
衆而難辨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繆是亦合
於知與仁宜其以武子爲與歸也陳氏

叔仲皮學子扣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叔仲衍以告請繆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繆衰而環經繆衰反音

如字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叔仲其氏皮其名也學教
也子柳叔仲皮之子也叔仲衍者叔仲皮之弟子
柳之叔也其妻子柳之妻魯人魯鈍人也衣古讀
爲齊衣衰者齊衰也繆古讀如椽木之椽然方氏
謂兩股相交網繆故名繆經則當音網繆之繆此
服之重者也繆衰之布細環經則一股回環而不相



網繆此服之輕者也子柳之妻曾爲其舅叔仲皮服重服是也子柳惑於叔仲衍之言反使其事改輕服非也是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此鄭氏以來之舊說而諸家從之者也惟陸氏云據文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爲其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經而叔仲衍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爲兄總衰而環經且言其妻嘗爲吾姊妹亦服總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姊妹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仲衍之請非也省室賈氏以陸說爲長愚按若如陸說則學字不必改

爲數衣字不必改爲衰總字不必改爲繆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蠶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成邑名孟氏食采之地子臯孔子弟子性至孝親喪泣血三年范蜂也蠶朝也○成邑人有不爲兄服衰者聞子臯至孝將爲邑宰始爲其兄服衰故成之人譏之曰絲必盛之以匡蠶績絲作蠶而無匡蠶背殼似匡是蠶反爲之匡冠必飾之以綏蜂頭上有物似冠而無綏蠶喙長似綏是蠶反爲之



綾兄死宜為之衰而不為衰反因子早而為之衰

用續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並用吾情總言

子春曾子弟也責情言實也惡乎猶於何也○

禮親三日不食子春勉強至五日以非真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強故也陶紙

歲星移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虜母乃不可乎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音反

聲去

問然之然否注然焉也陸氏曰問其所以然尪者面仰天巫者主接神暴之於日觀天哀而雨之也巷市者哀而罷市有急須之物於里巷之內市之也○求雨而暴巫尪皆虐而不可為惟徙市以致哀戚之意為可耳補

孔子曰衛人之柩也難之魯人之柩也合之善夫



附謂合葬離之者有以間其樽合之者兩棺并置
於椁善夫者善魯人也附葬當合葬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六

讀禮記

王制第五

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
議巡守封禪事江陵項氏安世曰王制之言爵祿
取於孟子其言巡守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
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石
林葉氏夢得曰九州之地近於誣謾朝聘之禮疑
於晉文所制愚按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嘗有六



附謂合葬離之者有以間其樽合之者兩棺并置
於椁善夫者善魯人也附葬當合葬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六

讀禮記

王制第五

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
議巡守封禪事江陵項氏安世曰王制之言爵祿
取於孟子其言巡守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
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石
林葉氏夢得曰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禮疑
於晉文所制愚按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嘗有六



經之名郊祀志言則六經蓋班固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況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惟巡守見於虞書爲列於五經然其書昭白正不待別集爲王制而後可知其實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生於周末其詳已不復可開况漢人耶王制既與孟子不同周禮出於漢末之劉歆又與王制不同今諸儒之說禮者乃欲強三者之不同以爲同回護條析動累萬言今皆不錄而惟以先出之孟子爲正餘則取其折衷而不曲說者附之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

卿下大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上大夫卿謂上大夫即卿也(不合謂不朝會也)此書先言王者制祿爵之事公侯伯子男以下爵也天子之田以下視也然與孟子不同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則其爵不同又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則其祿亦不同補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明夫開反俞音

此言授田之法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按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補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二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也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按孟子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補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弊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樂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

晉大夫而不以爲難戰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漢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其有者不常有之辭中士下士或有之則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

用餘氏又
鄭氏說補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九十三國名山
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閭田九九州千七百
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音頒

晦菴曰封國之制漢儒止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

施之當今不可行雖求之昔時亦難曉設如夏時

封建之國至商革命若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

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

與內縣九十三國非實有其國特計其地之所能

容慈湖楊氏曰九州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

周千八百諸侯之數牽合可笑人羣生天地間皆

有血氣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則鬪則傷則殺

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

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

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

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

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

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寡之數豈

得而預定又豈能立新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

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

舊漢儒乃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亦



不思甚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共御。

百里謂近王，城五十里合四面相距為百里，千里

謂去王城各五百里，合四面為千里，管謂官府所

須御，謂進御所須，此言以田稅共給其用也，然豈

以近者供官，遠者供御乎？豈官府之供止百里，服

膳之供必千里乎？似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度

乃可也。

馬氏、王氏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

六，長八百，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

屬，連比卒，伍州廢也，正帥長八伯之屬，八伯又

二伯之屬，千里之外設方伯，連帥故宜有之，五

國十國二十國亦宜，或然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

不必然也。

王氏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侯服之百里采

流則禹貢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天子所自治。



采主侯服之近者言流主莠服之遠者言采者食
采流者流放罪人之地也。陳氏子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自三公至元士皆以三數遞增之義取陽數窮於
九九也。陳祥道講義曰孔子聞鄭子之言謂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答北宮錡之言謂天子
不可得聞諸侯已皆去其籍此書所載與書之周
官及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各不同不必切切求
合愚按此書與明堂位皆漢人之文但當以書之
周官為正補。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

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
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
命於其君次國處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
子一卿命於其君大夫言下不言上以上大夫即
卿士言上不言中下以中下士有賄而缺卿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伯專征權重故每國立五人爲之監先儒以三公之孤當之孤亦一人耳大國三卿既皆命於天子夫孤者王朝之所遣三卿者王命之所置木共爲三人歟

方氏與
惠氏補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內諸侯必釋者不棄賢者之後外諸侯必嗣者不絕功臣之世若內諸侯使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外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

制二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君不過三命

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卷音

制特爲之制也三公一命卷者三公八命服鷩冕加一命則服衮冕也卷即衮畫龍於袂也龍能躍能飛或屈或伸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天子畫升龍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若有加則賜者三公在內八命出封則加一等從九章而衮冕也不過九命者八命加一命爲九也若七命則自鷩冕以下五命則自毳衣以下三命則希之衣一章裳二章爲三再命則玄衣黼裳



一命則玄衣纁裳也。按虞書作服自日月星辰以下凡十二章鄭氏謂周升日月星辰於旗其衣服止自龍以下凡九章林少穎謂周亦十二章也鄭據左氏三辰旂旗為言然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皆備鄭氏乃指為魯禮晉周止九章而魯反十二章可知若君臣同服必無此理費公彦天子十二章可知若君臣同服必無此理費公彦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乃以意解之前乎鄭氏漢明帝用歐陽詵義天子備十二章猶用周制自鄭氏說行古制始失

九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言官使民之有材者論擇辨定任以爵祿也其後則言進士之賢者焉孔氏方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弗故生未詳方氏曰使然為欲弗故生不使之生也胡氏曰困苦之示若弗故生欲其改過未知孰



是然恐欲字誤作故字不可知。爵人所以勸君子君子聚於朝故爵人於朝刑人所以懲小人小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既刑而棄之公家不畜之矣大夫弗養之矣士弗與之言矣屏之四方雖政賦亦不及之矣。司馬氏說補其餘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今漢儒乃移以章諸侯於天子刺經顧如此耶爾者相往來之名非

諸侯於天子之禮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辭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徐音奉實音

天師掌樂之官。市典市者。謂諸物貴賤之數。典禮之官於周則太史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辭言所好之辟。同律律者度量權衡之所自出。欲其有同而無異。古注陰管曰同。陽管曰律。以周官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為證亦通。天子五年一巡守至觀



諸侯出於虞書可言刺經而作餘於漢文時五經
未知何據然問高年陳詩可也求市買恐變而擾
耳縱因市買而知民好之淫辟可於一時革之否
耶巡守者巡諸侯之無變法易令苟諸侯無變法
易令則其餘皆諸侯能舉之矣似不必屑屑也補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樂變禮易樂者為
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
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禮古注法也謂命服等皆法葉石林律為樂

以彰德未知孰長凡言巡守時節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嶽如北巡守之禮十一月北巡守至於北
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廟用特

此刺度書而為之父廟曰廟特者一牛晦菴曰巡
守亦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遍則去一方近
與會一方諸侯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宣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宣乎
社造乎禰

類宜宣皆祭名類者非郊而祭天故曰類與郊相



類也或曰類其神而祭之宜者告以其事之所宜
行造者至也即而告之

鄭氏陳此焉氏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
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設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
然後爲幣未賜圭瓚則資幣於天子

資爲大夫賜音設將方于反

祝蠶皆所以御樂祝如漆蒲中有推將作樂先
擊之蠶如鼓長柄旁有耳搖之還自求金瓚瓚

者幣之爵以圭高柄者釀拒黍爲酒和以蠶金
之草謂之蠶幣言馨香暢達也○宮之樂備其

作也以祝牛之故賜諸侯軒縣之樂備其作也
以蠶先之也賜伯子男將者持其所止以致天子

之命而象而從焉八命伯作賜弓矢乃得征上公
九命賜鈇鉞乃得殺賜圭瓚亦上公九命未賜者
則資幣于天子而用瓚瓚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判宮

命之教然後爲學主諸侯言之也小學八歲所入
之學教以灋掃應對進退者也大學十五歲所入
之學教以格物致治國平天下者也辟雍者注云



辟明離和頰宮頰班也班政教也詩傳離水之外
圓如璧頰者半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
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
說誠告

造乎禘以上凡出皆然故前於天子將出言之自
禘于所征之地以下則惟征之時為然於其所征
焉高謂之心若武庚告皇天后上所過名山大川
謂殷王受無道是也受成受成謀也哉斷其耳以
其無聞也○釋奠者生致之問其罪○釋奠于學禮先

先師也奠康成始分釋奠為二說謂如以為釋奠
奠為奠幣後世因其說又分釋奠釋奠為二禮謂
釋奠之禮三獻謂釋菜之禮一獻是鄭說既異於
王制之本文後世行禮者又異於鄭氏之本說矣
然釋奠一事分為二說而乃輕重不同王制之言
釋奠宜輕重異禮一時兼行者耶愚按釋奠即舍
采蓋天子諸侯視學及始立學天子出征反告于
學其所行之禮凡三皆言以采而非言以菜皆獻
以三而非獻以一與士之始入學而止以菜為祭
者其禮全不相干鄭氏因月令誤以采字為菜遂



亦誤以士始入學之禮釋王制天子反告于學之禮耳。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周禮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月令出於呂氏之月紀。月紀之元書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凡此三者皆天子諸侯視學之禮。高誘注云舍猶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贊神也。是釋奠即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一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此始立學之禮。是釋奠亦即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二也。今此王制謂天子山征反釋奠于學。此即天子反告于學之禮。蓋釋奠之禮三也。與前所釋奠無以異也。奈何鄭氏既註以為奠幣。又註以為釋菜耶。鄭氏之誤蓋自月令之誤始也。月紀本云入舞舍采。月令訛為習舞釋菜。天子諸侯祭先師。豈但用菜祭。祀合樂侑食。豈方習舞。入舞之入與習聲相近而訛以入為習。舍采之采與菜字相近而訛以采為菜。漢儒傳焉。月紀既誤。鄭氏因而分注釋奠之釋為釋菜。則誤益甚矣。且釋奠非特於先聖先師然也。山川廟社皆用之。養老之禮於先老亦用之。檀弓之載葬禮亦曰有司以



几筵釋奠于墓左，後兵祀山川，廟社與先老與羣地，亦豈用菜者耶？賢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奠幣，名曰釋奠，釋奠云者，釋置采帛而奠安於神位之前，此蓋取交神之始，禮之最重者言也。若菜則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也。後世雖因鄭氏之說，間行釋菜之禮，亦未嘗不用腥牲脯脩而獨用菹也。豈有捨禮之重者不以名，反以禮之末陳為名耶？若祭獨以菜則有之，蓋士始入學見先師之禮，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人無生而考者，世子之始入學亦然。文王世子曰：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也。言立學之後，既已興器用幣，然後世子祭菜，故繼之云。教世子也。喪禮載君弔大夫亦釋菜，以禮其門神，蓋禮之至輕者也。若王制乃天子告先聖先師之權，鄭氏不當例注釋奠之釋為釋菜。天子諸侯未嘗獨以菜祭先聖先師也。補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鮪，豆二為麇，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十
禮音

無事謂無兵喪之事。三田，公羊氏謂三時有田，惟夏不田，方氏謂即乾豆賓客君庖三事，與易田獲。



三品同乾豆謂上殺而中心者腊之爲祭祀豆實
次殺之差遲以供賓客下殺死最遲以供扈扈不越
謂簡祭祀略賓客。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其
序如此方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如字

田車有綏田者所執以升降田車有綏田者所用
以驅馳於大夫言佐則天子諸侯用正車可知殺
則不復驅車故下之正之。不合圍不掩羣已殺

而下其殺止其佐車皆不忍多殺也以大綏言天

子小綏言諸侯佐車言大夫重輕之別佐車止而

後百姓獵尊卑先後之序

馬氏說

額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辨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鳥先反

獺祭魚十月月令在正月辨祭獸九月鳩化鷹八
月草木零落十月罝羅九月虞人掌山澤之官
絕水取魚者祭魚祭獸謂辨獺取魚獸以祭其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小網。災田以少災之而田猶備。○節。天四者皆未成物。重傷之。粟仰上覆則毀。○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所以輔相天地而交萬物有道也。禮記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仍。

○家宰者。象以位。言其高。宰以職。言其主也。制國用者。如今度支制其多少之用也。杪者。木之末。以喻歲之終也。必於歲杪者。待五穀皆入。五穀黍稷。

麥稻也。三十年之通者。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則所留已一分。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可爲一年之蓄。通三十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仍者。古注以爲十之一。方氏謂仍謂卦之仍。則四之一。然恐槩以餘數言之耳。集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仍。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奪。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禮記

（喪不祭不以吉事于凶事也。唯祭天地社稷不以所親廢所尊也。越躡也。繡輻車索也。未葬前當屬。紼於輻以備火災。今祭天地社稷故越躡此。紼而往祭所也。糞猶耗也。猶飮不奢不儉。常用數之。功也。國有常蓄。民無飢民。天子乃日舉樂以食。程氏謂古人尸世百事如禮廢祭可也。令人百事皆如常。獨廢祭不若無廢為愈。臨窆謂卒哭之前不得已而廢。卒哭之後以喪服特祀於几筵之前。以墨

衰常祀於家廟不諱視不受脂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尊者諱卑者達。父母之喪無不同。

用鄉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縣封之

喪不貳事。謂哀不暇也。及喪從死。祭從生。即中康

葬以士祭。以大夫之類。

補

天子七廟。三廟三禘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禮如

太祖之廟西方南向子孫之廟南北相向而對列於太祖之廟前太祖之子北方南向取其同明故曰昭太祖之孫南方北向取其深遠故曰穆曾孫則復爲昭玄孫則復爲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原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故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

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居於子天子中廟者四世服已窮矣然猶總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絕故止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餘降殺以兩

集何氏補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辨反

杓薄也春物尚鮮薄也禘次第也物雖未成依次

第而祭之也烝者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時

物成者衆也或以杓言酌禘言審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



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

五祀古注司命中雷門行鷹按下曲禮云祀中雷
門行也至嶽岱華衡恒嵩四瀆江河淮濟視者視
其禮儀之數與相等

方孔氏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所居因先王先公舊地今無子孫者天子諸侯祭
之方孔氏

天子牲狗禘禘祭嘗禘祭諸侯牲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牲狗禘禘一牲一禘嘗禘

禘禘

牲特也特祭太祖禘合也合祭羣祖於太祖之廟
春物少故特祭餘則合也諸侯禮殺於天子四時
祭不備狗禘者春牲亦特祭太祖也禘一牲一禘
者夏禘則一年特一年禘嘗禘烝禘者秋嘗夏烝
皆合祭羣廟也此皆時祭之名非喪畢之禘及不
王不禘之大禘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集羣祖

謂之禘

集諸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

冬薦鬯韭以如麥以魚黍以豚稻以厲

牛圈也畜牲之所天宰具羊羊豕以其大曰大宰

少牢羊豚而已以其小曰少牢祭備庶物焉以時

物庶人之薦取其易得者而已

祭天地之牛角薦栗宗廟之牛角薦賓客之牛角反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

不踰廟

鬯粟半角方生其形似之也甬握者手可握角尺

者長及尺凡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為上無故

謂不祭饗祭饗而後殺凡言不祭者皆祭已不致

過奉先之禮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議而不征林麓

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藉借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而不稅民所自治之私

田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稅其交易之物

關者竟上門也議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販商

質之人麓山足水流者曰川鍾者曰澤以時入如

獺祭魚然後入澤梁之類而無禁也圭潔也鄉以

下必有圭田以奉祭祀圭田無力役布帛之征夫



發語辭古注訓治字非集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禮音

禮音禮費也○役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力田里不粥所

以定其居墓地有常不請求餘處所以寧其親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禮音

禮音司空冬官掌民事者執度之度丈尺也度地之度

量廣狹也沮澤浸潤之處山川沮澤時四時者隨

地之氣候之不同也○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

四時所以假天氣也地遠近與事任力所以均人

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而饒其食也

禮音陳氏

凡居民村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川大谷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重輕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音

禮音民性謂其氣性材藝異制謂川谷之形勢異齊謂

如五齊之齊謂其性情緩急不同異和謂其嗜好

不同○天地之氣所至不同民生其間與之不同



故居處民材亦隨其所不同惟各因之而修其教
齊其政而已齊亦修之義非強其下使齊一也故
曰不易其宜補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
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
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
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
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
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鞮北方曰譯後丁

雕題者雕刻也題額也謂雕刻其額以丹青涅之
交趾者趾足也南蠻卧時頭並向外足在內而相
交夷易也蠻慢也戎好兵狄善守或曰狄辟也同
穴無別行邪辟也寄象鞮譯者皆轉通言語使與
中國相領解寄者寄傳內外之言象者做象內外
之言鞮之言知譯之言陳也。五方之民性不可
推移地氣使之然也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
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擊焉
故俗之所尚衣皮羽毛不特其俗尚亦寒燠之勢
異也曰有不火食有不粒食言僻遠之地間有之



而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無不自足其足聖人欲達其志通其欲故又各爲之置

通言語之官

氏氏氏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度大路反室七南反室音浴

參相得者以地邑民居相參使無曠土游民樂事

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民富而可教也

氏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速不

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絕惡

司徒地官掌邦教者六禮冠昏喪祭鄉與相見凡

六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凡

七八政者一飲食二衣服三車爲四異別五度六

量七數八制六十曰百七十曰老無父曰孤無子

曰獨淫過侈也遠及也簡差擇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



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彌音

鄉者六鄉之老也。以告者告于司徒也。席鄉學也。

習鄉謂鄉飲也。鄉者鄉之外。遂者郊之外。有司空以富之矣。有司徒以教之矣。而猶不帥則鄉老以告于司徒。會耆老習射習鄉。習射上功以示之行能。習鄉尚齒以道之孝悌。有不變移之左移之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四變然後屏之。遠方重絕人以惡也。謂紙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士

鄉即鄉老也。學大學也。征徭役也。秀於一鄉謂

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俊德謂之俊士。其

成德謂之造士。將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天

子之學者不征於司徒。次莫俊賢也。禮氏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學后之。大子

鄉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適丁歷反
七到反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者也。四術詩書禮樂



也四教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也然四教不可

一日缺豈分四時凡入學必以齒序者王太子至

俊選不以貴賤而以長幼也

鄭氏附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

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將出學注謂九年大成之時也小胥大胥小樂正

皆樂官之屬也不齒者食不舉樂也稱者欲其悔

過之速寄看示其有復之理於遠西不於南北者

南比不遠也前章言士之不能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夫屏之遠方極惡之人罪必不可赦者

也人之資稟有高下而偶不可教則亦出之於學

聽其為廢民而已既出而有犯于有司然後加之

罪未晚也何至屏之遠方夫既疑已甚矣此章又

謂屏逐之罪雖王子不免焉不其又甚也耶且德

行枉平日豈一視學之場所能變而於此乎決為

已甚之罪耶王制漢人之文不知於古何據屏之

而曰寄亦與終身不齒之義似相反王制必刺經

而作也當曰扑作教刑奈何舉四凶之罪以為不



帥教之罪耶凡王制多漢人傳聞之言而未必古
有其事也補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夏官掌邦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進士者
將進而用之之名故自掌教之樂正移名於掌政
之司馬自秀士選士俊士造士凡四等自論定而
官官而爵爵而祿之凡四等其謹如此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以其不能任大夫之事不惟異之於其生而又異
之於其死黜氏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有發謂有軍旅事而發士卒也以司徒教之者以
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矢射御凡執技以事上
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
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任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執技論力適四方言執技藝論勇力而適四方者
羸股肱謂羸露以宣手足之力決射御謂決勝負



於射雉此以力言也技不惟射御而止凡視也史也醫也下也又百工之人以技事上者皆技也不貳事不移官皆使專於所業也然藝成而下惟鄉黨則與序齒出鄉則不得與士齒仕於家者僕之類也亦然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司寇秋官掌刑者辨法也必三刺者一訊之羣臣二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刺本訓殺必三訊而後定其可殺與否故曰三刺事見周禮三刺之官有

旨無簡不聽者簡意也簡所書意簡也雖求得其旨意而無誠實之狀亦不敢論定其罪比附於法者從輕法若赦之則從重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制而用之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必即天論者刑本天討有罪故以天意論罪不敢容己私也郵過也郵官刑所謂五過罰官刑所謂五罰皆罪輕而在五刑之外者麗於事謂各附麗於本事不假別事為喜怒而遷其罪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汜學制反
此必利及

汜廣也與汎愛之況同凡附也。原父子之情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以義掩恩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辜獄疑與衆廣謀之衆以為疑則赦之小大之比即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權之別之盡之矣然後成之而決焉

獄疑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成獄辭訊獄之辭已成也史司寇之吏掌官書者周禮鄉士史十有二人之類是也正長也此書既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也棘木之下外朝之地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周禮注謂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三又者審之又三也古注以又作宥亦通。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而後告

于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再告于王王又親自
審之者三然後制刑謹之至也

積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

刑也

凡作刑罰者雖輕無赦所謂刑故無小懼赦之則
犯者衆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例體之例刑
之已成而不可變猶例之已成而不可變死者不
可復生而不可復續故君子最盡心焉

刑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
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

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

左道謂邪道也道尊右故正道爲右不正之道爲
左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
實改作則反其常執左道則背正理而爲巫蠱妖
術之事凡皆亂政故殺淫聲惑民聽異服惑民視
奇技奇器惑民心凡皆疑衆故殺言行僞而不由
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與夫假鬼神以禍福惑
人假時日以災祥惑人假卜筮以吉凶惑人凡亦
皆疑衆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誤而情



不待於聽也

合方氏馬氏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遇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
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
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
不粥於市布帛精蠶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
市絺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
執禁以譏禁異服織異言在音泉
瑟以法示衆使之適者也在音泉絺色亂正色如紅紫亂

朱之義關關門之吏在音泉察也。禁以齊衆犯而

赦之則犯者多故雖過方不赦圭璧至戎器上所

用在私者粥則慢禮用器至正色上所制違制者

粥則亂政錦文至飲食粥則靡俗五穀不時至禽

魚不中殺粥則傷物故治市之法皆禁之闢者市

物所由入之門故先譏呵之并出入之異言異服

者用車氏補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謹忌馬路

天史之官典掌禮事執簡冊所記之言奉進先王

之譴及所忌忌之日君子勿日不用者用簡氏說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
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
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古外反
力報反

齊以齊其內心之慝戒以防其外物之侵謹之至
而神明其身者也司會者家宰之屬掌計要之官
也成者計要也質之言平平其計要也而司市也
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歲終羣臣奏
歲事諫其王以一歲中所當改爲之事天子齊戒
而受之司會以一歲之計要質於天子家宰亦齊
戒而受其質大樂正人村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
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皆要而重亦以其成
從司會而併質於天子大司徒司馬司空又齊戒
而受其質司徒司馬司空之屬總曰百官者又各
以其成質於長其長各轉以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受質者古說謂天子平斷畢報百官復齊戒而受
之山陰陸氏謂百官各又自受其質也然則歲終
以其一歲之成質於天子者凡三司會一也樂正

司寇司市之三官從司會以質二也司徒司馬司
空受百官之質以質於天子三也若百官則各又
受其在下之質自上達下各見其成然後蜡祭飲
酒以休老勞農成歲事以計令歲之所入制國用
以待來歲之所出按察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
官皆齋戒受質惟宗伯不與以典禮有常無可損
益也

祭服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

禮記

燕禮燕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

饗禮饗薦而不食饗盛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
而已食禮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其禮以飯為

主

氏乳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贊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年彌高養彌厚八十者使人致其養九十使人代
受

受年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糗膳飲從於遊可也

禮記

糗糧也屬善食也。還奇美食也。隨年為思。思老



愈備然豈必人人及於是哉

孔氏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

冒死而后制

送口交反

凡皆謂送死之具年愈高則備之愈宜數歲制謂

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時制謂一時乃辦衣物之

難得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之易得者日脩謂

棺衣已辦但日脩九十日脩八十月制不保時

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若絞給衾冒一日二日可

為必死而後制君子弗忍預為之也凡預為之者

皆非倉猝可辦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創其始曰制

治其壞曰饋

治性氏說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常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始衰自此食肉衣帛皆所以扶其衰九十衰

之極養之尤宜無所不至

氏方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九十就其室問之

又以珍羞從而就養之謂非復杖之可扶難使之

造朝也

氏方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秋。

不俟朝謂君即退不立以俟朝禮之畢也。月告

存謂君使人每月問存否而老者告云存也。秩帶

也。日有秋日有常膳之賜也。

用鄭氏說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賓客。擯相之事。齊。齊戒與喪紀之事也。力政服戎。此免於公

者也。賓客齊衰。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鄭氏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喪廢為喪。

爵。謂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

還其職事於君。衰麻為喪。與曲禮七十惟衰麻在

身同義。

鄭氏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

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及庶人在官致仕者。

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



因王制之言而意之皆無所考然上與下東與西
右與左自有差次已明不必更添大小爲說

用馬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
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

禮記

皇冕屬畫羽飾焉鳳皇之羽五采也夏也殷皐皆
冠名收言收斂髮也皐之言皐所以覆飾也深衣
上衣下裳相懸深遠也夏尚黑無衣黑衣也殷尚
白縞衣白衣也玄亦黑也祭言冠冠在首尊之也

養老言衣衣在體親之也

禮記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引其年之高下以爲養禮之隆殺

禮記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禮記

一子一人

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喪

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
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禮記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廩也。

氏聯

瘠聲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斷彼我反

瘠不能言。聾不能聽。跛躄不能行。斷者支節斷絕。

侏儒短人。先王之時瘠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

司火。明者以之守園。明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

以之扶筮。扶謂扶持。筮謂戟柄也。所以使在下者

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二者無虛用而事事

各極其精。故曰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器者隨材之

義也。

孔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地道難右。故男右女左。車患貼危。故從中央。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厲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

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廢人耆老不徒

食。

禮氏

父之齒。年長以倍者。兄之齒。十年以長者。行行列

也。拄杖擔負言也。并者少壯代老人并擔之。重則

分擔之也。不徒行。必以車。不徒食。必以肉。

禮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

當先神而後人

方試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此自方里為井井九百畝積而至天子之地方千里以開方法算千里內畝數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王為千里開方畝數又總計天下開方畝數然亦以數約之耳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又以諸侯百里之地而計之然地勢不齊未必如是之斬斬也亦言算法云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十二分。

此以周八寸爲尺與漢十寸之尺展計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闕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前地者歸之間田。

此因三代封建之法而推衍算法如此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以天子縣內千里筭闕方法亦其實有此國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
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
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
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亦君
此用孟子君十卿祿一章義數補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
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
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三)監即篇首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者也湯沐

邑惟方伯得視元士元士五十里若諸侯皆有之
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

之初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權其專也用方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鄉鄉飲鄉射也相見賓禮也事爲百工技藝也異
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



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月令第六

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者所問爲十二月紀名呂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此書即其文也其衣服器皿官名雖多雜秦制然能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以修人事以授民時廣義虞書曆象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五行分配五帝蓋本鄒衍五運相生之說從而推行一一分配天子南嚮所居自有定位乃每月而各異其處天子五路所用自有異且乃每月而各拘其色犧牲一也時各經六所先器服一也時各變其所尚五穀六畜日用飲食之常也亦隨時而變爾時焉若不可以相通則未免於拘矣且五氣布而四時行盈天地間無乎不在若四時各得其一機絨不運塊然窮獨何名造化何分配若是其拘而冬行春令之應亦豈能一一盡合耶大抵秦漢之書多以先王遺說爲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爲博王制一篇不過因孟子數語周禮六典不過因周官一書從而增益以廣舊聞一列於經無敢輕議往往而然不獨月令也故月令固非盡述二代

之制亦非文爲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始集衆聞而按時行事。若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顧其文辭間有差誤。多呂氏之本文爲是。而月令之傳寫爲訛。月令孟春書鴻鴈來。方春非鴈來之時。呂氏云候鴈北。則呂氏爲是。而月令訛也。月令迎夏。還反行賞。既還則不必言反。呂氏云還乃行賞。則呂氏爲是。而月令訛也。月令上丁習舞釋菜。臨祭。豈方習舞釋菜。豈獨用菜。呂氏云入舞舍采。注謂奠采帛以贊神。則呂氏爲是。而月令訛也。胎天之天。呂氏作天。注云。廟子爲天。月令乃作天。折之天。夫曰毋殺孩。蟲胎天。飛鳥則天亦一物。其明此亦呂氏是。而月令訛也。燒炭之炭。呂氏作炭。注云不敬天物。月令乃作死灰之灰。夫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爲此。亦呂氏是。而月令訛也。月令曰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呂氏元文作蕩搖於氣。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呂氏元文作毋發令。而于時。月令曰神農將持功。夫神農田官之稱。而持功則饑於不喜。民元文曰神農將巡功。謂將巡視之。是亦皆呂氏是。而月令訛也。呂氏云土潤溽暑。月令訛以溽爲辱。呂氏云美土潤。

月令詔以疆爲疆呂氏云巡遠方月令詔以巡爲
順呂氏云發蟲咸俯狂宄皆墮其戶月令詔以宄
爲內呂氏云審棺槨之厚薄營丘隴之小大月令
詔以營爲塋呂氏云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藏
月令詔以且爲沮呂氏云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
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注云草實曰蔬此言山
林藪澤之物也月令乃以蔬爲蔬夫蔬者植之畦
圃豈取之山林藪澤此詔也呂氏云乃畢行山川
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注云天曰神地曰
祇此言天地各有其屬也月令乃獨言天地之祇
夫上既言天下安得不言神此詔也水已入作冰
以入亦詔也去漢人取呂氏之月紀爲月令己亥
之爲三豕亦勢然也而諸家乃各於月令曲爲之
說無有取呂氏而證之者豈真以月令之書同於
夫子六經而呂氏春秋枉所不道邪然此實出於
彼遡流而不知源矣可也蓋亦有呂氏本誤而月
令爲是者孟夏王瓜生而呂氏作王善生當從月
令季夏溫風至而呂氏作涼風至當從月令月令
季冬雉始雊今曆家以雉始雊雖始乳分而爲
二以足七十二候之數而呂氏正均云乳雉雖亦



嘗從月令故併考之云補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律所林反
如字

孟春斗建寅之月夏正之正月營室二十八宿之
室星正月中日在營室十四度參西方宿尾東方
宿是月昏旦居中(中)指正南而言補

其日甲乙

春屬木甲乙木白也甲言萬物孚甲乙軋乙而生注

其帝大暉其神句芒

大暉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故祀為暉句芒少皞
氏商子名重為木官故祀以配暉廣大有芒物初

生句芒有芒角

其蟲鱗其音角

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於春則其蟲鱗樂三分

羽益一以生角節數六十四屬木故其音角角觸

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律中大簇

律丁仲反
律七豆反

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候氣之法作十

二管於密室各月於其方埋之取葭灰實律管中
氣至則灰動天簇者正月之律長八寸此言正月
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簇大簇之義謂萬物出達



而獲聚於上，凡皆注疏之本說如此。蔡邕謂大簇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大簇鍾聲相應，故曰律中大簇。孔氏嘗辨其非，而新安王氏主之。按高誘呂氏春秋註亦曰竹管與大簇音和。

其數八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言八者舉成數。

本經此說

其味酸，其臭糞。

適於口爲味，通於鼻爲臭。酸，木實之味也。糞，草木之氣也。此主木之臭味言，而凡酸醞者皆屬焉。胡

補注

其祀戶，祭先脾。

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故祀於春。脾，土藏也。

方春木盛，剋土，故祭先脾以土養木。

此方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水，獺祭魚，鴻鴈來。

魚上水者，冬寒魚伏，春陽魚游水上而近水。獺祭魚者，獺聚魚祭其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此

○此五者皆立春後氣候也。五日一候，一月六候。

一歲七十二候，皆於蟲魚草木占其時至而氣應。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旌，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禮記



青陽左个明堂之東向堂北頭室也鸞路以鸞鈴
在衡馬八尺以上曰鸞者則春時之飾也食麥與
羊是時之所生也器則號鐘通達以象陽氣之射

出用方氏又
高訪注補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
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
行母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還音來劇息者
反勸也禮反

大史禮官之屬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相三
公也典六典法八法也猶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
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掌之不
可差忒貸忒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毋失者戒
使推算明也初謂舊法常演遵奉故曰以初為常
還反按呂氏春秋作還乃本經釋文亦作還乃
貸呂氏春秋作忒本經古注亦音忒皆當從之月
令即呂氏春秋之文蓋傳寫誤耳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象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反

元善也。曰主甲至癸十干爲言辰。壬子至亥十二
支爲言干。屬天。故祀帝擇日之善。郊用辛也。支屬
地。故躬耕擇辰之善。耕用亥也。載耒耜措之參于
保介之御間者。乘車三人。天子在左。執御者在中。
保衛而服介冑爲車右者。在右。其載耒耜而措
之車上也。必參錯於御與車右兩人所立之間。不
敢近在邊。天子所立之處。以車上地狹置耒耜則

則妨至尊之立。非便也。躬耕而反公卿以下皆侍
而勞之以酒。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
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力不惑。

田謂田畯主農之官。舍東郊。舍止東郊。監治農事。

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端其
徑。路不得邪行。以敗稼穡。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
平曰原。下濕曰隰。準。平也。直。正也。此因陽氣蒸



達可耕之候命飭農事先均地域補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母用牝禁止伐木母饗粟母殺孩蟲胎天飛鳥

母麋母卵母聚大衆母置城郭掩骼埋胔反補

母用牝爲傷妊也孩蟲蟲未成如孩者胎謂未生

天謂生而已出者然按月紀天與大字義並不同

麋子曰天鹿子曰麋胎天指麋子爲言非天折之

天當從月紀又按王制不殺胎不斃天則胎與天

皆物名亦與月紀合骨朽曰骼肉腐曰胔此月

因仲春將釋奠而先習舞并命脩凡祀典命祀山

林川澤百物之所生也母用牝至禁伐木胎天以

下懼傷生也母聚衆置城郭懼妨農也掩骼埋胔

推其所愛於生者以及其死者也凡皆體春生之

德也用牝代元
此馬氏說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謂不可逆生氣也天地人於春皆生之始也兵其

反也補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集首種不入

至音西學音
至禮幸勇反

擊至也蔡邕云折傷首種古說稷祭邕云宿麥高
誘月紀注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故曰首種不
入。此章自鄭氏以來皆以天之時令錯行爲說
至晦菴先生始云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今考高
誘呂氏春秋註云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
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天
氣不和而國人惶恐也木生也金殺也而行其令
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故皆致災變此可輔晦
菴之說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仰春夏之二月是月日在奎五度弧星在昴鬼南
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是星中於南方餘月昏旦
星皆舉二十八宿此獨舉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
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并凡三十三度斗凡二
十六度其度最寬若舉并斗不知何日的至并斗
之中故舉弧與建星弧在井十六度建星在斗十

度

用孔氏說交
高誘月紀注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真醜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



挑始華倉夷鳴鷹化爲鳩

仲春始至則夾鍾之律應夾鍾陰律也夾助也始
雨水以下皆記時候應好殺而擊以秋陰類也化
爲鳩使鷲者能仁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用孔氏
陸氏補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大廟明堂東向之中也補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諫言

囹圄獄也桎梏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掠者

肆意撻掠省者察也將赦其輕微。凡皆助生氣
禁其逆生氣者補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大木反
大木反

玄鳥燕也高禘所求嗣之神也御侍也韉弓衣也

弓矢者男子之祥也。春分祀高禘祈嗣后妃以
下皆從乃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禘祠之
之前示以得男之象補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
石角斗角正權概

①蟲蟄之穴也生子不備謂骸竅有虧同鈞角正
皆謂平之也鈞如四錄既鈞之鈞度丈尺也量斗
桶也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斗角今斛權今稱錘
②平斗斛者。日夜分以下皆記時候因雷發示
警戒因日夜分施均平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
妨農之事

諸家以舍爲止謂耕者至此少息然仲春農耕方殷
豈有止息之理高誘呂氏春秋注謂皆耕于野少有
在都邑之舍者於理近之諸家以用木爲閭用竹葦
爲扇高誘謂閭扇門也蓋閭戶成扇所以闔也極簡
明諸家皆考寢廟之制高誘謂寢必女身廟以事祖
亦簡明毋作大事竊意因出耕于野遂脩都邑居舍
事之大於此者則妨農而不爲

是月也無竭川澤無灋陂池無焚山林

①竭川澤灋陂池去漁者言焚山林主獵者言爲春
時遂生物之理無盡類天物也



天子乃鮮羔開水先薦腥廟

鄭氏云

獻羔祭司寒也開水二月四陽大壯抑其太過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文命樂正入學習樂

①丁上旬丁日也仲丁中甸丁日也用丁者馬氏謂文明故也蓋丁屬南方火故馬氏云爾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按呂氏月紀元文作入舞舍采注云入學官也舍置也置米帛於先師之前以費神也月令言用月紀之文而此乃以入爲習采爲菜恐傳寫誤爾上丁已舍采而仲丁再習樂者

鄭氏謂春禘合樂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禮更皮幣

不用犧牲是月尚生育而不殺也更易也皮者鹿

皮幣者玄纁束帛用圭璧更皮幣者圭璧陽精之

所生皮幣陰功之所成以陽易陰順陽義也

氏方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

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

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各以其類至

補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三月節日在胃。星七度。七星南方宿牽牛。北方宿

謂高勝也。反主春神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姑洗。

素典反。

姑洗。陽律姑。故也。洗。新也。謂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謂高勝也。反主春神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燻。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

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鴽音如。

桐始華。以下皆三月之氣候。鴽。鴽也。田鼠化為鴽。

陰類之屬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虹。陰陽交會之

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雄曰虹。雌曰蜺。明

盛者為雄。闇微者為雌。

高誘注并孔氏傳代說。

天子居青陽右人。乘鸞路。駕蒼龍。戴青旂。衣青衣服。

蒼玉。食麥與羊。其氣說以達。

青陽右人。明堂東向之南隅。

是月也。天子乃薦朝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

五反。乃告舟楫。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饋于寢

廟。乃為麥祈實。

鞠衣說者謂后服。色如鞠。薦此為麥祈助。然本文



未嘗明言薦之者乃天子非后妃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春皆尚青此薦鞠衣未達舟故主舟之官五覆反者以舟涉險故謹之至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因而祈麥實於寢廟焉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可者具出謂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禮賢者

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於內故自布德行惠以下皆所以出淹滯而助陽宣物也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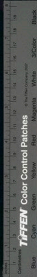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徧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置罟羅罔畢翦饑獸之藥毋出九門謂於

魏反

司空掌土之官獸罟曰罟罟鳥罟曰羅罔軍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罟射者所以自隱饑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曰藥充門呂氏春秋作國門○預除水潦便民車為獸方乳禁傷生

乳氏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獸勝降于桑



具曲植蓮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母觀省
婦使以勸蠶事齊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

之服無有敢惰

齊居呂反繭許亮反禮古樂又音
齊居呂反繭許亮反禮古樂又音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無伐桑柘愛蚕食也鳴鳩

拂羽戴勝降桑蠶生之候也致曲而織曰曲取直

而立曰植席之粗者曰遠管之方者曰篋管蠶具

也禁婦女無觀者戒其遊觀省婦使者省其他役

使勸其一於趨蠶事此章言親蠶以供祭服

齊氏

及稿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種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母悖於時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工師百工之師五庫各以類相從金鐵為一庫皮

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

漆為一庫審量者度其庫之所容也工師日監之

使守時制用孔氏補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中聲

之所正也

氏補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糞書其數

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游牝于牧者使之生育所有犢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

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之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

及生息多少

方氏

命國難九門燎禳以畢春氣

禳乃

命國難呂氏春秋作國人儻驅除不祥也又禳牲

於門以禳於四方之神而春氣盡矣呂氏春秋此

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

用禱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青國有大恐行夏

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

本時能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翼南方務北方宿是月昏

旦時各中於南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夏為火丙丁火日也丙丁言文明炎帝神農也以

火德王天下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

朱為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其蟲羽徵音屬火位南方故其音徵律中呂除律子實氣至則仲呂之律應

馬氏高誘注并鄭氏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火味苦火臭焦

說氏

其祀竈祭先肺

火王故祀竈肺金藏也夏火盛克金故先祭肺以金養之

蟻蟻鳴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蟻蟻蛙也凡皆言氣候五日一候補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旒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鬲以粗

明堂左个者南堂之東偏以春言之曰青陽以夏言之曰明堂其實一也夏屬火故色尚朱色深曰朱色淺曰赤菽水穀雜水魚夏食之以減熱氣鬲高以粗者象火炎上補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時

還反行賞按呂氏春秋作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作封侯慶賜然封侯非常典亦恐如言之耳補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長舉長本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大尉秦官贊贊白之也遂達也舉用長大之人謂秀出於眾者補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母發大衆毋伐大樹

皆所以順陽氣也長而止陽上達也勿伐

即所以繼之增之也

是月也天子始緇

初服暑服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逸作毋休于都

夏則農若田間之虛舍冬則歸都邑之居令當農作故使毋休于都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田曰苗驅獸使勿害苗而已不大獵取之也補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菹水畜以嘗麥者水勝火先薦寢廟者一食不敢

忘親

謂政方
後謂政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

聚畜百藥蕃無之時毒氣盛也靡草齊零塵之屬

以其枝葉靡細故曰靡草靡草至陰之所生故不

勝至陽而死麥秋至者物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

於時雖夏於麥則為秋靡草死麥秋至而斷決薄

亦因是順氣用刑之漸也

一以給郊廟之服

收繭稅者命婦就公祭而蠶以繭為稅桑多稅多

桑少稅少稅皆十一

十一
謂文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直
又也

酌春醞重醞酒也

高氏
謂飲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

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文所
謂反

人行此令則天災各以其類至

用每
電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元東方宿危北方宿是月

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孔氏又高誘注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音騶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

蕤賓人

蕤賓陽律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陰始生為主

而陽為實陽至午向衰草木蕤矣故名蕤賓

甘藷其味苦其臭焦其祀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

生鳴始鳴反舌無聲

六月節日在奎進未極為小

正舌者

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詩七月鳴鵙者鵙地寒氣

晚也反舌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凡皆記

五日一候

高誘曰氏春秋注又鄭氏馬氏方氏說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驍載赤旒衣朱衣服

赤夫良哉與雞其語高以相養壯佼

古仲反

明堂大廟南向堂之居中者也壯言形之大佼言

色之好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

方氏

是月也命樂師將鞀鼓均琴瑟箏箏執干戚戈羽



央土也

說文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黃帝軒轅氏以土塗天下后土共工氏之子句龍
其蟲倮

（倮者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凡聲數多者濁數少
者清黃鍾數最多季夏主土聲最重故黃鍾於律
位雖獨子而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應氏
其數五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但言五者五中數也呂氏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謂土之臭味也然土安得有臭味竊意土爰
稼穡稼穡作甘而其氣則香爾補

其祀中雷祭先心

（雷者古人穴地而居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後世
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
因名室為中雷）祀中雷祭先心皆中也補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旒衣黃衣服
黃玉食稷與牛其器鬲以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1996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天廟天室南向之中央黃土色稷年皆土屬圓象
土周布於四時隨象土合物呂氏春秋閏作揜

孟秋之月日在箕春建星中且畢中

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建星在斗牛之中北方星

畢西方宿是時昏且中於南方

其日庚辛
秋屬金庚辛金日也庚言更辛言新萬物至秋更

改新成因而為日名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少皞帝嚳之子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蓐收少

皞氏之子名該為金官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涼氣至物備寒生柝毛商屬金夷則陽律孟秋氣

至則夷則之律應夷言平則言法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九益數金味辛金臭腥孟

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肝屬木金克木故祭先肝

以養金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涼風至至鷹祭鳥皆記候鷹擊鳥於大澤中先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面陳之而未食世謂其祭先是時始行刑戮順時

氣

高誘曰氏
本孫注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駮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鬻廉以深

總章即明堂之西向秋則居之各總章者西方總
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蓋其南偏戎屬秋白金色
在實有文理屬金天全委異廣深象陰閉藏

氏鄭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
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
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還反呂氏春秋元本作還乃順彼遠方元本順作
巡巡行也九皆順肅殺之氣氣言之非必誅伐誅
伐因事不得已而行豈因時舉行之常典哉

補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此順秋氣而修刑也理者獄官皮曰傷肉曰創骨



曰折骨肉皆絕曰斷陽者瞻之而已創則察折則
視斷則審此蔡邕五音之說或以審斷屬下文以
審斷決爲句亦通但下文獄訟必端平於上下文
不類若以審斷屬上句則決獄訟必端平文稍協
耳屬解也釐者縮之反蒸有餘之名天地始闢故
當以戢斂爲務補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
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上塊以土塊增塞其穴。秋穀既登而修水隄

防之事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享六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高氏

凡非收斂之事皆所不宜行
孟秋行夏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
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
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介蟲敗穀謂蟹食稻越語云令其稻蟹無遺種

仲秋之月日在角管牽牛中是蒼鱗中

八月中日在角十度牽牛北方宿蒼鱗西方宿是



月昏曰昏中於南方

謂其

其日庚辛其帝少暵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南呂

南呂陰律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呂助也南呂

者贊陽爻切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雁
來玄鳥歸雉鳴養羞

音閉暗之稱玄鳥燕也羞謂所食養之所以備冬

藏。自盲風以下皆記候

天子居總章六廟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至天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天廟明堂西向之中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

高誘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主衣服之官上曰衣下曰裳衣畫文裳刺繡

以至小天之制長短之度皆主衣裳言之禮服也

衣服有量言所受各有量各循其故法此主燕服
及他服言之也冠帶有常無苟變於昔示民有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也。九皆因寒氣將至而備衣服及之。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有司理官也。申重也。孟秋既命之，今又命之也。以直為曲曰枉，以是為非曰撓，撓亂之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宰宰牲者，祝祝神者，純色曰犧，未殺曰牲，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物色，辨黜之別。九皆言祭祀之牲。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收雷先行，雷已收聲，又先時而行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九月節，日在房，五度，虛北方宿，柳南方宿，是月昏旦中於南方。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

無射，陽律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萬物無射也。



氏鄭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
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皆記時候

天子居總章右人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糜與犬其諸廉以深

右人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內謂收斂入之也無有宣布而出見於外

乃命冢宰農事畢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抵數必訪

要謂多少之總數籍田所耕于畝供上帝之藉田

也神倉以其供神故曰神

於氏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百工休寒而膠漆不堅也入室冬之事此預戒也

鄭氏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尊犧牲告備
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



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也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也

習吹秋冬重吹也管者宗廟之秋祭以其犧牲告備于天子秦以建亥月為歲首故於季秋預備來

歲之事鄭氏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疇威駕戰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北音

五戎謂五兵刀劍矛戟矢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

力使堪同乘也僕謂田僕掌御七驥謂趣馬也夫

天子之馬六種則六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為

七析羽為獲龜蛇為獲級謂正車副車之等整設

闕列而陳設之屏謂田所門外之蔽摺插也卦覆

楚也厲飾謂嚴厲其容飾主祠典祭祀者也祭禽

謂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此因田獵教兵命僕

騶咸駕車各以等級整設于天子之屏外司徒臨

誓之天子乃親射命主祠者祭神以報獲功而終

焉補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附在內皆瑾



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

當供養之不

宜者

在內呂氏春秋作在穴運謂以上塞之稜秩不當謂私恩所增加復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草木黃落與蟄虫咸俯候也因草木黃落而伐薪為炭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因蟄虫咸俯而趣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謹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節於奉已凡所以順斂藏之義也補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稻始熟也

秋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缺敗民多飢噎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與不居師與不居

統鼻窒不通師與不居不得居止也呂氏春秋作

師旅必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危北方宿七星南方宿是月昏旦中於南方高注

其日壬癸



冬屬壬癸水日也壬言任癸言授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因為日名

高注
萬氏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顯頊尚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

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為水官高誘曰

氏春秋注云少皞氏之子曰循未知孰是

其蟲介

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鱉之屬

其音羽律中應鍾

羽數四十八屬水數最少聲最清應鍾陰律主冬

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者其種類

也

其數六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舉其成數

周節

其味鹹其臭朽

水曰潤下潤下作氣若有若無曰朽

用尚書
及鄭氏

其祀行祭先腎

行門內地各守在內故祀之鄭氏據檀弓踐行之

說謂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三寸廣五尺輪

四尺解屬水自用其藏不以所克者為養意一歲

終於此也

集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蜃大蛤。賈誼曰。雉入于淮爲蜃。雉火屬。蜃水屬。水陰凝也。凍陰氣閉而陽不能融也。雉爲蜃。陽不勝陰而爲其遠也。虹以陰于陽而見。是月陰壯。故

藏不見。凡皆記候也。

天子居玄堂左人。乘玄路。駕鐵騾。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王食黍。與羣其器闕。以奉。

玄堂左人。即明堂北向之西偏。鐵騾。黑馬色如鐵。玄

路。黑漆屬火。燒水。音相資也。器闕。以竟象閉藏。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饗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人有以國事死者。賞之。恤其孤寡。

是月也。命太史。贊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贊者。殺牲以血塗其隙。物有贊隙。則扶作以牲血。

厭其變。烏蓋除贊之謂也。周禮龜人。上春。贊龜。秦

以十月爲歲首。故於此言之。筮者。筮之著理。不待

贊。連言之耳。兆者。龜之繇文。是察者。是正而審察

之獄吏。阿黨者。與。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揆擇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坐古璽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量賤等，蓋先代及下國字亦則反紉

蓋藏謂倉囤藏其中而蓋其上。鑿者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厚者謂將為關門，以內孔中要鑿者邊城，唐書錄事紀者以禮數紀之。鑿，呂氏春秋作營。謹蓋藏以下奉時之閉塞也。飾喪紀以

下，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亦順天時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方氏禘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工官之長，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功致者，功力極其至，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以考其誠，誠即功致者也。功有不當，即不功致者也。鄭

氏補方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



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大飲烝與羣臣飲烝謂物之可薦者衆也。太宗謂日月星辰公社謂以上公配社祭然愚意公社別民社耳。臘謂以獵所得肉而祭之。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角者力相抵。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光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獵人也。此謂收水澤之賦而又禁其擾然恐不老澤梁無禁之相安也。

子亥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螿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災各以其類至。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且軫中。

十一月節日在斗十二度東壁北方宿鶡南方宿

是月昏旦皆中於南方。

鄭氏又高誘注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武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黃鍾律之始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黃者中之



色天子之德也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

鍾

鄭氏又
嘉話注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水益壯地始
圻鷓且不鳴虎始交

鷓且求明之鳥陽物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陰物感

陽生而交。水益壯以下皆記時候

注

天子居玄堂大廟來玄路駕鐵驪戴玄旒衣黑衣服
玄王食黍與其器闕以奄

玄堂大廟北向之中

飭死事

古注謂飭軍士必有死志皇氏謂死為逃亡未知

孰是按呂氏春秋無此句而此句亦無所屬

補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又起大衆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為發天地之度諸壘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禮記
注

氣自內而外為沮自上而下為達天地壅蔽萬物

不使宣露與旁舍相以氣沮泄是為發其旁陽充

也謂萬物充實不發動按呂氏春秋沮泄作且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旁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禮記注
凡作咸者



菴尹王領奄豎之官奄謂精氣閉藏尹其正長也

○九因閉藏申嚴宮禁之事補

乃命大酋林稻必齊麴麩必時湛熾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貸

辨音述禮子麻反與此得反

入酋主酒官用麥曰麴用米曰粟湛漬也熾炊也

秋齊生熟之中也六物林稻至火齊九六貸呂春

秋齊用乳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盛德在水故編祀之

氏說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數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不自飲藏者聽人之取以懲之能取食林澤者教之侵奪者罪之

補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身欲單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

語苑

日短至短之至極也諸生萬物之生蕩者生意之

動事欲靜者凡事靜以待定

補



芸始生務捉出蚯蚓結藥角解水泉動

芸與蕪皆香蒿馬蕪挺生出也結者蠶初向下
今宛而上故屈結也藥澤獸得陽氣之初而角解

○凡皆記仲冬之候補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而堅也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凡以應天地之實

北方

塗闕廷門閭築園囿此所以助天地之闡藏也

順時氣壤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實有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

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癬

雷干反

雨汁雨雪雜下如物有汁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十二月節日在婺女入度婁西方宿氏東方宿是

月昏旦昏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

大呂陰律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大呂助陽宣



物類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鵠始

巢雉雉雞乳

雉乳

鴈北鄉順陽而後也此月方鄉北後月建寅云候

鴈北則歸矣孔氏云此據旱者恐非也諺知避歲

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雉火畜咸於陽

而後有鶩雞木畜獲於陽而後有形皆季冬每五

日之候雉雉雞乳呂氏春秋作乳雉雉補并其方

天子居玄堂右不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粳其詔闕以奄

玄堂右个正向之象偏

命有司大難矣辨出土牛以送寒氣

難難也大難盡家陰歷為助導也辨者披磔其

牲禳除陰氣於四方之門也出土牛者牛屬丑土

勝水故出是以送寒氣此驅除之終事又農耕之

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為首之色甲乙

青丙丁赤戊己黃庚辛白壬亥黑以歲之支為身

之色寅卯青巳午赤申酉白亥子黑辰戌丑未黃

以立春日之幹為角且星之色支色為脰納音色

為蹄以立春為策牛人前後立春在十二月望即



策牛人在牛前示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或正月

朔即當中立春在正月望即近後

禮氏方氏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疾乃畢疾者殺氣之極捷疾嚴猛物不極不

反傷將復為禍也此候也帝之大臣謂句芒之屬

天之神祇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天神地祇

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總言之皆統於天也然呂氏

春秋作天地之神祇○殺氣候畢故禘祭以報而

冬夏其佐前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

米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

寒極而水盛腹堅則其堅達於內非特形於水面

而已命取水者非特將以備身亦以達陽氣

米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也

（水以入）呂氏春秋作水已入五種五穀之種耦耕

古者多以人耦耕詩稱十千為耦論語長沮桀溺

耦而耕蜡祭之報迎貓迎虎而獨不及牛古未以

牛耕也至冉伯牛名耕則此時必有以牛耕而字



之數未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一尺一寸中
央直者二尺三寸句者三尺二寸底謂未下向前
曲而後耜耜者耜以鐵爲之廣五寸耒耕者所推耜
以入土。大寒氣過農事將起終則有始也。鄭氏方氏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答古孝文
飛曰曉反

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
無燕矣。紅

乃命四監收秬新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王山林川澤之官

禮

是月也。且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更進而農民毋有所使

日所舍爲次二月一移次去年季冬次玄枵今年

季冬復次於玄枵故曰窮于次月遇日相合爲紀

紀謂月擊於日也亦去冬會玄枵而歲一周故曰

窮于紀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而歲一周故曰星

回于天幾終者近於終更始謂來年正月農事將

起預戒專一無他役使

孔氏方氏
及高誘注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

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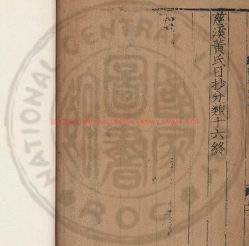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感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次次第之也。歷猶次也。歲終預議來歲之事。次諸侯之犧牲以事上帝。同姓之芻豢以奉寢廟。卿大夫庶民以事山川。又總以民感獻其力。示民力之普存也。然犧牲之用。幾何。要各有司存。所謂民力之普存。謂民皆得盡其力。然後舉以事神。無愧耳。如必盡天下之供輸以爲祭。不幾於擾也哉。此皆後世推測之言耳。補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疾久而不瘥曰固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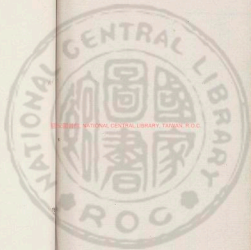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十六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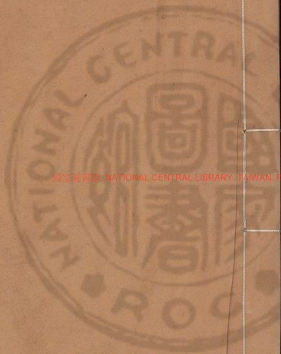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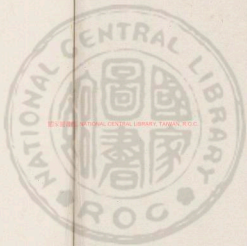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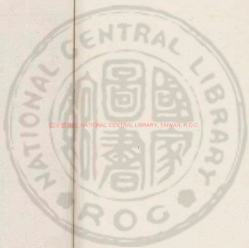
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02/10 v.7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著處凶禮之變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
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文類檀弓不知誰所集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犬視禫禫視東帛升自西階
盥等不升堂命婦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
棺幣於殯東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
不踊



禮記

代君聽國政

凡

六

事爲上其餘爲禫言禫者取其續也天祝禫衣而冠冕接神則吉服也祝聲三者以警神也凡延於殯東明繼體也反位反朝夕之哭位也舉者舉而下埋之階間也此論君薨後世子生而告殯之禮禫冕吉服以告既告而後衆哭反位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禫冕少師奉子必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立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日其之子其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

禮記

殯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

房中亦踊三者三禮者莫出大宰命祝史以名編

告于五祝山川

卷之五 反位 禮記

三日世子生之三日也如初如告生之時也大宰

主教令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少師主養子之官

哭踊三者三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曰三

者三此世子既生三日之後以名見於殯之禮

宰宗人皆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奉子者拜哭也踊

襲衰杖成子禮也言北面者子雖幼莫不臣也言

曰無節傳也



節子聞

喪如之何何先

後子

而後重其哭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至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先重而後輕禮也

禮古音廣

並有喪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葬是奪情故先輕者莫是奉養故先重者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次九柩車出葬至次則孝子哭盡哀令爲先葬輕者故自啓殯及葬皆不更新奠行至次亦不哀以重者尚存殯於其輕而先葬者殺禮也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此謂先葬輕者而反

然後奠禮而告於未葬者之殯遂脩後葬之事謂氏改殯爲賓謂告語於賓諸家皆從之蓋以反葬不復可言殯也不思葬以輕重分先後此正輕喪先葬畢然後再舉重喪而告於重者之殯不必改殯爲賓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大宗子雖老無有無主婦者謂承祭祀也故

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者若有子孫則老而

傳記

曾子問

子冠者至

大力之



喪如之

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否

為從饌

而婦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有冠醴無冠醴父没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冠者謂賓祭冠禮醴重醴輕三加冠每一加一醴醴則三加後總一醴醴是古之酒故重酒是後代之法故輕若因喪而加喪冠則服除不復行冠禮不改冠乎曾子再問也天子賜弁冕歸設奠而服更

不改冠夫子引類言之也父没而冠之禮併言及

之也

天用乳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非舉亦非禮也

旅酬者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于主人次主人致

爵于主婦尸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酬賓及獻長

兄弟衆兄弟內兄弟于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

酬衆

禮記卷之七



也小

酬謂奠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

舉主人所酬之饌至大祥則旅酬矣昭公小祥而

旅酬孝公大祥而不旅酬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

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

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

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

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

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

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

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

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饋奠謂在殯時與謂執事不足謂月朔殺奠有牲

牢黍稷用人多朋友加麻故士奠用朋友。天子

諸侯斬衰者奠以服重者與祭所以重其喪也大

夫服斬衰者不與避正君也士齊衰者不與避大

夫也曾子疑身重服而與執事為輕喪重祭故夫

子答之如此

與此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

祭又何如



前所謂者與祭蓋喪祭也此於譚君蓋吉祭也故雖總麻之輕亦不與也用方氏補

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與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已方除喪而後與他人之喪祭不可擯相非行事之正於禮或可用方氏補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喪稱父以弔母喪稱母以弔各以其敵也世母即伯母無父母則稱伯父母以弔不得嗣為兄弟言遺喪不得成昏為夫婦有兄弟之義未成昏故託兄弟為辭遺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於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昏壻之於女氏父母死亦然補

曾子問曰女在堂而壻之父母死則壻之



曰迎女

母死則女反

深衣爲纁以趨喪如禮而女之父

布深衣深衣之屬纁者纁白纁纁束髮長八寸纁纁以爲爲纁。女嫁在塗聞塔之父母死即變服而往聞己之父母死即反而奔喪。

如塔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曾子疑初昏禮喪不成禮喪除更爲昏禮孔子謂

祭禮奉祖先尚不追償昏禮欲生人不復可知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不熄燭將送父母兄弟也。不舉樂親之代謝感世

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稱來婦始來歸也。祭於禰

以婦有共養之禮。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塔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室

示未成

類



遷廟

天也。皇祖姑嬀之祖母。同昭穆者謂

草履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婦姑之命。

鄭氏

曾子問曰。取女而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

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婚故葬而除服。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卑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

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

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禮季

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

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袒。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

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

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禮子能爲史

僞。猶假也。用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以主之命行。齊

桓公假爲主以行。歸而置於廟。遂爲二主。哀公答

衛公拜。康子亦拜。是爲二孤之始。禮子能爲史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卒也。取七

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

惟天子。禮子能爲史



吾國諸

天子崩國君薨，後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出廟入廟，必踣。老聃云：禮反。

祿車金路，示有恭敬之心。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

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而聚也。君去國，以廟主於鬼神，依人而行者也。主，木主。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祝迎主，祝接神者也。踣，正行者。老聃陳國苦縣，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孔氏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于祿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主命，受命于主，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禮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喪之，有司曰：古之禮，慈母，服如母也。昭公之服



是逆古之禮

國法也若終

行則有司將書之

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

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感容又安能不忍於

慈母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其言

又非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衣失容

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

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

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

霑衣失容則廢

諸侯之廢禮增天子崩與夫人喪并天子之廢禮

四為六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祫饋饗無陳天子

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饋饗曾子問曰嘗祭而日食

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牲至

未殺則廢

接祭謂



天子山崩未葬。禮之祭不行。既葬。再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未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祫畢獻而已。禮記注疏

三飯者。尸三飯告飽。則止。若常禮。則祝侑尸。再飯。天子之禮。至十五飯。今殺禮。故三也。醑者。以酒滌口。飯畢。主人酌酒。酹尸。今殺禮。故不酹也。酢者。主人酌尸。尸酬主人。今殺禮。亦不酢也。畢獻者。攝主酌尸。尸酢攝主。攝主又獻祝。而畢無獻。佐食以下之禮也。天子初崩。哀感未壞。祭祀既殯。而後祭不得。如吉禮。既葬。則祭彌從吉。禮記注疏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發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禮 帥。循也。諸侯待既葬而祭。亦如前章天子之殺禮。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犬廟。火自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

禮記注疏 之功。酢而已。力思至中之衷。



而已矣士之以異者總不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室中之事謂獻尸祝佐食耳大夫以喪廢祭者九士併絕不祭則小功亦不廢所廢九十一於死者無服謂舅與舅之子及從母昆弟九皆已之母親於已則服絕於已所祭之祖禰則無服。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重輕之別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祭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不羣立旅行恐與人苟語而忘哀也已有喪而弔人之喪若爲彼哀則忘已之親若爲親哀則哭彼爲虛本義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私喪私家之喪殷祭三祥之祭殺者其禮盛也。初爲君。嚴爲親私除。



君所時其多侯人攝祭大夫事於君之喪亦之君
所朝夕否者君所朝夕之莫大夫有私惠者不與

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

相誅非禮也

禮文

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勿賤不誅

貴長嫌諛也天子稱天以誅明非欺也諸侯不相

誅防私也禮當誅於天子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徙君薨其入如
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跣衰菲杖入自闕

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君大夫士一節也

柩謂柩也

戒猶備也柩周守小棺也其殯張謂君已大斂殯

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并之以待其至子嗣君也

其子麻弁經衰杖者棺槨未安不悉成服於外也

闕闕闕也喪歸殯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言

已大斂於外而歸殯者也如方小斂歸而後大斂

則其子惟加免於首亦未麻弁入自門升自阼階

使如生還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闕父主之喪口之可也子曰



遂既封而歸不倍子也古者

既引謂喪在塗封土於墳字謂嗣君。君喪在塗而開父母喪遂送君也封墳即先反不待其嗣

君始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葬時着免開君喪則特葬畢改袒括髮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

祭其常事也

上牲大夫少牢亦鬯也有助義。牲從重只於祭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庶子之貴者攝祭仍用宗子主名

攝主不厭祭不放不假不緣祭不配禮記

厭謂飲神旅謂旅酬嚴謂受福緩祭謂既祭而賦其減毀之也謂祝辭以某妃配其氏○庶子爲

攝主不敢備禮

布奠於賓禮記命不舉



布莫謂主人酬賓布此奠醑方之比賓莫謂

賓取薦比之爵莫於薦南而不舉此方酬之始而

即不舉謂止而不行旅醑之事也亦承上文禱主

不備禮而言所以釋不旅之義同鄭氏

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禱主不敢短常禮歸助祭者肉故辭以宗子在他

國不得備禮也此亦承上文禱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者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

名不言孝自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

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譏於祭也

死者以無正文疑而度量之雖身沒而已者以宗

子死而代之祭終身不敢稱孝以自同於宗子至

身沒而子繼則子可稱孝矣君順也宗子之祭猶

妾也。宗子在他國而庶子無爵者攝之祭不敢

祭於家避宗子也宗子死而代之祭雖祭於家而

不敢稱孝亦避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

之順於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於義妾而已也補

曾子問曰心有尸乎若庶祭亦有孔子曰祭成



喪者必有尸，必以孫孫幼則也。棺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祭成人必有尸，尸以象神，蓋侑食而使之飲者也。殊木成人祭之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餼，其神故謂之厭也。適殤陰厭祭於奧，而其地闈也。庶殤陽厭，西北隅向戶，而其地明也。曾子疑立尸以人代神，遂問若厭祭不用尸亦可乎？孔子謂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不可。論

曾子曰：殤不特祭，何謂陰厭陽厭？

祭成人亦有陰厭陽厭。今孔子於殤亦言有陰厭，陽厭故曾子疑而問之。然成人之祭，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名陰厭。尸起之後，徹俎設饌，西此隅是名陽厭。陰厭陽厭蓋兼用之也。祭殤者適則陰厭，庶則陽厭，禮不兼用名同而禮則異也。孔子復條析之如后。補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進，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論音



告祭者以哭後之祭也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不舉者不舉肺也所祖者尸所食歸餘之俎也玄酒者元酒用水也和成者利謂養而其禮成也凡陰厭者皆無此禮也魯至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處此謂陽厭而其禮又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魯有老聃助葬於巷黨也時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處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引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

天子見日而行速日而舍莫大夫使見日而行速日而舍大夫不舉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疏患吾聞諸老聃云柩古謂反斂也速使也史反音終字始古

柩音途也卷靈蓋名也就道右者停柩在道東北嚮以對南嚮而行來之人使之相左凡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柩處右而使行來者相左也已止也數讀爲速舍莫每將舍奠行主也病也。柩行不日奠奠也日食未月之員安知其



不具星

行是以人之親在於危云之慮故老

子戒其止不行而孔子述其言補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
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魯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
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者始死招魂。曾子疑使者所舍皆公館安有
私館不復之禮孔子謂士大夫自相停舍爲私館
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家所爲使之停舍者爲公館
公館情仲可復私館妨其主人情屈不可復補

曾子問曰下塲土周葬于園邊與機而往於邊改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父佚有子而死下塲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
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閻公閻公
曰且不可史佚行之下塲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詳
至周者聖周夏之瓦棺也園者墓園有草木廐不
遠葬於墓也與機機者尸之狀與謂抗舉之以繩
與舉其麻以適於園就移入土周不斂於室也史
佚者周成王時賢史。下塲不斂於宮中以葬於
園路近。子問若路遠當如何孔子述老子之

言謂者

下殮路遠召公勸於宮中不敢謀

之周公以為可而行之矣用棺衣棺謂宮中用棺

早斂至墓又衣以棺也

集

曾子問曰。知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

曰。尸已冕而出。御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受宿謂受宿齊戒也。既受宿而有齊衰之喪。出舍

公館待祭事。畢然後歸矣。孔子因併言尸出之禮。

氏刊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亦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否。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訖而後。金革

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集

子夏問居喪而事金革。禮歟。始於有司之命歟。孔

子告以古禮。居喪則致其事。子夏因又問。然則居

喪而事金革者。非歟。孔子又述老子之言。謂伯禽

居喪而伐徐。戎者國事之急。有為為之也。今人入

土地利。之者。吾不知其下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錄卷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錄卷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卽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設尊卑。而卷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Black

3-Color

慈溪黃氏日抄分錄卷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錄卷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卽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設尊而卷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Black

3-Color

王一飯亦食文王再飯亦再飯自有三日乃間壤

注反養皆養食上之宜特字反音脫養羊肉反通去聲讀

內豎小臣掌通內外者御如今小史直日御於君所者不安御謂失常而疾生食上謂進食食下謂微食在謂察末猶勿也原再也如原蠶之原未有原戒勿以其餘再進也間猶夢也疾痛在身無少間隙疾寬痕為間。此言文王孝養王季武王復

孝養文王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言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推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齒入壽之數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年老而齒落齒亦謂之齡謂年齡者謂年為齡也○年齡無

可移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周朝成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

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證阼聽朝也阼謂主位阼階武王崩時成王方十歲故云幼不能蒞阼周公相之而踐阼方氏謂蒞



以位言也後言此輕重之易然若此微合王
介甫字說耳踐阼亦指成王非指周公衆與踐未
必有異義。此承上文言文王行世子之禮武王
帥而行之至成王幼而爲君不可以教世子者教
之故假伯禽以抗舉世子之法使成王習見之蓋
必能爲世子而後能爲人君也武王成王之爲世
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爲世子結之補

九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備師學戈備師丞贊
之胥鼓南春論夏強大師詔之胥宗秋學禮執禮者

語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棘宗每百廿上序
九學干戈之類也
同學士之學如中

學士自讀如數謂教之使效世子君之適子學士司
徒所選升於學者九教世子學士必時謂四時各
有宜于植戈句戟武舞所執羽籥羽籥文舞所
執小樂正天胥齋師備師丞皆樂官之屬南雅樂
名先王之樂以中聲爲節溫和而明達故名南詩
云以雅以南尤夏樂章夏夏與南同義上存真
學東序夏學書定南學周兼立三代學也○干戈
武舞以功作時學羽籥文舞以安靜時學弦誦聲



爲陽故方春多禮由陰作書以言事故於秋冬然
此言春誦夏弦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時其法皆不同恐皆漢人
誦聞古昔之言未知孰是要之學無時而不習難
各以時爲拘也

周方氏
陳以補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謂饗天地社稷宗廟養老乞言謂養三老於學
而乞其誨言合語據鄭氏謂鄉飲鄉射之儀孔氏
謂養老乞言自然合語則又綴於乞言之下劉氏
謂合語禮在後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然

洽然則合語殆親密款語之意也

補

大樂正學舞士賦語命乞言皆太樂正授教

學舞之樂
古詩又

賦齊也語說合語之說也乞言乞言命者乞言三事

也數篇數也于賦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授世
子及學士以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習義理也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大司成即大司樂論說若後世講說

王氏
陳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間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

問如字又
古詩又

席三尺三寸三分三席之間共留一丈斷謂席間



通人可以身足必聲足相聞又不至大遠也貞地

欲後致誠敬列事未盡不問不敢錯雜長者之

語所謂毋勦說也

屈氏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又亦如之

官謂禮樂詩書之官

氏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有故則否

不謂合樂國有故謂喪紀凶札之類

禮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禮者因而行之也

禮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宜也以待又語三而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知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酌於上尊也

語于郊謂論說于在郊之學取賢斂才謂於此辨

論官材德進事舉言揚三者之外雖曲藝之士亦

誓戒之以待又語于郊而再考之若於德進事舉

言揚三者而有其一則為之進其等使出於曲藝

之流而升於三者之列謂之郊人遠之者名之為

郊學之人而尚遠之言未入天子之學也於成均

以及者成均皆天子之學天子以酒醴成均禮亦



又亦人使得取堂上之尊以十授於尊也上
尊者堂上之尊凡飲酒則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
酌堂下之尊切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前章言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比四時常禮
之釋奠幾盛事此意則謂始立學而告祭器之成
也興器古注改作興築近世謂新置器也亦整起
而將用之意耳用幣則用采帛黃紳如生者初
相見之禮然據本文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用

幣與釋菜是兩節不可曉若按諸經多言舍采采
即幣今說者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輕重一
時兼行之理亦無先行重禮方正行輕禮之理禮氏
惟書又以釋菜為弟子見師之贊以婦人用棗栗
贊舅姑為比不思男女異贊男子見師豈同婦人
而事師之禮至微者猶以束脩束脩亦乾肉而非
菜也弟子事師貧而不能備禮者猶用束脩國家
立學以禮先師無貧而不能備禮之患也何至友
用菜哉且世之言菜者以饋幣為禮為說也按采
贖幣直此言婦人助祭之末言君大夫也



正左氏言雖在誠信而不在物故借以明誠信非以言祭禮也豈有事神而以菜爲重者自昔事神必于其所重而不敢于其薄雖捨必侈言其肥腍酒肴必侈言其嘉美悅神之理當然也禮雖一獻亦未嘗不用牲臠何至反于其薄者而獨以菜爲名故事神必先畏幣而祭以釋奠爲名禮也菜道最爲事神之末而祭反以釋菜爲名於禮未見其當也此章於後釋菜之語恐漢人誤以菜爲菜而失之耳不舞不授器謂不舞而不授以舞者所執之器如羽籥之類也退賓于東序謂禮畢而退接

賓于東序也二獻無介語者謂禮權下屬而止無介助無祝語凡皆謂告祭器之成而其禮略也然以理揆之亦未必其然也補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備內也禮所以備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釋恭敬而溫文

九學立於禮成於樂故教世子必以禮樂樂由中出故以備內禮由外作故以備外然樂雖備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備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故樂之成也說釋禮之成也恭敬而溫文會氏



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之君臣之道才大傳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
德行而審喻之大傳在前少傳在後則有保出則
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重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又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語使能也

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師者導之教訓疑
擬我則丞承其後以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
之謂之強義者從容必養其不然之意教喻者於

教訓能映喻也保者其德業有感於世也記曰以

下述古記之言語使能一句作記者解之也語猶

言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君子成德之名故謂君子曰德德成而至官正國

治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用說此
才大補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子國公優為之乎文知



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君人曰然後可以爲人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泄詐以爲世子
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
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
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
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予其身古注以子爲迂胡氏又以子爲廣大蓋欲
以于其身與殺其身對言也然只如本音義亦通
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言成王已爲君不可爲世子
也魯仲尼曰以下言假伯禽教成王以世子事自

君於世子以下言人君不可不謹教世子事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處於學之謂
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
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
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詩曰正司業父下可也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踐阼音古依
物事也行一物謂世子齒於學言善得謂知父子
君臣長幼父子天性故言道君臣義合故言義長
幼有等故言節三者得而國治故世子之教為急
結以周公踐阼謂周公踐阼時之教如此然周公
未嘗踐阼家宰總政乃古禮云踐阼亦漢人詞聞
之言綱勅

燕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
之義之幼之序

燕子堂公族者周官謂之諸子教行於上文孝弟

典文於旁以睦友教性於下以子愛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百者以齒其在外

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內朝寢寢之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北上尊在內
也司士掌班朝之位內朝以齒公族有所伸外

朝以官公族有所屈臣

其在宗朝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其登飯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人掌禮及宗廟蓋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虞曰
秩宗故曰大宗周曰宗伯曰一也漢謂宗室



謂尸起而嗣子食其餘謂嗣子酌奠而尸受子爵謂尸執奠而嗣子受方無事時嗣子在堂下餞則登獻則登受爵則登上嗣則君之適長子也。宗廟如外朝之位則以官也故宗人授百官以事以爵之尊卑與官之職位其登堂餞獻受爵則以君之適長子此皆宗廟之行事以官不以齒如外朝也
補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即前章掌公族之官治謂治內朝之禮九者禮一命官里與鄉里序齒再命官高鄉里不得與

序齒惟與父族序齒官之三命與父族亦不得與

序齒別席而獨坐在賓之東今此內朝則雖三命

亦不踰父兄

用孔氏補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謂公喪。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其事服

輕者疏服重者親故以精麤為序雖有庶長父兄

次主人之下

用孔氏補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異姓為賓族不自為賓主也

獻酬也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敘族

而食親者稠而疏者希以世次為差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欄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

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

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公纓謂行主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公族無事

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適子宮謂所居室

謂朝室實為下宮正寢燕寢也貴室下室皆親朝

高堂以下也。公行軍則庶子守行其公出疆而

庶子留守則堂以公族無事者守公宮以適子守

大廟以諸父分守貴宮貴室以諸子諸孫分守下

宮下室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於

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同罰

之至于贈賻承舍皆有正焉

五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並謂六世以後無服者免

謂五世親盡而袒免者車馬曰輿布帛曰輿珠玉

曰舍輿謂之贈輿謂之輿樂陳氏從本音謂承

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為輿者皆也



謂正禮。此論族人雖或至賤言必必須未嘗弟
謂會葬守當有正禮庶子掌焉禮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縲劓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官刑通治獄之法
天官之危反

甸者王所自治之地甸人則掌其地之官也磔者
然殺之其如磔以公族不忍刑於市朝故縲於

甸人也縲劓則也謂非死罪而止於刑罪
者其鍼刺劓亦告于甸人而行之惟無官刑不

敢絕公族之世也刑劓

獄成有司獄于公其死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

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

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

也及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亦反禮于禮反

讞言也不舉不舉樂也倫謂親疏之比如其倫之

喪而無服謂公族之在罪者或親為功總則公素

服不舉為之變動亦一如功總之喪但以其有罪

而不為服功總之服耳。此謂臣執法宜堅君用

刑宜寬也然三宥不對而走公又使之事對以



無及此事使人君偶有哀慈不忍而移之無及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於理皆未安也亦漢人誦聞古昔之傳或如此耳補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茲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此釋前章其朝於公一段遺謂以心體之也補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饗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此釋前章其在宗廟之中一段補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補

此釋前章其公大事至公與族燕一段

戰則守於公櫛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釋前章其在軍則守於公櫛一段補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職無能也及國諸君



顯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必而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禮記

此釋前章去廟之孫至皆有正焉一段補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邦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禘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罰其類也禮記

此釋前章公族有死罪至親哭之一段術法也體百姓言不以親而私之必體百姓之心行法同也禮記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盡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狹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友命節音欣

天昕百初明鼓徵鳴鼓徵召興秩節猶言舉常禮

○天子晨相學觀有司行禮非爲學士報先聖先師必視學者學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身親之也

禮記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養老之席位焉適饋省醴養老之珍具遂廢咏焉退備之以孝養也



之禮也始之養也循言始至養老之序以視學
畢而始至東序養老也東序即學宮之東序地道
尊右神祀尚陰故西爲廟宮所以尊先聖先師東
爲養宮所以處國子後造而其地謂之東序也三
老五更鄭康成謂各一人蔡邕謂三老三入五更
五人按秦漢置三老鄉一人則非必三人而後爲
三老也其義則鄭康成謂知三德五事者宋均謂
三老知天地人事五更知五行更代以皆爲之耳
惟左傳昭三年杜預注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中
下三壽此於三老爲近之君更之爲義不遺謂其

老而更事耳然漢書未嘗言三老至漢世說方出

至後漢元觀此禮方行後漢竟以三公爲三老大

夫爲五更矣蔡邕謂以樂納之酒饌以爲互言
之皆道其所而省之也還脩之以孝養者三老五
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孝養

之禮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也用御供應云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
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
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反謂及廣語謂樂說獻奏者畢而反聲然後工登歌既登歌清廟又談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成之此所謂人德貴之極致而禮之大者也。下謂堂下之樂與登歌堂上之登對言也。下而立於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庭中舞此大武之舞於是大合衆以歌舞其樂以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以興起武王受命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貴賤而上下之義行皆子大合衆而言之也。闕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至此而既終也。德莫盛於文王功莫大於武王登歌清廟所以著文王之德下

管象而舞大武所以著武王之功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及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也。手自養老。又命諸侯內里皆行之。是終之以仁也。廣其施之謂也。補。

是故聖人之配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紀之以義謂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終之以仁即上文命諸侯歸養老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有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矣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喻猶曉究嘗爲說典常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卽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爰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於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齊玄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此章約節首文王爲世子之法宜損之而爲尋常世子之禮然所謂有喜色所謂色不滿容此出於人情之自然安得立法以使之。聖人入倫之至聖人之所行即天下之所法人之氣稟不同而不能如聖人者固多矣薄待天下而下聖人一等以立之法是聖人爲有異於人而人不可以望聖人也寧有是理哉且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是丁竟不得親侍其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疾始終但得之於內豎之曰亦非人情矣嗚呼
是實漢人之言也補

禮運第九

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
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
老子而終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
謂天秉陽垂日月星地秉陰成於山川如論治
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論
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

因人制宜之會而助之東皆子萬世之言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友傳

蜡索也歲十二月之祭名言通索鬼神之有功於
民者祭之以報也賓者助祭之臣助祭者必有欲
食以勞之故謂之賓也觀者闕門英謂俊傑之尤
者○此記爲夫子與言偃問答謂聖人思欲還上
古之風不可得而猶思其末也下文蓋詳此禮記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闡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燔殺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知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

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

在勢者去衆以爲疎是謂小康

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

大道之行指五帝時男有分謂各安其分負不載於己力不必爲己謂無吝嗇之私謀閉謂謀之秘密是謂大同總結大道之行尊五帝也大道之隱指三代時天人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繼曰父及賢勇知以勇智爲賢也以功爲己以爲己者有功也著有過謂用禮以明民之罪刑則也刑仁謂仁者以禮賞之以爲則講讓謂爭奪者以



禮講說之使推讓在勢謂在位者去謂罪退之眾
以爲殃言衆人皆以爲罪此主不由於禮者言之
也是謂小康終結大道之隱卑三代也。大道之
行爲大同大道之隱爲小康以道之隆污升降係
平時之不同而已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傳於賢傳
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五帝三王
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
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揚墨之道
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豈
獨五帝以正君臣至以功爲己五帝之時莫不行

也豈獨三王謀開而不興盜竊此不作三王

之盛時莫不然謀用是作則矣由此起五帝以
來亦未始不如此而以彼爲五帝之大同以此爲

三代之小康皆記者立論然爾且稽之論語吾夫

子固未嘗若是其費辭也

用禮此
明此

言復前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
必本於天發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
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下同
又平聲

殺效也方氏讀如字殺猶肉之有殺以其物之相雜天以一在上故曰本地以二在下故曰殺上數語言體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除下四語總禮之綱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

言復問曰天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禮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學吾以是觀之

孔夏後本後夏時夏四時書名坤乾被陰陽書名以坤為首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者指此先坤後乾有交泰之義○夏時坤乾二書皆不行於出所當闕疑而以今夏正建寅與周易乾坤為正耳

綱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賁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室而



號告曰畢恭復然後啟腥而苴蕪故天望而地藏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初禮下矣 及宮室為華文而步候 及宮室皆對天又

捭揅也燔黍捭豚者古未有釜斲釋米捭肉加於

燒石之上而食之河尊鑿地為尊 亦斲手掬而飲

稗鼓槌也蒿草也齊持謂以草為柝主鼓謂築土

為鼓升屋而號招鬼也厚綴其罅而引聲其稱死

者名復復使死者之魂復歸其具飯腥謂含用生米

象上古未有火化之法其說謂遺奠有熟肉象中

古火化之利天望謂望天招鬼以知氣在上也地

藏謂葬地藏尸以體魄則降也上正雜也未具

而燔捭以為食燔酌未設而汗抔以為飲發與未

備而黃土以為歡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

誠而施之有餘也乃若升屋之號畢復之言飯腥

首孰以繼其孝養多事夫望地藏以發其穰禮之

思則雖禮數未備而天理之發達於人心者亦自

然如此此其為禮之初也辨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

火化食草木之實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

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粇火之利苑金合土以



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必享以炙以為醑醑治
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寧鬼神上帝皆從
其朔又作者

范金謂鑄金土謂陶燒煨加火上或者家賈
之火上醑醑醑醑之也明者剝始為初終而有始
為朔。此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蓋取十三

卦之義補

故玄酒在室醴醑在堂梁醑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禮
牲備其鼎俎列其粢蕝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
神勳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又方

玄酒水也色黑為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在室者
貴重古物故之於最內也醑謂醑齊齊謂益齊醑
言甘益齊有翁然察白色在則稍雨而近去來

醑即醑齊為齊不止於梁舉梁以該之梁即稷也
澄酒謂清酒視者代人之辭以致告於神視者代
神之辭以致福於人上神天神也。此承上文事
鬼神上帝而言備禮之用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醑與其
越席疏布以暴衣其幹帛醑以燔炙君與



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豆

祝號謂祝於神抵牲幣冬有嘉號以尊神顯物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以法上古號其殺謂能解而爛之以法中古越俛蒲廣疏布筵布覆覆齊昆鍊榮以爲祭服嘉樂也合奠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前章言備祭之物此章言敬祭之用然後退而合尊體其犬豕牛羊實於其薦豆羹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禘。此禘之大成也。

合豆合衆物而尊之。籩簋和羹器形如小鼎。此章謂祭今世之食入神交告而禮成通結上二章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欲觀夏道無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夷矣杞之郊也宋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中也故天子祭天世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爲大假

大假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中今乃以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於是是爲大假此章本議禘禮而先儒誤以大假爲正說。前章既詳五帝三代之禮至此更端而明天子虞魯



之意謂魯之郊禘非禮也己未嘗言魯郊禘之所始至明堂在謂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為據然按呂氏謂載魯惠公使寧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考之春秋則僖公始用郊是成王未嘗賜周公未嘗受也補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僖君冕弁兵革藏於柩亦非禮也是謂魯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其禮也是

謂幽國

祝嘏皆有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知有故為幽暗之國禮身雖存而禮已先亡之謂而諸侯有用之者君以儼尸尸以酢君故曰曆春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私家藏之故曰魯君官事不攝聲樂皆具其禮明矣并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未安。此承上章析言禮之失補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必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禘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禮記

臣對君之稱僕對主之稱。畏者所宜畏其凶昏者所宜憂其暴故皆期年不使以優之矣及以表裳入朝或與家僕雜處夫國之臣與家之僕雜處故曰君與臣同國氏考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采食采之邑。人莫不有子孫而自天子以下處之則異是之謂制度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閒疾弔喪而入諸臣家是謂

君臣為誼

舍其祖廟謂舍於諸侯之祖廟也。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於人之宗廟猶有敬焉若諸侯無故而入諸臣之家是為誼也鄭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備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循謂接以賓禮。禮惟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備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禮又節之仁義食康中禮



故曰別

禮氏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而
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
事也刑罰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喪國

上下乖離俗敝刑罰皆國之病故云莊國

禮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故夫政必本於天殷以
降命命降于社之謂報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
山川之謂典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

殷效也效法於天以降命令而隨所取法地生物

君養物故命令由社而下者謂之養也文曰仁也

祖尊義也故命令由祖廟而下者謂之義山川

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

故命令由山川而下者謂之興也五祀中雷門戶

窻行也小大形制各有法度故命令由五祀而下

者謂之制度政之大理本之天地及宗廟山川與

五祀故人君得藏身安固也

禮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
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
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用之故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

以政本天而般地故聖人參於天地必降于祖廟山川五祀故聖人並於鬼神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至理所存聖人因其所存而處之以定體是即為禮序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良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素其條理是即為民之治夫生時地生財人則父生而師教人君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以正用其時奉之而不違以正用其財理之而不傷以正用其禮厚之而不夭以正用其教立之而不廢正用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違所以立於

無過之地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違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指人之失謂之明人君納天下之諫則人之所明而非明人者也予人以食謂之養人君享天下之奉則人之所養而非養人者也夫以力易言人君役



天下之舉動則人之所事而非事人者也故禮行

分定則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耻偷生

用陸氏馬氏胡

補氏說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

其吝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節

此章大意不過謂人才難育其全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自說者必欲干其義理之精嫌於仁者之有

貪也各自為說而去本旨逾遠惟晦庵云人之性

易得偏仁善感入便有好便直感思此通論也

蓋仁不必皆指其極致者然後為仁也若非此類

貨而後為貪也變舌音辯謂辯猶正也方得士從

本音而訓權亦通然死於宗廟難以權言死必以

正豈有以權宜而死者哉若從本音而以變為變

故之變亦何不可補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

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惠然後能

為之耐音能辟

辨亦反

耐古能字意心所思慮辟開也。天下非一家而

能以為一家中國非一人可能以為一人也如其



人情之效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
則天下不可得而強一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
利而與之達於其患而去之此皆知其情之謂而
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也

明此段氏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
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
忠士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
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士義講信脩睦
尚辭讓去爭奪合禮何以治之

七者感物而動無非自然十者人之大倫故謂人

義此我既形此情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

此我不立此情自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制
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惟禮
可耳

樂馬氏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之為路及美
如字

莫非欲也飲食男女為大莫非惡也死亡貧苦為
大心隱於內而不可知也聖人揆之以曲法而制之



飲食我所欲也。醴酒豆肉，適而受惡。男女，人所欲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死亡。貧苦，人所惡也。而國君死，仕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王珍此方王氏與氏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德，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陰陽之交，氣者神之盛，魂者是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

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鬼神之會，五行之氣，散布於萬物，而人得其最靈，故其生為五行之秀氣。德言其無間，交言其混會，言其合秀言其特異。德以理言，交會與秀皆以氣言。理與氣合而為人人，所以為人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成者也。人其可不自貴哉！然五行即陰陽鬼神，即陰陽二氣之屈伸，而天地即陰陽之成形於上下者也。故理與氣未嘗不俱，而人與

天地並立為三。用此氏王

故天東陽，垂日星，地東陰，綴山川，播五行於四時。



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天者陽氣之所積故曰東陽地者陰氣之所積故曰東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死下垂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靈上通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為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為五行播者分布之稱也天一生水而播於天三生不而播於春地三生少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闕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

如其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

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

月所以闕也

長樂劉氏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

相為質也五色五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國音從肥

相竭相克而成如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五聲

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十二管謂陽律六陰呂

六各一管還相為宮者始於黃鍾管長九寸半生

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



宮五味酸苦辛鹹其六和者四時四味各有滑有
甘為六五色青赤黃白黑六章者兼天玄干二食
即周官鼎十有二衣即舜之十二章鄭氏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
生者也

天地有人如人有以其居天地之中而生意之
所鍾聚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
之心亦名曰人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人之
名蓋出於此萬物莫不鍾五行之氣以生而人受
其氣之秀故曰五行之端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

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
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節
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
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
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
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
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
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鄭氏
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象也禮義之有其政

治也四靈其徵報也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本
得則末斯從之故物可興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
陽為端則情可探而見故情可睹以四時為柄則
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觀
以日星為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故
事可列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
故功有藝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
故事可復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
故飲食有由也

亦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鱗

不滄厥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不狘

為畜故人情不失

反孩兒也

為畜驚而水動猶驚飛兒飛驚走兒。麟龍信厚

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四靈黃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其物見人
自不驚逝飛走龜知人情既來應之故於言凶善

惡皆不失

方氏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痿纘宜祝嘏讀或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埋牲曰瘞瘞帛曰纒言猶場也祝者主于文檮於



神嚴者神所致福于主辭說者祝嚴皆本其辭說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必有禮官各御其事軍各有其職禮各有其序不相奪倫

劉氏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士前巫而後史下筮賢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位欲其安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饋侑而數之

也宗宗人祝天祝饗樂人爾謂侑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脩猶備藏謂禮在其中。此申言上章之義論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天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以形之始而言謂之太始以其數之始而言謂之大一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用故分而爲天地之位



轉而為陰陽之道變而為四時之代謝而為鬼

神之魂魄莫非此禮發靈於自然增主人本其自然

發靈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

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

孔氏陳氏周氏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

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

喪祭射御朝聘

列而之重事詳則禮詳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協

於藝不強其所不能虛氏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

節禮之會節禮之末也所以養生送死而固人之大

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喪自

禮義內可治外可脩身可養生送死於其明可

事鬼神於其幽聖人所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

之不可已爾眾人反此而禍患隨至

陳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列氏

善為酒者戒其為醜務其為善善為人者戒其為



小人務其爲君子

長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祭以安之

此以農喻聖王之治人情也人情感物而動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故脩禮以治之謂之耕禮由義起其初未有淺深厚薄之宜故陳義以治之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謂之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謂之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謂之安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生主未之

有可以義走也義者

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禮也得之者尊

謂禮者義之實又曰我有藝之分仁之節矣又曰義之本

資於善者多也謂藝之分仁之節矣又曰義之本

順之禮是禮也資於仁者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

有自然之強禮出於仁則在我有自然之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藉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

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

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

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以樂而不

順猶



食而弗肥也

此承前章以人情爲田之喻而每節反明之以見
缺一不可補

四體既正庸章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
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中天下之肥
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承上章食而弗肥之論因以分之肥充黃至天
下之肥是爲大順以發明上章所謂達於順之順補

故事大積而不死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
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
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積而至鬱滯之意也軍大積累亦一一處皆有
條理於小事亦不失凡皆言具順之實而治之形

也章有謂能居安守危守而不失如易所謂危者

安其位

用鄭氏
注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
弗救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順



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虫之災民無以飢天應

之疾

此所戒友

禮既貴賤不同而各得其豐殺之中予以持情而使之正合危而使之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各順

而安之使各保其業不至困敝舍男女必當其年

頒爵位必當其德致順如此故國無災長無疾

孔開

氏補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

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

祗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觀也

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教體信以達順故此廟之

實也

音

器車鄭氏以器為銀華舟說孔氏謂不採治而自

圓曲為器車按器車與馬圖對言豈子思嘗出此物

如河圖之類歟抑或在郊之攝宮沼在宮之沼卵

譬皆見譚不驚避無故謂非有他事使然。天不

愛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寶以其寶與我不愛

情以其情與我此豈有私與哉亦以積累之厚如

上所云也甘露醴泉而下皆言其證應

鄭氏

禮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齊回增美實則正
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
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
饗德

禮器謂禮之用成也是故考象前篇禮運而言自
前篇禮運所陳至是禮之大體全備若成器然故
曰禮亦大備其勳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爲
故又釋之曰大備盛德也回邪巧謂竹之青皮○
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能使之陰貞消得如冰之

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天賦善端所謂美
質也禮之所加猶玉而山龍其文猶素而藻績其
章所謂增美質也故指諸事則正施諸用則行如
竹箭之有筠其外澤如松柏之有心其內堅故以
之接人則外諧和以之處己則內無怨對物懷其
仁而鬼神饗其德用陳氏
易氏補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
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
有權之謂義根於忠信爲誠之本各辨人心之理焉



禮之文

周黃氏陳氏補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之四時各有所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萬物委曲各有所利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

有謂之不知禮也

禮記

故必緣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殺不臣懼則上之制禮也

禮記

定國獨立國也禮經常也倫倫理也殺殺不厭也臣猶恐也。舉國內生物多少之數以爲禮之經費其制禮之倫理又隨地廣狹逐年皆數當量天以爲出故年雖大荒衆無恐懼則上之制禮於是

爲有節

禮詩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亮授舞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二匪革土魯事也



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
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
幣五重諸侯之幣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
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
再重四翼此以多為貴也

介副也謂介僕之介五重三重古註謂葬時抗木
抗席加因葬宜堅固故多重蔭以謂重棺。凡此
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為貴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
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鸞鬯無邊豆之為大夫聘

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於禮大
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將鬼神之神

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介者為賓則用介天子無客禮故無有饋獻也一
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燕入自食其力者

也天路祭天之木路也繁馬腹帶也纓轅也就者
五色絲一匝也鄭氏以繁為繫帶之繁山陰陸氏

讀繁如字謂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王路樊
纓手有再就謂之繁纓冕之玉名繁露與此同義
士喪禮曰馬纓三就所謂就者其纓而已愚按鄭



氏之說其行已久人多從之。雖改耳。手玉物者。珪璋玉之寶。而獨用之。不用他物。爲禮也。璋璜。爵者。琥璜之玉。劣於圭璋。禮行。則以琥璜之玉。將幣。不獨用也。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且邊也。而用止一饋。諸侯相朝。主國大路。一就琥璜。用於爵幣。而圭璋則特。凡皆以少爲貴。文獻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量器。豆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醴。賤者獻以散。爵者。舉解甲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文獻

禮記

豆器之蓋也。觶。容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地。尊。酒。尊。瓦。以筭法推之。掬。四爲豆。積而至缶。三爲鍾。瓦。蓋。四石之名。壺。天一石。瓦甒。五斗。獻。謂獻之於。舉。舉。以自飲。宮室。以至丘封。貴者。皆大。此以大爲貴。獻。爵。貴者。以其小。獻。尊。小者。居其內。此以小爲貴。補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

謂侯十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階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

祔禁此以下爲貴也

禮於

禁承酒尊使不動者也祔禁承酒尊之無足者也廢禁去其禁使就地也祔禁無足雖用禁而近地者也此謂以下爲貴補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纁薄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

文父黨無容太圭不球太突不和大離去而大離去而大離去而

尊疏布禩權杓此以素爲貴也

音古計

如字

越席蒲筵儀簞簞簞簞羊於尊疏布禩以籠布罽酒

尊擇白理木擇杓以白木爲酒杓而不加飾集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

謂萬物大物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

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盛之

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其者此則得



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

也。

省察也。謂猶普也。徧也。德產精微。謂天德之生物。其致精微而無遺也。德之發揚。普徧萬物。大得其理於物。其得此禮。有以多為貴。樂其發。謂樂其發見於外也。天德產物。精微無遺。萬物皆其所生。無物可以報稱其德。故禮有以少為貴。慎其獨。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此通結前章之意。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美。亦在其中。鄭氏孔氏馬氏

古之聖人內之為其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內以心言。多。以物言。內心之所尊則以少為貴。而不可多。外心之所樂則以多為美。而不可寡。此承前章說制禮惟其稱也。用孔氏方氏說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仲饗。簋菜。紘山節藻。統。君子以為濫矣。饗。仲饗。其先人。版。肩不掩。豆。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饗。非其有而取之也。簋承黍稷。器。饗刻而飾之。宋為纓。朱紘。則天子冕之紘也。禮注。頭。士。洪。山節。刻。



為山形於梁上侏儒挂藻棊為藻文也而

無所制隘謂陋而無所容。中則得禮備則盜竊

管仲過奢晏子過儉用鄭氏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

眾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紀者眾目之總綱亦百行之總綱克祭受福本郊

特牲記春蒐之禮蒐田習戰而以其禽祭故載此

為孔子之言此因言祭而并引之兩氏說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禱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鷹快也蚤先時也禱之言獲葆大指器物言也善嘉

事冠昏也。祭以思親不祈福報陰威霜露之變

不先時蚤故為快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葆大

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菲菲禮有以大為貴

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言昭修

其在中之誠而已兩氏說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

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兩氏說

非方氏說音成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夏非蔡文公詩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祀者也。迎祀謂魯閔公幼而先立嘗備之長而庶後立備公嘗臣事閔公矣。僖公之子文公乃躋祀備公於閔公之上。是爲迎祀而藏文仲爲大夫不能諫止也。與者嘉南陽致養之地。能化飲食以養人。故祀龜於奧而以者。婦人之爲先。故者配之。不過盛飯於盆。曾酒以瓶。禮無燔柴也。而藏文仲燔柴皆爲不知禮也。補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公室而不由者。

人備衆體各當其用。斯爲成人。禮有大小顯微之不同。苟設之而不當。是亦不得爲備禮。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多。其致一者。謂用各當其理也。是即入室之有力也。補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誠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誠者。即誠意而發爲禮文。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也。竭情盡誠致敬而誠若者。主內心而言。謂禮有以少小下素爲貴者也。文而誠者。主外心



而言謂禮有以多大高文爲上者也禮記皆誠也禮記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擗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效而文

也有效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所撫又禮之反

討求也擗發也效效法也播捨取也直而行謂

行吾誠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諷至敬無文曲而殺

謂有所壓而不得伸若父在爲母期君燕不以卿

爲賓經而等謂理之大者不可易若三年之喪自天

子違順而討謂存之細者不可紊若天子而下轉

相降差擗而播謂於我此以播於彼

賤餘之速下推而進謂推於此以進於彼若兄

弟之子而謂之猶子王者之後而得用天子之禮

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黻黻放而不致

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殺

士亦沐梁士卑不嫌拾君之禮而用之也其禮方氏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屨因

或素或青書眉文之相變實造屨因夏前後之相

承氏方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
祭殺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駸與

其始反
與音似

武讀爲無無方與就養無方之義同也食錢飲酒
曰醴旅酬六尸謂太祖尊不與子孫酬酢三昭三
穆更相次序以酬九六尸也。夏禮質謂是人
人不可久坐神位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
倚立以至卒祭殺因夏禮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
坐之法周又因殺而益之詔告勸侑其尸如生時
就養無方又旅酬編於六尸如合錢飲酒皆令周

備故曾子謂其猶駸與此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執禮似

郊祭天也夫饗餼祭先至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一獻祭羣小祀也用血非人情用腥美人情稍近

爛謂沈肉於湯爲近人情用穀肉於人情最近獻

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

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

禮之至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必有自也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上卷三節三讀而至不然則已覺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有相步溫之至也。大司馬反

介副也。須相見必有介以通情。禮謂大質登謂大蓬。惡讀爲呼。呼池并州川。延平周氏以爲惡池。蓋呼池也。配林林多葉謂繫牲戒謂故齊宿謂致齋。擯詔謂擯相而告詔之也。相步謂相習目者之行步也。溫和也。禮非直情而徑行必有爲之先。

如有事上帝而擯有河之先惡池。秦史先驅林

皆其所由始。因內拜習之也。用方氏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女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榮尊之安而晏蘇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禮音會又音

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謂於其本與古而求之也。凶事出於衰威之真情而不用擯詔朝事出於君臣之燕饗而必用音樂醴酒所用也。而反女酒之尚。割刀所用也。而反鸞刀之尚。鸞音



也而反棄之尚九皆反本脩克之事而君之所
主也故可述而學焉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
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致至也禮者萬物之極致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
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
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靈齊焉
舍物而論義則流於虛若逼逼於形名度數而不

明聖人爲禮之義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
物而致其義天時雨澤益陽和而液仁德流行出
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君子於此而達其靈
不息之忱蓋與天合德用周故
禮氏補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用周故
禮氏補實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
衆而誓之

此謂將祭而擇士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

本經
氏說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
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靈帝於郊
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大治



因天事天謂於丘而祭因其事地謂於澤而祭因
名山升中于天謂於高處升中心之誠於天因吉
土而饗帝謂如周公卜洛得吉而於其地饗然各
要之祥瑞應驗則漢人之言也補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巽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
和之至也

禮記書堂雷於簋如屋梁所畫曲水雲雷相間也

犧尊書犧牛於其背燕湖堂官祭東見其俗呼牛
之大者為沙孔疏不知牛之為沙陔沙為梁謂為
羽飾陸氏又并改犧為梁應鼓天鼓應鼓小鼓犧
象之象單為象形也犧牛重遲象重厚故為其形
以取義燕廟堂宗廟之堂人君所居亦稱廟堂傳
所謂君人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是也因聖象
以示人故為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成德故
為德之至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
此即天道至教而聖人體為至德之一也禮動乎
上樂應乎下陰陽交通天人和同安和之至馬



氏禮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禮記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禮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禮惟其反本故制之以節萬事樂惟其彰德故脩之以道已志觀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禮樂之失則知其亂發者見之於其事觀其器而知其巧

所以喻觀其發而知其智我之所發也

人而人得觀之者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祭器而從君

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似

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

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乎堂為祫乎

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禮記

血以告絜毛又告全禮記絜肉或曰羹和而後定禮記獨言也禮記祫門外牽牲謂納牲於庭時告神



當用饗而大夫以幣提也制祭謂既設角豆時
祭神當角盞齊而夫人薦盞以獻也獻牲謂進牲
孰體時薦熟於角酒而夫人以酒薦也卿大夫從
君謂從其制祭制牲命婦從夫人謂從其薦盞薦
酒洞洞質慈親屬饋專一貌勿勿勉焉以助其
神之歆饗貌納牲詔于庭即申言牽牲於庭也禮
血毛詔於室即申言制祭薦盞之事矣定初獻堂
即申言制牲薦酒之事設祭于堂正祭於廟之內
也禘乎外素祭於廟之外也於彼乎於此乎不
知神之所在也

明氏方氏

一獻祭羣小也

禮記

祭社稷五祀

五獻祭四望山

川七獻祭先公禘言簡文言詳山川地道故言祭

祭致其審也先公人道故言神神惡其殺也

禮記

大饗其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肉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

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皆前與

衆共財也其餘無彙其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

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禮記

天饗謂盛其饗與貢於祭先王承上文古獻而言



則大饗者九獻也九獻山陔以管其禮三牲
牛羊豕魚腊燕鷓鴣豆之實采草之四內金納之
庭實先設金也金炷物故云見慎其餘謂九州外
蕃國。天子大饗諸侯各以其方物助祭三牲魚
腊天產也天產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四海九
州之美味蓬豆之薦地產也故以氣為主而曰四
時之和氣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
州之歡心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替於天地金
從革從革則和故內之以示其和璧象夫德故加
之東帛之上所以尊其禮禮能知來物故列之前
以先其知金能炷物禮有其情故次於金以見其
情納金示和是其入在先以金次龜是其設在後
同此一金而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漆絲纒竹
箭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
列在下其餘外國無常貢各以其所有貴寶爲貢
示其致遠物也其事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
之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爲財
也蓋重禮也

孔氏明氏
孔氏陳氏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
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

故君



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郊禴饋餼任我忠敬所發而禮爲之本補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禮力質不先立於內則禮不可行於外道之爲言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一獻祭羣小祀也天饗祭先王之九獻也大旅祭

常祭國有大故旅祭神而祭之也饗祭祀昊天上帝也此假詩而通尊之以明禮之重用禮力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速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矣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宰事交乎力堂事

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力

宰治邑吏偏倚爲跋依物爲倚堂事正祭堂事侑

尸室事交于尸堂事交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質正也質明者正明朝食前也晏者於日之晚。



禮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云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九

禮記

郊特牲第七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備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祭天一牲祭社稷反三牲諸侯膳天子一牲天子禮諸侯亦反三牲是所貴不在物而在誠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用周氏禮



禮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云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九

禮記

郊特牲第七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備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祭天一牲祭社稷反三牲諸侯膳天子一牲天子禮諸侯亦反三牲是所貴不在物而在誠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用周氏禮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以五就如血

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膏氣臭也諸侯為賓灌

用饗曾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禮記千反禮及

天路祭天之木路纓為腰帶纓其缺也就者五色

絲一匝也先路者殷三路猶賓以對次路故稱先

路三就者每加以兩也次路則五就矣禮器言次

路七就此云五就長樂陳氏謂次路有五就七就

者次路蓋兼草木二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灌

猶獻也服脩者加蓋桂曰服脩謂捶肉如服以蓋

桂脩之。此承上文明以少為貴禮記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重席而醜焉此

降尊以就卑也

諸侯之席三重諸侯相親獻酢禮敵至於他國之

婦來聘大夫為之介而卿禮行三獻則主君去重

席之直就單席而受是為降尊就卑

饗掃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

凡食養陰氣也故春掃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尊者老

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

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明飲為陽作樂食屬陰作樂也考禮記禮記

官則食嘗夫有不用樂說遂以爲禮文之末漢人記舊聞耳不必泥也補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穀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且明之義也禮

神啓氏如字

邊實若菱芡豆實若芹蒲實水品邊實若栗栗豆實若菁非皆上品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故曰不敢用穀味或土或水所取不一故曰貴多品且明古注以爲神明山陰陸氏曰且明指裸獻之時至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進則曰當如字不必改爲神也
其數奇邊豆之實以地產爲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穀味所以內盡志而貴多品所以外盡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指朝聘而來者易言和悅卒爵酬酢禮畢也
終也屢數也歎美也奠酬主獻賓主獻賓主又



天子庭燎百齊桓公以諸侯及之諸君及齊

肆夏趙文子以晉大夫始僭之用

氏胤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諸侯相朝覲大夫從行不當行私覲惟大夫受命出使於諸侯則行私覲所以申信也從諸侯行而不敢私覲者所以致敬也補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相始也天子無吝禮莫敢為上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大夫強而君殺之如齊殺無知衛殺州吁宋殺長萬陳殺三良大夫強君由是弱有殺之者更以為義其強則三家有以啓之故曰自三相始也黃氏

曰魯豈能殺強臣哉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三相勢強而君政微故降殺之而為大

夫所饗此章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非言殺臣之事黃說為勝

某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

下于設



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說而旅樹多也。綱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徵諸侯廢大夫強
諸侯廢於此相賈以等相親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
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
朝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相始也。

官懸者籩者之屬縣於籩者謂之縣天子之制四
面皆縣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官縣諸侯則去其
一面。舊軒車之有牆謂之軒懸。白牡殺牲殺尚白也。
大路殺路殺棄木路也。九皆天子乃得兼用之。天
子擊玉。若諸侯石磬。朱千設錫者朱色爲蒼馬金

孫傳於有甘天
而舞臺門者築三爲臺其上立門旅道也樹立也
樹立於旅道而立屏反地據周書注向外室也鄭
氏云反爵之坻五色備白繡白與黑曰繡丹朱中
衣者以丹朱爲中衣之緣飾正服在外其中爲中
衣。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賈以等更相親
相賂必貪利而天下之禮亂補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尊往者之賢而封其後太遠則不相及補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補



寓公失地之君當寓於他國者也以其嘗臣而故不
臣之以其失地則不能自紹其先故不使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
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辭君也

君南鄉對天臣北面對君大夫不使其家臣稽首
鄉於以君自處所以辟國君也

大夫有獻弗親登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諸侯雖有君適然亦天子之臣故於大夫有相答
之禮允大夫有獻於君及君有賜於大夫皆託於
小臣以出入而不敢親面也

鄉人揚孔子朝服而立於所存室神也

揚鄭氏謂禮名非此葉氏謂謂禮有二名曰
禮猶禮也以樂陰為義曰揚猶禱也以抗陽為義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可以射孔子曰士伎之
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射以樂為節善其禮事相應故曰何以聽何以射
言其聽於彼而射於此聽以耳而射以手妙合為
難也射者男子之事始生縣弧門三示有射道而
未能今既長不能射而辭以疾故云縣弧之義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了居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巨羨龍尹冢主中
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
人畢作唯社丘乘共深盛所以報本及始也

社國所祀中雷家所祀皆土神社事祭社事單盡出
里謂離所居社田為社而田獵取獸供社祭畢亦盡
作起行五乘十六井為丘出車一乘丘言地乘言賦
乘稷也在器曰盛地有其物天垂其象謂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
示民則故言取法今天尊天故惟天子祭天親地故
教民莫不祭地完祭地於中雷國祭地於社示生

養之本在地也唯社為饌里而出唯社田與國而
行唯社事身乘皆共深盛唯社為然而他事則不
然報本及始之謂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擊其卒伍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也
也而流示之禽而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火星以春見木氣終於辰而火星繼之也故以季
春出火焚為燔除宿孽簡擇也歷有試之意軍賦
即司馬法自六尺為步而至于十為成也車車



一乘卒伍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軍立於伍成於卒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示之絡繹迅速如流鹽讀爲馳驅禽而示之是敵馳之以利也不犯命者謂馳我馳驅而不苟於得禽也失得禽則爲犯命矣。社必先之以焚者焚其宿草而後可田以田而所得之禽因以祭社故君親自誓社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流示之使之斃敵於其馳動之際而觀其恪守誓命不敢違犯誓命以詭遇獲禽是求以服士卒之心使進退如命而非貪其所得之禽也故以此衆戰則克勝以此獸祭則受福夫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焉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爲獸禽擊之由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夫物也故因祭而田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彰事神之禮而內寓不虞之備聖人以順動如此

用北風方

天子適四方先柴

所至告天

補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實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黃赤也

也

郊祭在建子之月陽初生而日浸長故曰迎長日
之至月令仲夏日長至者至極也言日長至此而
極此云迎長日之至者至來也言日長自此而始
大報天而以日為主者於天神無所不報以迎長
日之至故以日為主曰東陽之宗也兆謂為之區
域如龜兆也約以氣生陶以土成故謂象天地之
性駢色赤赤者盛陽之色積者小生誠未散故曰
貴誠用張氏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入君當齊戒自新然
冬令不常在辛用辛則以不用冬至之日而用冬
至之日橫深謂自冬至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
未和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卜郊受命于相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
之日王立王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日為主不吉乃用他日
方氏謂卜上辛中辛下辛作龜即灼龜者畢宗



將祭以射擇士之地庫門在雉門外入庫門貝至
廟門外獻命庫門之內著謂王自澤宮而還有司
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也。郊事既算不敢專輒故
先告祖謂之受命尊也既告而後卜龜於櫛宮
以質其可否親考也。之日王既先受誓戒于澤
宮退而復誓戒其臣百官蓋授之以官者疏也故
于庫門百姓蓋賜之百姓者親也故于太廟皆使
一心以恭承祭祀

謝山孔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泥埽及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聽祭報聽有言報白

行事之期如逆樂者錄皆歸

于王告備于主皆祭

報也泥埽謂郊祭所經之地

皆汛掃也及道請剗分新土反在上也田燭四首

為燭以照道皆謂郊道之民為之也。王皮弁以

待宗伯報白祭期然後服祭服而行祭事以天子

之尊而嚴於事上帝也此則民莫不從而做之故

是日有喪者不敢哭不敢凶服皆泥埽及道鄉為

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以上有以先之也

周鄭氏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夫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二曰旒龍章而設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麥，象天晝。日月星辰之立，号環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環。素車，木也。龍章而設日月者，大

旂也。九祭，天有兩旂，兩車，其乘玉，路建大常，旂者

即道之車，祭之日馭之，以適郊者也。其乘素車，建

大旂者，即事之車，祭之時馭之，以赴壇者也。方氏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

以列事天神與人鬼也。

滌，牢中所搜除也。養牲必養二牲，先卜以爲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帝牛方其滌，以精潔爲義。稷牛

唯具則取足而已。郊天以后稷配帝，天神稷爲人鬼，故其別如此。用陸氏方氏補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

此承上文釋以稷配天之義。補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畝而祭司農

也。祭百種以報畝也。饗農及郵表，噉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

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事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皮弁
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履投也蜡之祭
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
冠黃衣草服也

禮注詳反也丁劣反
于爲反也

蜡祭名八蜡先畷也司畷也農也郵表畷也猫也
虎也坊也水庸也先畷始治綠穡者司畷修此穡
事者農田畷也郵若郵亭屋宇表田畷謂井
畔相連畷郵表畷謂於井畔相連畷處造此郵舍使
田畷處焉者也禽獸即下文猫虎之屬坊所以畜
水水庸溝也陰陸氏讀爲祭坊及水而以庸事

相連以庸爲民功曰庸之庸此說得之若如古語
以水庸爲句旣未安下文以事也爲句亦不成
矣伊耆氏始爲蜡祭之人或指爲神農然則官有
伊耆氏以供杖咸蓋以其始爲蜡祭以息老也旣
以其民名官則未必古帝者之號十二月建丑之
月祭百種蓋百穀之種祭之以報先畷或以祭百
種爲八蜡之一者非也曰土反其宅以下蜡祭之
祝辭皮弁色白素服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
蜡亦送終之事故曰以送終也帶不以麻而以葛
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曾子妻教司殺言



其比喪禮降殺也。蜡之爲祭所以報木及始息
者送終也。合聚萬物而饗之非特八神而所重者
八以其尤有功於田也。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
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祭先祖五祀也。蜡
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臘以息
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二祭蓋相連而
蜡其總名。張守節

蜡其總名

張守節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鴈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齊語謂貢鳥獸之使者詔客告也。使者隨去詔使歸

告其君也。華草也。請侯於蜡使使者獻草笠

貢鳥獸大羅氏掌其入於使者之歸則致鹿與女

於庭使歸戒其君使毋好田好女周禮於羅氏謂

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進襦則女之所以

衣故致此物以戒之非宮鼓鹿與女與諸侯也。瓜

華特供斯須之求非收斂又議之種故天子樹此

無與民爭利之嫌言此亦戒諸侯之辭也。羅氏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羅氏



故既蜡君子不與功婦反

我者勸民以移動之使故美也。蜡以祀四方之豐凶年以之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以謹節民財使之簡儉也。年豐之方八蜡之神使得與諸方通祭以散動民心使之效慕也。既蜡則與民休息不復興功歲終故也。

恒豆之漚水草之和氣也其醴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醴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祀食味之道也。

恒豆謂新穀及饋食之豆。加豆謂祭未饋豆之後不貴美藝味而貴多品以交神明與久食味不同。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禮市志又
卷冕龍袞路車大路武彘于厥而舞。此總明祭

祀之物宗廟之居不同於尋常安樂之義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



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堯尊之步而指越棠
鞞之尚明之也余美不和貴其質也太圭不琢美其
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
是而后宜

總文

明水陰鑑以取於月之水玄酒黑黍和於水之酒
蒲越棠鞞藉神之席琢讀如篆雕謂刻鏤幾謂漆
飾。此明祭祀器物皆不尚美而尚質

禮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也

百反

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鑄其外爲龜目之形得酒生
天產也故其數奇者陽之義邊豆實麻也

故其數偶者陰之義黃目以實鬱鬯而上矣故祭

時列於饋尊之上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

體於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

用孔氏
方氏補

祭天墀地而登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醴之美而兩鹽
之尚黃天醴也富力之用而饗刀之貴實其義也聲
和而後斷也

丁

鹽以鍊治而成故曰醴鹽醴者刀之鑿也

禮曰



成人不敢復呼其老也

礼氏

委貌周道也章甫殺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

殺嗚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每百弁追多節
及為况甫友

委安也委貌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章甫言以表

明丈夫毋發聲道猶權以其形名之也弁名出於

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嗚名出於無無覆也言

所以自覆飾收則言所以收斂髮也皮弁以白鹿

皮爲之素積以素爲裳裳必疊幅故謂之積。委

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即初加之緇布冠也

弁嗚收三代齊祭之冠即三加之爵弁也皮弁素

積上古之服三代共之而不敢易則累加之皮弁

也命節氏
方氏說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反爵何大夫

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禮二十而冠五十始爲大夫未有既爲大夫而始

冠者故無冠禮禮三十而娶容有不得已而改娶

者故有其昏禮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古皆用

士冠禮後有年未及冠而君薨即嗣位者故夏之

末造始有諸侯冠禮

礼氏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古



侯象賢也以官爵入德之殺也

禮記說今

此所以釋上文諸侯有冠禮而大夫無之也諸侯必繼世而立所以象賢也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

殺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主士禮言檀弓去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

孔氏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

尊猶重也禮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度數之末能

敬守其義可以治天下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

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

禮子與反

幣以訂意故無不誠辭以導情故無不腆直信者

正直誠信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信為婦

德

氏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禮記至

摯實鴈也婿親迎入門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所

以敬章其有別之道而禮義生焉

禮記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婿親御授綏謂婿御婦車而授綏使婦登車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也

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玄冕祭服齊戒將事鬼神昏禮而用玄冕齊戒是

敬此夫婦之道同於鬼神陰陽而神明之也牢謂

牲牢牲牢異等而夫婦共牢而食示同尊卑也

禮記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啟明婦與饋男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陶匏太古之禮器三王始作共牢之禮而用上古
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婦饋舅姑舅姑食畢而以其
餼餘賜婦私之以恩也舅姑單反降自西階以婦
之卑反降自主人之阼階示授之室而使爲之主
也鄭氏孔氏方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下賀人之
序也

昏有幽陰之義其用晦時以此樂陽也故不用樂

代猶序也子代父之序婦代姑之序故不忍贊陳氏方氏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燔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將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尚謂先薦之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胡踐
薦腥肉於堂燔謂沈肉於湯三者並未熟而祭是
用氣也此有虞氏之祭然也殷尚氣而尚聲先
搖動樂聲以求神奏樂三遍而止乃迎牲入殺鬼
神在天地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間庶
神明聞之而至是求陽之義也鄭氏方氏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



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燒蕭合羶羶字又音關

羶音香

灌謂以圭瓚酌也始獻神鬯謂以秬黍合鬱金草
為酒而其氣調鬯莫謂鬯之氣鬱合也者又以鬱
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
也灌以圭璋者瓚以刻鬯圭璋以為瓚之柄居灌
圭瓚后灌以璋瓚璋者圭之半用圭璋者玉氣潔
潤也煇燒也羶鄭讀為馨廟猶香也黍蕭以膾骨
為醴合蕭以黍稷為羶。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以形魂歸于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

牆屋以羶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淵泉以言其幽

牆屋以言其顯求諸陰以為木又求諸陽而致曲

馮氏

凡祭頌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

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陰者尚臭

此方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
主素祭祝于枋不知神之所在以奠乎於中或諸



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

祊音平

升首謂升牲首於北牖下直祭正祭也。詔祝於室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粢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升首於室即升首以報陽不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堂於室以求之猶以為未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

祊音平

祊之為言倥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

直也相饗之也倥長也大也尸陳也

倥音亮

倥猶索也所者所俎尸每食牲體反尸所俎首

謂升首而祭者倥而直支偶而曲故首云直也相

謂詔侑祝設解使尸饗此莫是相饗之也尸倥主

人欲使長久廣大尸象神而陳者也

倥音亮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血告幽毛告全皆幽所以告內之純皆全所以告

外之純氣行而血從之焉血所以盛其氣周祭肺

殷祭肝夏祭心三者並為氣之宅故云貴氣主

倥音亮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人長也反膳也

升首



報陽也齊不

細反

黍稷地產肺金獻齊五穀事神之酒明水以鑑取於月者皆陰類故報陰脾胃腸胃間脂燔燻之火司燠所取於日者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義皆陽類故報陽報陰者形魄歸地為陰而以陰物祭之也報陽者鬼氣在天為陽而以陽物祭之也齊氏禮明水沈齊貴新也凡沈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切著此水也禮記

沈猶清也玉齊濁故沛之使清謂之沈齊蓋以水解之和之也又取明水皆貴新也明水由主人之

繫著於此水非徒以廿五取於月為明也禮記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服屈服也拜取屈服之義也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也禮記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稱孝祭祖稱孝明奉先不敢忘也稱曾孫神祇稱曾明傳國有所自也凡賓主之禮相者皆以揖讓之節若祭祀之禮則主禮記致其敬而盛其嘉



故詔備尸者不告尸以讀必藉無所事攝護也

用世氏流
及東氏禮

腥脾爛膾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
矣譌而反

凡牲生為臠陳為膾而末膾為爛脾而為敬為
膾四者之蓋言知神之所饗自盡其敬心求之不
一耳

樂牛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
神象也祝將命也

尊用皆爵名天子奠羊諸侯奠鹿士指夏時夏立

尸飲食乃坐禮記

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醖酒備明
清與醖酒于菹醢之酒也醖醖者水
醖醖者水

縮謂沛去其滓酌謂斟酒以獻用茅所以縮也縮

之則清而明故曰明酌醖酒謂菹齊在所造之器
曰菹在所酌之器曰醖沈于清者和之以清酒也

汁獻謂菹齊汁和酒名菹齊直獻之而不待縮
故曰汁獻也菹于醖酒者菹醖酒于汁獻凡沈皆

以酒之清者和之濁者使酒之新也禮記為醖
菹醖之酒謂昔酒也記禮者上文言東晉古



禮亦猶後世以雞鶩之俸以清醴酒而酌之蓋

以近今證昔也明清與國三者皆指上文三者申

言之也

用鄭氏孔氏方氏禮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礶焉

古讀如耳方氏作辟文讀如營知辟邪辟

辟之

由用也。○祈若祈穀之類報若秋報之類礶若礶

穰及辟去不祥之類

集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者三日祿必見其所祭

者

禋謂玄衣玄冠見所祭謂若見所祭之祖考神祇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辨禘于眾兆民

后王謂天子德謂德教教民雖司徒分職冢宰實

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

王氏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并視拂髮冠纁纁

紳紳擗笏左右佩用左佩紛紜刀礪小鷄金處右佩

球擗管灑天鵬米燧備履著屨

其

盥洗手漱漱只適以梳理髮以錯朝髮以作髮

笄橫貫以固髮總者髮束髮本垂於後



施方氏謂針針皆管線針以二針針身是鐵
意淺用以縫刺者管用以套物者線即縫續即線
鄭氏指為四物者坊之繫裘及針刺表而為管者
稱縷及紵結縷繫縷又其於約縷於結也婦人有縷
示繫縷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治聲問衣煖寒疾痛
苛癢而敬抑權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
盥少者奉漿長者奉水請沃或後卒授巾問所欲布
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饋配酒醴羹羹菹麥蕡麥菜
秫唯所欲食粟飯藿以甘之薑薑粉榆免蕪縷縷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云及禮皆九也皆謂節節也
五節者節才之之節節去聲

苛亦也體煩而為苛氣虛而生癢抑撻縷也肥抓
饋厚強醢薄菹酒以麴為者其味酸醴以麥為者
其味甘薑謂金葉之菜葉謂肉菜實菹菜實菜實
者大麻子也薑菜也薑似薑而葉大冬用薑夏用
薑粉白榆也免新生者蕪蕪者浸為酒滑為醴疑
者為醴釋者為膏。及所下氣怡聲先之以和也
問衣煖寒恐其冷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
弗寧也皆所以撫順其長病而一出於敬也



是爲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或左右以扶持之，相其所宜而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味以奉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其得所欲而後孝子之心安也。方氏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栉，緹髮，總，角，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髮分而爲二，以其兩相對，故謂之總。容臭者，容謂容臭，臭謂香物。若全香囊，悉具有，物謂綢

尊者故佩之，味爽，將明未明之時，且膳具。味爽而朝後，成人也。幼者於視膳之香，未能專之，惟候問之。若未則佐長者。方氏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欲袪，簾灑，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此總論子婦之外，九卑賤僕隸等。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朝晨省禮也。夕昏定禮也。慈者愛發，制門之誠。方氏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仕長者奉席請何姓
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設席與篔簹縣矣篔簹篔簹
而褥之率芳勇反應許芥反廷
而應治次應許

枉卧席也將枉舌謂更卧處竊意將坐指日聞言

將枉指夜聞言請者順尊者意所安也至早以親

起侍御之人舉几以進便憑之然此所卧在下之

席與在上視身之篔簹又其所卧之衾枕則以篔簹貯

之篔簹則以褥韜之須卧乃更鋪之鄭氏

父母舅姑之衣衾篔簹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

近取坐厄匝非餞莫敢用與怕食飲非餞莫之敢飲

食禮文考反通音附近之通
音對解小儀反通羊支反

傳移也敦令杯盃車土釜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

形也酒器也盛酒漿之器餞謂食尊者之條也與

及也恒常也旦夕之常食也。父母舅姑所服御

子婦不得執傳移他處杖履是服御之重彌須恭

敬勿敢偏近飲食器非餞其餘不敢用與其常所

飲食非餞其餘不敢食木部氏
孔氏說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餞既食恒餞父没母存家

子御食奉子婦佐餞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餞
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餞者父母也。不能事



師循也時是也。噦噫噦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
睇視則貌不恭。唾涕則聲貌皆不恭。故每不敢爲
也。不有敬事如射之類則不敢袒襦。不因涉水則
不敢揭衣。皆惡其褻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煖
則問之。體之苦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癢
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涕不見而已。則唾涕不敢
請漱。浴請補。繳請礮。請浴之類無所不用其孝謹
之至。用方
氏補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
井。不共澆滌。不通竈。席不通信。僞男女不通衣。裳。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通攸力反。禮古作此
今如字爲多誤之備

涓浴室。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此言男女遠嫌防
微之禮。禮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羞。而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
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尊者加已。以飲食衣服已。雖不欲必且順而受之。



以待其命若加己以事又他人代之已雖不欲人之代已亦且順而使之代待夫人之果不勝任然後復以身親之凡皆明勿逆勿怠之意謝氏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謝氏

表明也子婦有勤勞之事已雖甚愛念之姑且縱其為之而寧數休之以彼其為子婦之職吾不可以姑息之愛而奪其當為之事也子婦未孝未敬亦勿庸怒之姑准教之待其子不可教雖子放

婦出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謝氏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諫於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故疾怨起敬起孝謝氏

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故寧友覆諫諫撻之流血不怨謝氏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喪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



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雖父母沒不衰子

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禮記

婢子古說謂婢之子然則與下文燕子意重矣

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婢子父母之所使令

庶尊父母之所愛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

切近吾身者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

與父母之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

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為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

禮不可以不行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改知有親

而不知有己也金華錄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

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決於為善決於絕其不善皆主於孝其親而發補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

請於家婦舅姑使家婦母怠不支無禮於介婦舅姑

若使介婦母敵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

敢並坐

家婦適長子之婦也介婦眾婦也不友無禮於介婦古說謂眾婦無禮家婦不友之晦庵云不謀或



謂友當作取理或然也然不免此本文之後項氏
以使冢婦無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通爲一句意也
不友也無禮也皆以母字統之若曰使冢婦母恃
其長而怠忽以不友無禮於介婦於義亦通。此
言姑雖傳家政於冢婦冢婦當友愛介婦介婦當
敬事冢婦以相和協蓋冢婦之統介婦又與姑之
統子婦不同尤當曲盡也補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
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蒞蘭則受而獻諸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友賜之則辭不得命
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
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禮記大反

婦侍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
故大小必請於舅姑冢事統於尊故無私貨私畜
私器私假私與不敢私受人故或賜之則獻諸舅
姑不敢私與人故請其故賜而后與其心終始一

於舅姑也

禮記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其富入宗
子之家雖泉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婦器衣



最在北從西為始醢肉醬也切牛肉也五
牛鹹六醢七牛膾八此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東
為始羊炙九羊鹹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為
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鹹十四芥醬十
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
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鷄二
十此四物為五行陳之從西為始通上為二十
豆此是上大夫所加禮氏

飲重醢稻醢清糟黍醢清糟梁醢清糟或以醢為醢
黍醢梁水醢漑酒漑白者稷餅粉醢氏

配九反爾音二醢以醢黍醢梁醢音飲
之醢之醢醢醢之醢音從自私反

飲者總目諸飲而列之下文也重醢者謂稻黍梁

三醢皆有清有糟醢之汙子醢者為清未汙而雜

者為糟以清糟二者相配而重設故謂之重醢也

醢粥也以醢為醢者釀粥為醢也黍醢謂以黍米

為醢粥此即上文為醢之醢也特酢七故才哉

以汁滓相將者也水則清新之水也醢梅漿醢類

濫涼也以諸醢挑註梅和水以上皆飲之目也酒

者總目諸酒而又列之下文也清謂清酒若今煮
酒白謂事酒音事而昔酒二酒皆白若今生酒以



為羹則配以兔醢食藥之外膏配以魚醢食藥之
生肉醢以醢醬諸菹也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
梅菹鹽大塊鹽白蠟醢而下二十六物皆人君燕
食所用

方氏改

凡食齊視春時饗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
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
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鷹宜麥魚宜水

飯齊黍稷稻粱視春宜溫也羹齊雉兔雞犬視夏
宜熱也醬齊醢醢菹菹視秋宜涼也飲齊水漿涼
醢視冬宜寒也春屬木故味多酸夏屬火故味多

苦秋屬金故味多辛冬屬水故味多鹹各因其時

味以養氣調以滑甘則四時之所同以土王四時
土味作甘也牛宜稌以下各以其氣味相宜

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牂鱠膳膏臠秋宜犢豕膳膏
臠冬宜鮮羽膳膏臠

春宜其香夏宜其甘秋宜其辛冬宜其鹹

羊膏春陽方長羔豚羊豕之小者將盛而共食之
於助新陽為宜膳以牛膏雜則以春木克脾土以
牛雜之土氣助養脾也夏陽極盛牂豕鱠魚之乾
者皆斂而堅食之於抑盛陽為宜膳以犬膏臠則



以夏火克肺金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也秋陰方
長牛犢鹿麋皆可補陽氣食之為宜秋金克肝木
膳用雞雁之木氣以助養肝冬陰極盛魚鮮鴈羽
皆善處陰食之為宜冬水克心火膳用羊羶之火
氣以助養心

用薑氏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齋脯麋鹿田豕齋皆有軒雉
兔皆有茸爵鷄鵝范芝柘菱根棗栗榛栲瓜桃李梅
杏棗梨薑桂

師音鳥物音而想
音和物別如反

脯謂析乾其肉軒謂切其肉如菹葉芼謂以菜雜
羹蠅蟬也范蜂也芝禾芝也無華而實者名柸亦

芝屬也范麥也柸根根也柸藥之不藏者。自牛

脩而下三十一品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羞百二
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貳庶人者
老不徒食

尊卑差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非秋用菱脂用葱膏用蓮

三牲用菘和用醃歌用柘鴉粟雞羹范醃之麥范餽

丞范燒雉范無范

羹似菜羹醃人為之范梅自火之范醃范雜切而和



之鶉莫雞莫禽在養不丞之而不養三者皆醜之
以養鴛按上文鴛注云又以鴛為鴛蓋一羽物也
豺獮魚鴞鳥之易燥故蒸之離小鳥燒之雉或蒸
或燒無定凡三者調和皆以香苴蘇苴之屬而不
用麥齊氏割
此少氏

不食雞鶩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春兔去尻狐去首
豚去腦魚去乙齊去醜
此思后反

雞鶩鶩之小者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
狗陽畜腎又其陽精之食狸善捕兔善走狸脊上
一道如界兔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臍腎方云食

之昏人精神鱈魚有骨狀如筴乙在胃旁食之鯁
人不可出陸氏云魚腸謂之乙魚敗自腸始醜者
鶩之數凡皆不食為不利人也方氏
此氏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粟曰新之粟曰撰之桃曰膽之
祖梨曰撰之

脫之除其筋膜作之制其鱗新之拭其垢撰之省
視其蟲蟲膽之去其毛使青瑩如膽撰之環看其
虫孔皆治擇之名也此

牛夜鳴則酒羊冷毛而羸羸狗赤股而躁躁鳥饒色
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腴腥馬具脊而駁等屬雜毛



不盈擇弗食舒鴈翠鷄胖舒鴈翠鷄肝腎鷄

瘦胃反鷄首由冷有翠色品後鷄品日鷄

反鷄者非鷄也非鷄於六反

生書勞夜息若夜鳴則有疾膺惡臭冷謂毛本稀

冷鷄謂毛頭雞結謂瘦臭赤股股裏無毛蹠謂

急蹠蹠謂其肉腥惡醜色其色變無潤澤鬱腐臭

豕脣首而食望視則首昂交睫謂瘦而目毛長腥

謂氣腥而不可食重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般

臂言疾在前脰般般然滴言氣如螺蛸臭雞少鳥

尾不盈握言尾尚短舒鴈鷄翠尾肉鷄鷄鷄鷄胖

脅側薄肉舒鷄鷄與胸肚謂藏之深而久也。凡皆

不利於人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一曰麋鹿魚為膾膾為辟

雞野豕為膾鬼為兜膾切葱若薤薑蒜諸醢以柔之

干菹反

膾而切之軒天切而不立碎雞與兜膾皆藉而

切軒辟雞兜膾謂切糜鹿博肉和葱薤於醢為菹

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膾大夫

七十而有閤天子之閤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閤三士於坵一

秩常也閤以板皮食物坵土坵度食。養食日用



惟稱有無不預爲之等五十爲大夫未甚老未有常膳至七十而有閤以夜食有常膳矣閤食以貴賤爲曲疑五者三牲及魚腊天子倍之餘以次殺

氏用樂

尼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尼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贊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或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膳膳飲從於避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令冒死而后

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皆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般人哶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鄭注甫反記王制有此此與王制文略異凡自七十以上與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是也續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養老如此為其近於親也禮記卷之六十五其近親者下言親之所敬愛者凡言犬馬必以喻貴

禮記

九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夜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傳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傳史禮記卷之六十五

憲法也博厚也五帝憲謂男女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體感不言之際至三

王始有乞言之禮然五帝雖止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偶有善言亦記之於傳史三王雖乞言不



若將剗之則積髮房中編蘆包裹塗以和草之
泥而以火炮之既炮則所塗之泥皆乾而擊之手
既淨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鼓莫以
稻米漉和為醃付全豚之外而煎諸膏膏必沒此
炮豚又以大鑊湯盛此煎豚之小鼎煮三日夜而
后調以醃醃此言為炮之法蘇氏說

搗珍取牛羊麋鹿麇肉必豚每物與牛若一捶反
側之去其髓執出之去其鼓其肉其肉蘇音捶之

一捶即搗之也頤古石筋臍也出於陸氏謂頤為

頤之髓意管以物為料既熟則去其髓而出之又去

其魄莫而柔和其肉遂為珍矣此言搗珍之法集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漬諸美酒期

朝而食之以鹽若醃醃其子若及文工酸及

為熬捶之去其酸編蘆布牛肉焉骨桂與薑以灑諸

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藥施鹿施麇皆

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醃欲乾肉則捶而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熬於火上爲之者也。此言爲熬之法。

本經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三者之肉等分如稻米二

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言爲糝之法。

肝管取狗肝一臠之。以其管濡炙之。塞其管不參取稻米。舉經浸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

之

之

營腸間脂。畢皆也。狼臠膏者。臠中膏也。醢作餅。三相參爲糝。兩相差也。爲醢謂小切狼臠膏與稻

米爲醢也。此言爲街營之法。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閨堂中門之禁。寺堂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施。柶不敢懸於夫之樞。柶不敢藏於夫之儀。笥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欲枕篋。簾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

柶以支反。柶音。柶音。

玄輝音。柶音。息更友。

植曰。揮。橫曰柶。揮衣者也。柶藏以篋。簾。席。褥。以櫛。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款
澣慎衣服柳縫并總角拂髮浴纓綦履雖婢妾衣服
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禮記

將御必齋漱澣所以致潔敬婢妾衣服飲食必後
長者不以賤廢上下之分妾御不當久避上儲之

嫌幼

妻將生子及月反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
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
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禮記

月辰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側室在燕寢之旁詠

示有事於武帳事人之佩中禮記

國君世子生室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下士負

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祇受乃負之宰體負子賜之束帛下

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禮記

接以太牢接見其子也下士下求其士以負之下

得吉者則齋宿盛服於寢門之外詩負之子注以

詩為承方氏謂能詩者負之期其能言也宰既掌

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也既



又卜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使食其子食之者乳之

也御紙

凡接子擇日家子則大牢無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

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釋且卜日也。此論國君至庶人接子牲牢之等
并適庶不同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
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可者謂雖非諸母而其德可為師者。性婦一室

以處其子擇子師教示善道慈惠和善皆欲保母

安其居與御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鬋否則男左女右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屨命士下皆激
幹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食夫入門升自阼階

立于阼階妻抱子出自房當柎立東面

釋出下

子生三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鬋夾白抱對

為角鬋橫各一在頂上為鬋男稱女奇取陰陽相

須紙

姆先相曰母其敢用時日庶見孺子夫對曰敢有師



名幼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咳
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婦曰子名幼
欲有帥欲有師教而不敢怠記有成欲其成身而
不敢忘執右手明將授之妻左還授師顧陽道孩
子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示若笑而受其
名幼

如香櫛

軍謂屬吏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閭百
中士一人州長中大夫一人吏則其屬吏府君有私
書之室也夫入食如養禮者其與妻食如妻也養
舅姑禮也

出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出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
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師初無辭

出子適長子適子出子之弟庶子妾之子。此明
見出子及適庶禮也

九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固名

為諱辟難也補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沐浴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餽遂入御禮

內寢適妻寢也初來之妾特餽其餼令妾已見子
夫始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餽其餘亦如始來時禮
特餽所以寵之然亦使在大分已定於其初終不
可得而易也禮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

者以其子見君就有馬君名之衆子則復有司名

攢傳姆之屬有賜謂於君有恩惠也此特所愛幸
則君親自名之衆子謂衆妾之子非特愛幸者則

命有司名之禮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暴室其間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無側室故夫出避之至閭妻及見子則其禮同禮
九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家統於尊也禮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
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子者前所謂卜使乳其子者劬勞也勞賜之也

惟大夫則然士妻賤不敢使人

用婦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旬古作均晦庵曰旬如字十日也。言子既見之
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時先見適子庶子則食
已乃見急於正而緩於庶也循其首者撫之以示

受禮氏

平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佳女俞男擊革女擊瑟

音良

擊古謂小囊盛說中長樂陳氏謂擊帶也春秋傳
擊厲大帶易擊帶許慎服虔皆以擊為帶其帶男
用革女用繒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議九年教
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
櫛禮師初朝夕學勿儀請肄簡諒

數一十百千萬名東西南北不同歲表食養其



別也教之讓示以廉壯也出入欲其行之讓即席
欲其坐之讓飯食欲其令之讓也數曰朔望與六
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儒今
之讓也不用帛為權檠為其太溫傷陰氣也師看
也行禮動作皆導習先日所為也朝夕學幼儀者
從朝至夕學幼小奉事長者之儀也簡書為數也
說言語信實也謂疑者請於長者而辯言之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感重舞象學射御二十而
冠始學禮可以衣喪也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
內而不出婦

謂六樂之器也成王樂舞也舞象舞也成童

謂十五以上象文王樂舞象武舞也謂用干戈之

小舞也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三十成人血氣強盛
無慮損傷可以衣喪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備者

也博學不教者廣博學問未可為師以教人內而
不出者德德在內不可出言為人謀慮鄭氏注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

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

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禮音

看室娶也男更受田給政役也孫友親志孫順朋



友視其志意所尚也在官也方比也物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爲之長也致事則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卿軺

九易擇尚左手

左陽也卿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浴絲繭織狂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親於祭祀納酒漿邊豆滷醢禮相助奠禮軒曉及笄音亮齊姜思里反婦女上女婦音祖前音然其音恭同也
十年不出年及十歲即常居內也婉有委曲意婉

有禮緣意皆婦合之柔順也禮則有所受我則無所違執麻桌則饋事浴絲繭則蠶事織以機經以爲組組爲關薄者爲組組似繩者爲組觀於祭祀欲其習熟又納酒漿邊豆滷醢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與之於神焉婦氏喻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聘者由彼而問此奔者自此而趨彼妻之言齊與之敵體妾之言接使得接濟尚右陰也婦氏又江陵項氏曰鄭氏注周禮肅拜至若舍婦人儀蓋古



之拜如今之揖於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手故以肅
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
微作曲勢耳鄭氏所謂搯者蓋如此此正今時婦
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
或者乃謂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矣周
天元令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當俗婦人禮亦
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
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太氏今之男子以
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以跪伏爲稽顙之
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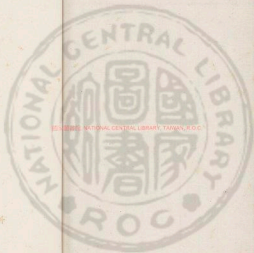
以拳曲作虛靈之勢此經言尚右手者特言斂手
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人用手按膝
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
不相干九皆項氏說也晦庵周禮九摎辨惟稽首
顛首爲手引頭至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
矣九曰肅拜最輕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
愚按古者席地而坐以手引頭屈服向地即爲拜
故拜字從两手百拜而酒三行者因坐俯地其勢
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
有首飾皆不伏故但俯手謂之肅是女之



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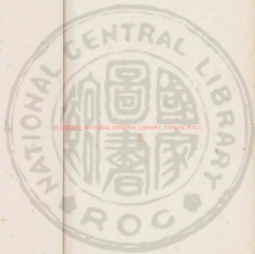
拜與男之拜不同又明矣世俗多曼婦人拜因併
附之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1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